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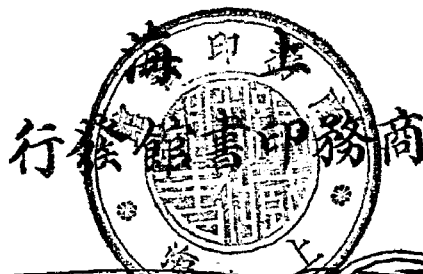


譯 林  
書 叢 說 小  
編 五 第

說 小 理 倫

錄 仇 報 山 火 子 孝 英

上 卷



本原

新 字 典

華 洋 裝

布面金  
分訂六册

字 定 價

二元四角  
一元四角

本 書 之 特 色

- (一)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字
- (二)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義
- (三) 糾正舊字典註解之訛誤
- (四) 朝代疆域制度詳其沿革
- (五) 年代均以民國紀元為主
- (六) 時令季節並載陰歷陽歷
- (七) 科學各字皆據最新學說
- (八) 繙譯各字附註外國原文
- (九) 度量衡幣並載中外比較
- (十) 所有實物皆附精確圖畫
- (十一) 檢字均依筆畫註明頁數
- (十二) 附加特別符號醒豁無比

編 輯 人

- 沈秉鈞
- 方 毅
- 傅運森
- 陸爾奎
- 蔡文森
- 張元濟
- 高鳳謙

原本新字典 出版一年重

印十餘次其價值可知茲更

用特製鋅版縮印卷帙僅及

原書之半 點畫明晰 仍不

至過費目力定價尤廉以便

學生之用刻已 出書倘

蒙 惠顧毋任歡迎

本縮

新 字 典

洋 裝

皮布紙

面 定 價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序

吾先哲有言。聖人人倫之至也。林紆曰。人倫之至歸聖人。安得言一  
宋儒嚴中外畛域。幾祕情倫理爲儒者之私產。其貌爲儒者。則曰。歐  
孝於其親。輾轉而訛。幾以歐洲爲不父之國。間有不率子弟。稍行其  
誨之下。冒言學自西人。乃益證實其事。於是吾國父兄。始疾首痛心於西學。謂吾子  
弟甯不學。不可令其不子。五倫者。吾中國獨秉之懿好。不與萬國共也。則學西學者。  
宜皆屏諸名教外矣。嗚呼。何所見之不廣耶。彼國果無父母。何久不聞有商臣元凶  
劾之事。吾國果自束於名教。何以春秋之書弑者踵接。須知孝子與叛子。實雜生於  
世界。不能右中而左外也。今西學流布中國。不復周徧。正以吾國父兄。斥其人爲無  
父。並以其學爲不孝之學。故勸閤子弟。有終身不近西學。甯鑽求於故紙者。顧勸閤  
子弟。爲仕至速。秉政亦至易。若秉政者斥西學。西學又烏能昌。余非西學人也。甚憫  
宗國之蹙。獨念小說一道。尙足感人。及既得此書。乃大欣悅。謂足以告吾國之父兄。

矣。書言孝子復仇。百死無憚。其志可哀。其事可傳。其行尤可用爲子弟之鑒。蓋人莫不冒利而怖死。孝子已擁資累鉅萬。則盡棄弗恤。再厄於水。兩厄於刀。瘟疫拷掠。靡所不當。勢皆可死。而堅持母仇必復之志。又幸皆不死。仇卒以復。此又顏習齋之所不及矣。事迹繁重。吾序不能備舉。今但問世之君子。吾身重耶。吾親重耶。吾甯忘仇而享素封。正耶。因復仇而棄其資產。正耶。則將曰。親重。報仇正。然則有是二者。足爲名教中人。可無怫於倫理矣。則將曰。然則此事出之西人。西人爲有父矣。西人不盡不孝矣。西學可以學矣。嗚呼。封一隅之見。以沾沾者。概五洲萬國。則目論者之言也。雖然。吾譯是書。吾意甯止在是哉。忠孝之道一也。知行孝而復母仇。則必知矢忠以報國恥。若云天下孝子之母。皆當遇不幸之事。吾望其斤斤於復仇。以增擴國史。孝義之傳。爲吾國光。則吾書不旣慎乎。蓋願世士圖雪國恥。一如孝子湯麥司之圖報親仇者。則吾中國人爲有志矣。

大清皇帝光緒三十一年四月閩縣林紓畏廬父序於都下望瀛樓

譯餘臆語

是書本敘墨西哥亡國事。墨之亡。亡於君權尊。巫風盛。殘民以逞。不恤附庸。恃祝宗以媚神。用人祭淫昏之鬼。又貴族用事。民逾賤而貴族逾貴。外兵一臨。屬國先叛。以同種攻同種。猶之用爪以傷股。張齒以嚙臂。外兵坐而指麾。國泯然亡矣。嗚呼。不教之國。自尊其尊。又甯有弗亡者耶。

瓜迭馬克者。墨之嗣王。猶金哀宗守緒也。幽蘭一炬。史家惜之。顧猶不如瓜迭馬克之堅忍。先是。墨人窖重寶於地。西兵百索不得。遂濫刑以施。瓜迭馬克手足焦爛。終始不言窖金所在。嗚呼。吾聞明季六君子之獄矣。然猶曰魏璫之報私怨也。世安有囚亡國之帝。加以炮烙。刺取窖金。何與闖賊之入燕同也。西班牙可太時爲世名將。行爲乃同草寇。然則身爲國民者。宜戮力同保其國。脫一受外兵。安有倖免之事耶。

孝子受瓜迭馬克殊知。寶與同瘞。身與同刑。亦皆不言。凜凜乎其男子也。可太

時遂以孝子授其仇。若望者，卽殺孝子之母之人也。處孝子加酷，孝子慨然受之。備極慘暴，終無撓詘之言。蓋自念身爲母身，母可死於仇刃，身亦何妨更殉之仇以從母。自有此念，義心勃然，千災五毒，一不之恤。嗚呼！孝之於人，能自生其神勇矣。

湯麥司之言曰：吾不欲令讀吾書之人，謂我圖報母仇之故。至於備極刑酷如是。灰天下人子之心。孝哉言乎！此卽所謂永錫爾類也。吾譯至此，哽咽幾不能着筆。

小說一道，不着以美人，則索然如噉蠟。然湯麥司身爲孝子，使儷之以蕩婦，則作者必不至有此文心。哈先生不知作何幻想，乃覓取節烈二婦爲孝子偶。王章殊有妻矣。麗榴以藥砧之故，作二十年單棲。後乃圓其破鏡。倭土米情鍾客卿。出百死相衛。國破家亡，始以身殉。一烈一節，在吾國烈女傳中，猶鋒鏗然。顧一得之野蠻，一得之文明，彼此若合符節。性惡之說，吾又不能信苟卿矣。

倭土米歸湯沐邑起兵時。誓衆之言曰。父兄何爲樂子弟爲奴。而憚於死國。部人因之大奮。然國亦尋滅。義氣已淩紙而發。嗚呼。是言女子之言也。尙能權爲奴與死國之輕重。世有男子。乃甘媚外。以奴自居。何也。

畏廬附識





題詞

滿庭芳

山陰金爲鶴笙父

孝水春枯。貞柯冷秀。恩讐抵死。鏹心炎風。朔雪遮莫。此  
鍾靈爲問。髮膚無毀。視夫君。疇重疇輕。斗令我迴腸盪。  
氣。根觸。懊。儂情。十年前。舊夢。嗟。嗟。烏。哺。草。草。鴛。盟。盼。  
白雲親舍。誰共懽承。何況殘山。賸水。怕黃圖。潑墨。重經。  
索喚起。中原。豪。杰。雪。涕。念。教。聽。

#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卷上

英國哈葛德著

閩縣林紆

同譯

仁和魏易

## 第一章

溫非而曰。吾今日勝西班牙矣。宜歸功於天帝也。敵之見敗。盡覆其舟。死其衆。不可  
以數計。彼之起兵。本欲夷平吾英。令吾屬之人。被其虐政。男者奴之。女者媵之。以吾  
民之性命與靈魂。束而縛之。付諸天主教之教士。分裂吾產。歸之西班牙王家。與教  
皇。然天心厭亂。以神風助順。俾覆其師。吾大將屈婁克。困其要脅。自度莫滿其慾。因  
以巨礮答之。倖彼見敗。自是西班牙榮名。當立隳而不復振。余溫非而也。今日適聞  
吾軍捷音。卽大風偃敵之日。餘威震樹落。蘋果無數。余一一拾而筐之。將饗諸本  
鎮。且探軍中勝狀也。世人常言小樹灌之。可以合圍。若我生近日之行狀。則又大  
樹爲小樹矣。余年已垂耄。尙欲操筆舒紙。敘吾生平閱歷。以示世人也。前此十年。英

女王伊利沙伯在十八年五月幸吾腦福克來時。知吾軼事甚詳。欲吾一一語之以狀。

道二十年前余游美洲時。親矚西班牙大將可太時得安滑克而滅之。即墨西哥吾剛欲

敘述。而女王又赴可收行獵。因命余書之。俾挾歸檢讀。且言文字苟中程墨。將酬余

以美仕。余啟女王。不能細書。願當勉力如聖指。乃將安滑克公主所遺綠寶石一方

上王。王大喜。此時余若有貪祿之心。即可將此寶石爲釣官之餌。讀者思之。余前此

在安滑克位。極人臣。幾等親藩。何復戀此微祿。故吾亦不求。但與女王親手。王握寶

石。急掌背。筋骨條條。債起。作白色也。余亦歸。自念女王命吾爲書。余年已垂暮。若不

及纂錄。且晚就木。則遺事或不傳於世。顧此事絕重累。余老莫勝。既又自念。即死。亦

余息肩之日。因亦不惜重累。而冒爲之。且念余所閱歷處。恐無第二英國人曾及此

者。其中幾死者數。均託帝力。倖無事。意者此書中有道德學問在焉。故帝心臨余。不

令卽死。以沒此著作。所謂學問者。卽閱歷中之學問。凡爲惡之人。終無善果。試觀可

太時新收墨西哥時。總攬兵權。偉若天神。然四十年前。余聞其死於西班牙。大蒙奇

辱。至於不復類人。殊可哀也。其子馬丁亦死於其父。以詭謀兇力所得之巖城中。伏刑以畢其命。可太時所眷土人之女馬林娜。以幽歡之故。至賣國弗顧。至引西班牙人自搗其宗國。可太時遇患。輒出死力拯之。迨年暮。色衰。竟賜殺拉米奴爲妾。此始奸通外人。鋤滅宗國之嚴譴。余又觀安滑克大城中。親貴諸臣收局。彼人多以行惡求戮於天。不知誅戮幾千人之命。以祭淫昏之鬼。求富並以求承平。與子孫昌盛。孰知上帝鑒臨。彼欲富則報以亡國。欲圖承平則錫以西人刀鋒。欲子孫昌盛則悉編入他姓。奴籍。力圖福慶。乃舉己身事業。及其子孫。用祀胡神。其果應乃復如此。殊足嗤笑。至於西班牙人。借慈悲傳道之名。行其兇殘嗜殺之手段。如是國度亦望其昌耶。余老矣。莫能目矚其亡。然亡徵之近。亦早晚耳。正恐彼國後人。追念先時榮顯。特太息中之記念。余觀屈婁克之礮火。特第一次得意之時。後此上帝必爲安排。踵墨西哥之故轍。至余生平。亦不爲非惡。究之身受。已足自信。上天罰我。爲至公至正之刑章。不能不始終追述。以示後人。此書之著。余固早欲爲之。又值女王命我。瘡不能

不爲。而今日。又聞西班牙兵大敗。於是將余舊事狂湧如潮。上我腦際。覺往事喧。厯余一身實處。其內今茲筆墨特少。留餘影隱隱約約於世間耳。余今坐於精室。開窗遠瞭。覺惠扶尼河兩岸風光。悉供吾目。野花滿地。及前此諸侯破城廢壘。亦一一繪我目中。左次有大澤萬牛晨牧。駢駢作小點。如此風光。在我目前。余竟若無覩。但憶當日在美洲時。凡諸事物。一一悉如美洲。每見禮拜寺塔。卽憶及美洲人殺人祭神之壇。每見牛馬在牧。則又憶及西班牙騎士之蹂躪彼都。一經憶及。卽欲命筆而書。時余妻已於耶穌生辰前物故。故余方得卒業。設余妻仍存。則此書必不就。蓋一經提及。必動吾妻悲懷。將又重溫其妬念。余所以能知吾妻心緒者。以余每言前事。吾妻恆伴笑。赦我前眚。此非恨之至深。何由竟露此態。蓋吾妻知吾於海外更娶生子。此事復何能忍。然余娶於海外。尙可曲赦。惟此四子。則尤痛心。蓋吾妻生子而殤。知吾鍾愛外婦之子。胡得不妬余卒。以此事開罪於妻。曾致勃谿一次。實則余此次之勃谿。實爲生平第一遭事。余與吾妻新婚之第二年。殤子適葬。余夜中成夢。見美洲

四子悉集。余前與我親。額余見四子。均玉雪。可念喜極。既又念四子。咸死。何以又生。一一咸呼其名。既而甦。憶及前事。乃大哭。時正秋晨。秋日射窗而入。吾以爲吾妻尙睡。乃嗚咽。微呼四子名。孰知吾妻已醒。窺見吾狀。吾夢中所言。均方言。稍雜以英語。吾妻悉聞之。聞吾呼四子名。已大悟。因躍起榻上。怒目視余。少須出涕。作悲狀。余曰。何爲如是。妻曰。從爾口中所說。使我生無盡悲涼。尙不知耶。爾試思當時。遠客美洲。衆咸以君爲死。吾拋撇青春。忍死待汝。汝試回想。自得外婦以來。余有半星怨言。及汝否。余曰。吾妻賢。初不詈我。卽我亦何嘗背吾妻者。然吾不解者。彼陳死人耳。何必更翻醋海。妻曰。外婦固死。設彼尙生者。余尙能以愛力爭回所愛。今其人久化異物。而君尙悲悼。則生人之愛力。似萬不能勝之矣。至於客中外婦。纏綿理尙。可恕以爾。我定婚在未客以前。後此婦來。聘夫仍爲我有。吾無靳也。惟此四殤。汝獨戀戀。則我殊無一星關係。屬其中。此可爲爾與外婦之摯愛。今爾尙戀戀彼人。一旦溘先朝露。一靈不泯。尙與同歸耳。余待爾二十餘年。芳時已過。遂爾無兒。縱得其一。殆上

帶不許吾樂奪之。以去。而此見名字。汝竟一字不留口吻。以此觀之。則此殤與爾殊不關涉。吾兒賤耳。語至此。聲不能出咽。余尙欲有詞以辨。顧知不勝。亦不更言。迨女王命余作書。余防爲吾妻所見。祕不敢書。以余敍軼事。必敍外婦。及此四殤。因不敢著筆。或云此書終可乘間爲之。然吾妻動息不離。且好鉤稽。余事余又何能得間。實則老年夫婦同度。時光噤口不敢更談前事。迨一日吾妻就寢而逝。年八十七歲。余葬之禮拜寺之南。心中無窮傷感。既而又念不作多時之別。遂亦自慰。不悲。計吾父母女兄弟及妻子。全在上帝之旁矣。安滑克末代之王瓜迭馬克爲余至契。及我同征伙伴。悉皆物化。入於安樂之鄉。而余外婦倭土米雖異教。然實共一天。想亦逐隊而處。其內是間樂。我亦欲居。特余聞人言。是中極清淑。無所謂嫁娶之禮。余聞而心壯。設是中果講夫婦之禮。則余一身二婦。又何以自聊。今余書欲開頭述我試手之事矣。

第二章



余生於迭青學城中敝廬。卽余今日著書處也。此廬不知爲亨利第七時所造耶。抑修諸亨利第七時耶。始其地爲侯家葡萄之圃。廬爲老圃所家。故地以老圃名。然余有疑者。不審當時天氣佳乎。抑樹藝者果有良法。昔聞葡萄大熟。今乃不一熟焉。究之此地溫煦於他處。以東風不至。無凝冷之氣。故花之蓓蕾早於他處。十有四日。吾廬面西南。而地頗窪下。蛙聲抱廬而聒。幸地上多沙。及小石。利於行水。不爾潮溼。蒸人且病。廬爲紅塼所積。而成墉。不爲正方。多曲折。作廉角。每及夏中。玫瑰紫籐蒙絡。霧翳陰陰。結重翠。從陰中外瞭隱隱。見本苟鎮上屋脊。作峭銳狀。樹復蕭疏。寓日至。適卽有他夏屋。亦不便余之著書。故亦安之。此地吾所生誕。想歸宿亦在於此。百年深契。一旦乘化歸盡。吾亦良甘。今且先敘吾之家事。以告觀者。余門業亦非凡素。吾祖爲色福克侯爵。吾蓋發源於此。賜城曰溫非而堡。有祖姑適波兒家。爲史乘中聞家。此時吾家適被罪。遺產遂歸波兒。然家雖門誅。幸有遺孽他逸。伏隱弗出。吾父卽其支屬。吾祖善會計。復長居積。故遺此先疇。而祖母外家亦裕而多貲。吾祖信天而

聽神。吾父生時。即令入教。然父意雅不欲。吾祖再三婉導。既不得當。則扶之。吾父不能背庭訓。遂入本荷鎮天主教堂。僅及一年。神甫來言。吾父循規越矩。請吾祖更寬他事以任。神甫且言。不特違犯堂規。且夜逸飲博狎妓。靡所不有。至於戟指怒詈。馬利亞神象。以爲妖神淫犯。吾祖聞而大怒。重鞭吾父。吾父年已十九。遂背訓遁走。神甫與吾祖謀。言父之不適教堂。迨戀戀於磨坊之女。於是神甫議送吾父於西班牙。包微而城教會中。迨父歸。吾祖告之以此。父時盛年喜遊歷。卽悅而承命。適有西班牙神甫至英京。吾祖請神甫爲介紹。送吾父至西班牙。吾祖慈愛戀兒。因事神心切。遂割父子之愛。一年後。西班牙教會中貽書本神甫。言吾父又逃。吾祖大震。逾年書至。言吾父違天。已以教會律法伏誅矣。吾祖大慟。以爲不應違性怫情。令愛子死於非命。因與本荷神甫絕交。又二年。吾祖病危。遺言謂吾父實未死。料理遺產。用付吾父。祖歿之三年。父果歸。於是離家八年矣。其歸也。挾吾母並來。母西班牙產。姓茄雪。名路易莎。亦西班牙名族中閨秀。

吾父八年在外。吾莫知其詳。以吾父未嘗語人以狀。一日偶露迹兆。余始知之。時余侍吾父浴於小池。見衣解時。胸前出大癩。余怪問之。吾父斗變其色。因曰。此惡鬼所爲。吾決其必入地獄也。吾今告汝。有國度曰西班牙者。而母世縣也。其地多獫鬼。所爲恆假天帝之命。以火焚殺人。吾爲小人所愚。其人少吾三歲。吾號之爲鬼長。觀吾癩所在。卽受彼人所焚者。彼人因欲燒殺我。幸而母見拯。爾年少。勿多言。彼鬼長善。值若爲所知。爾必無倖。爾身半爲西班牙種人。以爾母西班牙人也。以外貌矚之。已得其半。然中心須學英國。不當爲西班牙。吾今告汝。汝舍爾母外。凡西班牙人咸汝仇也。當時余方僮駢。莫審父言所由來。久乃覺之。吾同胞凡三人。兄曰喬勿雷。次卽我。女弟曰馬利亞。當時家庭之樂已極。吾兄弟又魁碩可人。鄉里靡不羨慕。同胞中又以我爲最肖西班牙人之黧黑。而女弟殊不相肖。惟妙目橫波。及粉紅之頰。類西班牙美人。吾母見余狀貌。恆謂余爲小西班牙人。此語惟吾父外出時始見稱。否則將爲吾父所怒。吾母雖產西班牙。吾父恆令其操英語。父出則仍西班牙人口吻矣。

而西班牙語言亦以我爲最近。吾母來時多挾西班牙小說教余讀之。以吾母心懷故都故不能遽忘其方言。迨入冬尤念西班牙以英國寒迥不如西班牙暖。一日余問吾母欲歸乎。母大恐曰否。彼中有仇恆欲殺我。且爾父不聽余往。余焉能舍汝兄弟還鄉耶。余聞言大奇。回念欲仇吾母者。豈卽吾父所云鬼長耶。復謂吾母曰。母善。人人乃忍刺母以刃耶。母曰。吾惟美風儀。彼人始恨我。至此當日之欲妻我者。詎止爾父一人言至此。殷憂見乎顏色矣。

余於十八歲中。天剛五月垂暮時。吾父執蒲埽。至自鴉墨司海口。言步次有西班牙商船。載貨極夥。吾父亟問曰。主此舡者爲誰。蒲埽曰。吾不知其名。第見其游於衢上。人甚偉碩。衣裳華楚。左額之角有巨癩存焉。吾母聞言色乃大變。口中作西班牙語曰。聖母垂憐。其彼人來耶。吾父狀亦甚懾。囁嚅不能出口。遂以馬自嚮鴉墨司。偵消息。夜中。吾母終夕不睡。余亦莫名所以。余臨睡時。吾母以面仰屋坐。迨余既醒。吾母坐狀依然。余問曰。吾母今日乃晨興耶。母曰。吾通夕未就枕。余曰。何爲弗睡。豈有所

懼。母曰。已往將來。感吾生此憂懼。且若父昨日去。胡今尙未歸。迨十句鐘後。余將赴本苟鎮習醫。遠遠見吾父騎馬至。吾母倚窗而望。一見父至。卽出迎。父下馬。抱母言曰。爾勿憂來者姓名殊不同也。母曰。爾見其人乎。父曰。余未之見。聞昨夜未歸。船吾以爾懷疑。故急歸省。汝母曰。不見其人。吾憂殊未釋。安知不僞爲名姓。以愚汝者。父曰。以我思之。汝應勿憂。卽屬其人。烏能以西班牙之力。雄我英國。且吾策之。決非其人。母曰。果非其人。則天心畀我良厚矣。二人乃談論久之。余見吾父母言談。似不欲余聞者。乃自攜平日所使巨棒。赴本苟。余行未數武。母呼余曰。湯麥司爾來。與我親吻。再赴本苟。鎮。吾知汝心怏怏。然必異吾二人所言。將來爾父必以相示。余前此負一重憂。至今耿耿焉。余曰。母所逆料之人。若果爲其人者。則請其人遠避。勿觸吾棒。言已。以手弄棒而笑。母曰。彼固其人也。特其人恐非爾棒所能勝。其人嶮猾無倫。汝烏能當之。余曰。縱彼嶮猾。甯無性命。吾力固足以制其命也。母曰。爾太自恃。汝不聞西班牙諺乎。凡人終局之報。復爲毒至。烈。余曰。母不聞英國諺乎。先疾擊人。勿後人。

後人者。轉受其擊。余語已。自計行十步外。復迴頭視吾母。見吾母尙倚窗望。我不置。母往日粧束。恆以素帛。自髻下。裹其頸。頸下作巨結。余心忽動。以爲此帛似裹死人。也更觀其面。殷憂見於顏色。似永別我者。自是以來。吾果不更面吾母矣。

### 第三章

吾父者。願兒習醫。精於醫者也。自十六歲出自腦惠去學堂。吾父卽令我赴本苟鎮。格立麥司東醫生處學醫。先生學問淵博。而余又安於是業。故進境絕迅。吾父言此間畢業後。再赴倫敦。此事似天爲立限。令余不能至倫敦也。以余初用心。殊不在醫。蓋余父執蒲垞有男女二人。女曰麗榴。與我同歲。遲我三禮拜生耳。自少通家。兒時又嬉戲於一處。此事莫能辨析。吾二人愛情起於何時。故余之始至腦惠去也。他無所戀。專戀麗榴。每次甯家。必繞道數里。覓麗榴所嗜。名花掇而贈之。久之。漸長。彼此各不勝情。相見轉形。慚阻。雖未洩愛情。而相遇花前。恆兩兩歡悅。惟蒲垞之意。殊不欲其女儷我。必欲偶我阿兄。以兄爲長適。可得吾產。以此之故。余恆不得遇麗榴。而

吾兄偶至其家。則蒲垞爲禮備至。吾兄亦愛其人。因是頗存介介。在理吾兄年長。可以完娶。然余母爲西班牙人。故余得母餘氣。長成亦速。以西班牙人多魁偉者也。凡人長成。本關天氣之溫暖。故美洲人。男女十五六歲。恆卽行嫁娶之禮。余今老矣。迴憶十九歲時。風貌頗優整。身材亦雄碩。腰膂至勁健。目睛與髮。髹然如漆。言笑不苟。厚重弗佻。凡有行事。必思之至再。以力竟之。卽錯勿悔。且不信教。亦以吾父爲教門所窘。余心恨之。再則本苟鎮中神甫。恆言馬利亞眼中。往往流淚。余初不之見。心尤謬之。若今日者。則殊信有天矣。

方吾母畢命之一日。余憶麗榴方以眉目約我會於大橡樹之下。樹下生荊樹。天暖荊花全發。蓋麗榴於禮拜日語我。謂禮拜三之一日。荊花開矣。彼將就之。采擷此語。余早明其意之欲見我。彼之爲人。素不能託言諷人。惟愛之所鍾。庸中生巧。往往使人於言外喻微旨。麗榴語時。其父亦在側。余所以知其約者。以余兄方不之聞。余知此言。殆爲我發。且語時。復以目視我。固知此禮拜三之日。必在荊花之下。遲我。余早

決計於此時自訂吾婚。遲恐麗榴迫於父命。或不見許。迨吾二人約定。則麗榴轉有辭以告父。是日適余師有病。不能出。令余代行。余於四點鐘後。不告吾師竊出。先猶力奔。至一英里後。乃徐步。蓋余雅不欲以喘息之狀令女郎見之。使其嚙鄙。且余所衣亦頗雅潔可觀。余行次。忽見一人騎馬張皇似不辨路。余眼力絕快。早已見之。第此時胸中備與麗榴款語。因亦不顧其人。然觀其狀。決其必非我國之人。貌既堂堂。衣亦修整。頸中環以金鍊。年在四十以外。而容色兇厲。目光閃閃。可怖。唇角下垂。麟齒作輕人狀。額高有癥。在其次。髮黑如余鬚髯。作栗色。余且行且近。彼亦見我矣。彼一見我。忽易爲笑容。脫冠行禮。勉作英語致意。只辨鴉墨司三字而已。已見吾不審其語。則操彼方言。詆英語之難學。余知其爲西班牙人。乃以西語告之曰。君若以西班牙語見詢者。我固能辨。彼人大喜曰。小郎。汝能西班牙語耶。然郎非西人。以貌度之。固吾同種。於是精審睇余。余曰。吾有他事。君趣言之。吾行矣。彼人曰。吾知汝矣。適吾見彼大樹之下。有女郎衣縞衣徘徊花間。郎行殆爲是乎。然郎須聽我。汝與彼往。



來遊衍者可也。若出以癡情，則將來必貽遺恨。剗刃其人，猶所弗甘。余聞言而怒，遂行。彼又引吾裾曰：「吾言冒昧，惟耶他日追憶，方知吾非妄語。吾今亦不更言，但問鶴墨司路將安出。貴國多樹，前望一英里之遙，亦至迷惑。余乃指引其程。」彼人見余指麾間，目灼灼視余，似有無窮之語，噤未及發。迨余語既，彼人乃復脫冠問余曰：「小郎何姓？」余曰：「何必問姓名？君亦未嘗告我。」胡爲作無謂之酬應？彼人曰：「吾行客，亦無眞姓名。初見耶君，以爲雅士，孰知儉也。」語已，揮鞭將行。余自念吾姓出世家，何慚而不告之？因曰：「余爲湯麥司温，非而忽見此人，向吾語顏色，猶如夜叉。」咤曰：「吾早料之矣。」陡下馬，出刃曰：「吾爲若望茄雪，余忽憶此，卽西班牙人。吾父母所懾者，若在平日，余胡不覺以今日爲麗榴所戀，遂爾慌忽。語時，彼人之刃已及余跳身避之。彼刃本直貫吾胸，余雖側身而臂上已着刃，痛極乃揚棒直前與之奮鬪。雖知不敵，然吾棒亦有足以爭勝者。若余此日亦用刀者，則彼刀法百倍於吾，萬非其敵。彼斗見吾棒卽以刀自衛，竟不能疾進。取吾迨吾棒一下，刀脫腕落矣。棒再下中其吻，牙齒紛落，血

乃噴溢。余不擊其腦。只以棒痛擊其兩股。不遺餘力。及余力疲。始以脚踐之。彼人就地輾轉。如被傷之蛇。顛頓萬狀。而雙睛仍兇。毒射人。於是余乃曰。西班牙人。爾今日當知乃公矣。彼此方以通名。奈何欲致我於死。言已。以刀置其頸上。彼呼曰。小狗。爾殺我。我蒙辱。至是死甘也。余曰。否。吾何能殺汝。不仗兵刃之人。汝之死。自死於國憲。我惜刃不汝污也。彼復曰。既不殺我。請移我於路旁。言已。自閉其眼。似將暈者。余方思是人何以驅遣。忽遙望籬西有女郎。曳縞衣徘徊其間。余知爲意中人也。察其意似遲余不至。而踧踏者。余念欲將西班牙人移之。他所則與女郎期會左矣。更欲相見。當在何時。故立意不爲西班牙人所誤。必欲求踐其諾。且念其人。瘡傷至是。廢不能起。待予與女郎道款。曲後更昇。創人未晚也。即使不能待余。余自有術。令其見待。因見其馬在二十步外。草。余乃去其轡繩。繫此人於樹根之上。斥之曰。汝在此俟我。乃行。行時。又念其人爲父母所虞。非有夙仇。何以聞名。即欲見殺。吾今日安可以一女子之故。令我父母被其慘毒。顧念雖如此。而心欲與女郎相見。乃鬪然前行。孰

#### 第四章

余既反翦此西班牙人於樹根。並匣其刀。往面麗榴。計更濡滯一時許。麗榴歸矣。麗榴聞余履聲。迴首面余。時天垂暮。麗榴立於斜照中。手荊花一束。余心大樂。肺葉爲震。自余識麗榴。從未覩其風致如是之超絕者。以縞衣受斜陽掩映。生輝令人目眩。麗榴者。非尋常女子也。姿容旣妙。莊肅如成人。我雖與之同歲。並立齊肩。似彼年稍長於我者。故於愛情中。稍滋敬懾。麗榴見我雙頰立暈。似訝余者。曰。我以爲君不旣而又言曰。天晚。我將自林間歸矣。君曩突作獷態。究何遇而爾。胡以臂血沁出手。尙握刃。余氣尙填咽。因請女郎仍至荊花下。爲道款曲。麗榴曰。不可。吾遲君於此。逾一旬鐘。且荊花已掇無餘。吾不更履花下矣。余咎曰。今茲不卽如約。以路中遇佛意事。泥我勿前。且我過荊樹前。繁花尙厯厯在樹。麗榴以目視地。他顧言曰。吾初不虞君之涉此。君獨無他故耶。若君言非絮者。則可更涉其地。於是二人同行。復至花下。迨

至花下時。已將與西班牙人格鬪。專語麗榴。麗榴聞余幾見刺不死。乃大憂。最後言曰。君被創重乎。胡臂血尙汨汨出。余曰。此時那得視吾創。麗榴曰。趣解而衣。吾爲君束患處。余解衣。始覺痛。貼身之衣。自臂倒卷而上。至臍。見創在下臂。瘻肉之上。麗榴掬溪水滌吾血。更以素巾裹吾瘡。且裹且微言似憐。余苦者實則余。此時得女郎裹瘡。卽更劇於此者。余亦甘之。余來意本格格不欲吐。今見麗榴情重。似乞婚之詞。易措也。先時不省作何語。蹀躞倥偬間。余故以鼻聞其腕。麗榴色乃大赧。微言曰。湯麥司胡爲如是。余曰。吾惟愛汝。故爲此狀。吾不自知愛汝之心。起於何時。亦莫名其所。以然。惟自信。今日愛君耳。餘則非余所敢自決語至此。麗榴無言。自垂其首。少須。復仰面視余。眼光之中。似有急劇狀。因曰。君至此尙乃疑我。語至此。余力抱持。與之親吻。行夫婦禮。此一次相親。雖余年已老朽。將入窀穸。而寸心猶不忘也。嗟夫。爲時過暫。年少夫妻之樂。誰能喻此柔情者。余此時語麗榴曰。詎知吾所摯愛之人。亦愛我耶。麗榴曰。前此見疑。今疑殆可釋矣。至於我之愛君。尤非人所能及。殆天合吾二人。

耳。天下男女議婚。固非草草。寸心天地知之。究當自盡吾兒女之分。未知吾父母之意云何者。余曰。此意吾殊不明。父意奚不屬我。麗榴曰。此親意所以與我弗同者。即使兒女分在。然終不能使我適不遂意之人。天下固有因是而梗其婚議者。余曰。不然。彼此有心。事必可就。麗榴曰。湯麥司爾。自年少。實則女子知識。殊早。關於男子。爾今所言。童騃也。爾少年固有此心。時過境遷。忘之亦復易。余曰。此事何關年歲。恆人有言曰。少年布種。老年穫。此非歟。惟余今日有言。請君決而許之。此語固屬私心。惟此後。勿論如何沮力。苟不確得吾死耗者。慎勿嫁麗榴曰。此事絕有關係。天下情事。恆逐時序而更。安可豫定其策。自問我心。我必許君。苟弗信。請繼之以誓。惟吾不審君之根器如何。須知女子終身一着。弗中下此。無更求全之日。余後此與麗榴作何語。年久亦不省記。至吾書所敘數言。半關係吾終身。其後歷歷皆應。故能憶之。余既與麗榴定約。乃更與親吻。匆匆別歸。以相抱過親。故余臂血染其襟際。此時忽舉首見蒲垵。挺立余前。不逾數武。臉上斂其笑容。彼剛騎馬過橡樹前。聞人語。乃下馬。

觀狀。迨既近。始知爲彼女及余。大駭咤。麗榴及余。亦緩緩分立。蒲垞初不之語。既乃標疾而語。語多不復能憶。但問余曰。爾二人何爲同處此間。余曰。吾二人在此定婚約。蒲垞顧麗榴曰。信耶。麗榴直應曰。然。蒲垞詈曰。乳狐騷也。吾宜閉爾密室。以麵包佐水食汝。復詈余曰。謬種之西班牙人。汝安能偶吾女。汝自探爾囊有銀製兩辨士否。奈何議婚。吾門爾且去圖爾勲業。業成再娶吾女。爲時未晚。余曰。勲業爲吾固有。何待丈言。蒲垞曰。爾言殆如庸醫投藥。病胡從瘳。以汝瑣瑣。乃言勲業。若待爾成功。時吾女已安適。彼擁產之人矣。語已。復顧麗榴曰。汝當與是人絕婚。麗榴自以手爪其襟曰。吾不能作是言。既吾父不令嫁湯麥司女子。固有名分。儘可不嫁。其人特自問有自主之人。權雖庭訓。宜遵。要不能使我引不遂意之人。稱爲佳偶。且女已誓湯麥司。彼苟一日生者。女終不更適。蒲垞曰。爾膽力可云至壯。今余只有二語。遂吾言者。擇配須由我。否則汝當自覓噉飯地。勿溷吾家。噫。背恩女子。可醜也。余撫鞠長成。乃得此一語答我。又顧余曰。吾科汝罪。當律以與良家閨秀無故親吻之罪名。語已。

舉杖將以叩我。余時熱血中沸。立出西班牙人所佩刀。舉以俟其來。此時非麗榴力觸余肘。令刃飛越者。此老殊。余亦被耶璫入犴獄矣。麗榴曰。湯麥斯癩發乎。爾固娶我。乃敢弑吾翁耶。趣棄而刃。余曰。娶爾之事。殆亦無成。實告汝。若令我蠹立聽人杖責。卽合天下美婦人。盡集以止余。余亦弗聽。此時蒲垵怒少息。語曰。茲不怪汝。吾觀爾頗有幹力。將來或可進圖事業。至老夫怒中。詈汝過當。是吾之過。然婚事終弗成。爾趣行。幸勿更爲吾覩。明日吾當告爾老父。余曰。行固也。惟寸心萬不肯前約。告麗榴曰。別矣。風波一息。卽圖相見。麗榴哭而別。余曰。君不忘我。我不忘誓。蒲垵乃挾其女歸。余亦行。念雖被辱良重。然已得其賢女之心。亦足自慰。究之愛情長於恨事。吾心未死。必欲行所欲爲。行數武後。忽憶及西班牙人尙縛致樹根。以前此愛憤交集。遂忘其事。正欲攜至市上。徧告市人。以定曲直。迨至縛處。已失其人。見村中愚人曰。別妻明司者在其處。余初顧樹根。西班牙人已逝。更矚村愚。方捧銀餅笑悅。余問曰。別妻樹根人安在。別妻曰。弗知。吾但憶挾彼上馬後。行幾許里矣。余曰。爾乃挾彼上

馬耶。彼去幾時。別婁曰。吾不審暑刻。彼馬行至速。彼遇盜。創不能言。作聲如羊。別婁已割斷其繩。取其馬。彼賜我餅金。驟鞭其馬而去。余告別婁曰。吾初見汝。愚以爲極人世之至陋劣矣。不期今日所見。尙逾於嚮者之見也。此西班牙人欲死我。我縛置樹根。汝乃釋之耶。別婁訝曰。彼乃殺汝。汝縛之耶。旣縛矣。何不首之官寺。汝今嗤我劣。試問道途之上。見有帶血。見縛。唇掀齒落。嚙不能呻。汝亦聽之。勿釋耶。今其人旣走。此一。金。吾亦恥受之。遂力擲其金於樹外。余聞別婁言。頗以爲是。遂歸。余歸途紆出他逕。道中思味麗榴之言。及其父之怒。行道頗遲遲。繞後戶草磧之上歸。一半臨河。一爲小阜。卽舊葡萄園也。上有雜樹蒙密。吾母以鎌鏟治翳穢。以備間行。余且行且思。不期至一處。隱約見素巾置地上。余以刀挑去之。復取道將歸。忽思吾所見縞巾似常經。余眼者更顧其刀。斗憶及西班牙人之來。此何以一聞吾名。卽震恐而見仇。以刃思及此。忽俯首視地。有二三足迹。在沙土之上。足印絕小。似吾母。其旁另有足印。亦似婦人。鞋痕狹小。更觀之甚長。又不似婦人。鞋絕凹。其尖甚銳。遂記西班牙



人所着靴式正如此。以余方與對談。審之以迹度之。是吾母爲西班牙人所追。遂觀走印前者爲後所躡也。復憶及路中所遺縞巾爲吾母所服。立時大悟。心震震然。復念此人何爲追吾母而吾母領巾何爲遺之地上。乃循足印而前。取縞巾似從領上力掣而下者。顧吾母安往。乃更循迹而進。而足印已亂似扭結不開。故躡踏無次。更前則足印無有余乃先覓諸河瀕。更覓諸岸上。至一處復見足印似前逃而後窮追者。至大橡樹邊。足印復亂。余肺葉大震。四覓吾母踪跡。至後只有西班牙人足印入泥甚深。似手中抱提重物者。先至河岸後又轉入雜樹蒙密中。而樹杪咸俯似爲物重壓。而然余擘而觀之。而吾母死臉仰天。殊久矣。

### 第五章

余恐極不能動。俯視吾母久之。欲力抱母尸。見胸中刃創口粗細適合吾手中所持西班牙人之刃。始大悟。途中遇見西班牙人時。正彼行殺吾母在逃時也。其欲殺我者。欲并鋤後來報仇之苗裔。余此時憤悔已極。恨此人已落吾手。奈何心戀麗榴。

失此巨慙。不爾當割心飲血以報吾母之仇。余大哭且悔且恨。狀如風狂。直奔回家。門外適遇吾父及兄。騎馬自本苟鎮歸。見余顏色。咸駭呼曰。家中何事耶。余先不敢言。防吾父聞言而暈。既又自念此何如事。乃不言。因先語吾兄。述吾母在葡萄園中。爲人所刺。其人爲西班牙人。曰若望茄雪。吾父聞言。痛極狂號。少頃。以手撫鞍。語余曰。西班牙人。汝殺之耶。余對曰。未也。路中遇彼。彼一聞兒名。即欲見刺。兒力戰敗之。遂奪其刀。父曰。其後如何。余對曰。兒不知母變。故縱其行。至其詳狀。容當更述。父曰。爾縱仇行乎。癡兒。天心何能佑汝。汝不能報仇。不爲吾兒矣。余曰。老父勿責兒爲良心所責。逾於笞杖百倍。吾家人趣以馬至鴉墨司。彼大艘停於步上。或未行也。於是吾父及兄無語。趣馬同行。其去甚速。僅一旬半鐘。已至鴉墨司海口。詎鴻飛已渺。不中殫燬。此賊蓋豫停小艘步次。一歸舟。即張帆行。吾父乃懸金購賞。謂能得此人者。酬金錢二百。時有二人應募行。然天墨風迅。舡已出海。方父兄一行。余乃麾家人。挾繩與板。昇尸返。既至。家人咸怯。余固怯者。然天性之親。安能不前。乃麾衆向前。登尸。

於板上。余今除喪已七十年。思之猶怖也。母尸既歸。女僕咸哭。余悲慟已極。然尙力勸吾妹馬利亞勿哭不止者。暈矣。然馬利亞悲極果暈。余始問家人以母出門之狀。家人語余。去後近一旬鐘。有一偉丈夫騎馬。遠遠自禮拜堂來。縶馬於阜上。見吾主母出門。即隨之以往。有園丁聞婦人悲號聲。以爲桑間之事。置不理。余追念是日。何以是間之人。均愚昧無知覺。即余生平靈性。至是亦蠢蠢無識何也。明日侵晨。吾父兄咸歸。午後鴉墨司海口有書至。言逃舡至迅。竟不能及。余乃詳述遇仇始末告吾父。吾父恨吾不肖。乃睚近麗榴。遂失巨慙。吾兄則尤不悅。然殊未責我以男女之事。是時蒲垞亦以人來弔。勸吾父。以余倔強。刼取麗榴。若再勿悛。後此當以白刃相見。余悲慟且赧。至願與母同歸也。然僅有一事。足以慰吾者。麗榴竊以。使來弔唁。並囑吾勿太悲慟。以此頗慰。逾數日。葬吾母於鄰邇禮拜寺側。余父悲極。余妹暈於余手。行弔之人。亦皆哭。雖吾母身出異國。而鄉人靡不敬禮。今則吾家公案。亦將完結。以余温非而氏。僅贖此窮獨之叟。在人間耳。雖余妹嫁與人家。究不屬余一姓也。當日

葬後。家衆皆歸。余父獨坐前除。悲涕不已。余兄侍父之側。少頃。吾父無言。而吾兄則大怒。謂天授兇手。在爾手中。乃故聽其逃逸何也。又語吾父。謂湯墨司心。曠所歡聽。仇自便。忘親向私。輕其所重大逆不道。且此回縱仇挑釁。致先代交誼。將因彼斷絕。罪尤難釋。余父應曰。然。即語余曰。湯麥司爾母之死。汝弑之也。余聞言大震。乃曰。此語雖老父出之。兒殊不敢自承。仇之殺母在先。以問道故。遇兒。兒殊不審死母之狀。何言兒弑。復面吾兄曰。麗榴之身屬我。兄殆不悅。故有是言。前此父母均畏仇人。且不述仇之所以然。後余彷彿懸揣而得。何即知彼爲吾仇。且告父曰。父言兒不報仇。天心弗佑。此語兒謹凜凜惟願上天。顧我得遇其人。且兒雖少。體尙強健。今惟直赴西班牙。期必得其人而已。非得其人。兒死不歸矣。若父能以資見賜。兒即長行踪跡。仇人今在天主之前。及吾母靈次。立誓必以西人之刃。立刺西人之心。非其人。豫死吾不令之生存地上。若兒半路自變宗旨。天地不容。余語時。旣痛且忿。以手拱天。邀天默鑒。吾父視余曰。孩子果有是心者。川資在我。我本欲自行究竟。親人之仇。必須

親人報復。吾已中年。又西班牙人。識我一及其地。爲天主教中所獲。必不能免。今汝行亦良佳。吾當求天佑。汝成功。且仇自爾手。鬼脫在理。亦宜爾取之。此時余兄亦言。湯麥司義當往。余曰。兄趣吾行。在理爲私。吾行則麗榴當奉屬乎。兄當以天良待我。凡乘人遠行。竊圖其後。於天心爲未合。兄曰。女郎之心。誰能動之者。卽誰人之美眷。余曰。若以此言卜之。則麗榴似已屬我。兄可以資動彼蠢父。以女鬻兄。然女心顧不能得。於兄亦何取。父曰。止。此何等時。乃猶眷眷一女子耶。吾今告汝輩。以西班牙人害母之故。吾前此未言。今則不能不言矣。吾少時曾客西班牙。以爾祖力强吾行。吾旣至。遂入色微而禮拜寺中。顧吾志不與教中宗旨爲近。且鄙其行爲。於是跳出。旣出之後。終年自圖生活。於意良得。不敢驟歸鄉土。竟以博爲生。一日於博局中。遇若望茄雪。爾時彼名聲已不齒於衆論。然年稚貌偉。出身又自世閥。遇人溫藹。有儀節。人亦樂與之友。彼一日大勝。喜甚。遂挾余同行。過其從母。從母有女郎。爾母也。八歲時。已與若望定婚。顧出之父母之命。爾母滋不悅。雖名爲其妻。而情慄實與之。

左。每見若望至。恆生畏懼。而若望則鍾愛備至。爾母乃峻辭若望。決以二十歲後方成嘉禮。爾母遇彼淡漠。而若望則竭誠盡歡。必欲踐其宿諾。且欲謀爾母家產業。以資其博。吾今亦不更述他事。但述與爾母相見時。彼此傾心。恆欲長聚爲樂。以大勢衡之。爾母實欲辭婚於若望。彼此圖永久聚處。事亦非難。於是與爾母密約。逃歸英國。顧事機弗密。竟爲若望所偵。乃日圖報仇。先請余比劍。然二劍甫出匣。已爲居間者解析。嗣又遣刺客至。一日遇之通衢。辛余衷甲厚。刃至。甲上之鐵絲皆斷。余尙能鬪殺刺客一人。彼二事弗成。詭謀復熾。知余爲禮拜寺逃人。乘夜告神甫以余所在。是夜爲余與爾母約歸之前一夕。方與爾母及爾母之母同坐。突見蒙胄者六人。排門收余。余問以何爲見執。蒙胄者出十字架見示。余見之。知去死近。即爾母亦知教律所在。不敢前問。但退而坐哭。六人縛余至禮拜寺。梟二次。炮烙一次。用鐵絲鞭鞭三次。我飢時。乃將英倫敦中狗所弗食者。用以飼我。迨後罪定。縱火將燒殺余。余既受鞠至一年。計無生法。坐以待死。不期救我者至矣。教宗中將殺余之第一夕。余坐

於尊上。竟有司刑者入。抱余言曰。教中憐爾年稚。將釋汝矣。余笑弗信。以爲用詭道試我。已而果去關械。易衣令出。余始憬然大悟。彼人之果不燒殺我也。方躊躇於門外。不知安適。忽見有女郎。蒙墨衫。招手令吾行。卽爾母也。以若望告之。故爾母始知余之陷罪。爾母爲此之故。凡三次行計。均無濟。繼乃賦於神甫。事遂得釋。是夜成禮。同逃至加迭時海口。爾母之母。以病故不能從也。嗟夫。爾母以我之故。亡其家。並棄其產。足知女子愛情。有貫穿金石。不能止者。旣至加迭時。適有英船至海岸。余二人卽登船行。時風盛。船滯二日。余復恐追者之及。顧久不至。而新婚之樂。有匪言所馨者。方余行時。神甫佯不知狀。仍令人四偵。若望見爾母行。知必同逃。大恨。遂來求索爾母。至第三日。風定。颿張。忽見有小舟。載二十餘人。張旂示意。言教會中人來邏。弋此同載之人。余俯瞰。已爲若望所見。呼曰。逃人務以屬我。船主大震。知爲所獲。必無免死之道。卽思縛余付之。余襁衣示船人曰。吾同船。非英種人。耶奈何以同胞之人。付之敵手。聽彼燒殺爾。試觀我胸膊烙痕。卽西人淫刑以逞者。爾若更以余付

之。余。立。成。煨。燼。君。輩。安。乎。且。君。輩。即。不。憐。我。亦。當。憐。吾。妻。若。必。不。得。已。則。乞。以。刀。見。假。我。願。自。殊。授。彼。以。尸。舵。工。中。有。人。曰。此。安。有。天。湯。麥。司。我。願。助。汝。彼。若。敢。公。然。擒。爾。去。則。我。願。先。盡。乃。取。弓。注。矢。對。來。船。而。他。舵。工。亦。公。言。曰。爾。輩。求。仇。請。登。舟。自。覓。船。主。見。全。船。皆。怒。亦。立。令。張。帆。行。且。下。令。教。中。人。若。鹵。莽。登。舟。即。搥。而。顛。之。時。追。船。漸。近。以。飛。鍊。鈎。船。舷。一。人。即。沿。鍊。欲。上。余。審。其。人。亦。教。會。中。當。日。嬉。笑。旁。觀。余。驟。形。就。烙。者。正。欲。登。舟。余。奪。弓。射。之。飲。矢。而。墜。此。人。既。下。追。舟。亦。不。前。即。令。人。放。箭。余。舟。傷。一。人。船。主。令。舵。工。勿。射。力。掣。帆。行。追。者。亦。莫。及。若。望。立。舟。中。抗。聲。嫚。罵。不。已。且。曰。必。有。一。日。得。爾。而。甘。心。縱。再。遲。二。十。年。爾。所。愛。之。人。余。必。令。之。死。無。完。膚。又。詈。吾。妻。曰。勿。論。爾。逃。匿。何。地。吾。必。得。爾。而。歸。脫。不。歸。者。當。不。置。汝。地。上。矣。此。時。風。利。舟。駛。追。船。遂。後。俄。頃。杳。矣。

嗟夫。吾兒。此。即。余。少。年。時。之。歷。史。與。爾。母。定。情。之。始。末。今。歷。歷。告。爾。彼。若。望。所。言。乃。一。一。克。如。其。願。已。而。吾。兄。言。曰。若。望。既。有。愛。情。何。爲。見。殺。天。下。至。忍。之。人。亦。當。不。爲。



此。父曰。此何奇。彼若望未殺爾母之前。吾不知其作何語。爾母尙在中年。安知不趣之邁返。惟爾母不返。遂立膏其刃。此亦事所必有。語至此。令余兄弟勿言。遂扶頭大哭。余初氣咽。不能聲。至此始嗚咽言曰。翁何爲不早見告。若兒知狀。則若望必無生法。不特大仇旣報。即世界亦去一巨羅矣。噫。余此去懷刃復仇。不審當以何時歸鄉井也。

## 第六章

余旣葬吾母之十二日後。行事旣飭。將出門矣。時鴉墨司海滋。適有商船赴加迭時。余翁豫購船票。且賸以金鎊五十。囑鴉麥司銀行移書加迭時。倘余客中需錢者。請授金至一百五十鎊爲度。船以六月初三日行。初一日薄暮。余將以馬至鴉麥司趁舟。而心中鞅鞅者。擬與麗榴爲別。蓋自定婚後。惟會葬時一見而已。見時復無言。彼父曾告我。勿至其門。至則必予以奇辱。此事余萬不能甘忍其辱。顧念此行不歸。亦未可料。安能令我鍾情之人。不一握手。乃百計以求吾翁見助。且曰。見此行。蓋出復

仇。卽斷脛不歸。亦在意料之內。請阿翁爲兒致此情款於彼妹。父曰。否。彼人欲以女嫁若兄。吾安能移以予汝。釋者曰此節情事中國所無者然念爾爲母之故。當不並余而驅諸門外。趣僕人縶吾馬。余將挈汝一行。未半句鐘。已至門。厮役啓關。多側目。然見吾翁在。亦不敢以非禮相加。遂引至客堂。蒲垞方縱飲於堂上。見吾翁至。卽曰。良友。爾至。吾悅甚。惟胡挈此兒。兒固若子。然吾家殊不之客。父曰。老友。余之挈彼同來。爲最後之通謁。彼固有求於汝。至於事之成否。固在良朋之諾否。吾二人誼屬金蘭。想不至並此而峻却之。此子今日將赴鴉麥司。趁舟往加迭時。尋其殺母之仇。而報之以刃。此行固彼天良所發。義不能逃。蒲垞曰。此小狗。獨身適異國報仇。爲勢固萬難。然其孝心可尙。然今日之求老夫何爲也。父曰。彼求與君女公子執手爲別。吾知此事。非君意所屬。然彼二人已竊定婚。卽多此一番執手。於事何望。今且聽君一言而決。蒲垞沈吟久之曰。此兒尙強立。特婿我則非所甘。惟彼旣長行。安知不暴骨於外。老夫亦不欲以此淺淺之故。令彼死而恨我。湯麥司。爾行遲樹間。我令麗榴見汝。譯者曰此節又中國

無所惟期以半句鐘逾此一分余弗承也惟汝二人雖有密語不能達吾目之所不及爾趣出少須吾意變汝謀敗矣余立於樹陰肺葉震震作響已而麗榴出余大驚以爲天女履塵境已復自念世安有天女能及吾麗榴者麗榴見余卽曰湯麥司汝眞渡海取仇耶余曰得卽殺之當日余因爲見汝故失仇今茲離汝當得仇矣爾亦勿哭余誓天若不報仇者當受天刑麗榴曰爾守此誓將令我未嫁而孀乎爾行恐吾不能復見爾矣余曰此亦難定吾翁不冒萬險歸耶麗榴曰歸則歸矣顧非一人自歸也爾年健旺如此彼中獨無佳人乃能時時念我而峻拒之耶余曰誓之麗榴曰勿爾爾若中道變其志趣甯非自增一眚顧爾能常念在於我者則我亦死爲君守此外尙有一言吾深不忍奉告爾我此一回握手想在世界中爲最後之緣矣果我言不幸而中則把握當在重陰惟君行須自珍衛且復放懷吾終始不負君矣至吾父必欲奪吾志者吾甘死如飴萬不他徙君必以我年稚勢將反汗其言顧我心如石更無異說嗟夫今日之別較死別難也果使世界之中無我二人則亦省茲鞅鞅

雖然君行亦佳。吾父在。一日必中梗。君之成謀。語至此。又悔。孟浪乃仰天。祈老親長壽。余聞言。卽答曰。人生世上。爲日幾何。但一息尙存。爾我能不虛生者。於願亦足。余此行不特復仇。更欲自圖事業。爲異日娶君。張本。麗榴搖首不言。自分無此艷福。旣又曰。爾我相愛。中心頗美。滿第愛根旣萌。卽使人間無圖案之期。而紂絕陰天。或有重逢之日。此時更無人撓沮矣。下此有言歡者。有敘悲者。語甚叢雜。嗣麗榴對余曰。大家分手矣。吾父方在窗中招手。今萬事畢矣。余曰。行耶。因攜麗榴至樹後。親吻至再。麗榴亦報我親吻之禮。敘別後。余卽歸。尙見麗榴停目弗瞬。似更無相見之期也。自是以來。浪迹二十年。而迴想麗榴凝注花間。永永無忘懷之日矣。至今思之。尙在目前。卽余生平而論。締交無數。膩友歡笑別離。時時有之。而腦筋所注。麗榴爲我第一。意中之人。他美均不能驟掩。自覺世間苦趣。無易此一回情愫。故歷久愈以不磨。世人恆言。少年歡意。都可移易。實則果出真情。無論年事多寡。均足保此歲寒。尙憶有一事。在樹後親吻之時。麗榴從手中脫戒指贈我。且云。每日侵晨。必對戒指念我。

此戒指是麗榴之母所遺。余著書至此。尙在余垂枯之指上。余自到美洲。居戰場。居外國。居剛人。檯上在夜中獨步。此戒指在手中。未嘗一時去也。戒指無端。特金鑄作圓形。其陰則鐫贈言曰。踪跡分心迹。合此二語。固與二人情愫肖耳。

此日卽侍吾父以騎至鴉麥司。吾兄淡然無言。卽與我敘別。亦不作眷眷語。此事後此思之。幸與阿兄未有鬩牆之言。若當日稍露不平。則骨肉乖睽。幽明路隔。甯非我終身之恨耶。余此日亦不語吾兄以麗榴定情之事。余心固知余長行後。阿兄必私圖麗榴。然此事尙可恕。蓋麗榴之美。誰則無情。安能以此恨及骨肉。

譯者曰此語中國無有

實則吾兄弟二人。幼年至敦睦。惟以麗榴故。少形介介。余亦知麗榴之事。兄謀終無成。則尤無可憾。亦但憶吾當日愛情已耳。余妹馬利亞在此村中。舍麗榴外。更無有及其娟淑者。一聞吾行。哭不可仰。妹少予一歲。然余友愛之情至篤。蓋余與阿兄有悽。妹則無有。故骨肉之恩尤篤。妹哭時。余極力止之。且以麗榴之事相告。謂異日事情。或致中梗。則妹當助我。馬利亞慨然許諾。余實未知妹宗何策。能慷慨如此。時麗

榴尚有一弟。在學堂肄業。其人與吾妹素莫逆。至將來如何者。則余不能知矣。余與馬利亞灑涕而別。遂侍吾父行。垂出村門矣。斗勒馬回顧。余幼時游釣之地。頗爲悵然。再觀惠扶尼河。次花柳明麗。萬瓦鱗次。一都足留戀。寸心幾爲之碎。脫當日能豫知此行。當備歷患難。垂二十年。始見家鄉。則寸心必碎無疑矣。幸而上天聰明幽閔。不令凡人豫知。休咎以阻。進止設人。人咸知將罹惶怖之事。則天下甯有勇者耶。余最後觀遠。遠有橡樹成墩。知其下爲麗榴家。立馬遙注。久之。卽轉轡行。明日登舟。臨別時。老父忽轉念。幾不令余行。蓋念余身爲亡母鍾愛之幼子。母亡。吾別將父子永無相見之期。因而大戚。顧吾報仇之言。已出。矧爲殺母之巨仇。安能自食其言。忍辱偷生。爲天下笑。因告吾父曰。翁言此良晚。前此翁以大義責我。今縱知其死。義當往。且誓言固在。忍即寒之。則上帝亦不我佑矣。吾父歎息曰。孺子行矣。須知爾母慘亡。余如痛發。故有是言。今即悔亦無及矣。實則吾年旣邁。而又亡妻。風燭之期。只在旦暮。我死之後。孺子尤當念老悖之言。非立欲置汝死地。惟吾愛戀爾母。至深。故倉

卒而發此言。孺子當爲老人諒之。余謹對曰：兒知慈父之心矣。幸勿以此耿耿。父若念兒者，第能將護麗榴，勿被伯氏荼毒，卽爲老親見愛之情矣。父曰：吾許汝，蓋麗榴之賢慧而美，將爲吾家新婦。老人之心亦足。今汝旣戀戀此人，吾必曲成爾志。然吾年衰朽在世，一日卽一日，爲汝將護其人。若一日鐘漏並歇，則亦聽之天命矣。我今尙有一言，汝入海穿雲，當時時記得天主，切勿酗酒，致敗乃公事。尤宜留意女色，勿爲所蠱。凡少年人，每用此得禍，可危也。至爾語言粗率，性情暴烈，尤非處衆之道。客中宜力制此兩節，勿致潰決。汝勿論何適，惟勿詆其國教，一詆卽致自殞。其身老夫備嘗艱苦，知之已審。汝或未之知也。余聞庭訓，一一應諾。乃抱父親吻後，父子同求天主。庇我平安。嗟夫，孰料仗劍一行而顏色永遠見背矣。論吾父年鬢，不過中年，乃余別後一年，而心病遽發，遂奄忽以逝。余舟行四十日，至西班牙。

### 第七章

余初至西班牙之第一年，爲事至瑣瑣，余亦弗記。患詞費也。居色微而城防衆知余

至。爲報仇事。願既在客。第一着當借費。念嘗習醫。不若仍假醫自隱。因思求銀行中主者作書爲介紹。薦諸國中名醫。書中僞姓名曰帝愛古代拉。從西班牙音。以掩身非英人。蓋余儀表極肖西班牙人。方言則吾母所授。又多讀小說。習其音吐。驟見者咸謂爲西班牙人。且吾學外國方言。尤出天授。餘人莫復能及。策定。乃寓居城中一絕大之逆旅。乞得薦書。至國中名醫家。醫之姓名。余忘之矣。醫生住拉巴馬街。夾街種樹蒼翠。彌望人家。構宇其中。四圍均空曠。余既赴醫生家。見一老翁。叉手坐於門外。狀甚衰耄。如枯腊。眼黑而光望之。似蘊知識。彼見余來。注目遙矚。是人坐此。凡出入醫家。老人目力均及之。余垂至醫生門次。盤桓自計。度見醫生。應作何語。時此老父。仍注目不已。迨余入謁。而醫生已豫出。不相值。余問侍者。後即歸。而歸路又出老人門外。老人方以帽自扇。猝然脫手。落余足旁。余鞠躬拾而進之。老人得帽。言曰。謝君有禮語。氣頗似文人。復曰。君待吾外國人禮意。乃殷渥如此。余曰。文何爲見知。余是外國人耶。老人笑曰。老夫前此特懸揣而得。今聞客語音。益知其非吾土著也。余



與行禮。將別。老人向余曰。客胡匆匆去。曷入吾廬。小飲。余初意欲行。既而自思。行亦莫適。既得此。亦可詢問國俗及仇家迹兆。乃告老人曰。今日酷熱。願乞丈靈液。以潤吾渴。丈人無語。引余入一深院。地上均粉石。其平如砥。院中出仰泉。上噴作密雨狀。四週均葡萄。籐蒼翠成陰。可愛。葡萄棚下。置小几。圍以小榻。老人以手按鐘。鐘動。有女侍衣西班牙衣。頗風致。娟娟自內出。老人命取酒。已而酒至。作白色。蓋葡萄醅也。味醱醅。爲余生平所未嘗。老人舉盃上壽。時嚙嚙不能出口。意不知稱余爲何輩。行者。余曰。鄙人爲帝愛古代拉。老人曰。此名爲西班牙人名。君殆有所託而名此乎。是間人。老夫咸審其族氏。君果西班牙人者。老夫何爲漫不之識。余曰。此固鄙人眞名。丈幸勿疑駭。惟丈爲何氏。吾不敢遽爾唐突。因停杯待之。老人曰。吾安特司風西葛也。爲是間名醫。凡國中閨秀。咸見推服。帝愛古先生。君姓氏之眞僞。固不屬於人。老夫亦但尊先生爲帝愛古可爾。老夫相先生。似爲新至之人。請亦勿以吾言爲異。先生果爲是間人者。何以行道時。甚蒼皇。若不之識。須知吾鄉人於暑中行道。必不趨。

日。先生獨披日影行何也。尙有一言。先生勿爲病。何爲趨彼。素與老夫爭名之醫家。言時以頭向外視余。所欲請業之醫生家。余聞言疑此老媚嫉。因曰。天下一心之謀畫。亦如其姓名。初不涉及他人之事。今承下問。不妨出吾臆。以告丈人。鄙人亦業醫者。特工力未邃。今欲尋良師而事之。助彼奏刀杵藥。以長吾識力。老人曰。若是耶。果若是。則先生此行誤矣。彼醫從未授徒。非貢以巨貲。必弗許。且吾城醫亦未有求助於人者。余曰。然則鄙人當他圖矣。老人曰。可勿須。先生旣云業醫。老夫卽將以醫術叩足下所造。凡醫母慮味藥性。慮味人性。藥性固易知。惟洞識人性之人卽足自名於世。於是老人發問數節。語語冷峭。中人余大服其聰慧。惟老人敘論多及女科。且論女人性智。與男子異趣處。洋洋不絕。旣而語畢。復告余曰。君甚慧解。業此當可成。惟君年少。寡閱歷耳。願爾年雖稚。在流輩中尙爲有心人。天下有心人較諸心靈。瑩而行狡獪者所造。當遠老夫視君。似有把握。非凡夫也。余聞老人扇獎。弗敢自承。但鞠躬遜謝而已。老人復曰。老夫尙有佳處。欲擇賢而授。君固妙年。擅理解。但未知

能任吾此授否。鄉里中年少固多。老夫審試久。非滯錮。即狡逞。紛紛均不足成就。未知足下能否脫此種人之臼窠。且有一事。於老夫之意良合。而足下躬抱是美。尙不能自鏡而知。足下儀表絕佳。在羣少年中。別饒風致。將來色微而傾城。閨秀爲君所遇者。必訴合無間。余曰。此文獎我之詞也。究竟丈言將授我以佳處。此佳處果安屬。且丈言此何意者。老人曰。老夫耄矣。名滿於時。意欲覓一替人。而替人必如足下者始稱。老夫見足下至有把握。不類躁妄。此却肖老夫者。惟能爲老夫替人。則勞金萬非所惜。將來此屋即以屬之。且與老夫居久。凡天下應知之事。爲人所不易知者。老夫必傾智囊以授之。足下意如何耶。余曰。丈人究命我何作。鄙人見丈慨然舍其巨產。予人意。豈所爲之事。爲生人所不屑爲者耶。老人笑曰。足下言當。然尙有言宜以奉白者。足下來時。非有人告足下。以對門醫者爲國手耶。實則不然。老夫之名出其上。得貲夥。以我一人。兼彼兩人。尙有餘裕。足下試度我今日得錢。爲數何若。誠告君。吾今所得。已二十五金披索矣。

一金六拾三磅

合英磅計老夫今日所得。合城中業醫者較之。

猶不相埒。在足下思之。必謂一日中。胡爲得錢如是之夥。且旣擁巨貲。何至老不休。釋以怡養天年。然老夫之意。尤須誠告君子。我之所業。尙不在醫。凡女子蓄疑蒙難。不能剖決之事。悉委難於我。我一部署匪不諦當。譬如女子胸中鬱伊。一至吾許。經老夫開陳。卽愉悅而去。或則女子臉滋癢瘡之類。一至亦應手愈。外此尙有男女。因緣陽差陰錯者。亦老夫爲之調攝歸於和平。並能爲女子籌其未來。彌其已往。蓋老夫所醫。能醫心病。心病除。則外疾亦當日瘳。今全城。中閨閣幽闕之事。大半悉握。老夫胸際。若老夫偶一妄洩。則闔城勳伐。均將有帷薄之辱。顧老夫永祕不言。一則得錢夥。且亦恐妨吾生計。故終身不洩。今茲千百閨人。咸感吾爲之平亭。疑事足下。尤須知老夫所得。萬非傷害天理之資。卽媚藥老夫亦曾配鬻。但於性命無害而已。若酖毒之劑。則萬萬不售。凡諸所有。悉非得諸曖昧。蓋老夫行事。順水行舟。不爲背。逆世間。女子恆多愚昧。老夫因其愚昧。遂以此進俸其利。因而致富。顧老夫年已垂暮。胡爲尙碌碌爲此。正以老夫所嗜。專在金錢。天下惟多蓄錢。能力始大。卽老夫業。

此尤足消遣殘年。以此戀戀不去耳。天下人恆耽於小說。謂足娛目。恆心顧天下。安有奇特之事。如吾所見者。甯非勝彼小說萬分耶。今城中士女奇緣。余皆與知其事。而人都弗之覺。以老人長日如如不動。而人又安知者。余聞言駭曰。丈人所爲幽闕。如是何乃使異鄉生客襄助爲理。詎不壞君家事。老人笑曰。足下言真未有閱歷之言也。此事不屬之外人。顧安能使土著週知城中事者。助我且茲事愈屬生人。則愈祕。足下竟弗之知歟。至足下謂我萍水相逢。即託以祕事。然老夫爲此四十餘年。閱人多矣。區區相人甯復有誤。正恐老夫知汝勝汝。自知多矣。卽汝在英國眷一女人。終身念念卽足下佳處。猶之作一絕佳薦牘與我矣。老夫細審足下必不忍以鍾情之故。自累所契之人。並以累我。故我知足下誠慤也。足下驟聽吾言。得毋駭耶。余聞果愕曰。丈人何由知之。老人曰。足下所著靴非英制耶。且音吐之間。恆雜以英語。且足下手上戒指。非閩秀定情物耶。當老夫盛談西班牙閩秀足下夷然如不聞知。若非心有所屬。胡以盛年如足下。乃不動心至此。此猶老夫臆度而吾言尙有進者。君

所契重之人。非白皙之頤。頤人耶。老夫以理卜之。凡丈夫所嗜。必與己相反。嗜之始酷。侏者涎。高黑者醉。白此至理也。余愈駭曰。丈聰明極矣。老人曰。此奚謂聰明。閱歷至。始臻此。請足下能隨我一年。所歷當如我矣。特恐足下在此不能一稔。老夫決君至此。必有他重事。特借此爲寄託。老夫誠告君子。世間有志之士。事勢與願力。恆不相膠附。今且勿問。但問老夫相屬之事。足下能許我否。余曰。願之。老人曰。足下既願事我。我誠甘之。然猶有隱衷。必以相示。足下之來。非煩足下淘瓶洗藥者也。有人見問。當曰。是我猶子。自他國新歸。求執業者。尤須與城中士女往來。訴合。譬如老夫。詔汝偵察其人舉動。足下精神。卽注此人之身。他若有書授人。則足下即當爲我郵者。一動一舉。惟老夫命令是稟。足下尤宜洞於事理。妙於詞况。必修飾始出諸口。有時僞。愚有時示。慧或悲。或樂。俯仰咸當。隨人以人之訪。我流品至雜。足下宜一一如其分際。使之滿意而去。儻遇武人。則宜慷慨一覲。婦女又復纏綿。惟一味佯笑。僞悲不當墜。此心入於園內。尙有一節。語至此。容色甚莊。曰。凡老夫有所部署。爾不能泄。

此消息匪特勿洩老夫之事。且人來奉囑亦宜力闕其事。此事所關至重。老夫不能不以誠語。凡事屬老夫者。令君祕之。益固在我。然於爾亦不爲無益。爾若尠信而輕言者。法當死死亦不屬我之手。此卽吾交易之券。爾能克踐諾責否。譬爾今日聞吾言而遽舍我以去。述老夫之言示人。於爾亦無利。爾知乎。余曰。事旣與我有害。我必以死闕之。老人曰。能如是者。深中老懷。若云事出幽隱。當爲老夫緘口。則所言必非衷。老夫亦將不信。爾須知天下人斷未有以他鄉萍水之人遽寄之心腹。此一節亦人情所及。料然今足下竟引爲切身之害。則所言已出之心坎。後此必不爲老夫之害。故老夫信汝也。今茲已許我乎。余曰。諾。老人曰。爾行裝必在逆旅。老人將以廝走。趣其徙此。爾且勿行。伴老夫更飲。以陶寫心曲。

此卽余與安特司第一次晤面也。其人於余有恩。尤余生平所遇極人世第一振奇之人。讀吾書者。必謂余爲比匪。將來必爲所愚。孰知事有大左者。吾事本奇。而遇此老叟。尤爲奇中之奇。蓋安特司對吾之言。無語不誠。無意不盡。其人聰明至殊特。惟

少年所遭不幸。因有腦病。狀似微風。至醫理精絕。又爲吾生平所未覩。其人世故精深。至能曲繪女兒幽懷。闕想亦吾所未見。壯時足跡徧天下。一爲所觸。終身不忘。當其行道時。亦有時以詐術取厚資。方術諸藝。匪所不爲。然亦有一錢弗取者。是間富貴人家。求彼染髮之藥。一劑至索十披索。若貧窶女兒。乞方於彼。不特醫藥咸不取值。又爲覓一全地。卽全城閨秀祕事。咸在此老胸中。而未嘗用以婪索人財。用爲刼制之具。恆言我非不言人醜。正防言之。於我亦不卽得利。因而弗言。實則非是我外。郭固近譎詐。而本心殊出忠厚。卽余與之同居。爲狀亦甚適。凡彼所授。咸能中覈。人咸知余爲安特司從子。從之學醫。而余復善酬應。出入世閥之胄。無內外咸矚余。因余善言。名家望族。轉爲余故。而識吾師。師旣厚遺余。余日揮霍。故世家人人引余爲友。常有名媛在高宴長筵中。附余耳言。阿叔何時得閒者。當從祕室中接見。至有祕言奉囑。爲我規畫。諸如此類。余必薦引見安特司。令彼盡歡釋疑而去。非余爲介。則此等勳閥之命婦。必無因自致。恆有悒悒就死之事。間有一二次。余在道中突有



士夫就而親我。乞吾師爲之聯合情絲。推揚名譽。與稱貸於醫家。靡所不有。余一一必曲償其意。往往此事商酌。恆在夜中。猶之巨蛛張網於當戶。羅收夜飛之蟲。余私意喻此。蓋至肖也。尋余師知余雖在妙年。而性質堅定。不靡。卽有祕言。然但耳。未嘗口出矧余。行蹤未嘗縱博。醉卽往來巾幘羣中。亦無穢跡。掛於人口。於是傾城士女。謂我醫道絕湛深。染髮去癩。竟推絕技。讀者須知人得此名。卽可致富。一時自專造吾師外。其惠顧及我者。亦日見其夥。余因於六個月之中。叩余之門來者。增至往時三分之一。因是益見重於吾師。且爲師分勞無數。綜余與師相處久。諸所聞見。日益離奇。若但記其事。已可成爲專集。至人家少婦。奔集余許。傾吐其隱事者。日纍纍然。他若猥賤女子。挾重貲以求偶。於勳閥垂老。鰥夫因詭謀而乞婚於少艾。離奇變幻不一而足。此事余悉不關屬。惟女子懷春。懣懣欲絕者。余憐其同病。必曲請之。吾師爲之道地。至有美人怨薄其夫。見余少年。代人圓其破鏡。婉轉悽咽。轉以萬種悲戀之心。移而屬余。果余能首肯者。縱色徼而城中第一甲。第一佳人。咸能致之。

嗟夫人情戀故劍其如我麗榴何耶

第八章

讀吾書者將謂吾樂是間忘吾死母深仇弗報矣顧余豈喪心者自余到安特司家無日不偵若望茄雪蹤跡顧寂然莫獲朕兆獨居深念恆謂余覓仇若覓之色微而城中恐終無得仇之日憶彼仇在鴉麥司揚帆時聲言至色微而然余徧偵海戶咸云不特不見此船而尤不省其人然以理卜之凡殺人之人焉有豫示人以地者而吾精神專注此賊雖升天入地咸欲剗刃其胸吾母及吾外氏故居已煨於火事隔二十年之多知者逾寡嗣果覓得一人爲余外家女侍髮白胛駝赤貧不能自立當吾父母逃時此女侍已出外氏之門余復從此女侍口中探得無窮遺事顧余亦不以姓名告之蓋自吾母逃後若望力訟其從母迨吾外氏以訟罄其家若望始釋而外祖母之亡至藁葬於叢塚後此若望亦被罪在逃罪名固不之審已事隔十五年矣凡此事均余在色微而三月以後所得而大仇蹤跡終不能獲去此五六日余於

晚來歸家。突見有少婦。衣博厚之衣。自門中出。余見其衣黑。衣頰頰作妖態。累晷而動。其體臍狀似深哀。極慟不可遽止者。余恆見初不之奇。以婦人至此。非有哀痛迫切之事。亦不籲請吾師。故余亦夷然不問。直至吾師臥室。始詢及此婦慘狀。師曰。吾姪。是人。滋可憐。彼不名一錢。其來求我。我不能不助之以力。彼人門地殊高。以貧故。已入道受戒久矣。忽有一男子。竟動以情懷。幽搆於花園之中。是男子言。能從彼逃。逸。則僭爲伉儷。至此婦既出。復爲男子所負。此事若爲廟中所覺。將立瘞之。破牆之中。彼婦之來。尙以首飾數事謝我。余曰。師乃受是人物耶。師曰。然於法宜受。惟余受銀後。將還以金。余已告彼以避地之方。令捕者之鋒少息。更出未晚。此婦告余。以其人爲本城中匪惡。不爲之浪子。今已在逃。更無晤面之日。語至此。遽止曰。公爵夫人蒞此矣。彼來爲推算命宮來也。孺子趣取我渾天儀。與測天之尺。及水晶之球。至孺子。令燈燄少微。可自出。余遵命。出見一禿翟貴人。從侍者臨門。余自笑。是人之來。不省費幾許。披索乃覓此。毫無義理之方術。以去。思至此。竟忘前此之貧婦人矣。余至

此當紱及與吾仇相見之期。自余見黑衣婦人痛哭出門後之第二日。余師遣余出勾當一事。夜半始歸。經城中荒悄之地。以此時經此地。爲勢殊岌岌。然余師命我。殊不遣從人。自念是間無仇。又有若望所遺之劍。在腰。此劍刻未去。身備一見。若望卽用此決其脰。且日來學擊劍。手亦漸熟。跳躍搯劈。咸中程。此時事旣勾當。徐徐歸。心中念人生飄泊之事。行跡甚奇。憶在家居。惠扶尼河濱。山水明媚。何爲獨身至此。爲人供役。又思麗榴。此時如何度此秋光。父命嚴厲。而又雜以余兄之調謔。俯仰殊難爲情。未知麗榴經此風波。能鎮定不易。夙操否。且行且思。遂及水步之次。至時倚於橋闌之上。觀夜中景物。佳處直嵌腦際。至今猶能憶之。一望長江。無有涯涘。秋月高潔。流光四照。古城屋脊。在月光中。作數十百積。余立月光凝眈。忽有人自月光黑處。于于而來。余初亦未之審。已見岸上更有一人聲響。迴望復見一人。方與女子言語。余自念此必幽會也。茲事多爲恆人所喜矚。余尙妙年。亦不能不注目而視。然此二人。似有勃谿之狀。而男子則疾退。將赴水濱。余大駭異。時月光射此婦人之面。余遙

矚之大有姿致。而男子則背月而退。帽簷絕寬。廓余實未省其面目。二人一前一退。將近。余闌干之。次所言余咸聞之。女子則哀詞陳請。曰。君其以是背我行歟。且爾我久已成禮。誓言俱在。甯忍決吾。吾拋棄一切。一心爲君。已自居於艱難之地。語至嗚咽不可止。餘詞亦不之悉。男子則曰。吾何嘗違汝而去。特區區少別。行即相見。伊撒貝拉爾得吾佳處良多。何苦苦相逼至此。爾窮閉古廟。余非拔汝於火城中耶。以汝風貌如此。亦何往不可。苦我胡爲。今余囊中不名一錢。然余使爾領略風情。較授錢爲尤有惠。今惟與爾少別。我心亦痛不可止。汝固未知耳。乃念古詩云。人海莽莽中。甯無情所鍾。後此余亦莫聞其作何語。然余聞彼言時。心頗爲顫。非慘此二人之狀。惟男子聲響所發。觸耳忽爲心動。因念此豈吾仇家耶。已而又聞婦人言曰。爾爲吾夫。甯聽吾被大難耶。求君攜我同行。乃力掣其衣。不聽去。男子用力推婦人。大冠忽落。月光射面矣。天乎。此卽吾大仇。茄雪也。余見彼兇眉。很目。額上有癍。仍將兩吻下垂。作輕人狀。下頰極尖峭。果吾仇矣。讀者試想。天旣以仇授我。非我殺仇。卽仇殺我。

斷無獨全之地。退行數武。出劍於匣。茄雪不審。謂婦人曰。汝乃以壯士尋我耶。亦退行數武。爲狀甚恐。語余曰。壯士何爲。詎爲美人護衛耶。余曰。若望茄雪。我來正爲婦人報仇。汝亦憶英國河瀕謀殺一良家婦乎。汝卽忘之。因出刀示曰。汝亦當不忘此刀。刀屬誰耶。若望駭曰。聖母。此詎卽英人之語至此。止。余曰。我卽湯麥司温。非而吾前此敗汝而縛汝。汝竟逸。今特來完此一重公案。若望茄雪爾。趣出刀。不出刀。我刀進矣。若望出諸不意。少爲凝眈。亦無逃意。彼頗信天命。非畏鬪不前。正以因果所在。防終落吾手。於是言曰。先生。凡人比劍。固有定律。詎未得證人。僅在此女之前。卽用武歟。爾云。家仇吾實未審。言時迴顧。乃欲眞逃。余曰。趣出刀。遲恐不及。若望不得已。亦出刀。二人大戰。刀鋒相觸。火星轟爆。此時萬聲俱寂。獨劍聲鏗鏘。四徹其始。余恨填胸臆。刀法畧亂。後心血絕。靜力欲圖此凶賊。惟冀無人見。矚速死。此賊爲快。而此賊刀法甚精。幸吾年極壯。氣直理正。凜凜無所畏。避眼光復清晰。若望見逼。直至牆下。以背負牆。僅能以刀相格。不能報我以刀矣。意欲俟吾力盡。再行猛趣。方余將

死賊時。此婦人忽來抱余口中大呼。鄰右余欲力掙。而若望乘婦人窘我時。遽進刃。余臍。余此時反主爲客。但欲應敵不能進攻矣。婦人號聲既四徹。巡兵四集。若望見兵至。超越赴水。步婦人亦飄瞥不之見。巡兵以燈照我。將加縛。置余以刀刺滅其燈。亦逃。後此三人結隊來追。余疾奔。竟不能及。迨追者既遠。余自念大仇安可釋。思更尋。若望與之格鬪。既而又念不得仇。而反爲人縛。此至不幸之事。余奚可爲。且臍上血液淋漓。痛不可止。遂怏怏歸。力詆此婦。敗吾事。又念此夕猝起中之當得志。何爲與彼絮絮作款語。復令仇逸。此緣吾之刺仇。欲出萬全。而竟失此賊。則吾閱歷未深之弊。此機一失。不審更得相遇也。且此巨鎮之中。人烟四溲。而仇家又僞其姓名。余更何從着手。思之復大恨。旋已抵家。因念不如以此情款訴之吾師。或得祕計取仇。蓋余來時。從未以此告吾師。以祕事不欲外洩之人。及既至師寢室。則師已睡熟矣。留言於侍者。令吾勿擾其睡。以今日施治多人。軀力憊也。余亦歸寢。以布裹其創。就枕。明日造師寢。師尙沈睡。蓋自昨日忽爾沈頓。爲疾已深。余在房爲師調藥。師驟見

吾臂創。猝問所以。余乘機訴以己仇。先告師曰。師病中能耐久聽否。吾有夙仇。將求助於吾師。師笑曰。古諺有云。善醫者不自醫。爾究何事。詳以告我。余遂一一盡告之。師以幼年時父母之軼事。與亡母爲若望所刺殺。及發誓復仇。並告日昨與若望比劍。幾爲邏者所獲。傾吐無遺。余語時。吾師披盛服。抱膝坐於床上。傾聽時。以眼光射余。一言不發。迨余言既竟。始發語曰。孺子愚極矣。天下少年人。多以鹵莽債事。汝乃以猶豫誤也。爾昨夜非持重久。彼仇不血汝刃乎。唯爾深心不肯見告。遂失事機。絕巨。爾詎不知。余生平即專司此事。焉能以爾祕事宣洩之人。余曰。弟子殊不了了。當時寔欲自得仇而甘心耳。師曰。大凡敗事之人。恆弊於自信。自信深。事未有不敗者。爾聽之。若早一月見告者。若望死久矣。不必汚汝刃。吾自以國律死之。若望之爲人。余知之至深。老夫荷微漏聲響。彼雖二命。亦懸首藁街矣。孺子聽之。爾母之事。余固知之。當余見汝時。卽疑肖爾母。特不欲明告。以傷汝心。卽爾父出自天主之堂。亦爾母以貲託我。故能出汝父於險。唯爾父吾未之見。聞一出險卽逃也。後此若望累犯。



國法。經吾辨擋者。約五六次。隨時易其姓氏。莫從稽核。一日若望自來求我。我省其事至污濁。不能受彼賞爲之道地。其人在色徼而城中。爲兇人之最巨孽。而於羣小中行兇害人之技。亦最精酷。彼一生專以凶逆自餽其口。死彼手中者。莫舉其數。究之無所歸宿。游食四方。至不敢示人以姓名。其技以愚人爲長。且多愚女子。旣敗其節。復刦其賞。旋盡其命。爾試取吾架上日記。吾指若望惡狀。與爾觀之。余乃就架上取最巨之冊奉之。吾師每冊均以牛皮裹之。字皆隱語。猝讀莫之識。示余曰。此即余之日記。他人讀之。恆莫辨其義。獨余識之。余今先檢目錄。已而曰。在是矣。爾將第三卷二百零一章。檢授我。余檢得後。置師榻上。師一一讀之。如讀常書。書記若望茄雪身段之修短。下及儀表家世。及僞姓氏。一一登載。余觀冊中。約兩篇。均蠅頭細書。若望事。師且念且講解。語極簡。所有罪犯。皆生人以來所未有之兇逆。其人皆一身履。無所遺漏。記中殺人凡二。一以刀殺同奸者。一以藥斃所奸之婦。尙有他事至醜穢汚齒。余亦不之記矣。師曰。此外或有他事。爲余所不知。均弗記。此中所犯。均鐵案。

苟入憲鞫。余皆足爲其左證。爾以筆來。余將增入其罪迹。遂以獨造字義記其事於篇曰。一千五百十七年五月。若望至英國僞爲估人。在迭青罕村謀死魯意莎温。非而其人。卽前載所記魯意莎茄雪。彼二人爲堂兄妹。曾有婚約於先。此年秋冬之間。又誘取伊撒貝拉女冠。從道院逸出。余驚曰。前二日來求吾師之女人。卽若望案中事。耶師曰。然爾嘗來所遇之女。卽爲其人。使爾事前二日告我。則若望亦入犴獄。雖然。余雖病。亦能取其人。爾且息。以此事屬老夫可矣。爾可令郵者待吾門。今日薄暮。當得黑白。是日黃昏。師呼余入。曰。吾已以人偵探此賊踪跡。且徧告巡警羅緝。顧不得朕兆。此賊飛行絕迹。吾今將以書至加迭時海口捕之。唯是中有一事。已爲余所得。伊撒貝拉於是夜已爲巡兵所得。知爲道院中女冠。已縛付主教矣。不日將會訊其人。果得狀。伊撒貝拉之命危在旦夕。余駭曰。尙有他法。可出其人否。師曰。否。彼若早從吾言。何至爲人所得。余曰。能以書與之否。師曰。不能。二十年前。此事尙可圖。今立法加酷。備加嚴。何可者。今日苟與通書。定格不行。非待其死時。院中人許我與之。

道別者或可一面然亦難矣。即此婦亦必羞於見我。惟道院中訊鞠時。能力忍不言。若望事。則尙可道其死。而嚴刑之下。深恐未必。今爾且弗耿耿。教會中殺人。常復如是。甯足怪者。以老夫卜之。若與若望同居。尙不如速死爲得。凡人不免一死。吾意此婦人之死。當益增若望之罪孽。以仰待鬼誅。老夫今日亦無言。但亞門耳。亞門者教門中爲新

譯學詞也譯爲但願如此四字

### 第九章

累月中。余不知若望所遁何處。即伊撒貝拉獄。亦未審其定讞與否。雖屢出偵。終無所獲。仍長日爲吾師供役。然自余與若望比劍之夕起。師之羸態。日甚一日。師本肝家病。百療莫瘳。八閱月中。均呻吟床褥間。無時不足以死。而靈臺尙耿耿。凡有人陳請者。尙能強坐。爲人畫策。亦知爲日無幾。視余益親如己子。余長日服侍。師亦不更調。他醫專恃。余處方。選藥已乃大漸。遂延律師至。遣余出。二人商略久。律師旋出。以抄胥入。余亦不與。及行後。抄胥抱契券及遺囑行。是晚。師呼吾入。喘息而言。然言尙

歡悅呼曰。猶子老夫勞竟日矣。余一生忙碌多如此。今日收場仍偏迫可笑也。爾知余今日所行者何事耶。余曰弗知。師曰吾告爾今日蓋部署身後之事。吾死後遺產孔多。余曰師勿言此爲年尙有餘。何亟亟爲此。師大笑曰。爾乃諱吾死。爾精於醫。寧不知乎。老夫焉懼死者。吾生平雖勞其心志而得償亦至富。至一身羸憊亦少年坎壈所致。至吾運之否。吾命之蹇亦正不能殫述。雖然爲枯爲菀。至於今日同歸於盡。尙有何別。人生於世如行長道。無論康莊犖确。到頭須有歸宿之期。至宗教禍福之說。老夫夷然不爲動。恃理恃智而行。至於頽暮。吾一生功過參半也。究之嗜慾逼人。安能遽脫此網。至善果之成亦爲我良心所慫。愚今已矣。死所固有。吾何畏者。天下嫫媿之生已戴毫蠹之死期。以出卽天下生物何一不死。惟有一事我所至信。天帝慈悲是不可量。較諸宗教所言殊懸天壤。語至此困極。遂臥。余後此常味吾師之言。至爲有理。至今日余已垂朽。仍復念念吾師之言。據師所言似其人篤信天命者。惟所見余與師旨不同。余意專主於善。主善則臨命之期泰然。大有把握。至天帝慈悲。

寔不可量。一語則與余意旨契合無間也。少須吾師復言曰：吾適言要事，何爲作此浩渺之言？吾不言遺囑乎？吾姪聽之。老夫遺產中舍善舉外一切金銀產業悉爾得之。余聞言大駭曰：師獨無人耶？何爲授及孺子？師曰：吾姪吾產非汝有，誰有耶？老夫宗族都盡而汝又爲吾晚年心契之人，矧爾事我如父，我尤心感，卽爾異日據吾資產，每用一錢卽以表吾報汝勤勞之驗，應余欲言不言實亦莫得要語以謝師止。余曰：孺子勿再言，余所授汝者可五千金披索爾年少得此夫婦同居甯非至樂，卽歸英國亦可名富翁，卽爾丈人亦不敢靳惜其女矣。至余藏書樓所有卷帙及余家具皆值巨金，爾亦珍惜，吾遺囑中措詞直捷精摯純無疑竇，足令旁人生心。余知年命不永，凡貸假於外亦悉歸其母，金儲之壁櫥之內爾可一一清檢。若余早得爾數年亦不揮霍其半，蓋余見窮民無告恆與巨資俾自生活，嗟夫孺子余之所得均得諸愚弱冒罪之人，予救脫其禍得其美酬，爾將來用此財能開人智慧及生國民自由之心，則揮霍此錢始無媿色，爾果如是天必相爾以長養爾之子孫，然尙有一言未

知孺子能從我否。爾得錢當卽歸娶婦。舍若望事勿治亦大佳事。爾縱之自殊。是人必無善果。不有人禍且得鬼誅。爾若弗從吾言。患難驚惶且勿庸論。卽爾所愛之人。及此厚資亦必化爲烏有。余曰孺子已發誓誅之焉。能食言而背天理。孺子安能蒙此奇辱。舍此深冤乃安居而享富貴耶。師曰此事老夫胡能筭爾。汝行則竟行之。特汝必報此讐。蒙辱將更甚於此。汝不遇其人乎。尙被逸去。果爲見機何必更尋苦惱。爾試前與我親吻爲別。我實不欲爾親暱。吾死吾去死近矣。迨汝年高就瞑。未知復能與我晤面於冥中否耶。若其不能則此別爲千秋永訣矣。於是余與師親吻不禁大哭。余見師僵臥視之直同己親。師曰孺子何哭。人生聚首安有不散之期。前此余亦有子殤時爲別亦至傷心。今我將徑尋其人於心較愜。爾勿哭我可也。湯麥司溫非而老夫與汝爲別。天主佑汝。汝共行乎。余聞言大哭而出。遲明吾師逝矣。侍疾者告我師臨逝時尙呼其殤子之名。至其殤子如何與其前半生所爲事師均祕不我告。所留之書亦不道其行狀。唯死時以祕密書教我。余卽用其法讀師日記。離奇怪。

誕雖編爲百種小說。可也。而師一生事實。並不在內。死後。竟如埃滅也。余此時失其舊恩之師友。至入殮時。余均在旁監視。然貌甚溫和。殊無所苦。當日女侍就師頰下取二小照畫。在金鑲牙版內。今日尙存。一爲婦人。貌至娟淑。一爲童子。不審是其妻子與否。則無從識別矣。亡師遺訓。葬費從約。余旣送葬。律師惠臨。開讀遺囑。凡師所有。盡以屬我。我居然富矣。然猝得此富。殊不用力。惟此一夕中。悲梗至於不寐。以余心緒潮湧。而恩師又亡。獨身在客。至爲幽靜。孰知余所難堪之事。有百倍於此者。方止悲思。進少食。忽有臧獲入門。謂門外有婦人請見故主。余念彼婦蓋弗知吾師之亡。可以屏謝勿見。旣而又念淒悄如此。不如招之使入。亦可解余悲戚。因令之進。迨入。則蒙黑衣。自頂被踵。爲狀甚頽頽。余命之坐。婦人一坐。大駭曰。吾見安特司先生耳。君乃非是。余曰。先生葬矣。吾卽先生替人也。果有事者。鄙人儘可爲力。婦人張皇四顧曰。先生年少。而吾事又至重要。安能遽以相託。余曰。若不見信者。請祕勿言。婦人夷猶片晌。去其黑衫。則女冠服飾也。因曰。今日之來。蓋爲一念慈悲而來。且吾之

來。初不易易。非爲救人。亦不遽來。今不能撒手徒歸。不能不以祕事爲先生告。先生能。否。卽。聖。母。前。發。誓。不。洩。吾。言。耶。余。曰。吾。不。立。誓。見。信。則。言。不。則。請。辭。女。冠。曰。我。非。遽。出。廟。門。者。以。匆。遽。求。人。故。口。不。擇。言。幸。先。生。勿。罪。吾。欲。求。至。毒。之。藥。若。肯。見。惠。勿。惜。資。財。余。曰。道。人。用。以。謀。斃。他。人。則。鄙。人。萬。不。許。諾。且。道。人。得。此。何。用。者。女。冠。曰。此。事。何。可。告。君。今。事。逼。亦。不。能。不。告。矣。吾。廟。中。有。少。年。女。冠。食。言。違。誓。於。今。夕。以。道。律。論。死。且。並。其。盜。生。之。兒。同。死。活。瘞。於。牆。根。之。下。罪。名。已。定。無。可。挽。回。吾。爲。廟。中。女。住。持。先。生。且。勿。問。我。姓。名。但。吾。之。愛。彼。猶。之。己。女。寃。得。機。會。欲。得。少。毒。藥。俾。彼。母。子。速。殊。勿。受。生。瘞。之。苦。此。事。非。同。謀。斃。且。吾。已。得。赦。罪。文。憑。亦。不。得。罪。天。帝。請。先。生。授。藥。助。我。成。此。佳。事。余。聞。言。五。內。崩。裂。悲。憤。交。集。竟。莫。能。舉。一。言。以。肖。其。狀。思。極。而。癡。久。不。能。答。乃。試。問。之。曰。此。女。非。伊。撒。貝。拉。耶。女。冠。曰。然。先。生。何。由。知。之。余。曰。是。間。於。國。中。隱。事。靡。不。周。知。試。問。道。人。此。女。能。以。巨。資。贖。死。否。女。冠。曰。否。此。事。已。在。慈。悲。識。所。擬。罪。鐵。案。如。山。僅。有。兩。句。鐘。生。機。矣。先。生。果。授。藥。否。宜。趣。告。我。余。曰。藥。固。授。不。審。道。



人誠告或僞言也。若易以他用者。罪重矣。果如是者。須吾親見之。否亦弗答。女冠思之久。曰。此事或可爲我赦罪。文書有言及此也。惟先生入時。冠服須易爲神甫狀。廟中乃不之疑。惟一洩其語。亦將不利於君。君亦知教會中人。一洩其祕事。仇且必報。余聞言。大怒曰。彼人罪惡盈時。當自灰滅。速死固佳。然非入壙而死。且爲人覺。於是自藥櫛中出小瓶。曰。此足矣。道人速被衣。從吾行。女冠遂同余行。至水步上。有巖船待者。余二人登舟。水行約一英里。至瀕岸。一高牆臨水。設階級。余遂拾級登。牆上有門。女冠三叩其門。牆上百葉窗開。有人探首外問數語。女冠答之。戶遂啟。入門。一片空曠之圃。多橘樹。女冠曰。此卽吾居。君旣入此間。凡廟名及地名。出後切勿掛口。一矢口。當勿利。余弗答。四週一矚。陰陰帶死氣。意是間必若望與伊撒貝拉幽媾地矣。行逾一百步。見一帶短垣。小門通焉。女冠叩戶。而闔者嚴詰。多於外關。門闢後。見一甬道。長如永巷。幽閨無光。黑衣之女冠來往。憧憧如古塚中。蝙蝠飛躍也。尋此女冠至右向一門。旋入。門通一地室。女冠自入。余一人獨立於陰慘世界。延踰至十分。

鐘毛髮爲立已而地室門開。女冠引一白衣神甫。出面目不甚了。惟見二兇睛流轉。怖人見余遂曰。孺子若母告我以汝能行之事。但恨爾年穉耳。余曰。弟子年固穉。然能任大事。來時固命以毒藥來。今藥已在此。惟須親自檢視。方下此藥。神甫曰。爾太慎密。吾教會中安有謀斃善人者。此女罹罪巨。非死不可。然吾教中犯此。復至夥。奈何。余故每晨祈天得慈悲良法。後此最高之神道。下令處其人死。吾今奉最高神道命令。許我以慈悲之法。施治此女。爾少年在此。觀吾曹行善亦大佳事。此姥告我已。再四戒汝出門後。敢宣洩吾祕者。汝亦必無善果。余曰。弟子嚮不多言。惟此藥至貴重用之。尚宜審慎。神甫笑曰。爾索價幾許。趣見告余。曰。豈敢索價。弟子雖費巨。贊不敢用此求重價。特求吾師於其未死之前。得與罪人一語。師其許我乎。神甫駭曰。汝識其人乎。果如是者。汝膽巨矣。余曰。否。伊撒貝拉。弟子曾一見之。初未嘗與言。彼有罪之男子。曰。若望茄雪。神甫曰。此女吾以重刑處之。乃不言其人。彼女行惡。乃忠事惡人。深所不解。今汝欲何言者。余曰。弟子欲問。若望今安適者。以若望爲弟子深仇。

數年欲覓得之。彼人與弟子之仇較之。引誘女冠爲罪。更鉅。故請吾師許我弟子之仇。若報則此清靜無塵之境亦得大滌其恥。神甫曰。報仇之權本屬天主。今茲許汝者。即以汝爲殺囚之機械。汝今當着此衣入。遂授余以白衣。與小神甫同衣。旣隨神甫入。余曰。請以藥授姥可乎。神甫諾。余曰。時至。出藥屑調清水。先擦嬰兒之舌。再以水令彼母飲之。毋待礦磚疊時。二人長眠不醒矣。女冠曰。余輩道人恃有赦罪之文。可以爲此。且道人不殺人。今爲慈悲故亦樂爲之。神甫曰。妹心逾懦。須知行公道。施刑法。即慈祥耳。言已。歎息曰。血肉之軀安能與神靈抗。重罪胡可犯耶。余此時着白衣。神甫以燈導余。

### 第十章

余復遵甬道進。且行且視。兩旁道室中孔孔伸頭視余。余自念幽慘至此。安怪伊撒貝拉從地獄中遁歸。光天化日之下。入溫柔鄉裏也。以神甫之凶慘。以西班牙之縱惡天道。有知必成惡果。俾無瞧類。若天心昧昧者。試問今日西班牙榮名安適。教會

中凶鋒又安肆耶。彼西班牙人乃欲以虐政。羈入吾自由之英國。今被吾人去其械。甯能更復耶。余至永巷之末。有階級下趨。余遂下階。下有鐵裹之門。神甫啟關入。既入。復嚴鑰。既進門。四壁高。如壙中羨道。四不見天。更進一門。始入死界。其地既深。且溼。以勢度之。必在河身之下。余尙聞牆外河流。澌澌作響。地室長可十步。寬可八步。左嚮有小門。門中卽獄囚之所。左次燃東炬於壁。有二人蒙首。調石灰。石灰經水。熱氣蒸騰。滾滾作白煙。獄地既潮。霉益之。石灰紛飛。令人大噓。見壁上已開洞。短長如棺式。其旁有二穴。其中似已有人。以白石疊其外。灰彌之。此已瘞之。二人上書封號。一已三十年。一百年耳。余初入時。只見此調灰二人。其後隱隱聞有歌聲。自遠而近。門復開。此二人罷役。立而所歌之調。余已歷歷聞之。蓋臘丁古曲。用以送葬者。有女冠八人。兩兩入。既入。分行立歌。亦止。其後伊撒貝拉及其乳抱之兒。有二女冠扶入。最後一神甫執十字架。雖蒙黑衣。竟露其面。凜凜帶霜氣。此時地室中人多。而余眼光似獨見垂死者之人。此女雖在月中。比劍時曾與一面。然此時尙能識之。惟

面。目。全。非。臉。作。慘。白。色。二。目。絕。巨。脣。際。尙。紅。亮。是。人。卽。八。月。以。前。與。薄。倅。人。月。中。道。衷。曲。者。耶。此。時。身。衣。灰。色。之。衣。散。髮。披。肩。際。懷。中。抱。昏。睡。之。嬰。兒。時。時。掣。其。肘。作。驚。悸。狀。方。入。門。時。流。目。四。矚。似。覓。相。識。之。人。拯。拔。之。者。及。眼。光。矚。及。石。洞。及。滾。滾。之。石。灰。伍。伯。二。人。睜。目。作。攫。人。狀。於。是。大。顛。幾。致。僵。仆。幸。其。旁。兩。女。冠。扶。而。就。坐。狀。已。全。類。死。人。矣。神。甫。徐。至。其。前。歷。數。罪。名。令。聽。且。云。已。挖。石。穴。並。爾。孳。子。納。身。其。中。聽。天。主。號。令。伊。撒。貝。拉。聞。言。如。不。之。省。神。甫。語。旣。歎。息。面。余。言。曰。孺。子。至。罪。人。前。作。何。語。趨。言。之。勿。逾。晷。刻。神。甫。摩。餘。人。外。立。勿。與。吾。事。餘。人。以。余。亦。爲。神。甫。爲。之。請。赦。於。天。即。亦。不。駭。余。肺。葉。大。振。顛。步。而。前。伏。其。耳。際。與。言。曰。伊。撒。貝。拉。汝。聽。之。若。望。茄。雪。今。安。往。矣。婦。人。聞。言。大。驚。愕。視。曰。先。生。何。爲。知。茄。雪。我。躬。被。嚴。刑。未。嘗。一。言。余。曰。我。非。神。甫。汝。之。陰。事。我。不。之。問。惟。我。於。八。月。前。曾。與。若。望。比。劍。非。汝。抱。我。若。望。當。立。斃。婦。人。曰。吾。能。救。是。人。至。今。尙。慰。余。曰。伊。撒。貝。拉。我。爲。汝。友。汝。少。須。卽。覺。爾。但。告。我。若。望。何。適。我。尙。有。隱。衷。必。欲。一。面。其。人。婦。人。曰。無。之。少。須。復。曰。聞。其。人。赴。美。洲。汝。對。其。人。

言之。彼。妻。子。均。就。戮。矣。我。惟。極。力。諱。其。名。氏。即。患。爲。教。會。所。得。將。罹。殊。刑。余。曰。外。此。更。無。他。語。乎。婦。人。曰。汝。語。彼。吾。雖。慘。死。心。尙。恕。其。罪。戾。不。敢。賫。及。重。泉。婦。人。此。時。頽。然。欲。暈。余。曰。我。匆。匆。且。行。爾。當。醒。吾。更。有。言。說。我。即。安。特。司。之。同。伴。今。日。已。授。藥。於。女。冠。彼。少。須。予。汝。以。水。者。汝。飲。之。且。飲。若。子。藥。進。後。當。得。良。死。爾。知。之。耶。婦。人。曰。天主。佑。先。生。惠。我。善。藥。令。我。無。恐。所。恐。者。不。卽。死。耳。余。曰。傷。哉。苦。婦。人。天。主。當。赦。汝。我。別。矣。婦。人。呻。曰。我。何。苦。吾。同。吾。所。愛。之。兒。並。死。天。下。安。得。此。良。法。吾。固。求。之。不。得。耳。遂。俯。視。其。兒。久。之。余。退。立。俯。首。無。語。神。甫。又。引。諸。女。冠。入。問。之。曰。罪。人。尙。有。何。語。乘。爾。能。言。時。試。告。我。婦。人。慨。然。抗。聲。曰。我。今。日。心。清。如。水。爾。輩。言。我。有。罪。我。豈。得。罪。於。天。特。少。污。國。俗。耳。爾。言。我。違。誓。須。知。我。立。誓。時。非。我。所。甘。我。爲。女。子。愛。情。根。諸。天。性。奈。何。遏。絕。至。是。試。問。所。犯。何。辜。乃。置。諸。黑。無。天。日。之。中。令。紅。顏。坐。老。我。故。背。誓。而。出。至。今。思。之。尙。有。餘。樂。即。使。彼。人。詐。我。爲。中。道。之。捐。亦。豈。我。之。所。料。今。日。人。人。固。譏。我。苟。合。孰。知。吾。心。正。大。光。明。不。啻。已。成。嘉。禮。靈。魂。之。中。一。無。污。點。究。竟。吾。此。生。已。爲。人。

妻已爲人母與其長任冥冥獄中待死無如畢命俄頃爲良爾輩罪惡滿貫自有冥誅之日。卽我能爲厲亦必與爾輩相仇。爾輩神甫及教會中將來必爲國人唾賤。一時教會中人皆震震而懼。微微歎息。神甫忽曰。是人風矣。臨死數言。乃瀆及天主。吾輩勿聽彼言。速爲行禮。代彼贖罪。於是執十字架者進前。以十字架當婦人面。口中喃喃誦聖經。婦人立起。揮去十字架。斥曰。勿多言。吾不願爾輩爲吾贖罪也。我卽有罪。可卽天主之前對簿。爾以基督之名恣其殺人之術。惡極矣。持十字架之神甫大怒曰。吾今亦不爲爾贖罪。爾趣赴地獄。且詈。且以十字架擊其額。神甫曰。止。此時伊撒貝拉以手拭額。血忽爾大笑。聲磔磔可畏。復曰。我今日最後求天之期。卽汝輩將來之張本。於是大衆推婦人至石穴之內。婦人曰。吾渴矣。嬰兒亦渴。趣以水來。少須一女冠進。須臾卽出。余觀伊撒貝拉顏色。知藥已進矣。後此之事。余不欲觀。卽請從者啓關。余立出。旣出癡立莫知所措。久似惛然。漸醒。則見前此乞藥之女冠。提燈近余而哭曰。事畢矣。藥力大佳。一石方疊。而母子咸殞。我甚惜其人。未曾贖罪。遽爾逝。

去。余曰。今夜大衆與此役者。靈魂中皆將阨隍不甯。道人趣引吾行。吾至願不與道人相見也。遂引至易衣地。既出門。至河次。舟尙停焉。余坐舟中。清風拂面。腑焦皆爽。猶沈。中甦。醒。脫。噩。夢。而。睹。青。天。也。自是以來。累夜恆不貼席。偶一合眼。便見黑洞之中。伊撒貝拉手抱乳兒。倚壁而立。凡教會中行此凶事。無外人與者。余獨與之。然無復第二次更見矣。余之敍此。尙多遺漏。實則咸記憶之年代。雖深更懷舊事。臨楮時。尙凜凜帶寒氣也。顧余心所最異者。婦人癡情。到此窮途。尙戀戀一宿。殃積戾之凶逆百死以衛其人。奈何天荒地老不移之貞質。竟屬之此獠。則吾所不能知者矣。此外尙有一事。令人不能不信因果者。方神甫以十字架叩死婦額時。婦人曰。我死狀即爾輩將來之張本云云。此語乃果應其人。神甫名披特魯。西班牙朝廷遣赴安滑克傳教。既至。靡所不爲。土著稱曰基督教惡鬼。方安滑克小部。未爲西班牙所滅時。此神甫乃大強暴。土人恨之。竟取而刳心。祭灰質而大神。神蓋司戰鬪者。爾時余適在安滑克。亦往觀之。不告以前此相遇事。但近其前語之曰。神甫憶伊撒貝拉言。



乎。此神甫乃大懼。蓋見吾衣服類土人。何以能作西班牙方言。似伊撒貝拉之鬼。附土人來告以狀耳。此後事也。然余殊不解死婦之言。爲囈語耶。或臨死神清。見神而言未來耶。此一節。蓋伊撒貝拉爲教會謀死之實跡也。

迨余恐怖略平。始自圖己事。自念攜資歸英。如吾師臨命之言。當成巨富。然母仇安可忘。如此深仇。大類以巨鉛載吾頰上。吾今更發誓。必復母仇。苟不復仇。萬不得其死。深患一歸故土。則所享隆厚。必立墮。其復仇之心。矧吾此時。灼知此賊所在。縱涉長道。終有必至之時。美洲白種無多。遇即得之。不類居白種叢中。不易覓取。且罪人消息。得諸死婦之口。非是。則區區一婦之死。吾書何爲記之。綦詳。正以復仇。端兆。出自。此婦人亦不能不詳舉其事。誌吾身之赴美洲。實權輿於此。苟非披特魯爲祭師所殺。余亦不能過歸英國。惟土人殺神甫。故西班牙怒而攻城。非西班牙攻城。則余無論死生。均長湮彼地矣。噫。余一生大事。往往乘機而成。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斯亦奇矣。讀者試觀。非此婦人示我。我居西班牙中。安能遽得若望。羈旅旣久。亦必佹佹

而歸。脫既聞婦言。仍然憚險。匪特不孝。而亦何以爲人。矧吾胸中有二仇。必欲圖復。一爲殺母。一爲陷害伊撒貝拉母子。以一身兼二仇。故升天入地。必欲圖之。天下稍有。人心者。眼見此婦人之死。尙生憤激。矧我尙有宿憾者耶。余此時決策已定。盡背亡師之言。及一生之安樂。生死以之。必欲殺此巨慝。其始細味伊撒貝拉之言。疑其見欺。因百方偵問。後果得聞余與比劍之第三日。有人言狀云。此人自色微而乘船。至加納里島候船。至美洲。以我卜之。其人良是。西班牙人罹罪者。往往舍家而逃。余行時。自加溫慰。謂卽不得仇。亦可博覘風物。

余今擁巨貲。往當爲之安置。必思得一善地。寄頓此財。迨歸來後。再爲部署。已聞原附英船。已停加迭時海口。計不如郵返英京。託信人爲我居守。法無良於此矣。於是先作書託船主爲攜歸此金。因再圖去色微而城赴美洲。遂貨其產。凡書籍及他金銀器皿。悉納以籠。並金運至加迭時登船。余亦首塗。至加迭時。余終年居此。今別矣。計來時赤貧。歸乃鉅富。且所得閱歷。尤不在此寶貨之內。惟行時殊無所顧戀。以若

望既逃亡師復逝。一仇一恩。在逃在瘞。余不戀此城。殆爲此也。矧見伊撒貝拉以無因慘死。則此城眞等泥犁。益無所繫。屬於寸心也。

余至加迭時。幸未將重寶遺失。乃眞寶小舟。載以登船。見船主貝而精神殊完好。彼見余亦悅懌。且出三書相投。一爲吾父。一爲吾妹。一爲麗榴。得之尤悅。計自離家後。得麗榴書。此爲第一次也。惟父書言。老病綿綴。久不下榻。後此始聞得書之日。卽父喪之日矣。此時書中言。爾行後。吾心甚悔。以汝年少。入不測之地。今殆不更見汝歸。惟願上天佑爾。母仇復。我心慰也。麗榴書中。則言密偵得舟赴西班牙。故以私書奉訊。書中言詞。讀之愴然。大意謂余行後。伯兄竟以威逼娶麗榴。蒲垞嗜利。日加敦促。書中滿滿皆淚痕也。且云。吾兄恆於半途邀取。而蒲垞又力倡之。嫁。謂坐失事機。乃妄待蕩子。書末尙有數言。謂縱彼威力。要脅我。必不忘前誓。若吾父必奪吾志。則以死自誓。卽不自裁。亦將以憂煩死。不污吾節。惟吾家庭嗜利。爲生人未有君。惟赤貧故。吾亦叢謗。殊可憐也。此外尙有幾微之希望。吾弟惠而勿列與君妹馬利亞已有。

婚約。君妹待我良厚。能俾吾弟陳情。老父之前。或不至於中梗。吾約其餘情話。縣則趣吾早歸成禮也。吾妹書亦極論此事。言此時必不能挽回蒲垞之志嚮。伯兄戀麗榴之美。幾於成癩。老父復病。亦不能止阿兄之狂獷。然以大勢論之。尙有挽回之機。惟如何計畫。今且祕而勿告。讀吾書者。當知吾得此三書。其偏切之念。當如何耶。余讀麗榴之書。纏綿悱惻。又紙上芳氣襲人。幾幾忘仇。豈回計蒲垞所欲者財耳。若以數計。則吾產逾於阿兄。且數倍。即使還鄉論娶。老悖亦當心醉。吾富萬不悔。婚矧老父老病昏憊。非趁此歸覲。後且無及。顧余念雖如是。特若望未死。余萬不舍之。寧家爲天下笑。母仇不報。心滋不樂。非趣殺若望。卽歸亦寡生趣。此時深信天命。若棄置母仇。自圖燕婉。萬萬不得善果。因至律師家爲立券約。以英語繕成書。吾師遺產全數。自留二百。彼索爲行費。餘財託三人爲司之。以待吾歸。一爲本荷醫師格林司東。一爲吾妹馬利亞。一爲麗榴。券上書明。此財劃其一半購田。餘錢貸息。凡地產及子金。悉付麗榴。麗榴若不更適。則此財悉歸其人。余署券時。在船上邀船主及二英

人爲證。簽約後。余別立遺囑。謂麗榴未得吾死耗前。仍守貞不字。則劃產之半予麗榴。餘付吾妹。若麗榴半道更適。及未嫁而死。則全數悉予吾妹馬利亞。及其後嗣。兩紙均署約。封識。並清檢金寶及書卷。悉付船主。至再諄囑。面授醫師。船主許諾。揮涕勸余歸。請勿以命試仇。余弗允。更以書上父師兄妹。並麗榴蒲垞。書中各訴以居西班牙近狀。並享巨富由。然非殺仇亦斷不歸矣。於麗榴書中則云。自他人觀之。舍其富貴。美人自蹈凶險之地。殆以我爲顛。然惟爾知我不忍背恩忘義。或不之罪。且知汝初必鞅鞅。然須知吾之生平。欲行一事。必踐吾志。然後已。不爾甯死不退。故此時辭甘就苦。往尋吾母之仇。萬不與之共立地上。蓋忘仇不報。卽長日伴汝。亦斷無欣慰之時。天下先勞後逸。先苦後甘。此世界中恆理。卽汝亦勿爲吾慮。憑吾志嚮而行。或有生還之一日。縱使身殞。賊手然我爲爾部署。不嫁亦足自活。總而言之。若望在。一日。吾將穿雲入海。以從萬不赦之。又作書予吾兄。爲賤絕短。中言。兄不應欺。曩無保護之女子。且弟爲母遠行。兄尤不當見待。如是。尋余值得予兄得書後。殊弗適也。

余券約及金寶書集。聞已安抵鴉麥司船。主自摒擋已事後。奉吾物至格林司東家。時吾父已逝兩閱月。吾兄及妹與麗榴父女。聞信。咸至格林司東家。其先船主畧敘余在客情況。及發篋。衆益大駭。自歷史以來。本苟鎖人。從未有一日而得此巨金者。麗榴見而大哭。一爲樂極。而悲。一爲心契之人。不與金賞同返。蒲埕聞券中所言。無論余身生死。此財均屬其女。亦對衆抗言曰。老夫平日心賞其人。今果然矣。乃抱麗榴與之親吻。且賀其得人。時衆皆欣悅。獨吾兄愀然不歡。自料身與麗榴永無更。之望。初以爲得吾父產。必可得麗榴。矧蒲埕嗜利。仍可以利動之。俾彼爲己盡力。及得余書後。始大悔。自是亦不務正業。乃恣情揮霍。而蒲埕亦絕口不趣麗榴。嫁余兄矣。一時之論。咸謂擁重貲。必得仇而止。於狀爲愚。而蒲埕則無所可否。以得錢爲主義。亦不恤余之死。惟麗榴曰。湯麥司立誓復仇。丈夫義應如是。吾尤當守義以待之。如此世界中。湯麥司不歸者。則吾亦將與同赴於彼世界矣。凡諸所言。均非吾此時書中所應敘者。蓋從歸後。聞知先揭取而敘之於此耳。

第十一章

余錢既付之船主後。明日張颿行矣。余心幾逐帆而飛。不禁放聲大哭。始念願盡喪其金。得同歸者。於願亦足。顧母仇安在。余何得歸。即異日能歸。亦斷不附此船而渡。此時適有西班牙巨舶曰五傷者。將赴美洲。余乞估客文憑。僞爲海賈。仍用吾僞名曰帝愛古代拉。且詢得美洲應需之貨。用一百五十披索購致之。同載而行。同舟之伴。多西班牙蕩子。方其未醉。尙足與言。余此時音吐。與西班牙人一無所別。又面目極肖。人亦不疑。余尤謹慎。不臧否人物。而復能醫。不受值。因之全船之人。悉與余洽。船至加納里島。停經月。後此風利天清。竟揚帆渡。船主言聖度敏古。七日可達。已而天氣暴變。朔風捲海而立。三日三夜中。孤舶趁風。不審何適。舵工全失所嚮。舡復大漏。海水奔入。先但桅斷。至第四日。舵失。船乃磨旋。毫無所主。一浪更來。捲船主入海。全舟之人。乃瞑目待死。爭取酒飲。俾之洪醉以善死。醒者惟余及一牧師。議將同載之婦人及童子。置兩小舟中。牧師力微且溺。余力振之起。時大船舵樓仰空。船唇已

沒。余。患。全。舟。沈。時。必。作。旋。渦。小。舟。且。爲。溜。入。因。急。把。舵。力。避。少。遠。而。大。舟。果。沈。船。人。大。呼。遂。不。見。其。影。小。舟。亦。幾。爲。牽。引。而。下。迨。大。舟。沈。後。小。舟。中。人。咸。木。木。不。能。出。一。語。迨。渦。平。余。舟。移。至。溜。舟。處。家。具。浮。沈。獨。一。小。兒。攀。小。木。兀。尙。生。余。力。拯。之。餘。舟。中。百。餘。人。咸。無。迹。設。更。有。人。余。亦。不。能。更。援。時。小。舟。中。已。容。十。人。稍。增。亦。將。不。任。舟。中。皆。女。惟。余。與。牧。師。男。耳。天。氣。且。墨。衆。爭。蕩。槳。前。牧。師。且。行。船。且。爲。船。中。人。祈。禱。贖。罪。殆。遲。明。日。出。風。定。余。此。時。得。日。而。暖。然。日。中。光。乃。大。曝。既。渴。且。飢。時。風。少。平。尙。有。餘。勁。余。舉。雙。槳。脫。衣。張。槳。上。爲。帆。趁。風。自。行。而。海。闊。無。涯。涘。莫。審。所。適。又。焦。渴。欲。死。午。後。一。婦。人。手。中。所。抱。嬰。兒。傷。水。受。暈。立。斃。余。輩。拋。之。海。中。其。母。大。哭。亦。蹈。海。死。時。太。陽。如。火。珠。當。頭。而。燦。同。舟。婦。人。皆。僵。不。能。起。獨。余。與。牧。師。尙。能。行。船。時。天。垂。墨。空。氣。稍。涼。而。焦。煩。仍。如。故。夜。中。衆。咸。求。雨。雨。終。不。下。各。念。今。夕。不。得。水。者。則。明。日。定。不。更。覩。天。日。矣。明。日。船。中。又。死。一。嬰。正。欲。置。兒。海。中。遠。瞭。見。一。舟。隱。隱。可。五。英。里。而。近。余。見。之。大。樂。仰。謝。天。主。得。生。路。可。以。毋。死。於。是。大。衆。舉。槳。爭。赴。大。舟。時。風。小。船。疾。去。帆。



不用恃力。而前顧飢疲。中力亦弗迅。一句鐘後。而前舟仍遠。而莫卽。時惟余與牧師。粗能把槳。自計必不達。不達亦必死。而日光益烈。脣上下皆裂。而見血。余并力趣前。已而大舟長桅之影已落。余小船之中。舟人爭憑舷目我。既至舟次。船上下繩梯。操西班牙語。拔余上。至余何以能登此艦。則蒼然不之知。但覺僵臥於輦篷陰涼之下。船人予我以水。余連吸不止。渴止而眩。船人復予我以肉食。余雖覺餒。顧胃閉不能進。昏憫中似暈也。既醒而烈日復爍。人欲焦耳際。聞人聲似爲余生平所至。恨者遽然而覺。篷下臥者惟余一人。遙見船人大集。爭舉一物入海。爲狀似人。然色絕黑。此時余微飢。見身旁陳食物。卽舉而咽之。迨旣置黑人於海。有三人徑至吾前。余起立。見二人中有高大之人。賀余謂死中得生。語未畢。截然而止。余忽憶其人。其聲若望也。而彼亦見我。因謂其伴曰。是人誰也。其人我知之。爲湯麥司溫非。而非西班牙人。英國諜者也。前此吾在色微而城中。曾一見之。審其奸狀。將執赴有司。彼居然出刃。刳我。今是來心甚叵測。余曰。諸君勿聽其言。我非奸人也。又謂若望曰。吾之來此。專

爲爾來。若望曰。然則爾得我矣。爾爲英國人。曰。湯麥司溫非而是乎。余曰。是也。若望曰。彼同患之牧師。何以告我。汝爲帝愛古代拉耶。余曰。吾之改姓。蓋有深意。若望。汝惡知之。若望曰。我非若望。沙西代也。爾弗信。問此二君。可悉前此。吾有朋友。果曰。若望。今死矣。余曰。汝謊矣。忽突出一人。以手批吾頰。若望曰。若打鼠務。以桿勿傷君。掌爪二君。不聞其自承爲英人耶。既云英人。卽我西人之公敵。吾今可以爲證。是人果奸細也。留之。將肆毒螫。二君聽之。吾輩既離祖國。可以便宜得審斷之權。彼當面斥我爲謊。若我誅之。適挾私見。請諸君爲我處置。此虜。余方更辯。而批我者。出劍指余曰。更言。卽齒。此劍。余遂不言。劍者又曰。以余之見。宜雉經。此虜於桅上。若望聞言大悅。因喻。屠作響。若無事。然者。以目視高桅。後復以目視吾頸上。其第三人曰。吾尙有良法。若今日竟死其人。則我爲擅殺。且是人可鬻之得錢。死之無謂。其人尙健碩。用其力。尙足充奴隸數年。吾意欲舉其人。並吾船貨。并鬻之。不然。則吾一人自買之。君輩估其值。若何者。其人語既。若望失色。亦無敢更言。惟託呵氣。以自遣。徐曰。君欲得。

之何復言錢。惟須留意。乘君不備。刀洞君胸矣。其人笑曰。吾一生未履礦穴。彼終身亦不能出礦。何懼爲。呼余曰。英國奴爾居在吾艙下也。麾舵工曰。爾將死。黑人之械關此。英奴先檢吾身。尙餘金披索數枚。竟取以去。遂以巨鐵絙械吾股。牽入艙底。余此時方知西班牙人所言一艙之貨爲何物矣。艙底之人悉從古巴虜掠黑人。載赴美洲售賣。余今日亦爲黑奴之一矣。囚中苦况。雖百語莫復詳盡。艙高不滿七尺。水滿其下。黑奴之頸鎖繫諸艙柱鐵環之上。以人擠人。狀若肉薄。其前半禮拜。艙中所載約二百人。今茲死二十以外矣。死者之數固不爲多。彼西班牙掠人爲市。凡得二百囚。死僅一百者。爲利尙不貲。余一入門。奇臭觸鼻。余自飢餒。來更觸此狀。並聞黑人呼慟之聲。心肺欲裂。余初入時。洞黑不見人。借船人引我者。手上燈光。始畧分晰其狀。既入。與黑人同鎖。二足沒入水中。余立暈。大率近一二日矣。既見受余之主立余旁。此外尙有女尸一。命舵工去其械。余復借燈光矚之。見尸面良爲余生平所未見之奇狀。既而聞船人言。病名曰黑霍亂。自此婦人之死。陸續斃者。有二十餘。

輩均中此毒。其餘垂死者尙多。時西班牙人亦畧動其色。然不知治法。但去其上。艙之板。稍通空氣。欲俾病者勿死。此時非如是者。余亦死矣。然彼人盡死。余獨不死者。以當頭之板。適開。空氣大入。瘟氣稍洩。余起立。吸受天風。頗疏爽。西班牙人。每人授之以水及餅餌。自去。余飲水盡。而餅則霉溼不可食。至於船中慘酷情事。余亦不能細書矣。然板去。日光射入。爲狀更窘。余見日影。弗動。知船已停。余以足躡艙壁。凸處伸頸。望艙上。見船人來去。咸覩其履。最後一人衣牧師衣。余思得聞。俾牧師見我。已而牧師果至。見我。因僞爲臥地。少息者。余乃得與牧師言。牧師語余。舡停。船人盡病。死者凡三人。此蓋天之誅鋤惡人也。余曰。謹固也。而不惡者。何以亦如是。囚拘。因問沙西代。今何如。牧師曰。彼曉來亦病。余聞言大悅。少須。牧師以清水合櫛。欖。飲我。吸之。如飲仙露。彼復授我以肉及生果。從坎中下投。余關械。仰承而食。牧師既去。遂不復來。逾一晝夜。西班牙人又至。檢人數。死者凡四十人。盡投之海。而傳染者益多。其人既去。余更盼牧師。踪跡渺然。

第十二章

余引頸至一旬鐘之久。待牧師。久弗至。足乃麻木。剛欲下。見有女人徑過吾艙上。余微呼曰。西奴拉。女人稱也仰上帝之面。俯聽吾言。吾代拉也。今爲船人閉置。是間爲奴矣。女人亦臥於艙上。下顧余寶。余告以艙底疫甚。且死。女人曰。卽艙上亦然。死者已六人。垂死未絕者。尙數人。以吾計。不如碎舟時死佳也。乃得救之後。仍死於疫。吾母已亡。吾弟已病。余曰。牧師如何。女人曰。牧師今晨羽化。茲方拋尸入海。臨死時。託我言。君子在此。屬我來。關會君子。以水餌相濟。吾以爲牧師。臨命作狂。嚙也。孰意果然。然君在坎中。吾將何術起君子。於囚。余曰。請先以餌予我。彼沙西代如何。此賊死未。女曰。船中病人多不救。惟此人微有起色。今吾將往視。吾弟惟必以餌予。君少須攜餌。及少酒。藏諸裙幅之下。授我。余食既。至感激。後此二日。必以餌至。越數日。此婦來言。其弟死矣。船中餘水手十五人。及一船主。無病。卽吾亦昏昏如中暈。且船中淡水且盡。黑奴之糧亦垂竭。此婦別後。久不至。余決其人亦死矣。明日。竟無一人以餌賜。

黑奴者。奴死亦垂盡。剩者數人。咸慙慙如醉人。余之得不死者。或平日素強健。一則日來稍得美食。中氣旺。故無恙。然雖生。亦日祈天主乞早盡。勿鬱鬱此黑獄之中。日中炎。日下灼。夜中則呻吟之聲。紛紛交於耳際。然余睡時。却夢與麗榴同行水際。樂甚。迨曉。爲巨聲所驚而醒。見船人攜燈入。以斧啟病人之鑿。迨鑿脫。卽有巨絙。下垂縛其人。上少須。聞水聲。隆動人已下矣。余此際不言。已喑。瞑以待死。嗣聞人言。船上淡水已盡。故盡拋黑奴。無論生死。均置海中。以淨餘垢。余見去者已盡。第三人卽及我。其二人則一生一死。余自念我其更入海中。耶自念將告以無病耶。抑聽其入海耶。然求生之念。人所同。具而我則甘死如飴。以百苦叢諸一身。念念爲之。灰冷。嗣見羣奴盡死。則余必無生法。彼蓋去病。奴冀以存活。其儔侶果爾者。余焉得生。顧余心甘死。而吾軀幹上之肉。實顛不已。亦殊不欲死。余於是默誦祈禱之詞。喃喃不已。迨余左方之人已去。彼二人來。啟余鑿矣。二人赤其膊。汗淋被體。防立。暈恆以酒自勵。其氣啓余。鑿之人自語曰。是人似不病。其一人曰。勿論生死。盡付波臣。余一視。卽昨

日欲買我者之人。且云自彼來時。吾全船死人如麻。今當置之海中。令果鯨魚之腹。同伴曰。然。授酒於我。飲此死或無苦。於是引我以繩上。余俯首見買我之人。臉上作灰墨色。余知其不永矣。余笑謂之曰。相見不遠。幸自珍重。汝何必置我於海。汝命亦在旦夕。何爲碌碌如是。汝曷不歸息。吾立見汝仆矣。六點鐘後。汝亦必死。此人聞言。愕然不能發吻。忽大罵詈。以鐵椎仰而擊我。椎果著。予亦無庸下海矣。惟彼椎至。予繩已收出坎矣。處吾旁者。有兩黑人伺我。將推我入海。稍遠。有人據榻坐。黃瘦如新起病。是夜熱甚。彼以冠自扇。卽若望也。彼自月光中見我。咤曰。汝尙生耶。可云健碩。吾以汝爲死矣。今尙何言。已定計送汝入海。吾寔告汝。汝今日入海。吾高枕眠矣。且汝遠來爲報仇計。吾殊失主人之禮。慢客已多。今垂別。不能無所戀。爾若至九泉之下。見爾母者。當告以吾之殺彼之故。心殊慘然。至今憂容尙在也。當爾日相遇。原無必死之心。以彼覬覬在勢。不能不爾。若吾不彼殺。則亦無反國之期。汝母復仇。其心甚摯。卽汝亦然。然究何濟。語已。仍自扇其冠。取涼意氣。泰然。余此時垂死。血

乃潮沸念此賊。乃如是得意。吾謀復空。尙欲實我於海。亦大怒。以惡言詆之。曰。汝今日可云倖免。若爾果男子者。當更與我比。劍汝新愈。無力。我亦囚拘久之。彼此不云不公。若望笑曰。何爲不公。特此時用劍。無爲也。寔告汝。吾自見汝後。殊悵悵。計爾將來必致死於我。故離家至此。即爲汝也。孰知吾意所決。竟不吾遂。汝乃不能殺我。試以今日大局論。老夫尙生。汝如何者。因指左右二黑人。謂余曰。彼蓋伺汝語。旣請君入海。汝尙有何言。吾願爲汝郵。致趣言。吾不久俟矣。余曰。吾却無言相託。惟尙有人傳言示爾。爾以爲死。我者得全地矣。實則尙有伺汝之人。汝虛心疑觸禍者。後必得驗。我固死而吾復仇之心。終不死。尙須訴之天帝。殛汝一如吾之剗汝。以刃者。汝欲求延數日之生者可也。如求免禍。又安可得。自有一日死狀。如我之今日。若望笑曰。噫。聞爾言如教會中人。汝幾時受洗者。汝不云有言授我耶。爲時非早。何不趣言。以我飄泊半生。安有寓書之人。汝豈非妄。余曰。所云郵傳。卽汝始亂而終置之伊撒貝拉也。若望聞言。力趨余前。曰。其人如何。余曰。彼爲教會中人。並其乳下之兒。生瘞之。



石壁之內矣。若望曰：此人瘞耶？汝何由知之？余曰：吾矚之，彼寄聲於爾，自叙其母子瀕危之狀，死時猶不述爾名，且赦爾重罪，吾但願吾母及貝拉之鬼常常逐爾而行也。若望聞言，以手掩目，悵然歸座，因揮黑奴趣拋余海中，且曰：爾輩何濡忍耶？二人徑前取余，余念獨死非甘，因直取若望與之同下。此時已置若望於舷外，乃此二奴竟從余手中奪去若望，且以刀相嚮，余急遂攀舷直下。

余下時，自分必死，聽其浮沒，又念或尙可生，此時宗旨立變，晃水而前，隱隱繞舷下行，防少遠爲彼所見，一槍立斃余矣。余在水中，尙聞若望在上，怒詈不已，且曰：彼行矣，吾心釋矣，吾不省何以一覲其面，往往毛戴也。余且晃且思，必無生法，倘遇鯨魚，立果其腹，雖生胡久，此時意念雖灰，仍晃水不已，念居艙中死人之氣，無晝夜觸人，一入海水，清涼爽肌，氣力爲之增長，余時已離船一百餘碼，尙隱隱聞拋人下水聲也。余仰首四矚，都無所見，似遠處有黑點迎面而來，余力趨前嚮，意爲鯨魚張吻者，即近亦未必得生，殆近見一巨筒爲船人所拋者，筒矗立水中，余欲攀而入之，視

其中多霉腐之餅。意已陳壞。船人防疫。因而棄之。余始覺筒中有物。故能矗立。念能入此筒中。或不爲鯨魚所得。顧百計不能入。方徘徊間。果見一鯨魚出其脊。去我不及二十碼。張吻抵余。余大震不覺。從水中伸臂攀筒。一躍而入。膝蓋已傷。顧入時水漫其上。筒口不沒。水僅一英寸。此時鯨魚去。筒不及四碼。魚脣直觸水。復犇入。余以二手掬水外潑。屢潑而筒口出水。已逾二寸。鯨魚似怒。翻身以口仰嚮。以齒嚙吾筒。筒動如旋牀。水復大入。余再掬。再潑。念此魚更至。必無倖。然此魚以齒觸鐵。鏗知不可食。旋去。然仍濡滯。久之。迨筒水落後。手掬餘水。輒漏出。余乃脫革履。受水傾出。筒外。此時筒出水約數尺。余乃留水弗去。防筒翻也。因少蘇息。復念久居此間。安用。但餒與渴。去死亦近。悲極而哭。自念貪生之故。轉永其苦趣。今惟有求天賜。予生路耳。極力仰禱。少頃。忽心和氣平。若有希望之情。透吾腦際者。自念三日之中。連遇大險。咸得援不死。此甯死耶。第一次舟破。更一次見囚不死。更一次則近鯨魚而不見噬。似此大難。咸得脫免。則天意似又嚮余矣。斷不至三次弗死。而此遭獨不能免。故在

垂死之中。轉滋和悅。雖屬妄冀。而却增膽力。余此時在萬頃汪洋中。昂首四盼。晚景海平如池。一絲風片無有也。月色將沒。明星燦爛。當頭如是明星。計生在英倫。殊未之見。迨星光既淡。東方漸明。太陽第一條光線。直射余眼。然五十碼之外。爲霧所迷。悉不之見。至一旬鐘後。日高霧散。余已離大船絕遠。但見天末徑寸桅峯而已。而予筒且蕩且遠。並此寸影亦不之見。然霧散後。尙有一處屯而不解。余亦不知其所以。少須炎日焦烈。余復燥渴。計自拋海日。予我杯酒。自是凡一日夜。水泉都不着口。余不能備述其苦。即述亦無知此者。已而眼昏頭暈。幸未入海。後此若暈若睡。茫然不省。繼聞鳥聲及水流淙淙。然余一張目。大悅。當時見凝霧不散。處視之一片平原也。當余睡時。海潮適長。遂送余是間。地臨大河有壩。當河口。鳥聲者海鷗鳴也。乘潮取魚。因而噪爭。忽見一鷗得魚之巨。可三磅。思欲掣之。以行弗動。乃啄其睛。死之。圖果其腹。余筒亦流。當魚處。取而生嚼之。饑極得魚精神。少振。尙有餘腥。即置之夾袋。間自念筒雖近岸。何由入壩。自念長居筒中。亦萬無升岸之日。因將筒倒。翻身入。

水抱筒向內而駛。一俟潮頭仰湧。卽帶筒入壩。已而大潮果至。爲力至巨。掀余過壩。河中有漂木。一余卽拾以代槳。直向裏河。旣至河邊。兩岸密密均蘆葦。尙有雜樹。果實纍纍。不省何名。余登岸。幸不逢不若望日影。已近十句鐘。回視潮水已退。若少濡者。永無登岸之日矣。久之水瀉出嚮外。余力鼓漂木代柁。不期至岸旁。量水僅四尺。乃捨筒揭水而行。旣登少息。仰視蒼昊。極感天佑。四肢橫陳草間。心志舒暢已極。惟渴極。須起而求水。惛惛中沿河行。忽見小湫清淳如鏡。余試之。淡也。掬而飲之。水味之佳。惟親歷者始知。吾亦不能狀其美矣。飲旣。卽水滌去衣上蘼濕。更出餘魚瞰之。旣飽。遂擇蘆陰之下小睡。旣醒。已暮。覺身中奇癢。不可耐。且痛起而四顧。不知其端已而空氣中小蟲橫飛。噓噓而鳴。爭嘬余體。卽以口毒布入血孔。故大癢且痛。余聞西班牙人名此蟲曰墨司氣討。卽中國蚊也且不特此。尙有微生之物。小如針鋒。一近毛孔。舉全體悉入。入後。僨起作小瘡。西班牙人名之曰加拉巴打。余以爲此蟲卵也。其餘庶蟲種種。凡近吾身。無不見痕。余未及天明。已哮怒如風。人不知所措。思入水避。

之俄頃見一鱷魚挖泥而出。余一跳而起。爲一生所未覩。既醜且凶。余一騰擲。直至岸上。自念水陸皆爲噬我之人。何以圖全人生。至此窘極矣。

### 第十三章

已而天明。余亦憊極。週身均腫。首大如瓜。均中小蟲之毒。且週身奇癢。莫能爬搔。且跳且行。仍不止其癢。而四面皆蘆花。其下則暗水瀧瀧。地似荒島。余只能沿河而上。行時蘆動。水中鱷魚蛇虺咸驚起。余自念此地何以得生。計惟有行至窮處。飢而仆地死耳。一旬鐘後。至一處蘆花漸稀。余曲踴行。且以手撲其身。止癢。至行疲力盡。覺死期已近。忽見有人臉作棧色。衣白衣。在河中取魚。其人身旁有獨木之舟。羣聚岸上而食。見余大駭。爭犇船中。取石械奔余。余舉手與揖。彼見余不挾器械。亦不相窘。乃輟轡向余語。余搖首告以弗省。以手指海。復自指。余身野人似。達余指。知余爲被難之人。因就舟中取藥膏作棧色。味極香烈。以手勢示余。禡去裏衣。既脫。衆爭集。視大以爲異。藥擦後。癢立止。而蟲亦弗集。衆復啖我以炙魚米餅。尙有湯液。上浮棧色。

沫。後此詢之。知爲諸古拉也。方今粵人恆飲之既飽。衆皆集語。久之。命余登舟。授我以席。令臥。舟頗寬敞。余一人外。登者三人。三人中有一人貌極端重。余察其人。似彼中酋長也。與我對坐。餘二人分據舟之首尾。一槳一舵。打水而行。餘舟三。啣尾而進。未及一英里。余已酣寢。既醒。精神頓增。日亦垂落。此酋長坐余旁。時以樹枝爲余驅蚊蚋。自念必無見害之心。心略舒徐。然自念到此地。何地。人何人也。顧亦莫能計慮。一委之天。此時舟入小港。兩岸地極平坦。大樹參天。較諸英倫橡樹尤高。大無倫。有一兩樹。蔥蘢橫斜。爲狀甚媚。而樹幹多蒼藤。蔓生。蒙絡搖綴。繁花寄生。密附樹身。狀如女紅刺繡。所成翠鳥和鳴。紅綠如鸚鵡。上下不止。獼猴攀樹下。矚遊人。啾啾大鳴。西日將匿。余舟已近步。大衆邀余登。而暮色蒼莽。漸不辨人。孔道夷平。可步。少須。至一大門。狗聲四徹。來往之人。如織。余識已進城堡矣。既入。廣衢修整。夾路均人居。旋至一門。此酋長少立。攜余手進。房屋極低。以瓦器爲燈。有女人進前。與此酋長親吻。其餘女僕。側身以右手近地。似是問見尊長禮也。家人見余入。咸愕視。圍集酋長之前。語良

久余均莫辨已而陳飯於地多肉食甚美不審何肉供奔走者多女人侍女中有一人頗聰慧顏色雖棕而五官尙端整爲狀亦頗碩舉止頗溫媚余所以敘此侍兒者以彼兩次見拯一從祭師刀下一從西班牙軍帥之手此女郎即後來可太時愛暱之馬林娜也然非其人墨西哥亦不至夷滅余一進門已異馬林娜之狀今但呼之曰馬林娜者以土人字極絮巨故節而呼之爲馬林娜如西班牙稱也馬林娜見我意似憐凡我意嚮所動彼皆如意承我先出盂水滌吾創後更授衣於我且用羽帔加吾身夜飯旣罷引入夾室張席於地令眠余心此時萬念皆足雖拋家瀕險幸得此賢主人亦足自聊其生以狀卜之其地尙非蠻荒亦微有文化者惟有一事雖以禮相屬究之視若囚俘恆見一人擁戈坐守也屋中無窗削木爲樞眼予時時外望臨一大場圃有石臺高可十丈其上火光熒熒不息且有石室余自思此高臺所祀何鬼思已立睡天明揣量已得八九吾今且別敘他事矣此城本名土拔司古即安滑克南省一都會去墨西哥都城可二三百英里余所經之河流曰土拔司古河可

太時之兵。卽於此登者。余居停主人。卽以馬林娜進。可太時爲姬侍。余之至此。爲土人見。白種人之第二次。第一次來者。爲安貴拉。尙有餘衆數人。均登此高臺。供大俎矣。此亦西班牙之名。久於六年前悉之矣。以爲蠶食其國者。必屬西人。前此有可度代者。在海濱與土人戰一次。卽今年又有格立葛伐者。至土拔司古河。土人亦以余爲西班牙人也。爲彼國之大仇。用以祀神。神必臨享。保佑其國。

余此時精神如故。易彼新衣。至廣廳之上。就食未已。而主人進。有二人隨入。貌甚獷厲。望而生畏。衣黑。衣被踵。以紅綫界。爲土人之書。長髮膠爲一片。被於背後。家衆於此二人來時。皆鞠躬爲禮。二人張兇目。視余。余不禁毛戴。中有一人。禡吾衣。以手按吾胸際。察吾肺葉動翕。口中數之。旁人聞之。則點首稱是。余久乃知是爲祭師。言吾軀幹甚碩。余究莫審其所以然。四盼室中人。察其顏色。見馬林娜眼中似憐我。垂死者。余知大命旣近。將受慘戮。已而祭師力挽余髮。出門大衆咸隨。惟主人與馬林娜弗行。祭師禽余至通衢上。夾道均高屋。萬人咸戾。無論男女老幼。均以目注余。已而



引余登高臺。未登時。至臺下小窟中。中有祭師數人。盡去。余衣僅留一小幅布蔽私處。戴余頂以花冠。窟中有兩土人。余視其色。知其人必與余同死者。少須。臺上神鼓大鳴。祭師乃擁余登高臺。余實列二土人之前。祭師且行且歌。階級盤旋而上。既登臺面。極平。橫縱寬可四十步。臺上四矚全城風物。皆見。然余心已忘。志不可止。臺之左方。木製兩浮圖。高可五丈。中供灰盾而主戰之神也。一供貴盾而空氣中游神也。從塔窗中出神面。兇獠怖人欲死。二神前有石几。置金盤二。中寘淋瀝帶血之人心。二顆。似昨日剝取者。浮圖之前。燔柴長不令滅。燔柴之前。有黑石橫度。狀如巨質。名曰高俎。尙有圓式一石。槃寬可十尺。中綴銅鑲。一此時物。狀均事後追憶者。當登臺時。余已昏憊。不省人矣。祭師攬余至石槃上。用牛革鞋束余腰際。復用小繩繫諸鑲上。繩端則縛余革鞋之上。尺寸長短。恰不能出此槃外。授我以石製之槩。二土人亦然。余知此槩之授。余以力抵此。二土人勿令登槃。余心尙希冀得勝。此二土人者。或道吾死耳。自念欲救已命。而亦弗計。殺人。俄見大祭師宣令。令此二人攻余。然此二

二人怯不竟前。祭師執皮鞭鞭之。土人負痛。遂趨余。第一人甫上。余一槩直貫其臍。其人逃。後人亦却。累鞭之。亦弗登。祭師怒。羣歌祀神之章。樂乃大奏。經余所敗之人。執而置諸高俎之上。以面嚮天。五祭師。駢立二人。持足。二人執臂。一人堅按其首。前此按吾心。數肺氣吐翕之。祭師大祭師也。易絳衣。其長曳地。口中誦經。手執石製小刀。直抵臥者胸前。胸立裂。遂取心。以祭太陽之神。臺下之人。咸俯首至地。狀似朝拜。待取心置槃上。萬衆始伸其齋。齋五祭師舉尸。擲諸臺下。其下有人取而瘞之。他處一尸。既落。復取。後來者如法殺之。已及我矣。衆方取我。吾神已脫。軀殼試張。目已橫。陳高俎上矣。數人同按。覺余胸膚革。漫張如鼓。大祭師兇眼奮鬚。舉石刀。且下。余於此。暑刻中如度數年之久。忽見祭師舉刀。果下。余急閉其眼。此等情狀。余雖易數十寒暑。寸心猶不漫滅。方余閉眼。自分萬無生法。忽聞有人與祭師言。止其刀。語時。祭師似怒。然其人力攀其臍。不令下。已而祭師下。赴貴盾而塔前。余尙縛置高俎之上。待死心尤焦裂。不可狀。而日脚當空。射眼欲陷。臺下萬人作聲。如大風振林木狀。此

時追念家人父命不可忘。母仇未及報。與麗榴訂囑之言。及若望比劍伊撒貝拉慘死事。一潮湧自念。教會中人胡皆窮兇極惡。至是已聞足音。又至。余復閉其眼。久之。刀乃弗下手。足皆鬆動。縱余起立。引余至臺旁。祭師與臺下人演說數語。臺下人復闕然作鉅聲。不知何語。祭師張血手抱余親吻。爲禮。余此時見吾居停主人立余旁。與余微笑。道意方祭師見捉時。此老微笑。今余脫陋。復爾深不解。所謂土人滌余體竟。領余至貴盾而搶前。令余與獮狀之神對面立。祭師口中喃喃誦咒語。遂引余循旋螺之階級而下。居停主人以手引余。自人叢中出。此時百姓亦頗禮余。無前此倣狠態矣。余一至居停家。馬林娜見余。啾啾作數語。余莫之審。遂入余舊時所臥處。旣至。伸足臥。自念身入鬼關。萬更無生之理矣。後偵知余所以不死之故。乃馬林娜見而愛余。矚余且死。心戚戚不得甯。然此女巧而多智。竟以術出余。聞其告居停曰。外間謠傳安滑克大皇帝防西班牙人之蠶食其國。故時時欲見西班牙人作何狀貌。今此人必西班牙人無疑矣。若吾鄉不將是人貢之皇帝。帝怒不迴。則吾鄉人且

盡居停主人聞言深躓其說。惟惡其不復早言。已落祭師之手。無從更出其人。馬林娜又變其智術。愚居停曰。無傷也。彼祭師殺是人。本以祭貴盾而神道。而貴盾而白人。也。安知其人不為神苗。裔神道之意。安忍自殺其子孫。今殺是人。則主人既見怒於皇帝。祭師亦得罪於鬼神。居停聞言疾步登臺。祭師剛欲下刃而已。為居停所掣。方祭師初聞言大怒。繼聞將告之。皇帝始恐。余因得生也。祭師之告臺下人也。實言余為神道之子孫。於是國衆大款余為神胄。

黑髮有一日以舟去國至太而拜關為蛇所製臨別時告其國人言更來者必以吾屬子孫醫至此一語國人懼轉而在後此西班牙之滅墨西哥墨西哥成以白種之來悉皆神胄或云神為腦司門人應司門者即瑞典丹麥腦司

第十四章

自是之後。土拔司古城人待余絕有禮。咸呼余曰透而。即西班牙之譯音也。部人足我以衣食。匪特無苦。而且自由。可以出游。四矚山水煙景。惟必以二人隨侍。余苟他逸者。此二人性命煨燼矣。後余漸審。余得生之第二日。部人已以急遽告皇帝孟德。

淑馬言得白種人在此。稟皇帝取進止。然京邸路絕。舉確難行。經數月。使者始歸。余亦漸習土人語。恆與馬林娜道溫寒。馬林娜非土著。蓋剖那拉人也。在墨西哥東南界上。及其母弟之安滑克人爲女廝。故淪落於此。余既學其語言。且詢其古來之歷史。與其風化。及象形之文字。於是土人咸集。乞治於余。以余精醫術。一投卽愈。又與土人接。聰明能解其俗。人人果信余爲神明之胄矣。第余既與其部人習。然猶不辨其種族發祥所在。其間有畧與吾歐同者。美術之精。則有非人所料者。法律簡明。易於遵守。而人人復難死。耐創。多勁氣。惟宗教一節。則爲其國家之蠹。實足內蛀其根。且教中典禮。本有同於歐洲者。而行爲所及。與經典大相乖戾。殺人祭天。較之西班牙用生墮瘞人。及加人以炮烙。則又無復分別。余居城閱月。土音已漸熟。能與馬林娜作問答。且與之甚款曲。然正大光明。作女友往還外。不更涉其樊矣。凡余所能精察。是間風俗。均馬林娜詔我者。余時時亦以歐羅巴風土。畧告此女友。及余宗教中名理。女聞言大悟。後此能侍可太時將軍。知西人禮節者。均得諸余也。於是又逗遛

者四月。居停禮意亦殷渥。甚欲以其妹妻余。余謝之。居停大駭。以爲女美容。胡爲見卻。究之。居停禮余。靡所不至。非余思鄉懷仇。及惡其宗教之殘忍。則亦可。老是鄉耳。四閱月後。使者返自都下。皇帝以爲此事最鉅。必欲宣余廷見。命其猶子瓜迭馬克親王。隨使者來。並宿衛大將數人。余與親王相見之狀。至今尙耿耿腦際也。又爲余戰場中第一死友。方王到時。余方行獵於外。余獵械恆以弓矢。發無不中。土著極贊美吾藝之精。然余在本荷鎮中較藝時。已兩得第一之獎賞。土人殊未知耳。迨王駕至。居停許。居停卽以人覓余。余方負大鹿歸。至門外。見門中健碩大將。均盛服列庭。除中中有一少年。服飾尤豔。風貌旣偉。體復勇健。二目閃閃如鷹眼。屹立階前。狀至威武。着黃金蛇鱗之甲。披以鷓毛細織之帔。瑩煌五彩。射眼生纈。冠黃金之胄。胄飾則象一巨鷹。抓蛇卓立。亦以黃金寶石爲之。臂上及膝圍以金環。中箝寶石。手中握紅銅之槊。侍立者亦盛服如貴胄。彷彿似王。惟侍者所着甲。則木棉所爲。不以金也。冠鳥羽之冠。無鷹蛇之制。此殆其國中兵服所定之等威也。王卽瓜迭馬克爲帝之

猶子。卽安滑克末造之皇。余後來良友也。余一見王。用右手着地。後復以手加額。與王爲禮。王先視余。大笑言曰。透而以外貌言。爾健旺如我。而年又相埒。如何以廝臺之禮見我。乃出手示余。令挽余承王手。患吶吶。卽託馬林娜爲余通辭。時馬林娜斜目注王。似艷王美也。余復乞馬林娜復王曰。臣在本國亦富贍。有門業。惟淪落至此。始居奴廝中。又新自祭師。刃下得假餘息。故不敢與王抗禮。王努目似怒曰。吾知之。爾之不死。全城之福也。爾苟剖心者。吾皇知之。城人盡矣。遂以目視居。居停戰慄。不可以狀。余始知皇帝之威至尊無上也。王又問余曰。爾非西班牙人耶。余曰。非也。在白種中。別爲一部。特母氏爲西班牙人耳。此語旣出口。王大愕曰。噫。西班牙外。尙有白種人耶。余遂略舉歐洲大畧告王。並自陳至此之故。王笑曰。吾深不解汝所云。汝旣非西班牙人。何爲母氏。又得自彼族。而爾又乘此船而沈沒。何故耶。此事當請大皇帝躬自詳度。吾亦不再窮詰。惟吾聞爾善射。可立此試。爾所長。且此弓是問所製耶。抑爾自國中擊取以來。胡較常用之弓。巨也。余遂奉弓上。王自言此弓。

力比恆人可遠及六十步已而談戰及獵事久之均馬林娜傳譯以語王。天未及晚。余二人交誼已極固。王居城垂一禮拜。余及馬林娜與王長日談。然馬林娜見王極豔羨。一醉王少年英武。一則思從奴厮中自拔於青雲。乃百端媚王。王毅然弗爲動。馬林娜情逼。乃以實語王曰。王明日行。婢子欲干王以事。不審王能容納婢子之言否。王曰。言之。馬林娜曰。不審王能從婢子主家贖歸。或下教主人。以婢子屬王。使婢子得長侍王之左右。王大笑曰。爾言良儻。須知吾已尙主。又有貴人衆多在勢。何能容汝。余見馬林娜色大頰而眼中恨恨露兇光。忽語王曰。婢子乞侍王爲宮婢。非敢求廁羣輩之內也。王曰。言中固不如。此而意中甯辨其無。馬林娜曰。婢子即有是意。今亦灰冷盡矣。婢子唯不甘居奴隸之列。思及一面京華。見臺殿之崔巍。皇帝之尊貴。可以擴眼福。並可希冀拔身儕於齊民之列。今王旣弗許。或婢子異日亦能自置於是。未可知也。爾時婢子必不忘懷於今日之事。王復笑。旣而似怒。謂馬林娜曰。婢子太驕倨。以國律言之。汝矢口數言在律。已無赦。余則不然。固知女子之心。苟峻。



佛其欲則口不擇言。容亦有之。復面余曰。透而設身處地。想爾必赦此女子矣。此時馬林娜已行胸際。蓄縮似爲盛怒。填咽者。至余前時。余聞其細語。曰。爾赦我。我心未敢赦爾也。後此余常念馬林娜之言。是預言耶。抑狂噬耶。何以皆應其語。前此余固謂此女爲負氣之談。然常人之論。恆謂大變之成。其先必有朕兆。實則烏有是者。若馬林娜之念仇。則深入腠理。後此國破家亡。猶復不忘此恨。相見時。猶侃侃述王當時峻却之語。王以英雄氣概。報此女言。至今猶能憶也。

余未到墨西哥前。尙有一節宜錄者。余臨行時。祭師當大殺人享神。以祈親王行道有福。而是日又爲城中佳節。故不得不殺人以酬節序。余亦同行。百物俱備。余隨王登壇。百姓環立臺下。大祭師麾人縛人高俎之上。親王忽進。令小祭師捉大祭師。小祭師戰慄不前。雖蒙王命。然往捉祭師。殊開罪於神道。親王微笑。出一小環於懷中。中箝一深藍寶石。上鐫數語。別有一小卷。云是國師之諭。環者皇帝寶也。羣祭師見二物。知違命且立死。乃羣取大祭師。王曰。縛祭師於高俎祀神。此大祭師素以殺人。

爲樂。今及其身。乃大不樂。顛而且哭。曰。王念臣。臣虔。祠神且忠。事皇帝。何爲見殺。王曰。爾未得王命。乃擅殺。透而且種種。不法。事國師已降。諭在此。指明爾罪。羣輩趣出其心。此時小祭師如法取其心。擲尸臺下。余此時心中泰然不爲動。迨殺祭師。旣王謂余曰。爾仇復矣。余始知專制之力至偉也。區區小環。乃殺一舉。城宗禮之人。人無敢微喟。則帝威甯有極耶。余臨行。與居停別。又握別馬林娜。此居停已矣。而馬林娜者。余於後。此尙把晤也。

行經一閱月。山路崎側無平坦。有時入密樹中。有時待渡於河次。道中所見者。怪特百狀。不可描寫。凡所過城堡。供張甚盛。余亦弗書。惟有一事宜紀者。得此余乃與王交誼益篤。密無間。一日余以河漲莫渡。與王行獵。消遣獲三鹿。復見一巨鹿。立於危崖之上。余引五人。伏行至崖下。將隱取之。然此鹿距樹林頗遠。余將出樹。縱矢。鹿必遁。然相去可一百碼。度弓力所必不及。王乃曰。透而衆言爾善射。今日若令吾所部射此鹿。爲的已距二倍之遠。必不及。今爾能及之否。余曰。試爲之。至能命中與否。則

臣不敢豫料也。乃伏行至樹幹之後。引滿一箭。適中鹿臆。衆乃作小聲。稱余藝。似王在不敢叫囂也。余方欲取鹿。忽有一布馬突出。此布馬本伏林間。偵鹿欲得之者。王甫前而布馬徑撲王顛以爪爬搔。王金甲且以口嚙王背。顧甲堅不能入。王非恃此甲者。死布馬之牙矣。侍者見布馬撲王爭逃。獨余弗行。余腰間本懸一木棒。四圍嵌以利石。遂出棒力擊布馬之腦。血出如箭。乃舍王撲余。布馬方騰起。下撲余。舉棒鋒直搯其口。棒斷布馬之鼻。及上腭。咸裂。仍健前抵余於地。以爪搯余胸。棉甲爲破。胸際已鱗傷。今日癍痕尙在也。究之獸雖猛勇而被傷實重。一石齒已仰入其腦。力亦旋微。二爪堅握。自搖其首。立斃。余旁余傷亦劇。臥地如僵尸。已而逃人盡返。去布馬王亦少甦。起立。謂余曰。透而爾真勇士哉。吾生一日。必一日與爾爲友。爾出余於險。爾他日遇險。吾亦必以此報汝矣。餘人王置之弗顧。亦未嘗詈斥余。此時復暈不省。

## 第十五章

余傷重不能起。逾一禮拜後。尙臥人舁吾行。時去京邸可三日。至地近京城。道平如

祇爲英國所無者。余乃試下習步。於心樂甚。蓋不願憑人背上行也。既至。天已微涼。行道。疏爽。道旁多荒地。生刺楸。如鬼魅。離立。此國度中含溫涼。與熱三節。候至。復不齊。同一時。令在溫地。中則花木繁郁。一入溫冷。則凋零如深秋。余此時行近都城。隨路均得傳舍。然多在山上。余一日住一傳舍。地極嚴冷。余從熱度中。冷暖驟易。睡乃弗成。遲明。卽上道。王意亦欲以此夕入都。移時至山峯上。景物絕佳。余因流連不去。下視平原。繡壤無際。川渠縱橫如織。以天未辨色。下界濛濛。不可得狀。前峙二峰。積雪猶戴隱隱。出雲表。曉光甫動。積雪受初日絳縞。凌雜作異色。或有赤如鮮血者。此二峯。一曰普波言。突出煙者也。一曰乙克司塔克。似臥美人也。余面此二峯。適當天曉。爲狀殊。一生所未覩者。普波山中有青煙一縷。爲陽光所射。烈如火柱。至斜。山下趣光景。尙沈黑。已而稍作灰色。又稍作微頰。已而乃通紅耀眼矣。百種山容。變幻非親。歷者雖閉目。窮擬其狀。亦莫肖。余觀普波既更觀乙克司塔克。土人稱此峰爲普波之妻。山石縞色。作美人春睡狀。初矚之。隱隱作灰色。及既受日光。則純乎一美。

人狀也。若黃昏時光景。又變暮雲四合。似以羅幔罩此。麗人漸漸而隱。余此時從陽光中下。矚已見樹林。時山沼盡現。而谷中則大霧成海。如作瀟泊聲。小山高樹之頂。出霧昂頭。類海中小島。及余由山麓下。霧亦漸收。見平原中諸湖。如太時克苦湖。卻而苦湖。淑功卡苦湖。受日光。明如鏡。沿湖皆小城。其中巋然見大城。卽墨西哥京也。浮於諸湖之上。四圍皆蒼綠。均田畝。尙有樹林陰陰。作數千百積。余行經月。均閱歷此中風物。余貫阿馬孤及阿逐。晉古二城入京。沿卻而苦湖岸上諸村庄。歷長隄。遂經貴塔滑克。轉乙塔拍拉邦。至此。王邀余次其叔貴塔滑邸中。然皇帝已聞余至。以宦者趣余。夤夜入都。且以輿來。余輦乃登輿。出此繁華之埠。上道中。歷無數村莊。均宅於湖上。居如水榭焉。尙有名園。以巨木簾席湖面。便遊人窺涉。且有立廟於簾上者。獨本舟往來如蠹。時將薄暮。至一碉堡。曰淑洛克堡。臨湖壩之上。凡諸所見。後均滅於西班牙人之手。無餘矣。淑洛克之前。卽爲京都。城中富麗無倫。城外固有團瓢。然佳者則赤石砌爲牆墉。屋制門外圍以花園。屋中拓曠爲庭除。比屋皆然。屋中

通以流水橫架小橋梁。尙有公家之地。神祠古塔林立莫窮。余見之大異。而國家所立巨廟。亦赤石爲之。余觀之。又有所觸矣。四方均石門。牆上均鐫蝌蚪之類。臺階重疊入雲。余以天暮。在輿中略爲一矚。亦不審昇我安適。但覺輿又出城。路由夾道。香木中直上。蔥翠爽肌。少須。及一大闕。輿停矣。王領余及廣殿之上。四壁均香木所製。壁間垂以繡幔。器皿以金爲之。其賤。蓋如吾英之磚石也。時有羣厮均執香木之杖。余歷廊榭。無數至一處。別有衛士列侍。先以香水浴余。旋易朝衣。再行至門外。衛士令余去履。別授以委地之衣。衆亦皆服之。始入時。復見廣殿中有貴臣及命婦無數。衣皆如余。分兩行侍立。殿之中樞沈沈。然中懸繡幔。幔後樂聲隱隱。漸近。時天已深黑。衛士以香木爲炬。芳烈之氣四徹。衆中見王入。皆進。與爲禮。見余。復大駭。少須。有一婦人至王前。貌絕佳。麗頎頎。作矜莊態。朝衣之內。垂裙幅。咸裝以寶石及花繡。余此時旣罷。且懼。然見此美人亦森竦。振其精神。麗人兩眼含媚波。欲流髮垂。肩際年可十八九。然已媵媵。可人見王卽曰。瓜迭馬克。吾兄無恙耶。父皇遲兄久矣。見時必

問兄何由濡滯。吾姊頗遲兄。至欲相見。然此女言時。時以目屬我。王亦曰。倭土米女弟無恙。吾以道中遇他事。不時至。且吾同伴透而斗觸不幸。故遲遲耳。倭土米曰。何云不幸。王曰。彼以力脫我於布馬之口。自被布馬所傷。吾從者皆逃。吾亦幾殆。余見倭土米聞此語。似甚怡悅。始嚮余曰。吾樂見汝也。汝雖非吾種人。然其勇可尚。語已微笑而去。余微問王曰。此貴人誰也。王曰。是吾從妹倭土米公主。此卽吾叔皇帝所鍾愛之女。彼見汝悅。汝交佳運矣。語至此。揮余曰。勿多言語。時繡幕已開。一人坐於御座之上。吸菸菸斗。亦金製。是人卽孟德淑馬大皇帝。軀幹魁碩。容色甚慘淡。衣縞白布袍。用金環圍其髮。上翹翠羽。着木屐。鑲以明珠。御座後。均小宮娥。奏雅樂。咸坦胸露膊。座前立四老臣。鬚髮蒼然。赤足被長衣。方御幄。一開。羣臣均俯首於地。余亦隨班行禮。王揚菸斗。作勢示起。羣臣齊立。各叉手於胸。俯首不敢正視。忽皇帝示意於老臣。於是三長髯者就御座。其人似外邦之使臣也。旣前作頌揚語。皇帝點首。三髯徐徐退立。至余許。皇帝復向大臣作數語。大臣點首。後降陛。張目四覓。及見親王。

瓜迭馬克即語之曰。王安否。皇帝宣王及透而近御座。王微語余曰。我如何者。爾如何也。於是引余進一短御屏。入後屏即闔。余旣面皇帝。亦叉手俯立。皇帝示意令余前。先語王曰。爾奉使出都。在彼何作。可令朕知之。王曰。至榮之大皇帝。臣自到土拔司古城。即得透而已。引之以來。臣奉旨已殺大祭師矣。請上皇家符驗。因以環上御前大臣。帝曰。胡爲羈遲。久久未至。王曰。道中逢不若。是以羈遲。臣行獵。遇布馬。透而力前救臣。因而見創。故行道遲耳。今臣謹上布馬皮一張。皇帝聞言。遂視余。時大臣上一賤。不審中作何語。帝且讀且視余。因曰。語頗清晰。然尙有一節。彼人儀表魁偉。賤上何以不書。因問余曰。透而爾國人胡爲至吾國。戕賊吾民。余請親王爲余傳言。未有是事。且自辨非西班牙人。帝曰。賤中有言。爾半爲西班牙人。何言非耶。且爾自言自西班牙船中來。此何語耶。余復曰。此言良確。然臣非西班牙人。且臣之到此。託浮箏而來。帝曰。爾妄也。爾以箏來。海中有鈔。河中有鱷。汝安得全地。復言曰。爾是否爲貴質而苗裔耶。余曰。臣殊弗辨。臣另爲白種人。始祖爲亞丹。帝曰。亞丹或貴質而



別名也。吾國先賢有豫言貴質而子孫後必續續來。吾思爲時近矣。爾今且退。明日如何處置。汝者請國師定進止。余一聞祭師名骨髓皆凍。因力求大皇帝曰。帝令臣死。請即付刑。臣勿令祭師殺臣。帝曰。權屬祭師。吾尙須聽其號令。彼口傳神語。吾何能爲力。且爾今日所言多妄。罪安得辭。余自念此來已矣。王亦爲臣愁煩。余甚悔。何以當日自言半爲西班牙人。苟知是言爲禍之烈。卽粹加吾刑。亦不之漏。今何及者。已而親王引余至別宮。王妻率貴人來迎。貴人中有倭土米公主在焉。飲食至甘美。余與公主適聯座。公主時以溫柔之言詢我。英倫風土。余亦從公主口中探得帝意。疑貴質而子孫將及其國。且指西班牙人卽貴質而子孫也。若以國中豫言卜之。貴質而子孫一臨。則帝當遜位。公主言次。態旣溫柔。儀節復端整。余情絲第二次動矣。自問已落是間。恐無再見麗榴之日。時座中尙有王室貴婦曰。拍邦塔長公主。爲皇帝妹。年鬢稍多。而風姿尙在。然病態骨立。似欲就殂者。宴罷。進克苦茶。及諸古拉。與蒸。此物余亦漸嗜其味。已而諸人引余至寢室。地板均以香木爲之。余初至。輾轉不

能寐。念此國俗。初似文明。又極野蠻。不審其何以如是。又念殷憂積慮之國皇。貴爲天子。富有全國。求無不得。後宮至於數百。子女滿前。陸軍亦雄武。文學美術亦佳。百事皆足。而猶有憂者。殆惡亡國及死耳。彼國人固尊之如神道。而帝之自問其展眉之日。尙不如臧獲。此人方之舊約書中所語。所羅門帝者。見時當相持而大哭。言念及此。心爲悵然。頗念亡師安特司遺言。世界中安樂。實在大夢之中。殆大夢既醒。仍屬碌碌。勞其身命。旣而復念倭土米公主。以意度之。似甚垂青於余。自念家鄉必無生還之日。麗榴亦將終此生不復更見。遂不禁眷眷於倭土米。顧一見傾心於事。亦不爲怪。天下安有見美人而不輸懷而與者。以倭土米之顏色言笑。咸足動人。益以王家之槩範。尤見凝重。覺舉止間無一荒儉氣。但論是人風姿。誰不羨慕。余思其人。正如所御之裳衣。繁飾已極。非野蠻國度安得有此。被服顧余徧從野蠻中審其况味。吾歐恆言東方之國固好瑰麗之飾。然女子自饒態度。有爲吾歐文化之國女子所描擬不到者。令人一望而靈魂軀幹若悉被其牢籠。若是之女人。思慕得附温。

柔。鄉。者。殊。鮮。以。上。天。竟。無。毓。才。之。宏。力。鍾。此。麗。人。卽。人。間。父。母。亦。斷。不。能。蓄。爾。許。精。力。誕。此。尤。物。是。人。蓋。天。仙。繇。凡。人。而。造。成。此。風。度。者。履。英。雄。之。域。則。慨。然。如。丈。夫。入。珠。翠。之。叢。則。朗。然。如。明。月。以。上。形。容。卽。形。容。倭。土。米。公。主。也。然。其。中。尙。一。節。使。余。早。知。之。者。亦。不。願。近。之。矣。其。人。風。態。佳。語。言。妙。惟。隱。微。之。地。尙。蓄。野。心。雖。蘊。而。不。宣。而。無。心。輒。復。流。露。余。方。臥。而。沈。思。忽。聞。門。外。有。邏。者。履。聲。橐。橐。然。余。一。聞。其。聲。覺。此。時。男。女。私。情。概。付。之。溟。泠。地。獄。矣。自。念。性。命。僅。如。屬。絲。何。復。計。及。風。流。公。案。至。明。日。進。止。尙。且。聽。之。祭。師。夫。以。吾。身。聽。諸。祭。師。制。斷。則。不。待。問。而。早。知。之。矣。余。身。至。自。異。國。與。彼。種。族。不。同。必。謂。以。此。等。人。祠。神。神。必。顧。享。必。謂。余。在。犧。牲。中。爲。極。品。故。脫。自。土。拔。司。古。神。廟。登。諸。皇。帝。社。稷。壇。之。上。吾。終。身。大。局。定。明。日。矣。思。極。而。睡。日。高。始。起。余。起。時。至。窗。下。盼。望。見。此。宮。殿。實。構。諸。山。巔。山。面。太。時。克。苦。湖。山。跌。入。水。如。濯。足。焉。去。山。跌。一。英。里。爲。國。都。巨。廟。斜。坡。四。週。悉。種。香。木。歲。月。旣。古。卽。小。榦。之。上。亦。古。苔。蒙。絡。彼。中。最。小。之。種。已。較。英。倫。大。逾。數。倍。至。於。絕。大。之。幹。繞。幹。而。行。可。二。十。四。步。始。一。週。

樹外。卽皇家林苑花木繁縟不能名。中有白石浴槽。籠禽桺獸。咸有方位。余觀已自念。卽使今日畢命。而眼福已高。倍常人得喪正足相抵。

第十六章

讀吾書者聽之。余初不料湯麥司温非而自命爲必死之人。不待斜陽之落。已成神道。而神道尊崇。較之墨西哥威權獨攬之人。尙榮顯百倍。何以能至如是。且至今存者。則此軼事。又不得不細書以奉告矣。余起侍親王同膳。卽有人引余至公堂。公堂者。神道之刑法堂也。寶位之上。皇帝巍然批發陳牘。旁侍則諸朝貴及勳戚御座前。置一骷髏。上戴金冠飾一寶石。絕美。皇帝手一利鏃。此時有巨官似得罪聽讞於下。正對簿間。皇帝無言。從其罪牘。上以鏃貫之。鏃下其人死矣。至如何處刑。則余亦不之悉。事畢後。祭師始入。着鵬翎之帔。亂髮結小辮。散垂帔。後面目靡不兇殘。可怖。畏余一見。已毛戴股弁。且祭師入時。見帝頗無人臣禮。而大臣朝貴悉退。獨祭師進。御面。皇帝語移時。有兩祭師執余至御座下。盡褫余衣。細矚余之脈絡。時余臂上有若

望劍劍胸際。有布馬爪痕。彼見余創痕。問何以得此。余一一告之。祭師遂密行商定。余咸不聞。久似不合。乃羣面皇帝。皇帝少思片晌。出話矣。語甚清晰。余一一聞之。曰。雖有癩之人。非合祭品。然此癩非有生而來也。祭師聞言。又商酌久之。大祭師進與皇帝私語。皇許可。下御座。臨余。余大怖。時天氣陰寒。余益戰慄。皇帝至時。自卸頂上金環飾。以藍寶石者加余頸上。且自脫御衣被余。身與余屈膝。後以兩臂加余行親吻禮。曰。上眞爾爲貴質。而神胄。太時葛德神已附上眞之身。實爲世界中創造靈魂之聖主。予小子功德涼薄。乃蒙上眞降神敝邑。予何能仰答上眞之洪澤。上眞既造吾輩。復爲造世界之居。停上眞在此。一日。此一日中。世界盡屬上眞。我當降而爲奴。上眞有何命令。吾咸凜凜遵守。太時葛德爾奴孟德淑馬在此致敬。上眞且爲全國人祈福。而衆祭師亦咸曰。太時葛德臣輩亦在此致敬。余此時。督憫。噤不能聲。初不省此君臣上下。何以作鬼蜮行狀。殊不之省。時皇帝以手相撲。有宮妾捧衣冠及花圈。排班出。加余以衣冠。且上花圈。爭羅拜禮。余方知彼輩已尊余爲神道至尊。至

貴而余一身自念則直一愚人聽彼侮弄耳時有老樂工甚莊肅吹笛歷階而上旁人告余此樂工即將來授大神以技者樂工之後尙隨侍者多人云皆隨侍余之臧獲遂引余出沿路奏樂前導有人傳呼創造世界大神靈駕至矣備厯宮殿一周所屆地婦孺皆匍匐迎迓嗟夫湯麥司温非而不圖今日富貴至於極地思之幾癩發旣臨門以輿舁我下至大廟之上前導則傳宣之吏及羣祭師輿後則諸朝貴及侍余之人每蒞一處人爭羅拜道周余私念以肉體成神此事乃絕艱鉅入廟後階級作旋螺狀通於廣殿殿中多石像余至鼓聲喧鬧祭師即殺人祭天蓋爲余蒞廟行此大禮也余心悲梗已極少須祭師延余降輿後即陳花朵於地請余踐之以行余大恐或殺余肉體以祭我靈魂也尋引余至臺次余逡巡不敢行患推余至臺下則齏粉矣祭師臨臺前宣諭告百姓謂余將踐大神之位百姓爭跪以致敬時樂音交作雜百姓讙譁之聲偪人欲暈尤恨此時尙刳殺多人意以祀我禮畢而歸余一身若去束縛歸宿之處即在皇宮與皇帝寢宮鄰比繁麗極矣左右竊語余凡神所言

上至皇帝皇后。下及臣庶。神有所求。無不承諾。不承者死無赦。余愕然。已而傳諭。吾將少息片晌。飯時仍在親王邸第。意欲一見倭土米也。時樂師告余。此時皇帝已傳燕。將侍大神飲啖。若大神不饗。移尊於親王邸中。帝亦必如大神旨。樂工瀕去。言以一句鐘時。延神赴燕。樂工既去。余力擲神冠於地上。盡去其衣。仰臥於榻。心中亦大樂。以爲余竟成神也。又自念彼國何爲尊余爲神。且爲神當以幾時。解其任。詎終身爲耶。疑惑莫辨。迨一句鐘後。侍者復來易新衣。並新花冠。引余至王邸。易女樂爲前導。余至時。親王亦俯而迎余。余細審親王。似忍笑。迎余意。又似代余憂。煩者。余微語王曰。王試告我。此何意。國中戲臣耶。抑誠以神位見屬。王曰。勿聲。此事禍福參半也。少須當奉告。已復大聲言曰。大神容臣侍飲耶。抑神獨饗俎。余曰。吾神喜羣語時。見堂上人大集。倭土米亦處其內。於是列長筵。余遲遲弗坐。待倭土米坐。何嚮者。與之聯坐。余坐後。大眾駭然。以余分爲大神。宜首座。親王處右。王后居左。倭土米此時紅暈滿頰。謂余曰。大神神座宜居首。余曰。神道有自由之權。因微語之曰。天神樂地。

仙意欲與之駢肩首座。非吾樂也。倭土米曰：臣女安云地仙。特凡近之女耳。神既欲與我同坐。神宜諭衆。神言即號令吾父。亦不敢背怫。余於是立面諸貴人曰：後此余座永與倭土米並。倭土米此時垂其首頰。乃大頰。客中亦有微語私議者。余見親王初不悅已而微笑。而羣貴人嚮余甚恭。余每發一語。咸俯首聽。中有人曰：大神命令衆何敢違。後此倭土米公主爲神道賞識之人。座永次神道下。自是以來。倭土米咸隨余坐。惟皇帝特謙。則不與。因之國人咸言倭土米公主爲大神所眷注。後此福分定與天齊。此時國人迷信宗教。沈溺已臻極地。遂爭以倭土米爲女中至尊。至貴之人。不爾。何以上真。乃與之同飯。余每於飯時。私詢倭土米以爲神之故。倭土米曰：此事神所不宜問。然吾不敢遽語神。惟有一言。今日神所命令衆無敢抗。必有一日。送神於神所不悅之地。則因果成矣。神今於飯罷宣諭。言將至園囿中遊行。命吾隨侍。吾方能以誠語相告。余聞言飯已。傳諭如倭土米言。乃同行至古樹之下。然二十步以外。侍者仍不離余。尙有舞妓多人。及樂工。煩猥不可耐。余宣諭令勿如是。竟弗從。



以古經中所言。神所至地。樂不可停。故余令竟不之遵。奉余二人且行。而羣人仍隨侍不去。余不得已。乃與倭土米閒話。倭土米微呼余曰。透而吾國風俗。每年必得一外國少年爲大神。大神即太時葛德之尸也。凡見取之人。一爲貴族。一必令週身不癢。透而來時。正吾國禮神之日。君又以貴族較安滑克國人最美秀。且爲白種。而貴質而亦白種。必其苗裔。吾父甚恐貴質而子孫來蝕吾國。故祭師以君爲神道。謂即貴質而子孫。謂可挽回天步。語至此。尙有餘言。乃欲出未出。余聞言甚悅。亦幾自疑。果足爲神道者。意興頗高。厲噫。意興之高。厲不期其即墜落之先聲也。尋倭土米又語余曰。此語似天心所注。必令我語君者。此一年中。爾爲通國大神。須學音樂及典禮外。無人更來奉擾者。一年中。君微出意嚮。即爲法律。君對人一嘔一怒。人咸較以爲福禍之券。即吾父亦待君以平等。凡事無求不得。惟婚姻一節。於君無與。爲神十二月後。神期滿。至十一月。始貽神以女侍四人。供左右。余曰。此四人者。何人所選。倭土米曰。此烏知者。吾亦不與典禮之事。或神自選。或祭師選之。甯復有定。爾勿以此。

言爲得意我尙有餘言也此一閱月中此四人良爲爾妻且供億至豐腆隨意所適均可惟十二月終之一日置君於大船之上四人咸侍過大湖至金質鎔化所一廟中廟中有凶器室者爾妻卽與爾永訣矣卽殺汝以祭汝所爲尸之神刳心獻神取爾首挂之柱上曰頭柱余聞言大震幾仆因而盛怒遂忘吾父遺訓謂身履異國不當凌巖人之宗教因大怒詈此國中之神始操土音已乃用英語詈之倭土米搖手言曰君切勿詈尊神詈神禍且立至爾言若爲人聞國人將謂爾有惡神附體則慘死亦且立至矧此語人卽不聞明神亦將殛汝何可言者余曰任彼見聽此皆僞神也凡崇信此神之人亦將覆滅其國余卽使國人聞之亦不之懼與其象我以待死不如速死爲貴特吾死亦非徒死眞神有知亦必予以厲罰余方怒氣勃勃中倭土米聞之面無人色而樂聲喧雜余詈乃不之聞方余詈時而倭土米忽引頸東嚮如有所遇余亦移目矚之見東方天作絳色有兩道奇光互扇火星閃閃交下余莫名其所以然癡立視之只聞闔城之人大噪如沸宮人亦爭出東嚮視少須帝亦出大

臣列侍至夥。咸奇愕。余趁此光中。見皇帝顏色頓變。以手相搓。狀至傷切。少須。忽見一火球墜入巨廟屋脊上。廟乃大火燭天。如白晝。廟即貴質而廟也。國中一觀奇異。愈大喧闐。至有駭哭者。余亦殫懼。莫省其故。初疑彗星之光。火球或電精也。百姓則大懼。以爲異災。皇帝方懷亡國之懼。見狀益恐。據爲大神苗裔遷族而來之豫兆。方余猶豫間。忽見有邊界之使者馳奏章至。見皇帝即跪。出奏牘。上近侍大臣。皇帝即以手抓牘而去。恩恩借火光展誦。方帝誦讀時。忽發悲聲。力抵奏牘於地。以手掩面大哭。余下矚。見牘背作畫。似西班牙巨艦。尙有人衣甲冑狀。亦如西班牙兵。余知皇帝痛哭之故。西班牙兵已近岸矣。時有大臣雜進。止皇帝悲哀。竟爲帝所擯。曰。且讓余一人獨悲。前此古人豫言今兆矣。貴質而子孫已至岸。取吾國都殺吾百姓矣。余一人甯能不悲。此時有人自宮中出。愁煩滿面。帝曰。何事來。人曰。臣若言不祥者。幸帝赦臣萬死。長公主拍邦璫見異徵。因指天末曰。公主垂死矣。帝聞長公主將死。默然無言。以手扶頭。徐步入宮。而紅光仍燭天弗止。貴質而廟。火勢尤大。此時倭土米

立余旁如木偶。余告之曰。公主。吾不言如此國度。立見消亡。耶倭土米曰。透而君言。當也。余亦歸寢。而此時樂工尙煩奏其樂。弗止聲。

第十七章

遲明。拍邦璫果死。黃昏時。以禮瘞於寢園之下。自是日起。覺余爲神道之苦況。日逾一日。爭以技藝窮我。令余學之。余性不喜音律。乃必強余爲不已。此等事。卽余尊爲上眞。亦不能峻却。彼老樂工者。余師也。按節令余吹笛。且另有師承教我爲詩。治美術。美術之爲藝。余尙喜習。然尙聞先哲言。凡人博於學。必稔於苦。矧我死期已定。習此何爲。顧不習亦不可。其初知竟年之後。將就屠宰。頗欲力擲此性命。旣而又念。臨死不死者。數安知不更得生機者。且去死尙遠。何妨樂居。此神道之名。以怡悅吾性。乃立意。一日爲神道者。卽享一日神道。應得之饗。余即乘此爲神之權力。以博吾樂。若非念家。心切者。則亦歸而忘返矣。自拍邦璫死後。城人咸惛惚如有所懼。咸謂天象示變。廟燕人亡。一日之間。三凶同集。且東方絳色。一連至數日弗退。每日乾象家。

咸言凶兆。而邊界人來言敵舉動甚不可測。衆咸以爲貴質而子孫無一敢與爲難。而最爲殷憂者。則無若皇帝。累日不復寢食。每至無聊時。輒以使者至太時克苦國。問彼皇尼垵。尼垵年高辨乾象。皇帝延其至國。卜休咎。尼垵至。老態龍鍾。而目尙閃閃作光。二帝相見。余亦在側。以余爲神道。自由之權至大。即皇帝臨御。亦可並坐。迨二帝相見。皇帝遂問尼垵。帝以天變至兵至之狀。請以法禳之。尼垵撚髭久曰。陛下今日心悸。吾恐將來禍作。更有重此十倍者。以我所見。國必滅亡。然當擲色以驗吉凶。如我色劣者。則請以君歷世所垂涎之國。輸以與君。皇帝曰。我負者。何償此博進。尼垵曰。予我鬪雞三足矣。帝曰。何廉。且尤非公。雞可羣。國有幾許耶。尼垵曰。今日所賭采。第觀之運命如何耳。卜爾能贏。卽獻吾國。亦如天之福。若我得三鬪雞者。則安滑克千百世之榮名槩矣。此時爾之人民盡死。外民來矣。皇帝曰。然則試賭之。下手時。孟德淑馬大勝。曰。吾必得國無疑。尼垵曰。願君如是。少須。孟德淑馬色乃大劣。更審簸弄。竟不得盧。收局後。尼垵果得雞。樂工乃奏樂。尤有人賀尼垵得采。尼垵立而

長歎曰。我胡欲得此雞。吾輸其國土樂也。蓋吾國雖與君然。尙爲同種得之。今則已矣。君固亡國。我亦不能自立。終淪之外人之手。外人至宗廟燬國名。亦隳語已。與帝爲別。自歸之後。逾時亦死。卒未見其亡國也。尼垓行之第二日。邊報又至。言西班牙舉動至烈。孟德淑馬愈懼。乃延國中最有名之天文家。決休咎。延入密室語。天文家如何言。莫得而悉。以意卜之。必無好言。以外觀決之。帝忽傳諭。覆此天文家之屋。令天文家斃。其下故知彼言之非祥也。天文家死之明日。帝自念我亦透而能爲彼決一策。黃昏時。延余入內殿。轉入御園。思與余商密計。余二人行於香木之下。余行稍後。皇帝已而問余曰。透而爾國中何狀。試以語我。彼何事必踐吾國。勿妄言。宜誠告。余曰。陛下。彼非吾同種。特吾父娶彼中。吾母爲西班牙人耳。帝曰。吾不令爾勿謊乎。旣爾母爲彼人。爾何爲非是。汝非同爾母血脈耶。余曰。陛下言如是。則臣固西班牙人。因以西班牙國之大小。與民人之殘忍貪黷狀。一一語帝。帝聞言雖偏切。然尙未信。以彼受此重驚。於人乃多疑惑。迨余語旣。乃答余以言曰。彼西班牙人何爲必乘

機入安滑克。余曰。其來利帝土疆。亦以竄取寶貨。且欲覆帝之宗教。帝曰。汝何術將。以救國。彼強大之國。吾安從禦之。彼人甲冑均製以金。所跨多大畜善馳突。所用器械。放手作雷聲。雷震時。駢死者數百。且所佩物凜凜作秋氣。是何物耶。以此鑿突而來。吾國安能拒之。是必貴質而苗裔來代吾國矣。吾自少聞讖緯。早知其有是事。今兵臨國門矣。余曰。臣爲神道。本不與人事。若圖善策。道亦甚易。來時以兵禦之。可也。彼透而人絕。寥寥。帝國人多。舉千人敵其一人。容可勝也。今帝切勿疑。急取而覆之。待其羽翼成時。不易制矣。帝曰。爾母爲西班牙人。爾乃作爾許語耶。然吾再有問。吾若與是人戰者。甯非得罪明神之子孫。彼明神子孫之來。吾與彼言語不通。烏知其來意所在。余曰。皇帝此事。臣能了之。若帝命臣爲使者。臣能以利諭其退師。余語時。意帝能遣我去。定不更歸矣。得生之機。或卽在此。縱西班牙人非我所欲。面然以且夕身臨俎上。受宰於祭師。爲優苟得餘生。則回歐。或有日也。皇帝視余久之。乃言曰。汝以我爲愚昧耶。汝行詎非貢我虛實於敵人。令其攻瑕乘間耶。汝殆透而之。謀。

先至吾國偵取消息。吾知之久矣。爾若不爲神道者。爾遲明一顆血心。在神壇之上。蒸熱氣矣。汝慎之後。此勿以妄言對我。我之今日之詰問。特試汝心迹。非誠問也。今日殺人祭神。神言汝爲僞人。令我探汝誠否。且令我勿聽爾言。故爾令我與透而戰。我必勿戰。以甘言厚幣。請其回軍。策汝之言。請我速戰。意速。吾滅亡耳。語至此。怒極而戰。又手於胸。視余。余亦震懾。防彼一怒。余且立死。復念此人非愚。何爲不能洞徹其事。良言弗用。乃聽諸淫昏之鬼。以坐誤全局。大抵孟德淑馬神智已昏。天奪其魄。故至於此。自此以後。但與祭師定策。然祭師何策。只以妄言蠱惑。冀妖神爲之助耳。余語後。天色已近暮。四邊沈沈。莫辨百物。僅見普渡及乙克司塔克二峯。尙御殘日。其赤如血。乙克司塔克者。美人山也。爲斜照所射。狀極清冷。似一婦人偃臥。血光中。此一事亦非。余一人見之時。皇帝觀之亦頗愕。貽復曰。透而此山狀甚似吾安滑克人。臥於血中也。天下人多畏死。甯復怪人。懦者語後欲行。忽悲風一陣。起於乙克司塔克山上。聲極淒厲。酸楚。余毛髮均竦。血爲不流。帝亦大驚。堅握吾手。同面山色。時



紅光中恍惚。此美人欲欠伸而起。先猶徐動。後乃公然矗立。其高際天。狀如僵尸。余與皇帝均戰慄。無人色。此石美人既立。似欲顧視墨西哥京城。已而直伸兩玉臂。若有不耐於中者。然天已沈黑。倏不見其狀。而悲風哀號之聲。亦漸停漸滅。皇帝曰。透而連日均矚。如是凶徵。吾心甯得不懼。然當知城之中外。號聲轟天。想百姓當亦盡矚之矣。爾試聽祭師伐鼓救災。當知災殃非少。百姓當災。祭師尤宜多殺人。祠神以求福事急矣。哭者恣哭。祭者趣祭。遲無及矣。嗟夫。吾墨西哥城也。爾在羣城中。爲最瑰麗而廣博。余立時見汝荒蕪矣。宮殿火。廟貌瀆。園林名勝。都成瓦礫之場。鞠爲茂草。並欲見爾城中貴人姬妾。淪爲官妓。王孫勛戚。降爲奴厮。河中流血。衢上積尸。景象何堪。寓目嗟夫。墨西哥城。吾今與爾別矣。因大哭於黑影之中。時月光已如激矢穿羣樹。而出月光射帝面。帝俯首張兩手。哭不止而侍從諸大臣面皆如死灰。此時樂器始停已而悲風又起。蕭颯林杪。作怪聲。余此時所矚無一不爲惶恐。竟如身臨鬼國。以爲災異至此極矣。不知尙有甚於此者。方皇帝哭時。余造問曰。皇帝得毋呼

侍臣近此耶。帝曰。否。勿令彼人見我窘狀。脫見我如是悲戚。必將因而解體。汝今待我同行。卽爾欲謀我者。我亦甘之。余不答。皇帝先行。余從其後。入香木翳黑中。此地幽窳。余果欲刺之以刃者。在勢良易易。然弑帝我亦不免。故亦弗動。且丈夫安有隱中傷人之理。余侍帝行。及一英里。或息於樹陰。或坐於花下。最後及於寢園之內。園中空曠。月光瀉地如銀。纖悉皆見。見地中臥白物。狀如婦人。帝將臨門立而不進。語余曰。吾妹前數日薨。曾開此寢園進瘞。但吾死不知其時。又當以何日開也。帝語時。而余所屬之婦人。狀忽而甦。醒亦如山石之美人。舉手立。倏爲皇帝所見。大驚。余亦股弁。此婦人衣殯殮之衣。徐步向余來。兩舉首。月光射鬼面。皇帝見之大駭。曰。此長公主拍邦璫也。瘦如枯腊。其行若睡。時余立於樹下。鬼亦戾止。二眼似明。然實不見我。張皇作搜覓狀。呼曰。孟德淑馬。吾兄在是乎。吾雖不見。然知兄必在。皇帝聞言。直趨出與鬼並立。問曰。汝何人。乃服殯衣。僞爲吾妹狀。何也。鬼曰。吾拍邦璫也。從死中起立告兄。以惡消息。帝曰。何謂鬼曰告兄以亡國之凶耗。兄國立滅。兄殉社稷。後從

死者世數萬人。妹入死界中。見吾國所宗祠之神。均爲厲鬼。卽祠神之祭司。死後亦將受冥誅。蓋吾國之滅。卽由厲鬼禍亦出於祭師之妄殺人。帝曰。爾言固當。獨無佳消息。既我聊慰藉我耶。鬼曰。無之。惟兄立時能祛國之宗教。則靈魂始不至於遽受冥譴。然兄之性命及百姓之性命。更無再造之機耳。語已。入黑影中去。余尙聞其衣裳作絳繚聲也。

帝聞言大怒曰。爾從鬼中來。乃貢如許惡消息。增我煩懣。汝死晚矣。汝苟以吉語來。我見汝尙不爲虛語。爾今歸就爾地獄千秋。不令汝翻身矣。至吾所崇拜之神。實傳自吾之列祖。余奈何不宗。卽神不吾佑。吾亦事之。今日神道之怒。必怒無多殺人。饗祀自明日爲始。殺人必倍於往日。至祭師不多殺人。罪亦宜殺。帝怒詈言極昏。穢猶之無賴。不學之徒。恣睢躁暴。口不擇言。其狀一也。是時諸侍臣羣集一處。亦慄慄危懼。少須。帝自仆於地。以手自擗其衣及髮。作獷狀。諸侍臣昇入。三日三夜。深居弗出。惟殺人加倍之言。頗有符驗。自是日起。日誅戮無辜男女。以祀神羣廟之中。香煙霧

勃。陳。尸。無。數。兇。殘。臻。於。極。點。凡。祭。天。之。罪。人。哭。聲。達。天。闔。城。無。不。聞。之。帝。意。知。爲。日。無。多。故。用。此。自。恣。其。意。

凡國中虐政異徵。余一一咸目矚之。不知天果示警耶。抑偶爾相值耶。綜而言之。國人之心。人人惴恐。凡平淡無奇之事。國人咸斥爲妖祥。拍邦璿之死。而見形其事。至實。豈當日暈而未殊。宮中乃以爲死乎。余又聞後此。亦歸基督教。曾對人語其事。

### 第十八章

余爲神道後。久之。西班牙兵始入國。方未入時。舉國咸怖。皇帝時以金寶賂西將。可太時。求其退兵。不知金寶之賂。適以勾其貪心。可太時每見使者至。恆以溫言報之。且用微物表意。嗣皇帝聞忒拉司葛蘭爲西班牙兵所敗。此部人固與墨西哥爲仇國。然藉以自屏其外。尙足以抵敵軍。尋又聞此部人已降西班牙。與之合兵。擊墨西哥。已有兵數萬。至曲魯拉大城。其地專以祭天爲政者。已聞此城破。敵兵赭其地。夷巨廟而瓦礫之。民尤奇駭。謂西班牙人能發雷霆。且騎異獸。殺人之器。能作月光如

是者日促一日。時土人得西班牙人二首。級及一馬首。賚入京中。上皇帝表異。二首級死久。猶猶視皇帝。見之幾暈。令臬之高處。下令曰。西班牙人敢入者。視此。於是政治亦日亂。日與貴臣祭師議。且以鄰國皇帝與議。議論紛拏。實則不成一策。若皇帝聽瓜迭馬克親王言者。國或不滅。王恆告帝以必出兵與抵。勿坐失機宜。自困。與其行賂於彼。無若以兵扼險。以守敵。何能入。帝慨然曰。此何用者。凡人安能敵神道者。以我卜之神道之兵。已有定嚮。滅我存我。已有成算。我何與者。實則吾一人無惜。惟國中男女老弱。夷如草菅。則可傷耳。語至此。以手掩面哭。王怒極。顧無術。足以救帝之愚。因亦委之天意。余雖通國尊爲神道。而所決之策。則萬不能行。卽有建白。直如巨海浪花中之小泡。其微已極。帝心復指余爲間諜。而祭師則視我爲俎上。且晚之肉尊我。特爲具文。惟王與公主議論。至與余合。余告王以聚羣疑者。不可以立國。不講人爲專恃神鬼。非法也。王與公主亦以爲然。顧不能爲力。以全國大權。悉歸帝一人之手。猶無目舵。工不審風色。而亦無一人能侵奪彼權。俾勿沈溺。若百姓者。則自

分必死亦恣睢行其所欲爲於是無家不燕無廟不殺人猶大瀑出峽其流乃愈暴急長日聞廟中見殺之人哭聲喧天至夜中則聞人家縱酒轟醉之聲衆口皆云得酒且醉勿計明日凡婦人有貞操至此亦恣所欲爲其名爲正人君子者亦甘心暴棄淪於猥賤旁無規諫之人下及童子亦日洪醉皇帝出居離宮宮堅實如小城其中劇場酒肆靡所不有亦雜沓其中靡所不樂迨洪醉後橫笛出門吹而過市貴人及侍者爭隨余行民家聞余笛聲咸出羅拜童子捧花朶擲余年少閨女亦出而跳舞片晌之間恆集衆至數千以外余樂極亦與之同儷若不審咫尺之間瀕於死期者蓋余之胸臆逾此一日卽與刀鋒相偪一日雖如是佯狂然究有醒時卽美色滿前亦無動心之日靜中迴想便覺去死至近思及麗榴肝胃欲碎非倭土米用巽言排解者余早自裁矣顧倭土米之來恆以難中得拯之言相慰余聞之略釋煩懣余於第一日朝中見倭土米時愛根已種今日愛情填溢終爲悲涼所奪不能恣所歡悅靜中恆默禱上蒼請預以靈魂相屬勿致臨刑愴楚至與倭土米傾談則長日

如是。並舉吾國宗教。及一身事實。一一語之。猶當日之語馬林娜焉。馬林娜近日已聞爲可太時姬侍爲之舌人矣。方余傾吐臆臆時。而倭土米恆注目視余。若有所屬。第未有輕佻之狀。蓋在恆女中。實爲有貞操者。逾數日。西班牙兵發曲魯拉城。徐向墨西哥進發。余一日晨起。坐眺御苑之中。吹笛自怡。從者咸立侍吾後。余目所及。恆見朝貴聯續入朝。退值後。祭師始至。隨女郎無數。監之以中年之婦人。余方疑駭。忽見瓜迭馬克親王入。往時王恆不懌。今日忽笑悅。恆狀問余曰。適所見何狀。汝知之乎。余曰。不知也。然以理度之。始皇帝括國中美人進奉耳。王曰。透而爾言。須靜檢勿太快意。爾言我所惡聞。卽爲神道科罪亦重已而復頓足曰。吾叔昏庸宜汝敢爲此言也。若我王安滑克者。則透而之首級悉懸之藁街矣。余聞言亦曰。王言亦須慎。若皇帝聞之。王詎復能免。然此寶位。後此屬王人人方且翹首觀王新政。及武烈耳。然人猶及見我則安能究竟。今日之事。是否選擇采女充帝後。陳抑貢之鹵帥。王曰。此舉選姬。非帝自納。透而爾居世之日短矣。皇帝與祭師確選美人。正以予汝。余驚

曰。此選乃屬我耶。吾以死者爲妻。可矣。安用生人。我垂死之人。與男女愛情。尙何干涉。數十日後。俎上肉耳。嗟夫。瓜迭馬克王。不言愛我。我不嘗救王耶。王果愛我。能免我於死否。王曰。我愛汝極。即拚我身。命何惜。特權不我屬。且爾身已爲神道。亦萬不能出此死圈。卽以我身代死。至一百次。亦必無益於爾。我今勸爾得樂。且樂至臨死之期。止能岸然聽屠宰。亦不失爲丈夫。氣概且爾勿自殘。爾之身命。須知吾輩傾國之命。舉無一生甯獨在汝。王語已。自去。余亦出御苑。至余常朝金輦之上。吸菸坐思。時旁無近侍。獨余一人。蓋無余號令。亦無一人敢窺足於此。時有神部首領入。復言有人請謁。余點首允之。忽見一婦人蒙首入。余奇之。命去。冪冪開。卽倭土米公主也。余大愕。起立。以公主向不私見。今日如是。必有凶徵。或別爲此邦之儀節。公主曰。公請歸座。若蠱立對我者。於禮意怫矣。余曰。公主。余在朝貴中。尊固無上。但以公主之美。復有謔德。其分足與吾敵對立。無傷公主曰。請公勿言。今日之來。蓋遵率吾古禮。有語奉述大神。所選婦人名數已定。我特爲大神傳言耳。余曰。公主趣言之。公主言。



三婦人名。均國中殊色。余曰。前聞王言其數有四。今三何耶。公主曰。數固有四。因復不言。余曰。請公主趣言其人。天下非頽運之婦人。何至儻我囚鬼。公主曰。大神聽之。果有頽運之人。其人亦不盡落。實似有位號者。余愈愕。公主微言曰。倭土米公主。皇帝之女。數居第四也。余驚而歸座曰。公主亦在數中耶。公主曰。大神更聽之。彼祭師以我有傾國之容。語多逾分。而吾父聞之。殊怒。以爲女卽無配。何至嬪於垂死之人。而祭師云。神怒方殷。卽皇帝亦不能享特別之利例。宜列於羣女。詎皇帝權力可與神道爭此一女耶。吾父聞言。遂問我。我乃語祭師。今國步艱難。我當抑尊居賤。卽出俘虜爲神道之人。我亦當嫁。辭何爲者。固已許祭師矣。以此之故。已奉命來作公妻。今觀公眼中欲宣之隱。頗悔其貿然而來。吾之初意。能與公爲片晌之歡。於意亦甘。且吾立意既定。卽同赴神壇。供刀俎之上。亦吾分所應爲。吾亦無悔。今公無欣悅之色。何也。我固不反汗。前言請公勿耿耿於內。吾自有道以處此。且吾今日之來。特來報命。公若立驅吾出者。於義亦可。婚禮已定於十二日後。余卽起立。執其手曰。謝公。

主厚恩鄙人感激五內矣。非公主與王時將護我。祛我愁懷。吾死久矣。今公主乃垂青於瀕死之人。且甘與吾同穴。若在敵國中似我囚拘中。安有下嫁者。然吾尤不解者。以公主德容。卽與國求婚。尙可屏而弗答。甯降尊囚隸。以自屈辱。今日之事。余如捧天書符錄。不知所以宣讀之者。公主曰。以心念之。便知文中曲折矣。余覺公主之手。在吾握中。戰不可止。余再思其性情之厚。顏色之美。及憐我之死。與我同命。不覺愛情油然而生。此時復憶及英國橡樹之下。與麗榴誓言。安知不忍死待余。余立瀕於死。何弗更忍。須臾以報之。顧今日彼人以全國之力。見偪婚禮。不能不成。但祇能佯飾其外。若居然與公主敍愛。又將何以對麗榴。此時心中殊不能舍此倭土米。而又不。能。將。愛。字。衝。口。而。發。因。曰。倭土米且坐。吾尙有言。公主不見吾指上所戴戒指乎。因脫示以所鑄之銘。倭土米俯視吾戒指。久之似知指。余譯戒指上銘詞曰。蹤迹分心迹。合六字示之。公主曰。此何意。余曰。此吾來處。有一婦人愛我。我亦愛此婦人耳。公主曰。然則彼爲公偶矣。余曰。尙未成禮。有成約耳。公主語時。似有妬容。曰。有成

約耶。然我奉命來不既定耶。以分言之。則我與此婦同所不同者。愛憎也。大抵今日公之見告。或卽以此公卽不言。我亦悉之。惟吾勢至此。已屬無望。卽彼人愛公。甯卽有望。公與彼婦所隔闕者。大海也。祭壇也。死也。有是三阻。彼又焉能得公爲配。我行矣。名分已爲公妻。百死所不能易。勿滯滯於此。令公煩懣。矧亡國之期至。迅我何戀。戀燕婉之爲。俟公一到天壇。與彼婦人相見。我則長日在此。冀公成功耳。我數月來。恆爲公圖改脫之方。今得之矣。覺前此之想慕均屬徒勞。惟公能言愛我者。則補救尙不爲晚。而吾又不能遽乞公言。若佯爲愛悅之狀。口與心違者。於公亦將不利。吾行矣。尙欲於未行之先。以正言奉告爾身。在囚拘敢抗言拒我。膽力亦偉。余所欽服。脫令造言相欺。我亦胡知公有成約。此吾所以服公也。以理決之。此海外女子。必終始感公。擊愛且我亦非妬彼所爲。但我二人爭競之心。至死都不相服。相見不遠。我當更來待我。大禮告成。再見一類運之婦人。宛宛與死囚作儷偶也。遂起立披衣行。余心血潮沸。覺公主下交。而吾以禮相拒。在生平殊爲不幸之遭逢。頗懼悔不已。

又念麗。榴。果。同。是。婦。人。門。地。能。降。尊。就。我。及。與。我。同。死。與。否。却。未。可。決。若。以。眼。前。現。象。言。之。或。是。國。中。之。人。始。有。此。情。性。若。覓。之。歐。種。則。萬。無。其。事。亦。無。其。人。彼。太。陽。國。中。女。兒。偶。得。所。歡。不。計。利。害。終。身。依。之。惟。其。愛。心。既。堅。則。妬。心。亦。因。之。而。摯。彼。中。擇。配。無。待。牧。師。左。證。若。反。目。睽。離。爲。勢。亦。易。彼。心。所。注。卽。成。法。律。故。無。論。利。害。關。頭。苟。一。心。所。係。屬。卽。以。死。赴。之。無。所。顧。戀。苟。一。怫。之。強。死。亦。非。所。惜。矣。

### 第十九章

余居愁城恨天之中。約旬餘。而可太時兵入墨西哥矣。其中主賓儀節。及一切行跡之事。自有正史。余但記吾身之所關係者。此時見皇帝盛服。從官亦盛服。往見可太時元帥。情狀殊不減當日所羅門也。而中心杌隉。較諸奴厮尤酷。覺前此鞠躬求和。及傾國輸敵之結果。至此發現於世界矣。王與羣臣之入面西帥。直無異罪人之赴詔獄。黃昏後。見皇帝以金輦旋阿克沙故宮。少須。國中。人聲如沸。馬蹄蹴踏。劍盾相磨。余所居窗。臨通衢。直見西班牙人。馳突於輦道之上。余一見歐人。樂已無極。軍中。

大將披甲騎駿馬則元帥可太時也身不踰中人貌甚威毅眼光四射隨侍多步兵行通衢中亦愕顧不已沿道所談多議論墨西哥風土人情以爲樂笑衆固不多而久歷戎行爲風露所侵面色咸赭癩痕滿頰是軍中頗有甲裳破碎者余觀之甚服其有膽力乃懸軍深入重地可太時馬前有白衣侍婢花盈其髻以手扶鐙行偶爾回頭余覺其人爲女友馬林娜彼始念欲貴今乃果然此人似不知賣國之醜自以爲能得大帥之歡一身如被殊錫西班牙兵行時余一一矚目疑吾仇亦在其內自念若望之爲人必謂此來可以飽恣所掠勢必在軍無疑不然者死耳然終始不之覩是夕余問瓜迭馬克親王以敵兵狀王曰飛鷹已落鷓羣吾叔方謬爲恭謹以迎師透而酋帥知狀亦佯爲歡悅以篤邦交以我意卜之飛鷹雖謬爲和聲而慘厲之音已挾和聲之內吾聞而已得之矣爾觀之不久吾京師鼎沸矣王語後一禮拜之久西班牙酋帥果捉皇帝閉之行營日以兵守之自是以後事變遂日甚先是西兵來時爲邊吏誅其一二此時可太時旣囚皇帝遂矯旨取殺人吏於邊卽皇宮燒

殺之。械皇帝於側。令觀其狀。皇帝大恐而降。自稱爲西班牙陪臣。可太時復以皇帝爲雉媒。引太時克苦王卡卡馬至墨京囚之。搜括府庫。載入行營。皇帝既降。國民心戀故君。冀苟延旦夕之命。亦皆降敵。至西班牙人發議。盡改古廟爲天主教堂。百姓始大怒。議論紛譁。如海潮汹涌。余知禍事不遠矣。此時余之囚拘。仍如往日。特不能外越。防余漏消息於彼軍。且日來與倭土米尤不易相見。自爾日傾心相告後。倭土米深避不出。偶然燕席之中。或閒步花陰。相見所談。均國事。亦不及私。已而成禮之日。至此日。爲西班牙行戮。墨西哥勳閥六百人之前。一日是日。傾城之人。悉來朝拜。焚香頂禮。香霧濛濛。余幾爲暈。國難至此。而祭師儀節。一一守舊。都無所闕。以余爲白人。殺以祀神。則神怒立息。國亦不亡。至日落後。大置酒燕我。至於二句鐘之久。始罷。罷後。大衆咸起立。萬口同聲。稱曰大神。臣輩舉通國之榮。顯悉以歸神。神居人間。豐腴其饗。一履天上。樂更匪極。神一到天堂。須念臣輩敬禮之殷。當力爲挽回。天步時有二貴人。束炬前行。至一華纒之室。錦繡烜麗。爲生人所未矚者。爲余易衣。較前。

麗至倍。蓓花繡間出。多以鷗羽參錯。成文照眼。作光首戴。花冠腕脛之上。均加金釧。飾以寶石。余衣旣易。燈火全滅。萬聲寂然。遠遠聞婦人歌。新婚之曲。悠揚動聽。歌停後。微聞衣裳絳繚之聲。有人細語。似有男子。宣言曰。爾輩羣姬人數。足乎。有女報言。似倭土米之聲。曰。俱集於此。其人又宣言曰。安滑克之女兒。及大神道均聽。臣言。女兒汝知此夕。爲爾一生大榮顯之日乎。汝輩爲天所選。門地旣高。風貌復整。且蘊懿德。神封爾爲四大女神。與大神道在世界中。暫諧燕婉。此大神道自太陽宮下。遊塵世。偶及吾國。爾輩女兒。幸勿辜負神寵。以自暴棄。宜悉心供奉大神。神意悅。則爾福隆矣。尤須使大神忘其尊貴。俯就汝輩於人間。俟彼升天以後。神念爾情。必加大賜於國衆。爾輩雖與神共事。待神翹一張升九閭矣。以故事接之。此四人中有願侍大神升遐者。禮亦不禁。今堅囑爾。勿論如何。總以媚神令神歡悅爲上。否則吾國當大不利。以神赴天。閭將言我無狀也。已而又告余曰。大神幸錄此侍女。此侍女生而神偶。在安滑克中。無美逾此四人者。且此四人中。大公主亦居箕帚之列。此四人中不。

無小。皆莫如大神之全德。神當不督過於此女。矧神之佳偶。悉在天上。此人間之女。用以表意而已。非敢謂神必悅此四女之無瑕。而偶之也。吾國實無更美之人。足當神盼。願神宏量。見容升天。後姑念國人舊情。錫我遐福。則感神無極。語後遂止。復尊四人以神偶之微稱。曰淑姬。細羅。愛拉。克利。司都。吾今奉羣神之命。以汝嫁太時葛德大神。爲神選舉以前之侍兒。然吾猶恐爾輩爲樂逾分。則須令爾念後此之情況。此語方止。而炬忽大明。成一畏怖之景。狀見一人。縛於高俎之上。此人爲眞爲僞。我均未之知。以理卜之。似爲蠟。製蓋皮。膚均白。非黑種也。時有五祭師。一按其首。兩攀其膊。兩引其脛。至第六人。則舉刀於香火光中一閃。後瞥不復見。似刃下有人作呻吟聲。因而寂然。於是四女人歌聲復起。余目覩此狀。魂魄皆震。歌聲既罷。蠟炬次第明。不審其誰引之者。而祭臺上陳尸及祭師均隱不見。只余與新婦四人同處。四人風貌均美。衣縞。衣飾以花繡。美玉寶石之倫。額上以寶石琢成女神小像戴之。而倭土米在四女之中爲第一。此四人盈盈。至余前。與余親腕爲禮。言曰。大神吾輩得侍。



巾櫛殊爲婦人中之有奇福者。仰希神惠。得勿怫神意。於願斯足。四人次第作如是言。而退。倭土米之來。最後例言。既竟。復微語余曰。凡人對神道語。既畢。我將與透而言。夫婦私情矣。若透而不見愛者。則我夫婦可以陽厚而陰離。且君之尙我。意出祭師。非君本懷。作如是周旋在理。亦無害彼三人者。均吾良伴。必不暴之於外。余曰。聽主所爲。倭土米曰。謝君厚意。語已而笑。然笑。屢均帶酸冷。慨然而退。都無顧戀之意。自是以後。至於蒙難之日。余與倭土米均冷如冰雪。而朋友交誼。逐日加摯。特未與枕席耳。吾意欲感動倭土米鄙夷其妖妄之國教。歸於正道。然錮蔽甚深。雖惡祭師而仍迷信宗教。且云殺人祭天。均祭師矯妄之爲。其始惟清齋耳。余與倭土米交誼既親。舍麗榴外。卽數倭土米彼三女者。雖曲意阿我。我終未嘗一親。而猶同牢而食。蓋威令所制。不得不爾。若余屏而不見。此三女者均死。以爲不能事神。罪且無赦。且余自念在世爲日無多。與此四女既不至亂。亦佯與爲樂。以減憂懼。

余成禮之第二日。西班牙人以陰謀潛誅安滑克朝貴六百人於廟中。謀出於阿伐

拉度時大將可太時勒兵臨邊。與古巴總督微拉司格所遣來裨將拿佛對敵。飭阿伐拉度留守。蓋古巴督臣與可太時有仇。故以兵劫之也。殺人之日。適爲安滑克貴質而貴神祀典。故事在大廟中殺人。及唱神絃曲。行跳舞禮。朝士咸戾。西班牙人亦臨觀。瓜迭馬克親王將行。先蒞吾許坐談。余見王盛服。問王是否觀禮於廟。王曰。然。爾問何爲。余曰。我若爲王者。今日必不往。且今日赴廟之人。衷甲挾兵。否。王曰。禮不爲此。余曰。謬矣。今日國中朝紳咸集。以大典故。恆不挾兵。然西班牙人觀禮。咸以刃往。倘有人與之發難。將何以禦。王曰。我不審爾所言。彼白種人乃公然。却人如是耶。然吾亦有戒心。衆往我留。亦不爲失。余曰。王有見哉。余此時與王及公主同登苑中高臺。臺爲皇帝所築。如廟中大祭臺也。臺中可以俯視廟中行禮。即樂聲亦聞之甚晰。奇服曠世。飾以鷄羽。舞時光耀。射眼然實。不料此日乃有極慘之事。時見人叢中西班牙人挾刀及槍。且人人被甲。俄而西班牙人不與諸貴人並立。各挾刃分駐門次及牆陰之下。余語親王曰。此何意也。正語時。忽見西班牙人出小白旗。麾其國衆。

旗脚甫動而牆之四週白煙冒出槍聲隆起跳舞之人死傷紛紛未死者則羣集一隅不知所出又聞西班牙人羣呼彼國神道之名爭出白刃悉將未死者一一行戮間有逃者若木而不動者均無免卽逃者爲兵守門繚垣復高不能跨越以出亦同盡於廟中嗟夫天主鑒臨乃觀彼輩行此毒螫宜有報應以及之也計自出旗後及卒事不及十分鐘此六百人之朝貴咸陳尸於地有呻楚不絕者狀至可哀也西班牙長歌得勝咸就尸上檢取金玉寶石實之腰囊余謂瓜迭馬克曰何如王真有福哉王震懾不能答目視橫死之人及西班牙人默然無語倭土米乾笑而諷余曰爾基督教中人知禮哉吾父皇帝禮待客兵其報我友邦乃復如是若我居皇極者此時無人不覆尸於祭壇矣爾言吾神爲厲爾神定爲何物王曰今惟有報仇耳皇帝已同巾幗吾亦不能更乘號令且欲手刃誤國之人方釋吾忿今國中貴要僅有二一人一爲吾叔貴塔滑其一卽我我今且往料兵言已立下是夜城中百姓羣呼衆譴如蠶之鬧衙遲明觸眼已有十數萬兵環圍西班牙人於故宮勢如潮至一着礮火

立退亦猶潮之觸磯。其聲崩騰。三攻故宮。三退不能前。忽見皇帝登墉。喻羣百姓。爾若力攻此宮者。我死矣。此時百姓聞言。亦立止。仍弗散。意皇帝弗欲誅此西班牙人。若以長圍困之。亦足令其餒死。因嚴圍弗散。而中礮死者亦數百人。忒拉司葛蘭種人降西班牙者。亦爲土人所擄無數。逐一殺之。祭臺之上。時可太時已勝拿佛凱旋入京。收合拿佛降卒。兵勢頗盛。中有一人。吾仇也。亦與同來。然可太時兵能徑入故宮。與受圖之兵合。則吾不審土人。何以故縱之也。是日之戰。貴塔滑被俘。明日釋歸。且令其撫慰百姓。貴塔滑旣出。仍仇西班牙。大集將弁。議攻取。與瓜迭馬克議最久。議定皇帝荏弱。不能再奉社稷。嗟夫。前兩月行此議者。西班牙當無一人出此城矣。馬林娜固賣國者。而墨西哥皇帝苟安無恥。自燬其宗廟。亦可罪矣。

## 第二十章

可太時歸之明日。天甫辨色。余已驚醒。時有數十萬土兵。及戰鼓之聲。喧天如沸。余立登臺觀之。少頃。倭土米亦至。而安滑克傾國之兵咸戾。戰局已成。時長衢廣術。及

圍圍之中皆滿。所用軍械多飛鉞。及利鏃。與袖箭。短接者則巨棒。鑲以魚牙。至於窮民。則持木梃。銳其末。以火烘之令堅。甲裳有時以金爲之。襲以羽衣。戰胄以土爲之。作虎狼蛇虺獠狀。或衣棉甲。此外尤多赤身。其在屋頂及祭臺之上。亦密布戰士。殆滿。登高之人。均以飛鏃攢射故宮。狀如驟雨。此時初陽下射。土人甲光。又射入故宮。西兵甲上。礮火飛鏃。來去紛亂。朝日甫升。祭師吹螺。聲鳴鳴然。西兵亦吹鱗篋報之。號令一出。土人萬衆爭奔。覺空氣咸爲飛箭壅塞。西兵則槍聲一片。火煙亂冒。自宮牆上外出。故宮之人。亂落如樹葉。而威聲愈動。余見瓜迭馬克飛身向前。一乘令旗阻土兵勿退。於是土兵復擁而前。勢至洶湧。欲踰牆入。爭疊尸爲階級。而卒不成功。旣而爭昇巨木抵墻。令傾。牆果洞一巨穴。衆爭蟻附入。而巨礮從洞轟出。闢一血巷。死人如麻。乃變法以火箭攢射之。凡附故宮之屋均燼。惟宮牆疊石爲之。火不能入。大戰至十一句鐘。天色沈黑。遂罷戰。此時但見累千萬火炬。覓尸於道。至所聞者。則婦人之哭聲。及創人痛楚之聲。遲明又戰。可太時勒西班牙兵出。後隊則忒拉司葛。

蘭新附之卒。大闢宮門。整隊出。初意以爲將來攻新宮。卽余所居者。心中尙冀亂中。可以獲免。孰意彼兵一出。卽焚燬屋上有平臺者。墨西哥步兵安能敵西人騎隊。且赤膊之衆。亦無能當西人利劍之芒。少須火乃大起。濃煙冒出。如怒瀑飛濺。西班牙兵之出。歸者亦稀。以土人見馬。則爭攀其足。取騎上之人。殺以祭神。令宮牆上西人觀之。且攫得一馬。亦從而殺之。推於臺下。此兩日劇戰。殺人至夥。凡見俘者。皆無免。長日之中。臺上紅飛赤濺。無一日不殺人。而祭師甘人之死。狀如中魔。以爲神道得人心。而食則戰士必勝。直至夜中。就長明火中。猶殺人不已。時時祭師被髮對西班牙咒誓。言貴質而大神渴。待汝輩心血來潤。其吻且殺。且言汝輩後此人人皆如此。吾刃鋒利。鐵烙紅待爾來嘗試。吾刃及烙爾輩。縱善殺人。亦烏能敵明神之權力。於是爲日甚久。土人死者近數千。西班牙兵旣罷。且餒。頗不欲戰。一日侵晨。方酣戰間。皇帝盛服。戴金冠。出前導。一人捧圭見俘之朝士數人。侍皇帝後。尙有西兵擁衛。雙袖一麾。土兵寂然。至於呻吟之聲亦止。帝憑牆對百姓語。然牆遠。語不得聞。後乃得。

之帝蓋語百姓勿動。西班牙人吾客也。行且去。此帝語已。百姓大怒。斥皇帝爲奸謀。並斥以女子牆下。飛箭突射帝胸。且以亂石交擲。皇帝立殞。已聞百姓大呼孟德淑馬死矣。因大奔。乃不見一人。時倭土米立余旁。余至再溫慰。倭土米大哭。余同之入宮。遇瓜迭馬克親王於輦道。王怒極。週身擐甲。左手引弓。余曰。皇帝殂耶。王曰。吾安知者。語倭土米曰。女弟宜仇我。我射帝殂也。彼帝一國乃爲女子情狀。爲賊人謀。置國家不顧。倭土米哭止。語王曰。吾亦不敢咎兄行。弑天奪吾父之鑿。乃見弑於兄。然吾父之崩。爲一身計。爲百姓計。均無憾。惟阿兄如是行。爲當不能免於冥譴。王曰。丈夫死耳。吾斷不賣國。如此翁焉。語已。遂出。

余今將告讀吾書者。以今日爲余臨命日矣。明日爲余飛昇之期。余湯麥司溫非面轉瞬立登祭臺之上。此數日城中雖大亂。人心皇皇。而宗教中儀節及燕聚。毫不減絀。較諸平日常行者尤盛。是夕高燕。四美人咸侍。未死之殘貴。均長跪余前。貴塔滑亦至。此時孟德淑馬死。彼爲監國。筵中凄愴之狀。至不可言。余喉嚨不能下。卽監國

與侍臣亦惘然無歡。自六百人死後。朝士骨肉故人皆盡。即百姓死者亦數千人。而西兵尙據腹心之地。且皇帝新崩。已命亦在旦夕。故君臣之惘惘。亦屬人情所必至。總之今日之燕。較諸弔死者爲尤淒慄。至余前。殺核雜陳。亦直同含飯酒罷。余獨歸已室。三美人同入。爭作頌詞。頌我昇天之樂。余怒極。驅之出戶。偃臥榻上。以手掩面哭。自思越萬死求報母仇。收場乃至於此。至吾赤心無瑕。乃出以供厲鬼。吾師謂余不必報仇。趣以資歸。今其言驗矣。若非念母情切。詎不歸享富貴。且居太平之國。土今如何者。一身已爲厲鬼拘囚。明日且以血心送入鬼吻。因之痛哭。求天曲赦吾死。卽不能。亦當赦我。夙愆俾以靈魂見母。已而昏昏竟睡。遂夢至吾家。一人在憲扶尼河次閒步。去家不遠。風景依然。野花送馥。荷風沁腦。景狀似在夜中。月光抹草。直鋪水面。樹上夜鶯啾啾不已。然仍警然不顧。一心直注麗榴家中。且傾耳聽其足音。忽聞遙遙有短歌之聲。音極哀怨。曲中似訴行人在外。永不歸來者。忽於叢樹中出縞衣女郎。微步而行。且行且近。余審其爲麗榴也。麗榴歌聲忽止。然愁黛沈沈。令人生



憫此時。非復女郎。意態大率已近中年。而風致尙娟娟可人。此時正欲排闥入其園中。余突出立其前。麗榴驚駭。卻退大呼。而視余自駭。曰：「顏色頓更。意即其人耶？」因曰：「湯麥司汝從死中生耶？或吾所見者鬼也。」因以臂攬余。余立醒而立。吾前者亦一白衣女子。臉上亦爲月光所照。正欲以手抱余。余忘其爲何人。以爲尙在夢中。即曰：「麗榴汝非見鬼因起坐抱而親之。以口余吻未及其頰。忽覺其爲倭土米。」余自咎此夢之噩。大怒復仰臥。歎息且哭。然倭土米面容亦慘變。可憐已極。彼蓋愛我而我夢囈所言。殊非彼所好。彼此時亦知余爲麗榴之故。目眇而親其頰。旣醒乃覺耳。因語余曰：「透而恕我。我來省爾。非攬爾清夢。且我之來意。乘天未明。與君密謀。謀似有益於爾。我卽不能救爾。然此慰藉亦足慰汝悲涼。爾非夢見愜心之人乎？不爾胡爲見抱余曰：「然此卽吾在海外定情。彼亦屬心於我者。然今尙何言。明日臨命矣。何情之云。」倭土米曰：「我不知爾所言。吾輩先哲有言。凡男女情愫旣深。毋論生死均可相聚。汝今勿恐。果吾先哲之言驗也。明日日光未落。汝得見汝所愛矣。今且告我。君家所眷。」

之人情款如何深者。若我者。可以同爾。畢命於祭臺。不審彼人能如我之甘死於情否。余曰。吾歐無此習尚。倭土米曰。不死。將仍嫁夫乎。語時雖從容。然余即月光中視之。目光外射。似怒而胸際亦墳起。似爲氣擁闕者。余曰。倭土米聽之。爾果愛我者。固有良法。可以令我勿死。或力勸瓜迭馬克見哀。釋余勿殺。且爾爲皇家之女。何以不請於先皇而赦吾命。倭土米曰。爾以我爲聽君血肉狼籍耶。爾亦知自爾崇爲神道。吾無日不思出君於阨。卽吾父未虜。吾亦日夜乞哀。父怒。麾我令出。事旣弗成。則思縱君自便。卽阿兄亦合謀助我。我尙欲以重資行賂於祭師。若非西賊之入。爾命尙可得生。須知天下惟婦人謀事心極堅深。必欲求遂而後已。卽人所莫至者。亦求至之。願國變一乘。吾謀遂敗。卽天文家亦言。明日正午剖君之心祭天。西賊當立覆。若過此一時。則國步殊岌岌。自天文家一言。君死必矣。衆言明日之祭。不必渡河。但殺之神道石像之前。爲兆大吉。此事國中人人知之。今日祭師殺人。咸哀神道。云明日殺君。必準其時。不敢欺神而失信。今日神臺立竿張幕。幕之中。心啟竇如環。卽以金

環緣其竇。候日。日正午時。環中之影。及君心坎。刀卽隨影而下矣。近十餘日。宮外邏偵極密。防爾出奔。西人軍中。卽吾爲爾妻。人人防吾漏泄。警備至嚴。今爾宮門之外。警兵凡三道。作重圍。謂爾能飛出耶。卽君之窗外。亦有祭師伏偵蹤跡。君至此。安有生法。余曰。逃固不能。然尙有策。我若自裁。彼又何力。倭土米曰。自裁非策。若幸留者。或尙有幾微之望。一死尙復何望。且旣死矣。尙復何擇。吾聞人言。人爲祭師所殺。死絕迅。亦不大痛。彼輩初議欲令君不良於死。吾哀祭師。俾君速了。語至此。徑坐余旁。以手挽余曰。君無更思。明日俄頃之痛。楚當開拓心胸。思死後之如何者。若能迅死。亦復何懼。何人。不死。安能預料。且吾聞爾宗教家言。人經死後。皆屬安樂之境。類與吾宗教略同。君今試想。明日一過人世。憂患痛苦。均可不見。不聞爲苦甚。暫爲樂甚。長君又胡慄。彼時君母。亦可把晤。至摯愛之人。亦足聚首。安知我不逐君而來。語至此。以目視余曰。明日之局。殊令人不堪。然不堪之外。悉長明海燈。放大光明。君何不樂就之。有。今請君力掙爲丈夫。勿儻喪至此。君久厭世。當知此爲清福。今別矣。明。

日。同。至。祭。臺。再。與。君。把。握。吾。既。爲。君。妻。卽。有。權。力。可。以。送。君。於。臺。上。後。會。有。期。君。可。弗。忘。吾。言。且。勿。論。此。語。合。與。不。合。惟。念。薄。命。妾。言。切。勿。化。仇。倪。喪。失。丈。夫。氣。節。譬。如。爾。國。人。咸。在。此。間。觀。汝。汝。亦。作。此。愜。卻。狀。令。人。齒。冷。耶。遂。與。余。親。吻。狀。如。兄。妹。之。禮。牽。帷。出。人。雖。不。見。而。語。聲。常。在。余。耳。際。既。而。自。念。吾。死。雖。可。怖。而。彼。言。亦。不。爲。無。見。安。知。今。日。作。如。許。怖。狀。明。日。就。戮。事。亦。平。常。此。時。余。焦。心。轉。舒。猶。天。將。大。颶。而。海。光。鏡。平。覺。此。女。一。片。忠。言。至。以。爲。駭。不。期。如。是。國。俗。乃。挺。出。此。英。雄。之。女。遂。立。意。不。負。公。主。之。言。爲。英。國。人。視。死。如。歸。之。狀。凡。百。之。事。均。付。之。天。毫。不。愜。卻。必。不。令。野。蠻。人。譏。余。畏。蒞。且。吾。爲。何。等。之。人。乃。自。呼。冤。此。間。朝。貴。死。者。相。藉。均。不。一。言。余。何。爲。異。懦。至。此。吾。母。不。死。諸。奸。人。劍。鋒。之。下。伊。撒。貝。拉。不。受。生。瘞。乎。人。生。於。世。何。者。非。恐。怖。之。境。甯。獨。一。余。因。之。釋。然。無。恐。時。天。亦。大。明。而。戰。聲。亦。隨。日。光。而。動。數。日。以。來。戰。極。烈。而。今。日。爲。尤。烈。余。自。念。今。日。何。日。乃。爲。彼。擔。如。許。憂。耶。

# 東方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三角全年  
三册三元郵費每册三分

本雜誌創辦已經十載，風行全國，自前年大加改良，版幅放大，材料增添，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及百科之學說，并附中外時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每册約二百餘頁，二十萬言，附圖數千百幅，尤為精美，足資考證。

# 法政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全年  
三册一元五角郵費每册二分

內容分 論說 譯叢 雜錄 專件 記事  
附錄 研究法律政治上重要問題，介紹東西大  
家學說及本國名人著作，凡議會議員行政司法  
官吏及一般國民，均不可不讀。

# 教育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全年  
三册一元郵費每册分半

本雜誌出版已及六年，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  
之進步，自本年起，改定體例，力趨實際，列目於下，

1 圖畫	2 言論	3 評論	4 學術	5 實驗
6 教材	7 修養	8 史傳	9 調查	10 法令
11 記事	12 名著	13 雜著	14 文藝	15 談話
16 答問	17 成績	18 選錄	19 紹介	20 附錄

#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册自五卷一號起版幅放  
大每册二角五分全年二元五角

五卷一號起大加改良，放大版本，擴充篇幅，精選  
材料，增加圖畫，而其特點如下：(一)插畫用中外  
名大家真蹟製成，五色銅版，精彩直與原畫無異  
(二)蒐采中外掌故風俗及各種有關與地歷史  
事件，未經人道，而且極有趣味者(三)門類比前  
增加一倍，凡新劇傳奇詞曲棋譜畫概及楹聯詩  
鐘燈虎諸附錄，皆出自名手(四)每號字數在十  
萬左右，較原有增五分之二，全書又改用四號字  
排印，字字疏朗，不費目力，愛閱諸君，定所歡迎也。

# 少年雜誌

月出一册八分，預定六册四角  
四分，三册八角，郵費每册半分

本雜誌廣積前經出版之童話，以極淺顯之文，述  
最有興味之事，又於故事之外，益以時事評論，人  
物傳記，博物資料，德育模範，以及衛生遊記，寓言  
美術遊戲等事，足資觀感。

# 兒童教育畫

每册七分六册三角八分  
三册七角郵費每册半分


本書將有關於各科學之事實，繪為圖畫，以極簡  
單之文字說明之，俾兒童既閱是圖，更讀其文，即  
知大概，每册十六頁，內插彩圖八頁，後附懸賞畫，  
并可贈書，尤足鼓舞兒童之興趣。

大山上

說小珍袖版出館書印務商

小說 偵探 世 中山狼	小說 言情 海棠魂	小說 偵探 青酸毒	小說 偵探 傀儡美人	小說 偵探 玫瑰花下	小說 言情 羅仙小傳	小說 偵探 三名刺	小說 偵探 三疑案	小說 偵探 狡獪童子	小說 理想 易形奇術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小說 偵探 狡兔窟	小說 社會 蠹情記	小說 科學 幻想翼	小說 言情 銀鈕碑	小說 神怪 黑衣教士	小說 言情 五里霧	小說 偵探 一聲猿	小說 偵探 怪醫案	小說 科學 薄命花	小說 義俠 行路難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大海上



譯 林  
書 叢 說 小  
編 五 第

說 小 理 倫

錄 仇 報 山 火 子 孝 英

下 卷

海 上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小 說 本 小

偵探小說 警世 一束綠	偵探小說 毒藥罇	偵探小說 指環黨	偵探小說 雙指印	偵探小說 寶石城	偵探小說 七醫士案	偵探小說 車中毒針	偵探小說 白巾人	冒險小說 金銀島	倫理小說 萬里尋親記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二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偵探小說 圓室案	偵探小說 多那文包探案	偵探小說 桑伯勒包探案	滑稽小說 化身奇談	滑稽小說 旅行述異	言情小說 媒孽奇談	社會小說 蘆花餘孽	社會小說 白頭少年	社會小說 老殘游記	義俠小說 雙鴛侶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三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三角	一册一角



#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卷下

英國哈葛德著

閩縣林紓

同譯

仁和魏易

## 第二十一章

少須聞音樂之聲大作。侍者麇至。後隨畫師無數。侍者奉盛服。至華侈。請余易衣。竟畫師進。顏色塗余身。狀類英國五色之徽章矣。至如眼耳鼻頰均塗以丹絳。心口之間。至再量度。卽中心作大圈。余髮本散披。肩上乃并爲椎結。作大將武狀。髮以彩帛重裹。中植雞翹。始授衣裳。耳上着金環。膊及脛股均束以金釧。頸上金鎖。飾以至貴之寶石環。垂心口處。則懸巨玉。色如水光。受月晶瑩。射日屑碎。珊珊貫以小繩。作紅鬚狀。懸余頰下。更用花繩周縛吾身。縛已。事始畢。四週相度。似已完整。雙手授余雙笛。令分乘之。引余至神堂之上。國中親貴咸盛服待余。出堂中有暖閣。稍高。余四妻咸侍左右。禮官引余登閣。旣登。四妻爭進。親額後。雜薦糕酒。盛以金案。余無心更進。

他物惟多飲酒令醉少須祭師數十人突至血液淋漓滿身衣似絳色然殺人過多已猩污不能名狀頭髮均爲血膠雙手亦粘宿血至於目眶之內亦似清血下流羣祭師爭止暖閣之前中一祭師伸手上言曰羣百姓可崇拜此不死之神道於是堂之上下咸羅拜曰吾輩敬禮神道祭師凡三呼百姓亦三伏三頌旣成禮祭師語余曰神當念我今日未能盡禮皇帝本自來顧已賓天神道當知奴輩日來大偏正與媠神之人宣戰至於皇帝亦殂於賊中神當知今日升遐必擴宏量勿念凡人失禮於大神尙望大神告之天帝爲吾輩排難解紛得佑吾輩長保其宗教無滅則當常殺人以祠神矣奴輩知吾神急欲上升穹昊亦無敢攀留神駕神當知蠕蠕者均神之子民神當降釐於彼俟大命旣盡爭來事神祭師言時衆皆哭獨倭土米夷然弗動祭師言已復令奏樂此時羣祭師環伺余旁四妻二前二後擁余出宮宮門已大關余四矚覺所聞所見均印入腦際若永永不忘者遠遠中見西班牙人與土人戰極烈去余纔數十步有時土人欲跨牆入竟爲槍彈所轟立蹶而未燬之屋脊及

祭臺之上。爭以飛槊。飛箭。擲入宮中。此五百步外。景象也。若在五百步以內。情景又變。余旁均老少男婦。爭欲面余。手中人人拈花如臨吉禮。至一見余。大呼歡頌。幾於破聲。都不之聞。忽有飛彈着人立死。始一愕。顧然猶作頌言。大神之來。吾迎之。大神之行。吾送之。余徐行向臺。而鋪地均花朵。直至臺階之下。宮門已填咽。不可入。余少止。忽見有武將。自人叢中力擊而出。至前爲禮。余觀之。則瓜迭馬克也。微語余曰。吾脫身彈雨中。來與君別。相見未遠。幸自珍重。吾力已殫。卒不能脫汝於難。而吾身甚欲與君易位。然卒不可得。良友別矣。君兩次脫我於死。我乃不能脫君。愧哉。愧哉。余曰。王行矣。上天佑王。王眞吾良友也。言已。遂趣前至祭臺。吾妻中有一人抱余哭。哭已。行然祭臺階級甚宛曲。前導之人極長。慘默無聲。似儀節。應爾臺螺旋而上。每至一處必有吾妻一人與余哭別。亦必禡余衣一重。或去其寶飾一事。然祭臺絕峻。近一句鐘始履平地造臺上矣。此臺寬綽。較余鄉迭青罕墳地爲博。臺上四無欄杆。臺上有貴質。而與太時葛德廟神象一石琢一木鑄。高逾尋丈。地上腥污。殆滿宿血。蓋

數百年而廟前長明之火尙爆烈有聲。殺人之俎挺然列神前。尙陳列各種刑械。及蛇皮大鼓。此外一無所有。其左卽臨西班牙屯兵之處。土人尙數百踞臺放箭。廟中所集均祭師。專爲教宗行禮者。臺下多殘燬之廬舍。百姓數十萬。或爲臨敵。或爲送余。團結不散。此時去正午尙有二句鐘之久。此二句鐘中。尙須行禮。祭師先引余至太時葛德廟。廟神謂卽余身也。神象以黑石鑄成。飾以金寶。一手執盾。盾上張巨眼。則寶石爲之。祭司語余。此神眼稽察天下善惡者。神前供金盤餘血。猶沁。祭師握己髮磨擦此盤。令淨淨盡。捧盤請余呵氣。余不答。此時尙欲行禮。聞臺下人聲如沸。祭師急擁余出廟。余知西班牙人怒。土人登臺放箭。故潰圍來攻此臺。可太時自領勁兵數百。尙有忒拉司葛蘭土兵從其後。墨西哥兵數千。背臺迎敵。逾五分鐘。仗接矣。西班牙兵排槍一放。卽突進一步。馬足蹴石而滑。乃下馬地鬪。土兵漸退。入第二戰線之內。尙極力與抵。臺上尙有縱矢之兵。西班牙列陣而來。格不遽進。余心尙望西班牙能勝而登臺者。余或不至於死。倭土米曾告余。非正午不行刑。則余此時尙有

二句鐘之希冀。果西班牙勝者。余尙可生也。顧余旣出廟。見倭土米公主。方與祭師抗辯。嘵嘵不已。以戰聲方酣。余不能聞其作何語言。論甚烈。祭師似有駭愕狀。而復露得意之色。已而倭土米所爭。似允祭師。點首不已。頃之。倭土米至余前。余觀其顏色。凜凜然。作就義之容。又柔婉似新婦之就新郎者。余曰。公主何由弗行。今茲弗行。西班牙兵已及臺下。死亂軍中矣。公主曰。吾視死如歸。何震之有。於是衆皆無聲。爭俯視臺下戰狀。土人鑿撲極烈。以彼恃有神道鑒臨。又百姓呼詈以助之。氣益勇。至以身自就西兵鋒刃。欲執而推之。階級之下。往往見羣土人環抱一西人。狀如肉球。滾諸螺旋之階下。顧抵拒雖力。而西兵蜿蜒作蛇態。力趨上臺。隨寸隨尺。以死猛進。一句鐘中。已至臺之半身。萬聲呼喊。西班牙兵亦大呼其宗教之神。以張膽力。土兵則號聲如畜鳴。祭師戟指臨臺。念咒助陣。他無所聞。但聞槍聲隆隆。與臺上蛇皮鼓聲相應。和余見廟中半裸之祭師。援桴如雨。點而臺下萬目。咸仰臺上。面受陽光。弗恤。此時余立於祭臺之側。倭土米亦侍祭師。傍余而立。祭臺之旁立四桿。上張黑幔。

蔭此祭臺黑幔之中。作圓孔緣以金環。徑四週可六英寸。陽光斜射於地。爲時尙未交午。而徐徐已近臺邊。大祭師傳令羣手爭褫余衣。余身全赤。僅留腰圍之布而已。余知死期已到。不審何故。膽力溢出。凜然無所畏。自念俄傾之間。去此兇人遠矣。迴顧與倭土米別。然倭土米衣服亦褫。亦僅留一腰圍。亂髮四披。其肩語余曰。透而爾勿駭。此臺爲我夫婦新婚之繡榻矣。雖君不見憐。而我願與君同盡。我旣不能出。君於阨法。惟有二人同穴耳。余欲報言。而祭師已登余臺上。此余第二次爲犧矣。祭師擒余時。臺上人大呼言。西班牙兵近最上層矣。而爲時尙未正午。祭師縛余急。一面迴首觀戰。余與倭土米同臥臺上。心中旣愕且戚。念倭土米何爲輕死而就我旣而服其摯情。臨難仍與余並。惟其愛我乃至。慘死意其心旣不能去。我無甯以身爲殉。然則天下知己無如倭土米。卽麗榴亦將遜之。不禁淚落如綫。並臉上塗丹之色。亦爲淚漬糝糊矣。此時回頭視倭土米。而倭土米適亦迴首顧余。二吻相距盈寸而已。余告倭土米曰。公主吾至愛卿矣。而倭土米胸際浮沈似爲至情所感。兩頰大赭。言

曰。吾死。瞑矣。二吻相交。始行親愛禮。此一次。蓋臨終之永決矣。不期夫婦定情。竟在祭師刀鋒之下。此亦極人世之大奇矣。倭土米復申言曰。吾死瞑矣。設更十死者。此一刻千金亦足相抵。然吾尤欲急死。防君俄頃之下。即易其愛念。以向汝同種之人。惟君見我至情。始立奪其愛。吾死瞑矣。余曰。公主勿爾。吾心將益碎。然公主雖如是言。而吾心實不忘麗榴。復語之曰。公主忘其性命在我。固不能不愛。倭土米曰。吾命何貴。得君之愛。吾始貴耳。透而汝有何術。能使天家玉葉與君分。此祭臺半石也。吾覺此處新婚之榻。較諸溫柔鄉裏香軟多矣。須臾即赴極樂之鄉。誰能窺我者。

## 第二十二章

余曰。倭土米。吾死何時耶。倭土米曰。俟太陽之影。入君胸際圓圈之內。則大命近矣。余迴視陽光。去余胸僅六英寸。以時計。入圈時可十五分鐘。此時戰聲已近。余欲外視作何狀。見西班牙兵已到臺邊。臺上土人仍以死力拒。余固見戰事矣。而殊未覩此猛烈之狀。蓋土兵哮喊欲狂。能殺一西兵。雖以數命拚之。勿惜。然所持兵器多紅

銅與石。何能貫入西人鐵甲。唯有數人共抱一人。與同跌於下。於是皆數人攢擒一人同跌。而祭師中亦有助戰者。余見一高大之祭師。力抱一西班牙兵。同擲於臺下。然西兵已漸登臺。祭師勿令近臺。遂分調多人抗之於臺隅。而主客相搏。仍漸漸近於臺次。土兵所剩可二百餘。祭師猶力衛臺之四隅。時日影已漸近余胸口。未及一半。余覺心口爲日脚所炙。熱甚。自恨無約書亞法力。能令此赤日不移也。事見舊約日脚甫及余心。即有祭師五人。二按余臂。二按余足。大祭師以兩手執刀。下嚮余。閉目待盡。天文生忽言曰。需之。爾等不待太陽入神胸口。正中安滑克當立滅神。亦弗歆祭師嚼齒作響。仰視日光。復盼來兵。狀甚哮怒。然太陽近余心口。時而西班牙亦至臺邊。第半圈尙未滿。大祭師復舉刀。余眼復閉。天文生又呼曰。勿動。時未至也。忽聞倭土米大呼曰。透而。兵士趣救我。彼人方欲謀死良人也。西班牙兵忽大呼曰。夥伴。趣救人。此狗尙在此。謀人也。於是西班牙兵一擁直前。擊散土兵。以手執大祭師。兩足撲之。臺下土兵亦四散。西兵刀光上下。殺人如麻。而太陽已到余心。正中天文生猶



言趣殺此人。祭師從臺下起，大呼舉刀立割。余胸時陽光猛射，刀光趁之而下。余大震，忽陽光復閃，則西兵橫刀受日之光也。瞬息之間，此刀之半已埋入祭師胸口。祭師仍捧刀前撲，刀適中余及倭土米之中間。於是二人之臂均傷，夫婦之血遂相膠附。祭師既撲，余夫婦身上血湧出，作牛喘。余似夢非夢，聞天文生作歌，歌意謂大祭師死，神道覆矣。大神不饗祭品，基督教十字架勝安滑克神道矣。歌聲未畢，蚩然一聲，亦似中刃而死。此時祭師之尸伏吾夫婦身上，似有人提去之，而祭師體尙能動。旋仆於長明火中，焦灼以死。吾夫婦之縛亦有人剷去之。余起坐祭臺四矚，聞西班牙人操西語，語其伴曰：此兩男女絕可憐，吾刃少遲者，則此二人胸次創口將圓裂如盃矣。然此女郎尙佳，致若以水滌之，殊亭亭可人。我將往求大帥賜我，余聞言似審其聲甚嘹，曉動聽下臺視之，則若望也。週身已着戎衣入伍矣。彼殺我之祭師實爲若望所手刃者，幸彼未審爲余，不爾，余心不爲祭師所得，亦將爲彼得矣。因不禁呼曰：此非若望耶？若望聞言如中槍刃，駭然却步，因自拭其目，相余識爲余矣。因

曰。天乎。此非英國奸人湯麥司耶。吾胡乃趣救其命。余聞言。知必死。乃飛奔。若望舉刃來追。余繞臺走。若望挺刃力追。余膊受繩麻木。幾爲所得。尋見一大將。似可太時以刃抵若望之劍。令勿追。因曰。沙西代汝亦殺人耶。彼人爲祭師所困。我來救之。汝胡爲殺彼。豈癩動耶。聽之行。勿追。若望曰。彼非土人。英國謀者。乃弗聽軍令。仍前追。可太時復顧。若望曰。汝果癩矣。汝言二人皆英人。英人果如是耶。麾余夫婦曰。爾趣行。勿更爲人得。刀鋒一揮。令余急奔。若望怒。仍欲前近。可太時曰。止。吾基督教人。爲救人來。不爲殺人來也。令左右挾若望去。於是有西班牙兵數人。引若望臂。不聽前。若望大詈不止。猶狼牙之宓厲。余此時木木不知所爲。倭土米趣余曰。趣行。勿濡。余問曰。念何地可以逃者。不如乞彼保護。倭土米曰。彼將以刀刺汝。此等人可共事耶。趣隨我來。於是倭土米先行。余隨下。西兵亦無沮。尙有人憐我作如此態。知爲祭臺中死囚也。忽有忒拉司葛蘭兵舉椎將擊我。西兵中一人以刃抵之。立仆於地。余旣近臺級。迴視臺上。若望復挺刃來追。殆已關白大帥釋之矣。此時去余五十步已高。

舉其刃。余此時出大力前奔。其捷如風。越臥尸無數。然臺上西兵力推積尸下。臺余幾爲所壓。皆倖免。而若望追余。亦不余及。似患臺下土兵不敢以身冒險耳。此一日余瀕數險。均脫。尙不審尤有奇險。距吾前路也。余旣下臺。百姓方紛紛移臺下積尸。人多如海潮。余屢入其中。忽聞有巨聲如雷霆。余仰望見有絕大之神象。自空中盤旋而下。蓋太時葛德像。爲西班牙兵所推而仆者。象下時。適當吾上。自念前數刻取余心以祀此神。今則糜吾身爲神壓矣。西班牙兵居臺上。抵掌狂笑。余夫婦亦大奔然。象至臺。象跌反觸石。基象首翻而抵地。死人無數。余但聞地上反震聲。石象已入土數尺。石屑碎飛如開花之彈。漫空而舞。有一兩片直過余頂。神像遂碎爲數段。余身尙完好。方神象之下。地中陷一大穴。此後余不省其他。但力奔至宮中。倭土米以水滌余身上藻績之飾。且裹吾傷。已臂則不之顧。包裹極固。然刃入臂甚深。余血潰出絕多。倭土米亦自裹其創。易白衣。出餌飼余。並以衣相授。二人乃同食。旣飽。余少清醒。語之曰。此第二節。作何摒擋者。脫祭師更來。吾命不仍盡耶。以余思之。不如

往款西師。倭土米曰。爾尙不憶彼揮刀之人耶。奈何尙欲近之。爾且告我。此仇家誰氏。余曰。吾不言。母仇乎。卽爲其人。吾惟欲得其人。故渡海來索。倭土米曰。旣如是。尙欲投之。汝愚昧極矣。余曰。我畏祭師極。謂此外均樂土。故有是言。倭土米曰。生人祇得一次爲祭品。汝旣能脫。後此不更來矣。惟汝輩所信之神道。似較我國崇奉爲偉。今日臺上之局。似彼神以依服蓋我。故得出險。透而汝有何神。令我至不自信。吾國之神道。乃於萬無可生中。竟使西兵救汝。若爲我一身計。得死君旁足矣。惟愛君至深。故呼救於西人。吾惟得君見愛一言。自以爲速死。則君此言必不更食。今生矣。君必不踐其言。余曰。公主何爲見疑。吾言至死不悔。且公主旣願自死。且生急智。用西兵相拯我。今日得生。舉一切身體髮膚全屬之。公主若弗信者。吾當更述前言。曰。倭土米吾妻。吾愛汝至也。矧在祭臺之上。二人之血膠固不開。且已接吻。此卽百年之婚券。雖余自問爲生無幾。然一日得生。一日爲公主之夫。義不反顧矣。余此時盡棄其前約。由百死中爲摯愛之言。心中惟懷得天之佑。及倭土米舍死相救。此外

一無所着。卽麗。榴之情。亦不復顧。余此時力隨。倭土米。猶乳嬰之戀乳。舍乳百無所。思亦知一人之身。安可自背。前約惟深。知人情不甚相遠。更易一人處吾地者。行事亦必如是。矧吾在祭臺之上。已發誓言。又安可反汗。吾當日自分必死。言之以爲無害。今不幸而生。若再食言。則不義之聲。吾萬不甘冒。爲今日計。毋論如何。拚此一身。付孟德淑馬女兒矣。此女出我百死之中。兼謙讓未遑。似不敢公然爲余家室。良可感也。公主聞言後。以手自理其髮。語余曰。透而此時之言。似神氣已經飛越。所出均不由衷。我乘君昏憊之中。刼人以愛在吾。亦不甘受神臺一語。吾亦知君本之真心。今日倖生得母。仍憶戒指上之誓言乎。卽君愛我出之。眞誠然以我自維。必不能奪君舊愛於海外。雖然卽有此情。我亦不懟。蓋吾心全已屬君。君心亦甚知我當無中道之蠲。惟吾心旣已屬君。欲更令吾別屬他人。則是背明而趨暗。尤吾所不樂。爲君亦知吾所深患者。何事想君。男子或不之知。吾惟恐成禮之後。一旦棄如秋葉。則賤妾何以聊生者。迨旣見蠲大海茫茫。乘槎遽逝。嗟夫。透而試爲我設想。其事將如何。

耶。設我今日不卽成婚。第爲朋友之愛。於事亦未有礙。顧不可視我爲游花浪蕊。隨愛憎爲溫冷。則非男子矣。須知吾之門閥。爲孟德淑馬女兒。在國中爲天潢貴胄。苟儕吾於此。則我萬萬弗甘。透而旣欲娶我。則當圖其偕老。吾明知此事爲君所難。不類神臺接吻及臂血相膠時矣。言次。自視其臂創不已。復曰。透而待我。我今尋瓜迭馬克。若尙生者。當與之同來。今祭師皆亡。瓜迭馬克之權。足以覆汝。汝無憂死。吾所言事至重要。汝須仔細。沈思勿孟浪。作輕諾。若必欲往投西班牙。吾亦聽汝。然情慳自是斷矣。余曰。吾筋力皆罷。逃將安往。今余亦清醒。曉事且大仇在西班牙軍中。吾立志殺之。凡彼同伴之人。悉皆吾仇。凡與彼爲仇者。又盡屬吾之同志。公主聽之。我不逃也。公主曰。此言當矣。苟入彼軍。死不終日。以彼眼中。吾早洞悉其意。嚮今且少息。吾必以策全君。

第二十三章

倭土米旣去。繡幔亦下鉤。余睡於小榻之上。罷極。一臥卽入黑甜。凡一切言論。均在

模糊之中。久之方醒。時已夜中。牕外戰聲及火光熊熊。燦如白晝。有牕眼。適當吾榻。余登榻。攀牕外望。臂創未愈。頗覺痛楚。已從牕眼下矚。方知西班牙已據祭臺。仍縱火燒燬廬舍。且以兵劫土著。就火中見西班牙已收兵。而土兵數千。尙彎弓礮石尾。其後。余視已復歸榻臥。心中自謀。身世究如何而可。且自念若拋撇倭土米降西班牙。則性命必懸之若望。然則贅於是間從倭土米終老耶。此外尙有一法。僑居於此。仍不與倭土米成婚乎。然終竟爲忘恩而負約。第一娶倭土米。則終身淪於是間。無更見麗榴之日矣。在理還鄉之思。固屬絕望。而私念或有自由之日。仍能再履鄉園。尋吾故劍。脫一就倭土米。非遇其橫天。定無飛越甯家之時。留則無以處麗榴。去仍無以對公主。吾生旣非過人之豪傑。又非善幻之神僊。別無自全之良法。思極惟有婉求倭土米。勿以人類齒我。則麗榴之約。或不爲其所壞。吾今立意還鄉。不從倭土米作流寓之鬼也。疑惑中。兩不能定。復自念一生行事。已一無所成。今止能因勢利導。無他法矣。或人必謂我有意矯飾。爲此欺人之言。實則余出從患難之中。卽不自

述心緒筆之於書。亦有誰議我者。我今大書特書於此。正所以揭我天良。明我無他耳。後此始偵知當時若不娶公主者在法亦立死。吾之所以不死而仍娶公主者。明公讀吾書尤當爲余原宥。卽異日麗榴問我。我亦有詞以對。蓋我之行此。非出本心。明公讀吾書者。多聰慧之人。當知余之在墨西哥尙主之事。正以若望明明在於西師之中。余誓殺若望之心。爲生平大事。較諸傾心麗榴尤爲重要。且勿論其他。但論余今日著書叙述生平時。而若望死久矣。然思之猶復恨恨足知余之留贅墨西哥。正欲假土人之力爲復此仇。若當日投身西班牙。早晨入伍。晚來身命已殆。吾又知吾逃後。若望必廣布流言於軍中。脫更入其軍。雉經及槍斃之刑。一一可以逆觀。今余亦不加議論。惟此時性命僅餘一髮。故不能不舍議事。而但就序事。余方坐榻凝思時。忽羅幔開處。一人闖然秉炬而入。卽瓜迭馬克。蓋從戰場中來者。火縱飛揚。而戰事實已息。頭上所戴羽毛均爲利刃。屑短卽身上金甲亦纍纍着刀痕。頸上受槍血尙流溢。見余卽問訊曰。透而無恙。吾以爲今日與汝必不相見。自度亦無生法。固



知世界中事。有非人所料。兩人俱處必死之勢。何由仍自生存。今亦無暇他言。且曰。君當赴堂對簿。余曰。往就誅乎。或仍赴祭臺耶。王曰。祭臺之行。可以免矣。惟就他刑。以死。則吾亦不能豫料。汝此行。可俄頃就刑。亦可立登戚里。倭土米在元老及諸朝貴前。爲爾陳請。汝果有心男子。當必感激。其深情此等深心人。實爲我生平所未見。但我今日未能赴議。苟可相助。無不盡力。透而趣隨我行。蠟炬燼矣。且汝憂患之局。嘗試已深。卽此行。汝當無怖。余聞言。遂從之行。至余嘗拜勅爲神道之香木堂。當日人人羅拜。今日則爲階下囚矣。昨日余所據之暖閣中。貴人駢列。有數人金甲上帶刀痕。如瓜迭馬克者。餘有常服者。尙有祭師一人在焉。面皆作鐵色。凜若秋霜。今日之聚。本非爲戮我一人。此時視我直輕如毛髮。蓋羣聚此堂。正爲拒敵決策。余一入堂時。仰見中坐一人。卽貴塔滑。見余卽曰。瓜迭馬克。此何人耶。豈卽封神道之透而彼今日非從祭臺中逃越耶。諸朝貴議之。將何以處此人。此人脫身俎上。於例合乎。祭師曰。此焉言合例。然彼在祭臺見痕。似神弗歆。今論殺。弗置之神臺。當以他刑盡。

之貴塔滑曰。諸公云何者。老夫意此人終屬透而爲我。大仇安可留此爲彼間諜。我意不如殺之。於是有數人點首。餘人皆默無言。貴塔滑曰。趣言之。生殺一言決耳。瓜迭馬克起諸座間曰。以臣言之。留此尙有他用。臣與之稔。其人殊有將才。而且忠篤。以臣一身曾累試之。且此人全非透而特其母產自透而耳。彼國之恨透而適與我同。則此人亦透而之仇也。且彼能精透而之風俗及戰法。不如留爲參贊。亦足以助行軍。貴塔滑曰。以彼助我。猶以狼贊羊羣。何以集事。與其容留是人。直領吾曹入諸透而之齒頰。即使吾輩允之。孰能爲彼作保證者。瓜迭馬克曰。臣以性命保此人。貴塔滑曰。姪兒。汝命至貴。乃保匪人。凡白種人。無一非妄者。卽立誓亦可反汗。老夫意不如殺之。以釋疑團。瓜迭馬克又言曰。其人已與公主成禮。且公主愛之至。甚至與之同命。臣意公主亦必力保其人。上若宣公主者。臣且促之來。貴塔滑曰。汝以爲可者。卽趣倭土米至此。第以女子鍾情。率多眩惑。倭土米能任其人不叛去耶。且倭土米之嬾其人。特宗教中之故事。何云婚姻。羣公之意如何。時但有數人議左。而座間

則盡以爲宜。召公主。遂有一人出宣公主。公主至時。亦盛服。惟倦罷。不能振刷。嚮貴塔滑鞠。躬貴塔滑滑曰。今日宣公主至此。將刑透而耶。抑令之立誓附我耶。瓜迭馬克力保其人。云公主亦滋信之。稿耶。特女人之信男子。惟下嫁其人。始足取信於國。爾從宗教中儀節。固已事之矣。今能更遵國俗誠嫁之耶。旣嫁之後。卽以公主性命爲透而之保證。公主曰。若其人俯允者。我亦甘之。貴塔滑駭曰。以汝下嫁白狗。固已大張其人。奈何躬自貶損。至是汝須知身爲玉葉。皇帝之長公主。且將恃爾收歸倭土。米一邑人心。勿歸西班牙。爾之性命至重。乃降尊爲俘囚作保證耶。彼若少萌反念。雖爾亦莫復自保。彼究屬外人。心不可知。汝須慎之。公主曰。知之。勿論爲白人爲異族。我實愛且信之。卽將來收合倭土米人心。尙須賴其人之助。惟其人意若弗欲。甘死如飴者。則須皇帝自加研問。取實。貴塔滑笑曰。此二事。一爲刑誅。一爲恩愛。我固不問知其胸臆中作何語矣。究竟透而汝且決之。余曰。外臣身困囚俘之中。若公主見哀。臣固願娶。余此時身臨刀俎。遂不疑惑。慨然立允。因思貴塔滑之言。果洞悉人。

情者矣。余言時。倭土米視余曰。今日之言。非苟然也。爾須蠲其前言。後此身悉屬我矣。余曰。願之。願語時。眼中如見麗榴。就我哭別者。嗟夫。是言出口。與麗榴前此立誓。沈九淵矣。貴塔滑視余曰。我已聞汝言。爾喪家之白種。爲公主賞拔。登諸戚里。然老夫殊不能遽釋於懷。汝將來稍萌反側。則公主必置極典。願汝異視他族。必不戚戚於心。余曰。願重誓。臣於西班牙。大仇也。且大仇之中。尤有一人。爲不共戴天者。臣卽復仇之。故始涉海。至於上國。今日遇之神臺。猶欲剗臣以刃。臣今亦無語。若監國仍疑弗釋。則請付之刀俎。臣在上國。瀕死者數。今日自視身命。已輕若鴻毛。貴塔滑曰。爾言殊有膽。羣公策之。或令其立誓。尙主耶。抑仍肆之市朝。果其人能如親王與公主之言。其才尙復可用。以彼知吾仇之風俗。語言與兵法。儘足就彼。值得敵人虛實。若其人攜貳及愚。我私奔敵軍。輸我之虛實。此事尤須羣公決之。時滿堂之人。計議非一。言殺言留。議論騰涌。久之弗決。貴塔滑曰。議論過多。殊難成事。今惟以舉手爲憑。信吾先言殺。則擬殺者先舉。吾續問留。則擬留者亦舉。以舉手衆寡。定其去留。此

時議事者舍貴塔滑外。凡二十六人。殺與留各得其半。貴塔滑曰。爲議既平。於何取決。今當待老夫決耳。余聞貴塔滑自決。知已無倖。倭土米未及貴塔滑言時。越次進曰。阿叔。臣女請叔肆赦。冒進一辭。國家如願用我。收復倭土米一邑。人心者。當用臣女之言。此邑爲先后湯沐。因而賜臣。則臣女實爲茲邑之長。且先帝在日。此邑屬之王室。則臣女之命。亦不能謂之微細。卽阿叔輕我。而臣女所部三萬衆。彈指可令景從。亦可令分散。大祭師固知利害。在祭臺請死時。大祭師侃侃與臣女辨論。不令就刑。今吾叔及貴族定議。必欲論殺其人。臣女亦有何說。惟女子從一之義。則願與之同命。至收合倭土米之衆。令其反正。則諸公請更擇能者。公主語已合堂之人。駭然偉其癡情之篤。而貴塔滑忽大怒曰。此女殊欠忠愛。徇私而忘國。無恥極矣。爾父賣國。生女亦萌外心。大類賊父所爲。爾之能出祭臺。吾尤不能無疑。非與虜通。何爲得生。今日國步艱難。老夫名爲監國。未有大權。不爾汝死。無所矣。語至此。氣哽不呻。張老眼。猶視倭土米。倭土米氣仍凜凜。以眼注地。拱手於胸。言曰。情之所鍾。究有何失。

卽阿叔不然而我志已定我言已出請卽臨刑惟收復倭土米三萬之衆臣女死不奉詔貴塔滑不言以手撚鬚仰屋而怒此時大衆莫知意嚮所在咸嘿然無言已而貴塔滑曰事定矣我尙需汝透而我賜爾命嬪汝貴人予汝爵位若政事堂中聚議亦予汝坐次惟汝二人知之得權須知所用爾敢有幾微攜貳之心爾當耐死不卽殊汝也幸勿謂緩死者非刑吾若以刑械示汝汝心當立碎因曰透而汝誓之余聞言如夢初覺又得一回道死矣開眼時見倭土米向吾微笑而顏色極慘戚可憐時祭師下堂捧木盤上置石刃一令余袒其臂以刀剗臂令血出濡盤中灑血數點於地口中誦呪噉呪訣咒已回視貴塔滑如待號令貴塔滑笑曰取倭土米血滌此人面瓜迭馬克曰彼在祭臺已出臂血相膠附夫婦之愛已摯無容更剗今臣亦保證之人請以臂血代倭土米表誠切之心貴塔滑曰區區透而乃得此死友爾輩之情摯彼叨光多矣老夫可爾所言於是瓜迭馬克前祭師請剗臂瓜迭馬克曰母須也吾頸際着彈血尙沁出用此可爾祭師乃解王頸裏創之布取血入深杯中以指

點血畫吾面似耶。穌教中洗禮口中言曰：神靈鑒觀明燭萬物，吾今日奉大神之命，以血爲汝署押。又奉神命灑血地中，灑血旣言曰：此血入地，爾輩之舊染盡淪入地，新爲安滑克人矣。復言曰：吾奉大神之命，并爾夫婦之血爲一器，因以杯加盤，令二血合復以指點血入余口，又口宣神命曰：爾若立誓可從，吾所命因授余意曰：脫有幾微違誓，則聽各種鬼皆入吾體，中生不得甯死仍伏法，靈魂爲天堂所弗容，永趨地獄背星而行，不面天光，吾透而專誠爲安滑克百姓尊崇皇室，且爲國力捍仇讎。此次敵師入境，必驅之入海，始已且立誓信服安滑克之神道，並終身事倭土米公主。卽孟德淑馬之女兒，不更懷貳心逃歸故國，並願棄去父母宗國，永永以安滑克爲己國家。除普波火山不生烟燄，朝廷無王祭師，背其宗教，安滑克淪亡，則誓詞始畢。逾如是言，汝甘之耶？余曰：甘之。惟誓詞中有數言殊不樂聞，詎知天下之事有出人意料者，自此以下十五年，普波山果不生火，墨西哥果無王祭師，亦罷殺人，安滑克人民殄滅，故吾所發之誓詞至此歸國亦不爲食言矣。方祭師言時，自以爲火山

必不滅也。余誓旣瓜迭馬克直前抱余曰。透而爾今爲我同血脈之兄弟矣。今旣爲吾同國之人。請爲吾決一善策。且升堂與吾輩同座。余此時仍不敢仰視貴塔滑。貴塔滑曰。透而爾事了矣。旣出重誓。吾可引爾爲同儕。爾若違誓者。國法旣加。鬼誅亦不汝恕。汝今勿念前事。已爲駙馬。爲爵至榮。可與爾兄弟瓜迭馬克同座。與議軍國大事。余謝恩就坐。倭土米入。貴塔滑遂議軍務。因曰。大兵屢敗。健兒死者數千。神臺一戰。祭師全燼。兵士陣殞已多。神象亦淪地中。此時羣公何計足挽此難。吾聞皇帝痍傷。居於敵壘。國民銳氣已挫。且以吾國之兵。何由能敵西人奇異之兵械。日月災異沓至。羣公試念神道已滅。祭師皆死。得天之佑。不其難乎。於是人人爭出己見。諸人語已。貴塔滑乃目我求策曰。吾國今日新得顧問大臣。彼知敵人兵法。詎無善策。足以解此危難乎。瓜迭馬克曰。兄弟趣言之。余乃立而言曰。至尊貴之貴塔滑及議政羣公。試聽之。以我之見。以兵與西兵相抵。直自糜其生命而已。必欲求勝者。當大更其兵法。彼人之來狀亦猶我。萬非神道之裔。胄所騎之畜。非神獸特善馱之牲耳。



此畜在敵國常用以代步。初不爲異。若西班牙人既屬我輩。飢渴實與我同。欲致之。死何必兵革。今且弗與接仗。只嚴困以長圍。俾芻餌皆竭。兵心自懈。監國果用臣言者。不出十日。非降卽逃。斷無生法。彼果逃。我卽決壩。令大水漫其去路。彼又安逃。且此賊之行必重載金寶。沿途行緩。我以輕兵躡之。必殲其衆。語已滿堂。議論咸偉。吾言貴塔滑曰。吾曹赦其性命。可云有見。聽彼所言。節節中要。吾甚悔前此未行此策。羣公之見如何者。瓜迭馬克曰。以臣觀之。吾兄弟之言。若出金石。可遽以行。虜必無倖。於是衆皆如約會罷。余歸入臥室。眼鼻昏塞。而天已垂曉。乃捫索牀寢。忽見倭士米衣白衣。立於室隅。直舒兩臂抱余。與余親吻。微語余曰。吾摯愛之人。今日萬事遂矣。後此無論如何。二人合而爲一。至死始已。今日所發之誓。縣縣等於天地。余曰。公主。我所立誓。固與天地同久也。惟既有此誓。則前誓已背。此卽湯麥司溫非而與孟德淑馬女倭士米成婚第一之約言也。

## 第二十四章

明日晨興。國中已宣吾之號令。隄上石橋均斷。余是日遂易墨西哥將弁甲裳。偕瓜迭馬克往見可太時。與約退兵條款。可太時憑牆高立。與議久弗決。然余自土拔司古城出險後。此第二次見馬林娜也。既親見之。且聞其言至清晰。彼本侍可太時。今日適用爲繙譯。條款之中。另列一條。蓋爲若望從中蠱惑者。可太時曰。祭臺中僞白人。奸細也能與我者。則請以俘虜交易。其人爲間諜。故欲取而雉經之。余聞馬林娜繙音。知彼蓋未審余卽其人。爲馬林娜良友也。瓜迭馬克笑謂余曰。爾白種人以繩糾汝矣。瓜迭馬克謂可太時曰。凡諸條約均我所難。爾在圍中待盡可也。爾吾人死固不鮮。卽爾亦不能善逃。而歸芻蕘已竭。汝能毋憂。百姓亦咸曰。橋梁已拆。爾輩萬不能逃。語已發。矢如蝟毛。余歸告倭土米。謂從白人口中探得。皇帝尙在虜營未死。尙有二妹。已爲白人用作質子。亦未經誅戮。又語以白人欲取我誅戮。倭土米聞言。抱余親吻。笑曰。君居我家。較白人許如何。逾二日。敵傳言孟德淑馬已崩。以尸還我。盛飾以冠帔。登諸寢宮中。諸大臣卽夜中葬之。屏去王儀。防百姓聞之。將殘毀其尸。

葬時。倭土米居尸旁痛哭。余觀此人生時榮顯。死乃寂寞。頻頻爲之感喟。復自念其人在虜中。焦心研慮。較之刑誅。當尤慘烈。蓋帝座已虛。民心盡憤。死於虜手。安怪敵人爲之裹傷時。彼力屏弗裹。正以創痛不如此痛之切擊也。心痛之疾。百藥莫愈。僅有一死。方可少甦耳。推其失國之由。咎亦不屬王身。以國教用妖妄殺人。以求免禍。且非彼懷疑。亦何由召寇深入。卽國家何至於滅。思之殆天意不右淫人。特用此人爲肇禍之源。此等思想。均余在孟德淑馬尸側。所翻覆追念者。而倭土米則鞠躬與尸親吻。且哭且言曰。吾父之死。時哉。凡愛吾父之人。殊不願目矚吾父。以至尊儕於奴虜。以義度之。以死爲上烈。若吾父生時所奉宗教之神。能佑我國家者。則臣女必能爲父復仇。若妖神無靈。則惟有盡臣女之力。誓復深仇。嗟夫。吾父。吾所部有一人。生者復仇之心。必不敢昧。乃攜余手同入。後此公主所爲。蓋真能一一踐言者也。是日侵晨。西班牙兵突圍出。欲將所斷橋接續而渡。橋續而死者亦多。迨西兵一歸。衆又拆之。數日中。余於行陳中。亦增無數閱歷。余所仗兵械。卽仿英國所製。弓矢發

強命中極遠。余第一箭尙記對若望而發。然矜持過甚。箭鏃竟出其頂。僅穿其冠。彼尙據鞍動搖未瀕於死。雖然。土兵見之。至以爲異。以墨西哥兵所用之弩。從未貫過西人甲裳也。余若用土人石鏃。卽亦無用。蓋隱拾西人遺鏃。用以注之。矢端故能貫甲。而入此等箭鏃。無論何甲。均能穿札。自是日一矢貫若望之胃。國人大服。吾勇令將弩兵三千授余。一囊所服亦大將之甲。余尙有一物爲土兵所無者。剝西班牙死將之鋼甲被之。蓋土兵恆用棉甲。余則衷鋼甲於內外。仍傳以棉甲。凡十餘次。遇險均藉此甲得生。爲功固不鮮也。有此二甲。卽遇槍彈入亦不易。且余所部三千人。並未省陸軍兵法行陣。余受事剛四十八點鐘。度咄嗟之間。不能成隊。然是夜西班牙逃。吾因而蹙之。乃大敗。至今西班牙人追念此敗。尙耿耿也。日中貴塔滑復聚諸將會議。余亦與謀。進曰。以臣所見。透而今夜必逃。不爾不亟亟於修橋也。貴塔滑聞言曰。此事容或有之。惟夜中主客俱在洞黑之中。何能整軍。阨彼於險。余曰。若以本國言。夜中固無鑿兵之理。若在吾歐。則固常有之事。彼西班牙人固知吾國必不爲備。

故伺間而逸。臣意於官道中。每條必以兵狙伺。貴塔滑稱善。乃令余同瓜迭馬克嚴兵扼忒拉司苦邦大路。余奉令卽行。夜中。余與瓜迭馬克親至伏兵之所。時小雨。多溝數步之外。黑不辨人。余旣至。伏兵許爭言敵兵仍未動。余剛欲行。忽聞有數千衆草履之聲。行路上。余聞聲令衆靜聽。瓜迭馬克曰。是必透而兵夜逸者。余疾麾兵嚴扼狹路之口。昏黑中見來兵。甲光閃閃。因呼曰。衆揚械透而自忒拉司苦邦上逃矣。余令所發沿路伏兵皆喊河中。衢上及屋廟之頂。聲如巨霆。百姓爭呼噪助之。河中盪槳之聲亦沓至。如潮上。又如數萬水鳥聞聲驚出。蘆葦飛去者。烈焰縣遠。隕如河星。角螺之聲。嗚嗚四沸。蛇皮之鼓。祭師敲諸高處。聲蓬蓬然。頃之帶甲之兵爭赴忒拉司苦邦一路。盲進兵皆半步半舟而來。此時西班牙兵可一千五百衆。忒拉司葛忒降卒可六七千。自隄上行。其平如綫。余與瓜迭馬克直前迫之。且行且集。兵健進至第一條河口。此間土人獨木船已集至數十。西班牙兵前鋒一臨。卽鑿撲。土兵漫無節制。不稟號令。混爲野戰。惟心志合一。均以殺賊復仇爲的。忽聞巨礮自敵軍發。

開花彈子四飛。余從火光中見西兵舉木橋將跨河徑渡。木橋既成。余軍卽從木橋上飛撲其軍。人自爲戰。無復嚴陣。余與瓜迭馬克剛一渡橋。爲敵兵所轟。徑回原地。而土兵亦無能與敵。如秋葉之隨迅風。余旣爲敵衝。遂不復見。迨我軍一退。西班牙兵已嚴隊過橋。土兵橫攻而入。狀如螞蟻之窺長蟲。夜色蒼茫。吾亦不能詳書。祇能自叙吾身搏戰之狀而已。余力戰二句鐘。狀如風狂。待敵軍盡過後。萬衆蹴踏橋板。陷入堅泥。力拔莫動。而前路尙有大河。較此河爲廣。吾意橋板旣不能遽起。則去路之大河前橫。僅有以尸填滿。或可渡。則敵我相偪於兩河矣。夾岸之中心。非血戰不能決。其誰生誰死。是時但聞礮聲。槍聲。西班牙呼噪聲。土兵高唱聲。婦人哭聲。弦聲。矢聲。戰馬中箭哀鳴。蕭蕭聲。同時皆聚浩浩達之穹際。而西班牙兵蹈伏。莫脫東西。際突駭然。怪號有墜隄。落水或卽殺之。水次或捉而登。諸祭臺尙有餘兵。陷入溝中。受踏而死者亦至衆。土兵死亦匪少。蓋從昏黑中。刀鋒弦上。均莫名爲誰。自相混殺。因而致斃。余自領一小隊。嚴趣敵之中。堅力戰。弗怯。至天明。四顧戰地。情狀慘目。動

心極矣。時西兵已渡第二條河。河上無梁。均以人尸行囊金寶之篋填塞而渡。已渡者尙與土人接戰。未渡者余趣擊之。專趣中軍。突見若望徑前撲之。若望聞余至。卽舉刃斫余。余戴木盔。刃力極猛。削去余盔一半。余亦顛然。猶力舉巨椎擊若望。胸際若望亦顛。方余中刃。顛上着劍。血湧出。被吾頰。眼光模糊。已不辨人。猶力趨而前撲之。止見泥中有人。不辨果否爲若望。卽伏其身上。力扼其吭。同墜隄下。至湖濱淺渚上。余適在其人之上。大樂乃以手拭面上凝血。欲視之。端審然後殺之。此人身已入水。而首尙枕岸泥。余椎已失意。力扼之水中。以畢其命。乃作西班牙語曰。若望爾今日命盡矣。忽其人作蠢蠢聲。答曰。縱我行。我非土人。勿誤殺。同類。余聞其聲。不類復細審之。乃知其誤。自審吾擒賊時。明明若望也。何爲聲色皆非。因曰。汝誰耶。沙西代安往。卽若望西兵曰。我安知之。方彼中樞時。突起攀吾墜泥中。自飛越以去。吾又安知者。爾今縱吾行。吾非沙西代也。將軍卽與沙西代有仇。此亦非報仇之時。我爲地亞時。汝知之乎。語時。忽張目視余曰。爾土人何爲能操西語。吾初以汝爲同伴耳。余

曰。我非土人英產也。余之來助土人。卽欲殺吾仇沙西代也。我與爾無仇汝行矣。惟有請者。爾所佩之刀。乞以贈我。西班牙兵。匍匐出泥中。曰。吾無論爾爲何國人。然汝良佳士。此次幸不見誅。後日相逢。當必報君大德。遂直趨西兵軍隊而去。而寶刀遂落吾手。吾初念欲從之。入取若望。然傷重不能前。坐於河瀕。俟獨木再過時。附舟以見倭土米。請之。裏吾傷。自是日。余遂臥不能起。而此戰土人實大勝。余之功亦多在兵法。宜窮蹙於隘。殲旃敵衆。顧乃中道班師。養寇自禍。殊可惜也。西兵於是戰死者五百餘人。聯盟之兵死者亦數千。果能蹙之。西兵必盡。頃乃卽尸中檢取寶貨財物。俘囚悉付諸祭師。此日倭土米大悲。蓋其同懷兄弟數人。亦死於亂兵之中。至若望死。生吾亦不之悉矣。

第二十五章

余受若望刀斫。又在祭臺爲祭師所中之舊創。以苦戰力疲。創口復裂。臥病宮中。國  
人以前王已殂。遂向貴塔滑勸進。策爲皇帝。然最奇者。女心向外。良爲人所不能解。



者。倭土米於西人。一役。父死。弟亡。在人。情。中。爲。深。哀。極。慟。矣。顧。以。余。能。逃。生。虎。口。又。新。有。戰。績。乃。用。此。以。自。慰。藉。卽。貴。塔。滑。之。加。冕。亦。公。主。來。告。言。是。日。儀。節。甚。盛。百。姓。以。爲。透。而。之。衆。外。遁。皇。帝。復。新。卽。位。因。之。欣。忭。無。極。民。心。似。忘。國。中。死。亡。至。數。千。之。衆。且。不。籌。善。後。事。宜。以。爲。寇。不。更。至。每。人。每。家。達。於。廣。衢。之。上。童。叟。男。婦。均。言。賊。去。事。平。理。宜。行。樂。卽。有。骨。肉。死。於。兵。間。此。時。亦。勉。強。爲。樂。以。不。樂。卽。干。國。憲。卽。祭。臺。中。神。道。亦。更。治。其。新。者。焚。燬。廟。庭。一。一。加。以。修。築。丹。藻。復。煥。西。班。牙。人。所。留。祭。臺。之。十。字。架。亦。掀。而。投。之。臺。下。是。日。尙。殺。西。俘。數。人。以。緣。飾。典。禮。此。則。瓜。迭。馬。克。來。告。者。然。瓜。迭。馬。克。言。此。時。殊。不。謂。然。以。人。雖。未。嘗。以。基。督。教。門。語。爲。之。倡。導。而。瓜。迭。馬。克。頗。相。敬。信。且。彼。之。宗。旨。與。公。主。正。同。雖。不。能。以。力。禁。止。祭。師。殺。人。而。心。則。斥。之。爲。無。謂。余。聞。言。大。憤。遂。不。憚。忌。諱。與。瓜。迭。馬。克。抗。論。曰。臣。今。已。歸。屬。本。國。且。得。尙。主。然。見。此。國。俗。殊。悔。其。來。吾。國。有。如。是。殺。人。之。律。如。是。祭。神。之。慘。暴。卽。不。遇。西。人。已。足。亡。國。君。毀。棄。天。主。之。十。字。架。將。來。神。臺。必。爲。天。主。教。中。所。據。西。兵。尙。能。來。也。此。語。蓋。余。憤。激。

之。言。不。期。後。來。竟。應。若。符。驗。也。即。今。日。論。墨。西。哥。亡。後。果。有。一。禮。拜。堂。適。當。舊。日。殺。人。之。處。今。墨。西。哥。已。燼。滅。聲。銷。尙。有。何。人。摧。此。十。字。架。者。瓜。迭。馬。克。聞。言。愕。然。曰。吾。弟。言。太。唐。突。此。言。果。爲。人。所。聞。者。將。爾。之。爵。位。及。平。日。戰。功。悉。歸。烏。有。尙。欲。請。君。入。平。日。所。不。願。登。之。祭。臺。矣。且。吾。固。未。嘗。瀆。君。宗。教。而。透。而。乃。窮。凶。極。惡。污。我。信。神。何。也。今。願。吾。弟。更。無。言。此。必。言。之。者。則。爾。我。交。誼。或。因。是。中。梗。雖。然。以。汝。決。之。透。而。之。兵。當。更。來。否。余。曰。必。來。且。決。之。如。日。之。升。東。不。差。時。刻。彼。可。太。時。已。落。吾。手。乃。縱。之。歸。國。此。人。劍。光。旣。亮。詎。能。無。事。歸。耶。矧。以。精。兵。與。吾。不。習。兵。者。角。敗。衄。而。歸。安。能。不。圖。滿。雪。吾。料。不。及。一。年。西。班。牙。又。臨。城。下。矣。瓜。迭。馬。克。曰。吾。弟。恆。不。爲。吉。語。然。以。理。卜。之。或。踐。汝。言。惟。吾。輩。旣。已。宣。戰。不。勝。亦。不。能。自。己。幸。孟。德。淑。馬。已。殂。嗣。位。者。或。不。至。僂。蛇。自。螫。王。旣。行。余。觀。其。狀。頗。怏。怏。明。日。余。幸。能。步。更。七。日。平。復。如。舊。是。日。瓜。迭。馬。克。又。至。宣。帝。命。有。機。密。之。事。取。商。蓋。是。夕。奪。回。之。寶。貨。及。未。燼。之。珍。寶。謀。藏。之。地。中。問。余。決。策。耳。余。思。貴。塔。滑。乃。以。此。相。囑。足。知。其。信。我。深。矣。遂。於。黃。昏。余。與。瓜。迭。

馬克及數大臣。同蒞湖濱。湖中有獨木舟十艘。停於石步。每舟皆有重寶。裹以木棉。每舟三人。十舟共三十人。過太時克苦湖。至瓜迭馬克食邑。旣登。去棉纍。竄下均大甕。滿貯黃金寶石。及他重器。中有孟德淑馬金象一。重絕。余與瓜迭馬克二人僅能舉之。巨甕凡十七。每甕以六人舁之。去水濱六百步。一高原之上。已挖巨坎。置甕於坎旁。瓜迭馬克拊余背。及一大臣之背曰。二公能入坎一觀耶。此大臣之母。忒拉司葛蘭人也。余生平好奇。卽曰。諾。此大臣夷猶不卽行。尋亦尾余下。瓜迭馬克束炬引繩入坎。余繼入。大類蛛之旋網。徐徐下。旣至地。借炬火四矚。左右碧鬚。中筍巨石。鐫以國書。國書余亦畧識大致。謂墨西哥皇帝貴塔滑元年藏寶地。其下署曰。何人行竊。天刑之所弗道。左嚮一甬道。高僅及人。深可十步。甬道盡處。有石室一。其大與余今日著書之室同廣也。門外有石塊及石灰。余忽憶及伊拉貝拉之事。問王曰。此穴何人所鑿。王曰。鑿此洞時。鑿者咸不知所爲。吾告汝。今日所見。均勿疑駭。余方欲有言。此大臣已下坎矣。坎上之人。以繩引甕。一一下隧。瓜迭馬克去繩。余及此臣推而

入室遲二句鐘。坎上之巽已盡。最後一包裏。未及地而裹解。寶石散落如珠。雨中有  
一。圈。均。藍。寶。石。所。飾。適。旋。轉。落。余。頸。上。王。笑。曰。留。此。圈。爲。今。日。之。記。念。余。乃。祕。藏。之。  
今。已。老。此。圈。尚。存。也。圈。中。小。寶。石。余。已。上。之。英。女。皇。圈。上。尚。有。數。寶。石。極。美。無。價。然  
圈。經。倭。土。米。御。之。數。年。余。愛。不。忍。釋。行。將。用。以。殉。葬。故。不。欲。鬻。之。於。人。此。時。安。置。已  
訖。余。三。人。移。石。壅。其。室。疊。石。可。三。尺。餘。王。令。止。尚。舉。其。炬。余。大。駭。見。王。問。此。大。臣。曰。  
汝。知。間。諜。之。在。國。中。當。坐。何。律。此。語。雖。從。容。然。溫。中。帶。厲。語。時。出。腰。際。狼。牙。之。棒。大  
臣。色。變。問。曰。王。言。此。何。意。王。舉。棒。曰。爾。尚。弗。知。耶。大。臣。長。跪。搏。頰。聲。極。悲。切。余。所。執  
炬。幾。墜。於。地。王。曰。吾。待。敵。人。尚。有。時。恕。之。若。間。諜。者。罪。在。弗。赦。棒。疾。落。而。此。大。臣。立  
死。舉。尸。擲。之。室。中。與。金。寶。同。瘞。矣。余。自。念。一。身。之。死。亦。近。乃。舉。目。視。王。待。棒。王。曰。勿  
恐。此。人。既。爲。敵。諜。又。膽。小。如。鼷。彼。二。次。欲。賣。我。於。敵。此。次。殊。欲。爲。敵。人。諜。藏。金。之。窖。  
與。敵。瓜。分。此。事。余。得。諸。一。婦。人。此。婦。人。亦。余。隱。令。探。索。彼。固。未。之。知。也。今。彼。人。嗜。寶。  
如。是。余。故。曲。徇。其。意。瘞。之。是。中。臆。透。而。吾。國。若。不。產。此。物。專。產。五。穀。及。製。兵。之。堅。石。

亦不至。凌厲至此。蓋金寶者。天下禍胎也。余今日瘞之地。中誠願其永永不見。天日。余二人語已。復同力疊石。錮其寶。疊竟。余以炬探入室內。而孟德淑馬金象二目。爲寶石所蔽。猶閃閃似視余。卽此死人。猶輾轉未卽殊也。余毛髮竦然。急抽炬出。立井底。仰盼井上。明星燦然。意畧舒。因將垂繩。作兩結。余與王各繫一結。王宣令井上立。挽繩上。出立井次。見大石鐫字。適當其上。以手推之。立掩其口。封極嚴固。欲第二次入坎者。非用火炸之。此石不碎矣。此坎旣封。更附繩出地上。時有人問王。尙有一大臣胡不同上。王曰。此人忠蓋。自請爲司寶於地下。故不出。聞者知旨。亦不更問。衆爭負土填坎口。如平地焉。時天垂曉。晨曦已動。有人出豆種於懷。撒布地上。從舟中攜來二小樹。卽樹其上。余雖莫名其所以然。似用是表此坎者。余輩攜其鈇繩之屬。趁舟回城。其舟或留城外。或零星四泊。以釋人疑。此着余與聞其事。後此躬被嚴刑。亦卽爲此也。至於後此之人。能知窟藏之所與否。余不之悉。惟余去墨西哥時。此寶尙未出窟。與我同瘞。此金者。均死於行陣。惟余存耳。余後此同西人出境時。舟中尙見。

此二樹已亭亭如蓋。而余終不示西人也。以此之故。吾雖在此著書。亦不忍斥言其地。以余老矣。且晚就木。斷不令西班牙人讀吾書者。循迹以尋也。余書今於西班牙再犯墨京之事。置之勿言。今當先叙余及倭土米力勸封邑之民反正者。諸公須知墨西哥舉部。非一種之人。有同盟者。有附庸者。有仇敵者。若忒拉司葛蘭種人。則與墨西哥夙仇也。國瀕於海。故可太時之來。先求助於彼。始及墨西哥。忒拉司葛蘭之西。萬山重疊。則倭土米種人也。雄碩耐戰。過於墨西哥人。而語言風俗均異。其中亦非巨族一種之人。蓋并數部而成一部者。其人反覆不恆。時附時叛。而與忒拉司葛蘭種人素睦。倭土米之於墨西哥。猶蘇葛蘭之於英倫。爲國屏翰。故墨西哥人必欲與聯合。孟德淑馬因娶倭土米女爲后。迨倭土米王殂。王后遙領其部爲君主。顧倭土米公主生。后以難產薨。公主襲后故封。爲倭土米君主。亦名曰倭土米公主。雖君臨其部。實未至境上。惟少時曾兩涉之。至今尙能審其風俗語言。以少時保傅。均倭土米人。公主故一一悉類其種人。每年收其賦稅。享其王儀。較之歷代公主。權力至

偉。國中有數部落。已爲西班牙所誘。助攻宗國。故墨廷大老。爭欲令公主及余同蒞倭土米都城。力勸部人反正。余未行前。先以使者宣示來意。余夫婦始行。然未知部人之意何屬。此行或不歸朝也。道行八日。儀仗至盛。每經行一日。而部人來迎者亦日增其數。垂至都城時。來迎者近萬人。多山民蠻族。高大無倫。路奏蠻樂。厥聲哀厲。余與言語不通。見惟點頭而已。公主乘輿。余騎馬。馬蓋得諸西人者。而山民歡呼迎迓。陵谷爲震。愈行愈入蠻荒。山容林光。多所未矚。野草離披。長可隱人。有時渡長河。跨高阜。入峽。然皆由卑達高。迨後所及。天氣較涼。爽如英倫。第八日。經一山崗。石皆作赭色。崗路極狹。不能並騎。而度長可五英里。卽入都之孔道。尙有捷徑。可以內達。然鮮人知之。余行至。語公主曰。是間天險。以百人當之。萬衆莫能上。余語時。殊未料後此果以兵守此隘矣。崗路少轉。余勒馬仰觀。殊大駭詫。蓋迫余馬首而門者。巋然卽都城也。城築於平原之上。狀如木盤。縱橫有十二英里。城之四週皆山。山上高林。插天有萬年不融之雪。城後面火山所噴出之石。乃與雪塊同積。而火山穴中噴烟。

如石柱入夜則熊熊作赤光射天。火山名曰撒葛。譯言皇后也。山雖遙於倭利撒拔及普波之高。而秀麗過之。白晝望之。作青紫色。夜中爲火光所燭。厥狀又變。倭土米人則崇拜此山爲神。前此火山出石。轟烈如車輪。貫城垣而過。部人意神所爲。遂殺人祭之。然此間人無涉此山。樊者後惟余與吾仇及之。萬山環繞中城。卽居其內。今其地已成瓦礫之場矣。此城在安滑克名城中。不爲廣博。聚人可三四萬。以山民不喜城居。恆掘閔以藏。然城雖不廣。而崇飾頗華美。城中大道作十字形。垓心輒有空曠之地。圓圓作月形。卽人亦以圓爲度。外植雜花及樹。中架高屋。以石爲垣墉。平其屋頂。塗以石灰。曠地構浮圖。卽浮圖上立廟。廟簷以骷髏結成瓔珞之形。垂於簷際。與廟對者卽王宮。倭土米公先代故宮也。宮不高而廣。殿宇無數。以形式論之。陳舊無新制。鐫刻皆王蛇及獍鬼狀。王宮及神祠繚垣皆白。聖此均余初觀山城之情狀也。余最後見之。則夷爲平壤。餘骸出於殘瓦中。今著書時。想彼荒城。則狐兔野鷹及狗作窟穴耳。



余既渡危崗。遂及平原。原上徧種五穀。沃肥無隙地。城有四門。余夫婦及第一門。既入。夾道人家。男婦爭上屋頂。散花下落。落英繽紛。咸作頌詞曰。歡迎公主。及至廣衢之中心。國民大集。亦歡呼作頌詞。地爲之震。余至。國人亦行禮如禮公主者。然余所騎馬。國人均不之悉。以爲神物。余行次有衛士數千。衣羽毛之甲。執繡旗。隨行。經高塔下。祭師登塔。殺人迎余。余遷迤至宮門。入宮後。少息於獮鬼刻象之下。明日。卽大會於廣殿中。聚倭土米中國老議政。爲數可百餘。既聚。余衣墨西哥貴人冠服。公主則衣王者衣。絢麗無倫。合堂之人。咸起立爲禮。公主賜之坐。諭之曰。吾母舊屬之父老。聽余言。余本王此國。又爲安滑克皇帝長公主。今欲令父老咸面吾夫。透而此人當日奉爲大神時。余已嫁之。尋登祭臺。復蒙神貺。令余二人出助國人。力戰勁敵。余後以國老之命。從俗尚之禮。復嫁吾夫。吾國中父老知之。吾夫既非黑種人。尤非透而仇國所產。神言貴質而大神裔也。國於北海。吾仇透而亦吾夫之仇也。爾輩亦聞河上夜中大戰乎。狂賊之逃首爲吾夫。值得要而擊之者也。爾世代神明之胄。倭

土米族之長老確聽余言。余爲爾國之王。奉新皇帝貴塔滑旨。與父老議大事。皇帝及余聞父老子姪輩。有同忒拉司葛蘭人聯盟背叛。宗國者心滋不悅。今白種人雖爲吾軍擊敗而逃。然彼心戀吾金寶。去必復至。然專恃白種之兵。必不能力敵墨西哥之勇烈。若白種一來而吾國種族乃荷戈以隨。其後在義胡安於心。胡忍余極知父老之心。欲乘國家多難之際。及天心示警之際。神不顧饗。欲圖報前此墨西哥之夙仇。尤將揭竿大號。爲若輩復仇之日。將曰。吾輩婦人因安滑克而孀。吾輩健兒爲安滑克人而犧。此正復仇之日矣。父老詎無此心。然余一人亦不汝罪。惟余有一言。必令父老聽之。公輩助白種人以械。關墨西哥國衆白種。旣滅墨西哥。將仍卽此械。關吾屬之父老。嗟夫。愚人墨西哥果滅汝輩。何復成國。余告父老。此爲必不然之事。幸父老當自悟。勿爲所窘。墨西哥晝亡。夕及汝輩人民受戮。城夷爲墟。宗器旣亡。子孫奴隸矣。今告倭土米父老。可卽二事。衡其重輕。宜仍同舊盟。同種爲僚。耶抑納彼異種。倚爲吾輔。耶今日誠告父老。欲全吾種。卽在父老首願。反正之一言。余本爲公。

輩。君。主。號。令。所。出。可。令。率。從。然。制。心。之。法。殊。不。在。此。故。必。令。父。老。自。相。籌。畫。來。告。寡。人。但。願。無。聲。無。臭。之。明。神。相。父。老。決。善。策。語。至。此。公。主。無。言。而。滿。堂。之。人。均。以。公。主。爲。然。余。聞。公。主。談。吐。英。氣。勃。然。不。覺。五。體。投。地。服。其。忠。懇。勇。果。也。時。輩。中。有。數。人。恆。輕。墨。西。哥。謂。同。女。流。不。敢。臨。戰。但。嗜。買。遷。尤。有。篤。念。舊。仇。必。圖。報。復。今。日。聞。公。主。慰。諭。論。列。深。以。爲。然。知。安。滑。克。一。亡。倭。土。米。卽。踵。其。後。因。自。相。商。酌。久。之。首。推。一。人。出。言。曰。公。主。適。所。諭。於。理。至。當。臣。今。必。合。墨。西。哥。與。白。種。人。敵。至。死。不。變。其。忠。操。公。主。曰。以。寡。人。觀。之。公。輩。眞。爲。吾。民。吾。今。甘。爲。公。輩。之。長。我。列。祖。列。宗。之。靈。如。在。其。上。亦。必。樂。聞。公。輩。之。言。退。朝。後。余。夫。婦。遂。率。是。間。兵。二。萬。歸。墨。西。哥。在。貴。塔。滑。前。立。誓。願。隨。纛。影。赴。敵。

## 第二十六章

余夫婦既收倭土米封邑後。駐宮中數日。還都。道行無恙。計去來之期。凡一月一日而已。爲期至迅。而都中復構重災。時兵後民罷。已不任載。而天心復以重累之事加

之西班牙之來。竟挾天花之種。輸入美洲。徧地均出痘。土人不省施治。死者日以千計。土人治法。以水沃病者。病人着寒。縮毒入於內部。遂不治。於是二日死人如麻。

墨西哥醫天花仍用水沃然亦布得水愈者故終不曷其法

病人奔於通衢。狂嘯如狗狀。殊可憫。病人已捷出散

走。遂若布其痘種於通國。傳染遂日盛一日。至有一家閉戶而歿者。僵於道側。而有司亦不收掩。祭師殺人。以爲神不顧享。乃易法殺嬰兒以祭。而病仍弗已。卽祭師亦人人皆患痘矣。時貴塔滑亦病。余歸時。貴塔滑已垂殂。病中宣旨。命余一歸。夫婦卽入覲。余力勸倭土米勿入。倭土米弗聽。是人素伉俠。不避患難。乃笑而語余曰。君可前。吾乃畏蕙乎。行矣。務以吾輩所爲者告皇帝。我卽不幸而死。甯云非天。於是同入至寢殿。貴塔滑以素帛被其身。乍見似陳尸於榻也。榻外金鑪焚香屑。氣蒸騰如沸。余初入時。貴塔滑已迷惘不省人。少須清醒。左右陳奏。言公主夫婦立侍久。余與公主至榻下。貴塔滑曰。吾姪。我悅汝至也。爾見吾彌留乎。余生不久矣。透而兵來。余國人未罹其鋒。今乃盡死於彼所遺之病種。余須臾卽大行。然心未嘗以此爲懣。新主

一立國權彼主之榮名彼受之討賊之事一以相屬。公主俯首言曰。陛下勿爾。恙當立瘳。御極爲臣輩主。臣與駙馬已敦勸倭土米部人內屬矣。今有二萬民兵。恭在闕下候旨。若此二萬人不足以厚兵力。陸續尙可調取。貴塔滑空息言曰。善爾夫婦原有心人也。當時祭臺中留汝二人。殆爲今日透而來前。余當日將寘汝於法。可云蠢。語已復息。少須似有感觸。力掀其被身之帛。霍然起坐。時疫氣已深中腑焦。顏色乃大變。縱聲哭曰。吾但見墨西哥衛之上。血腥噴溢。與烈燄燒天。耳死尸積。疊而透而之馬。往來蹴踏。狀至可憐。余尙見百姓靈魂口中。浩歎頸上。關鎖似云。祖宗行惡。故殃及雲。祢嗟夫。安滑克之民。爾命素定。今何言者。余本欲以巨翼覆汝。今且何及。地獄大開。速爾輩入矣。其未死者。長爲奴隸。至其子孫。語已復臥。此時醫生疾進。扶之就枕。然已殂矣。聞言者均大震懾。余是言祕不示人。僅與瓜迭馬克語之。

帝居位。凡三月又十日而已。國人又痛哭故皇矣。然大寶不可久虛。爭以立君爲急務。國老謀立新君。屬以兵權兼理民事。迨貴塔滑入殮之第二日。國中四大臣聚議。

選皇帝以下與會者。貴族可三百餘人。余既將兵。且又尙主。亦與議堂。此時人人心中。咸知大寶所歸。初若無容議者。雖議論不一。然國老及於貴要。心目中咸懸一人。謂其門閥及幹畧皆足當此艱鉅之時。其人卽瓜迭馬克也。爲大行皇帝之從子。又余之聯襟。衆方屬意。而瓜迭馬克不知。方力舉二人。請衆商定。時議會中繁富。四大臣及諸貴胄。巍冠麗服。照耀四座。座作圓形。利於觀面。議酌也。祭師則衣貂裘。危坐誦經。禱告乞畀。眞主以福宗社。他人金甲祭師。獨黑狀似傾墨。入金碧圖中也。祭師祈禱之言。余尙憶之。其言曰。神道明察萬物。當知貴塔滑已及明神之次。皇帝之來。亦明神令旨。俾帝來息神之宇下。世人更無敢勞帝以萬機。今帝已不與人事。憂患亦息。故來事神。願神嚮以平安之福。帝之列祖列宗所嚮道。大行皇帝亦尾而踵之矣。在禮皇帝上賓。大寶宜嗣其後人。故臣輩求神畀一賢人。承祧主鬯。以虔明神。惟神所擇。必令新皇帝之率下民。如母之鞠子。今羣臣議舉瓜迭馬克爲帝。求神授釐其人。世世修其歆祀。勿敢有闕。且令國仇屈其手足。伏地爲皇帝御座。臣輩以此哀。

明神。惟神鑒之。祭師誦已。四大臣始言曰。瓜迭馬克。臣奉神道。錫命及萬民。擁戴之。詞請瓜迭馬克。爲安滑克。皇帝願帝長壽。以平章百姓。將來大敗透。而惟帝之功。臣輩謹再拜奉皇帝。一國及諸藩屬。而此三百人亦同聲呼皇帝。瓜迭馬克。此時出位言曰。國老四公及宗室大臣。與大將軍輩。敬聽余言。余方與會時。初不省國老。乃加余以此。今百姓公舉余。帝此一方。我何能峻。却以取罪戾。若稍寬假。我將更求國老釋我。他取明賢。且國步方艱。余苟力爲辭謝。似有所逃。責我不忍也。幸余尙有武能。足以盡敵。尤有據畧。足以籌備。用此或爲國老慰。自今以後。余願一身供國家奔走。永不他避。專與國仇爲敵。必盡殞之不復言。款至天心。如何我不敢知。勝敗之數。吾所不較。惟知死敵而已。請與國老及諸貴胄。與疆場之臣。同矢誓言。永與透而爲敵。盡滅國中之間諜。非至國家消亡。此志勿懈。果如是者。天心相我。我何能不勝。勝卽順天而行耳。至於國家不幸。爾我亦當同殉。留此佳名。以示天下。諸公能與我立誓否。於是大衆同聲曰。願如新皇帝言。瓜迭馬克曰。善。有違誓言。貽毒萬世。

此安滑克最末之皇帝。又最賢而有勇者。登極之誓詞也。孰知蓋世之英雄。乃淪沒於西班牙凶穢鄙夫之子。幸其人尙未知後有滅亡之禍。設預知之者。不更可憐耶。顧氣數已極。天祿已終。毋論賢否。同歸於烏有。且歷數垂窮之日。愈賢者得禍亦愈烈。時議會已罷。余走憇倭土米。告以今日之事。見公主已偃臥於繡榻。余曰。公主病耶。公主曰。吾夫瘦被吾身矣。幸汝勿近宮妾。足以侍我。汝勿以性命爲戲。余近曰。勿爲是言。余素知醫。一覩外象。卽知其病。此時非余精於醫者。公主亦必死。凡二十日之久。余坐其榻前。力與死爭。我乃終勝之。熱退而痘癍不留於頰。殊天幸也。余記公主胃熱。凡八日。熱至岌岌。夢囈中輒吐胸臆。余聞之。知公主愛我極矣。彼胸中所言。蓋云。年老色衰。吾夫必尋花女爲匹。花女是花女能於海外禹步行術。俾彼遠道自歸。我將奈何。凡諸囈言。所吐悉如此。迨旣瘳。始語曰。吾病何濡。余告以二十日耳。又曰。此二十日中。非吾夫爲我親藥物耶。此病險極。何爲弗去。余曰。我固在此侍公主也。公主曰。我有何德得君如是。鍾情忽爾。作大驚狀。趣曰。速以鏡來。余授鏡。公主



張皇臨鏡後去鏡笑臥言曰我甚患此病新甦轉成老醜吾君之寵亦從而衰果如是者不若死余曰公主奈何爲此言天下詎有美人帶癩而吾愛卽從而弛耶公主曰然天下男子之情類多如是若易地以觀我殊不然噫我思其事尙爾寒心果如是者不一年中必且捐同秋扇彼花女雖醜君必不遺我矧異族定不蒙君寵我今無癩荷天之寵極矣言已罷甚余亦無言心中頗念天下安有無情之人果如公主所言耶設公主果如民間帶癩禿髮之人醜狀百出余果眞棄置之耶然此際殊不自主矣幸上天眷我竟未蹈此圈中惟有一着我果帶癩禿髮者倭土米必不棄此余灼知而質言之者時公主病瘳城中疫氣亦漸平瓜迭馬克旣卽位卽擢余拜大元帥參知政事余拜命後亦兢業蒞事知城必受圍乃力籌圍城中應需之物儲以防寇時亦訓練其兵然倭土米之兵尤狂攘不知紀律馴之至難且無合羣之心蓋以黑種抵白人苟無合羣之心雖多亦復無用時將校彼此猜沮莫衷於一余新拜大將以異種之故亦被沈猜前此藩服之國乘此多難之時咸圖自立其人雖非

從逆。而恆作壁上觀。余與瓜迭馬克亦不因此沮喪其志。余將所練兵編爲隊伍。各任以責。俾之馴習。戰具廣儲。芻糧陶汰。城中閒民俾之外居。艱難之際。維余與瓜迭馬克努力爲之。且欲將普波火山之次。所有硫磺。鍊爲火藥。顧余弗精化學。久亦無成。實則卽成亦無所用。無礮無彈。得藥何爲。計惟有用爲地雷。或可僥倖尅敵。於是經營數月。諜言西班牙大軍已臨。其後續以聯盟各國之兵。余聞狀。力勸倭土米歸入采邑。以備逃生。公主微哂。以余爲怯。且曰。君安往。我亦安往。天下豈有吾夫身死。吾乃戀生舍君。行耶。若白種人如是者。吾亦聽之。若我者。死必從夫。

第二十七章

可太時敗後。復從海上招兵。乘虛登岸。土著又爭附之。壁於太時克苦城。據大湖之瀕。與忒拉司葛蘭密邇。用此地嚴屯大軍。深得用兵形勝。後此遂有絕大戰事。爲世界所罕覩者。惡戰八閱月。至於墨西哥京城與旁邑。均成瓦礫。然後已。墨西哥人民。旣多兵死。而復死饑。自是此國乃不列於地球之上。此段情形。余亦不復詳悉書之。

詳則。是。編。將。無。卒。業。之。月。矣。此。事。在。史。家。爲。宜。詳。若。吾。小。說。家。者。則。但。叙。己。身。而。已。然。亦。不。能。不。畧。叙。可。太。時。之。兵。法。可。太。時。決。策。先。滅。聯。邦。或。招。之。使。降。俾。羽。翼。盡。去。乃。進。圍。孤。城。以。一。己。之。精。神。魄。力。堅。忍。謀。畫。必。滅。墨。西。哥。而。後。已。此。等。兵。略。舍。羅。馬。凱。徹。外。爲。第。二。流。用。兵。之。妙。手。矣。墨。西。哥。聯。邦。第。一。爲。彼。所。滅。者。卽。乙。塔。拍。拉。邦。城。下。時。男。婦。老。幼。斃。於。刀。下。者。約。一。萬。人。後。此。逐。一。夷。滅。或。收。復。歸。降。四。週。均。西。班。牙。兵。威。所。蒞。獨。墨。西。哥。孤。城。巋。然。立。於。槍。林。彈。雨。中。矣。其。中。尙。有。數。部。落。未。嘗。抵。禦。已。望。風。降。蓋。墨。西。哥。國。度。非。剏。巨。木。所。成。實。合。無。數。蘆。荻。縛。爲。束。薪。彼。此。猜。嫌。無。有。膠。質。漸。卽。於。亡。可。太。時。乃。從。容。暇。豫。若。抽。取。蘆。莖。而。摧。折。之。猶。拉。朽。也。且。附。庸。之。國。本。以。威。服。非。屬。懷。德。一。旦。仰。見。天。王。之。國。無。力。自。支。因。亦。念。及。夙。仇。爭。來。取。復。大。勢。若。飽。飼。羣。狼。飽。卽。款。附。迨。飢。時。主。人。一。去。鞭。狼。吻。集。矣。以。此。之。故。安。滑。克。之。滅。也。忽。諸。若。果。附。庸。之。國。皆。知。公。敵。之。來。同。心。合。力。與。角。匪。但。國。度。弗。夷。而。西。班。牙。諸。將。行。且。登。諸。祭。臺。之。上。矣。余。前。不。言。行。惡。者。得。惡。果。耶。今。近。之。矣。墨。西。哥。之。滅。誠。滅。於。祭。師。

殺。人。崇。祀。妖。神。之。手。至。聯。邦。之。不。和。亦。正。以。擄。人。祭。天。之。故。往。往。攫。取。聯。邦。之。人。寘。之。祭。臺。既。殺。且。食。其。肉。迨。今。日。國。力。既。盡。而。聯。邦。亦。立。起。爭。噉。其。肉。報。祖。父。之。囚。矣。迨。至。五。月。國。都。之。備。極。嚴。戰。士。亦。力。然。聯。邦。已。人。人。解。體。此。時。西。班。牙。兵。已。進。圍。都。城。水。陸。并。進。讀。吾。書。者。將。以。爲。西。人。安。有。內。地。之。水。師。不。知。可。太。時。行。兵。雖。極。勞。瘁。而。仍。猛。進。在。忒。拉。司。葛。蘭。界。內。製。戰。艦。十。三。艘。以。船。片。陸。續。運。載。至。城。下。始。聯。合。成。材。推。入。湖。中。且。力。濬。淤。瀆。以。土。人。二。萬。衆。沿。此。湖。俾。環。轉。聯。絡。一。氣。然。船。之。到。軍。防。半。道。要。截。亦。以。忒。拉。司。葛。蘭。輔。行。然。山。路。崎。嶇。而。軍。行。無。阻。惜。余。言。不。見。聽。未。能。以。兵。要。劫。其。船。材。卽。新。王。之。見。亦。與。余。同。顧。城。兵。太。寡。而。焦。固。一。城。復。叛。分。國。中。大。兵。征。討。故。城。備。少。虛。不。敢。冒。出。焦。固。城。民。本。與。都。中。之。民。同。種。乃。背。其。宗。親。詔。事。異。族。爲。奴。余。遂。告。皇。帝。請。以。倭。土。米。兵。往。乘。忒。拉。司。葛。蘭。護。船。材。之。兵。隊。衆。以。爲。事。屬。重。要。聚。國。老。謀。之。衆。議。多。言。際。此。國。家。阨。危。不。應。分。大。兵。遠。出。議。遂。中。止。可。知。天。心。已。去。萬。無。挽。轉。之。機。後。此。墨。西。哥。城。陷。卽。係。此。十。三。艘。之。敵。艦。也。方。城。圍。時。咸。有。獨。木。

舟運糧入城。至爲敵艦要截。糧遂中絕。圍城無糧。雖吏士用命。卽復何濟。此時惟有合全城之人。與敵人並聯。邦諸叛人。并命耳。此一戰。卽收局之開端也。先是西班牙壅我水道。水不入城。城破後。城人咸挖井取鹹水。兼泥飲之。雖用火鍊。可化爲淡。然終竟蘊毒在內。飲之立生大疫。方敵人壅水時。公主生男。圍城中諸無所賴。幸公主強健。余醫術精。不爾。母子且俱斃。嗣皆得生。余遂思吾國風俗。行洗禮。名之曰湯麥司。余連日出城搏鬪。勝敗互見。水中陸路及官道中。皆時搏戰。西兵雖受擊而退。然尙聯綴來攻。有一次獲西俘六十餘人。及聯盟兵千餘。均付祭臺。剖心而死。且分食其肉。此非土著心甘。人肉蓋其國俗。祭典謂之享祭。餘耳。此事余力勸皇帝勿爾。率不聽。且告余曰。此時詎行善之時。勿論寡人之力。弗能禁。卽能禁之。吾亦不爾。此狗聽之。剖心於我。奚恤。且斥余曰。透而勿言。須知時。余自念瓜迭馬克戰。苦善心。因之淪沒。所發現均兇暴之氣。亡國之人。吾亦不之怪也。此時可太時。圍攻不大。合圍。但因步爲營。每得一處。卽殲一次之人民。焚其廬舍。逐步進攻。迨全城盡破。夷成瓦。

礮之場無他物矣。此數大戰。余咸在兵間。決勝着。余書固不敢自鳴其勇略。實則西兵見我兵。膽輒碎落。每陣上相見。輒斥余爲無恥。爲瓜迭馬克之白狗。可太時。且懸金購賞。取余首級。蓋知土人之得勝着。實余內主兵謀。故憾余次骨。而余亦弗恤。仍一心爲公主。且余母仇在彼。卽石爛海枯。余亦未忘復仇之念。在理。基督教人本不應襄助殺人。食人者與同種。爲難顧吾母仇。未復則亦無恤名義矣。矧余常見若望在彼軍中。良無術取之而噉其肉。故余在軍中。常值若望。而若望見余。卽逃。彼心虛。自以爲將來必死。余手故見。卽逃。匿在律兩軍之中。可以指索。大將臨陣格鬪。余一日。遂下書力索沙西代在軍前校力。少須投書言。基督教中人。嚮不同無恥。自叛種族之人校力。且爾何人者。爾蓋白人助黑鬼。吞噉人肉者。吾今不屑與爾校力。惟有長繩縛爾來。雉經耳。余得書。撕裂而踐踏之。念若望之仇。必不卽復。今又爲之。詈辱無地。爲計徒爲此。哮怒亦無益於事。復潛心忍氣。圖之一日。余領壯士十人出。陡見若望。余卽以此十壯士力蹂其陣。十人皆死。余竟力戰潰圍出。心中滋念此十人。乃

爲。余。私。仇。死。也。圍。城。中。至。最。後。之。一。日。慘。狀。歷。歷。至。令。余。無。筆。可。以。紀。載。者。食。物。已。盡。不。特。男。子。所。食。穢。惡。卽。女。子。婦。人。至。取。狗。彘。所。不。食。者。亦。食。之。草。根。木。皮。蝸。牛。甲。蟲。搜。括。都。盡。得。之。卽。稍。滌。諸。鹹。水。之。中。煮。而。食。之。爭。以。爲。佳。遇。有。受。俘。之。人。則。爭。烹。宰。以。果。一。日。之。腹。餓。殍。日。以。數。百。計。竟。無。力。爲。之。掩。瘞。隨。仆。隨。死。死。人。縱。橫。腐。爛。蘊。爲。大。疫。因。疫。而。死。又。數。千。人。此。數。千。人。卽。復。爲。生。疫。之。根。株。疫。乃。大。猖。舉。全。數。計。之。二。倍。死。疫。一。倍。死。兵。也。時。兵。死。者。可。七。萬。人。則。疫。死。之。數。可。不。計。而。得。矣。有。一。日。道。仆。至。四。萬。人。之。多。此。卽。覆。城。之。前。一。日。也。

一。夕。余。至。公。主。僑。寓。中。公。主。適。與。王。后。同。坐。余。餒。極。以。此。四。十。點。鐘。中。余。未。咽。一。物。公。主。授。我。三。小。米。餅。夾。樹。皮。爲。之。先。與。余。親。吻。後。乃。令。食。余。固。要。之。同。咽。然。似。忍。淚。於。眶。卽。食。亦。不。下。咽。余。問。曰。公。主。何。事。至。此。余。聲。甫。發。吻。公。主。已。大。哭。曰。吾。二。日。餒。乳。乃。全。竭。兒。已。死。言。旣。揭。小。羃。示。余。死。兒。余。曰。是。兒。有。福。余。詎。能。於。此。時。眼。視。是。兒。飲。敵。劍。耶。見。俘。亦。死。不。如。此。時。卽。死。爲。得。公。主。又。哭。曰。此。吾。家。兒。也。吾。何。開。罪。於。天。

乃懼此凶慘。余曰：天乎！公主且勿問。余今亦無言奉答，但下淚不止。顧余雖屢歷慘狀，但此一節亦萬無更忍之力。讀吾書者，試想兒死於餒母哭其旁，一雙僵手，幾令人肺腑都裂，因出鋤挖地，顧鋤下水，卽湧出，然無如何，終置之水中，不令公主見之。顧是兒雖如是較諸橫尸道上爲驚鳥所食者爲幸多矣。余歸與公主相抱而哭，久乃沈睡。似聞公主言此睡最妙，能毋醒者較受戮於敵人佳也。余驚醒而答之曰：且睡勿言去死近矣。自是死人逾多。瓜迭馬克分少糧食，余夫婦幸不死。時京城中四分之三已爲敵據，民之死數亦去其四分之三。可太時令人來諭降，衆乃聚議。大臣咸瘦如枯腊，爭言降便。問皇帝如何，瓜迭馬克曰：我其孟德淑馬乎？問此何爲？余前此誓言必以死爲度，無復他法。吾意主力戰甯死，故京不活，敵手於是大衆奮然曰：戰耳！尋復搏鬪。

一日西班牙兵復進據新地，墨西哥兵屯聚一處如豚笠，然猶力守。人餒不能勝械，而西班牙仍以排槍趣擊，死人如麻。可太時力驅忒拉司葛蘭土兵進撲，此卽四萬



人同日死之一日也。明日爲全城灰燼之日矣。可太時又以人來招瓜迭馬克。瓜迭馬克仍弗答。堅剛不屈之氣凜若天人。語來使曰：余但求死不與賊言。今無險可據。人民都盡。可太時如何。卽如何耳。此時廬舍都燬。余與公主聚於壞牆之陰。西班牙仍前撲。時惟有大祭臺未燬。而祭師尙據臺。擊蛇皮之鼓。祈神。然此鼓聲蓋末次聞矣。所餘之人仍與西兵接仗。亦末次矣。余是日以強弓射死四人。倭土米力隨余旁授余矢。殺敵然久。餒之。夫安能力戰。蓋以來兵勢大。此數百人均死。敵直驅吾輩至於河畔。爲敵所蹴踏而死者亦夥。尙有一小隊能脫死於是中。則亦莫名其所以然。此小隊中余夫婦及帝后咸在。爲敵兵驅至河上。適有獨木小舟橫焉。余數人卽登舟。西班牙兵艦張帆來追。然風勢亦助勝着之人。余衆雖極力前行。大艚垂近。可以一彈見及。瓜迭馬克立而言曰：我皇帝也可縛見汝。酋餘人無辜。縱之可也。余見來人取瓜迭馬克。知必不免。乃對倭土米曰：我見俘且死。與其死敵不如自裁。倭土米慘聲言曰：吾不預言乎。有命尙有希冀之一日。君必不以我言爲然。我請從死。余曰：

爾安可死。倭土米曰：然則君亦勿死。吾意已定。君如何者？我如何耳。余曰：同卿見俘時，切勿言爲吾妻。但言宮妾可也。然則尙有餘生。脫一言爲吾妻者，決無幸。此時若彼此分散，吾尙得全者必入倭土米山城，再圖聚首。脫能到彼，更圖恢復。倭土米曰：善。第能到封邑之中，不審父兄能重我否？彼二萬子弟，蕩無一歸。吾何面見彼父兄耶？時大扁旣至，裹縛余赴船上。復登岸，可太時令置一小屋中，俟見大帥。余一入門，見大將居中，列校左右侍。馬林娜侍大將軍後。余一見馬林娜，咸愕然。馬林娜似已見我，至於如何能識，則不之知。余此時皮革僅存，行步僂僂，不復類人。此時亦不與馬林娜言。以大衆眼光上注大將，下注俘囚，無一人不精神奕奕。余兩人亦無地通語。瓜迭馬克雖骨立，氣概凜烈，直至可太時前，衍衍談吐，語皆馬林娜轉述。告大將軍瓜迭馬克曰：馬林杞。林杞我皇帝瓜迭馬克也。余於城守之責，凡生人之所能爲者，余悉爲之。爾觀城中皆瓦礫，非余爲之耶？至於今日，殆天意使然。汝欲如何者？聽汝所爲。最上者能殺我，即我休暇之日，因以手近可太時佩刀之上，曰：乞公以此見。

惠可太時曰。瓜迭馬克勿怖。爾之忠勇。吾佩服。至於無地。仍指案上酒饌。示之曰。且飲此食。此更言他事。於是衆爭赴食。極飽。余念欲死者得飽。亦良。佳食時。敵將爭集視余。咸有矜憫之色。少須。從者以八女人至。王后及公主皆至。可太時亦致意使就食。時有西班牙人向余。久與可太時耳語。可太時顏色頓變。語余曰。汝非奸細叛臣。助黑人與我爲難者耶。余旣醉飽。乃答之曰。我非奸人。尤非叛黨。乃英國人。助土人與爾敵者。蓋恨爾輩刺骨也。可太時曰。善。靡從者。令經予於船桅之上。余自念死至矣。從容行。忽見馬林娜。就可太時耳語。語細不可聞。但聞藏金二字。可太時少沈吟。又曰。衆守此囚。余明日欲自讞鞫。

## 第二十八章

侍者聞命。兩人各掣余手出。倭土米亦聞之。雖不知可太時言。然知余出必非幸。方余經其前。公主愕然。爲狀甚怖。余患其抱哭露狀。因示之以色。僞仆其旁。作偃羸狀。軍士大笑。以爲怯。中有一人以脚蹴我。倭土米引余起。余起時。微語公主曰。行別矣。

幸公主勿泄。公主曰：君果行待我於城隅，吾將以鬼從君。余曰：幸勿死，少須，或得聞也。公主曰：君爲吾之性命，君死，我安得生。余此時已起立，似無人聞。吾偶語者，以此時列校方鞠躬侍大帥號令。可太時見軍士以足蹴余，乃大斥此軍曰：余令爾守此囚，何爲蹴之。爾乃作野蠻舉動，示人以不廣。爾敢更肆無禮者，吾知所以處汝矣。試觀此女子所爲，容能母愧。彼餒不成人，乃舍其杯，嚔扶此餓人，非率禮耶。爾今將此囚入營壘中。余尙欲就囚，鞠取他事。軍士聞言，喃喃似微訾，卽引余出。方下階時，瓜迭馬克與余執手爲別曰：兄弟，行再相見。余二人所行事，至矣盡矣。今在勢宜蘇息，弟死力爲我，感且不朽。余亦曰：瓜迭馬克，行再相見。君固敗亡，然尙有足慰者，大名垂宇宙矣。此時軍士趣余行。余遂別瓜迭馬克，然尙未審與瓜迭馬克，乃更有一面也。方余至河上登舟，武拉司葛蘭人爲余盪槳，尋至西班牙壁中水道中守軍。雖未甚侵辱，恐犯可太時之怒，而譏嘲訕笑，匪所不爲。謂余生噉人肉，勿須鼎烹耶。諸如此類，層見疊出，殊不能堪。此時余尙容忍，迨後亦以機鋒抵之曰：爾輩無勇之夫，乃

乘吾坐困之時。用是譏訕。甯男子耶。若我有兵鋒在握者。非我死。不聞爾言。即爾死。不能訕我。守軍無言。余亦寂然。迨既入壁門。忒拉司葛蘭土人。遂以革帶牽余入。觀其兇獷之狀。幾欲生噉吾之手足。顧畏大帥威稜。亦不敢逞。尙見西班牙兵高座縱飲。以爲墨西哥破。彼輩功名富貴唾手得矣。故亦不復辱我。余察其狂謬驕恣之狀。似後此飲食將皆以金玉作杯盃也。且彼之從可太時來。爲金來也。涉此殺人食人之國度。純不之恐。冒利之心如狂。今則以爲得據勝着。樂且無極。余所居囚室。爲石所製。窗櫺悉利小木作柱。從櫺中外矚。恆見西兵縱酒搏博之狀。每日如是。每博輒以十披索作孤注。負者則傲然指戰地爲致富之庫藏。亦不甚恤。卽勝者亦藐不見重。迨既罷局。則引觴浩飲。至於醉臥。然後已。有時甦。見陽光作圓形照地上。則大呼以爲金餅。猝起掇拾。蓋眼昏視陽光作黃色也。余在暗室外偵。亦頗得軍中動靜。知可太時已歸壁。瓜迭馬克及數貴人貴婦均至。尙聞西兵博時。以婦女爲博進。署女子年歲相貌。覆之局上。決勝負。其中有一人言狀。似是倭土米。此紙爲一軍校所得。

復揚之於衆曰。得一百披索我鬻此人。彼之爲此。蓋爲大帥必以此爲酬庸具。故楊遂至此。於是數日。余室中閤無人至。時有土人之婦。以飯蔬入餉余。於此數日中。飲食臥起。咸自由。雖知此後受戮。然安樂待死。於心亦適。是日居七日。較來時軀幹重至一倍矣。精神力量均復。閤中輒伏窗眼外矚。冀見倭土米及瓜迭馬克。然此二人均未遇。竟遇余深仇夙怨之人。一日黃昏中。亦進窺余室。十分鐘之久。似狸狴偵鳥於樊中。其在門外。屢屢徘徊。意似待門闢。卽進以掎我者。然明日夜中。爲余受刑之日矣。此時忽見營中規模頓易。飲博皆息。三五成羣。相聚議論。甚有怒詈者。方若望偵余之日。門外廣庭中。聚兵極夥。見可太時騎白馬。盛服入門。武弁咸作怒容。面可太時而旁侍之語。兵聞此武弁言。咸鼓掌稱羨。少須。可太時與語久。遂闕然散。明日。侵晨。有口壯士入暗室。召余行。余問安適。壯士斥余曰。奸人。領汝面軍帥。余念時至矣。然猶笑語曰。此亦佳勝於暗室中多矣。壯士曰。固佳。惟汝所易地。今殆終局矣。彼人固以爲余此去必死。迨五分後。至可太時密室中。可太時中坐。馬林娜旁侍。尙有

副將軍數人雜坐。可太時先相余。始問曰。爾非温非而乎。爾爲雜種。旣叛英國。復叛西班牙。爾先沈溺土拔司古河中。已乃入都。尊爲神道。我軍又自祭臺中脫爾。爾竟助土人拒我。夜中我兵出時。爾亦與謀。尋爲瓜迭馬克參謀。拜大將軍。助之死守。此語確乎。余曰。確甚。可太時曰。爾今日爲吾俘矣。爾旣叛種。而復叛教。卽有一千性命。今日亦決無生理。余亦不問爾何爲作如是行爲。但爾罪狀。一一皆實。爾殺西班牙人幾許矣。爾非土人。我不能科汝以臨陣博殺之律。但爾白人。乃爲此事。則見殺者。當科汝以謀陷。温非而。汝聽之。余今定爾絞罪。加爾以奸細及叛逆之名。余聞言心膽亦碎。然仍抗言曰。此尙何語。可太時曰。尙有後言。雖爾罪彌天。能告我以一事者。死亦可赦。不特赦爾。且令爾從大軍歸國。特未知天帝之意云何耳。余所求無他。吾聞孟德淑馬睿金之所。汝曾與聞。此金爲我應有。以是夜爲彼所奪。聞人言爾坐小艘。載金而出。確乎。今令爾自擇生死之路。苟告我。卽不死。余此時意緒紛淆。茫然無主。自念若告以寶金所在。則吾義立喪。然尙可自由得復面鄉井。脫不告。義固不墮。

而人且立殞。忽爾念及窖中立誓，誓不告人之言，又憶倭土米生死恩情，勿論吉凶如何，又何面以對吾公。主遂決然無疑，對可太時曰：大將軍，我不省窖金之所，實吾於法可也。可太時怒曰：奸人，汝乃倔強至是，爾當思卽有誓言，今亦無患，彼神爲吾神所勝，不能爲禍。且國滅帝囚，瓜迭馬克方爲吾奴隸，汝畏之胡爲？守信又胡爲者？爾亦知此金分爲吾得，且吾非擁此自封，將用以分賚將士，彼茫茫瓦礫之場，何從得錢犒吾師旅？爾更思之。余曰：大將軍，我殊弗知，可太時笑曰：汝腦筋亂，或且健忘，然我不前言乎？不告卽死，死法亦非倉猝。爾曾客西班牙，亦聞吾國之刑人，可十日弗殊者，爾知之否？語已，撚鬚睨余曰：吾患汝記性遺落，今將以法追取爾之靈慧。余曰：大將軍，聽汝所爲，爾屢屢呼余爲奸人，我豈奸者？我爲英國皇帝子民，非爾西班牙子民也。余之來此，本覓吾仇，汝軍中所謂沙西代，我所謂若望者，母仇也。此人絕無賴，以彼之故，我始力助土人，今墨都已破，我乃爲囚，然君子之滅人國，卽殺人，亦出堂皇，何容此瑣瑣爲者？矧我不省藏金所在，今將軍欲殺我，趣行刑。可太時曰：若



照軍律汝可趣死亦不欲以非刑相窘惟余統大軍至此既秉節鉞復司宗教汝拜偶像親見基督教人慘死於妖神之側以此之故按之教門法律宜不良於死至沙西代裨將我但知其勇豈能以爾背教背國之言遽加誅戮此時余觀可太時似有所得因曰爾運良弗佳我今將以爾付諸爾仇爲汝收場之地汝須澄心思之當趣言可免死若付大仇沙西代以嚴刑酷汝汝將如何趣報我余聞之大震欲暈不圖沙西代竟爲我訊讞之官則自問萬無生理矣彼之夙心亟欲圖我如鑄玲瓏之物將細細以小刃刻鏤我將何堪然吾之志嚮與信義又何可一日舍吾而去仍抗聲語可太時曰吾已報大將軍不審藏金地至大將軍欲處我極刑我聽大將軍所爲惟願上帝曲赦大將軍行此暴逆事勿致冥譴可太時曰爾食人肉拜偶像之凶人亦敢指九天以爲正耶左右趣沙西代至使者既行堂上侍者寂然無聲以待余觀馬林娜眼中至有哀憐之意惟此時不能更向可太時爲余緩頰矣蓋可太時之意不得金不止然可太時之爲人亦非殘忍特爲梟將悍卒所逼不能不以得金求解

於部曲耳。馬林娜尙有心於余。仍附耳作密語。可太時先尙傾聽。旣乃以手麾去之。曰。馬林娜。汝勿言吾性命所關。號令所係。安能赦此英狗。余前此欲雉經。其人汝不言。彼知藏金處乎。且吾得諜言見此。鹵以小艘渡湖。金窖鹵必知之。尙有一人同彼。窟金竟不得返。是必生瘞之窟中矣。汝之懇懇求免其人。其人與汝胡涉者。今且勿言。吾心焦烈不可止也。於是。以手扶頭。似有所思。馬林娜似示余以無可爲力者。余亦遙報之以目。少須靴聲橐橐。至若望已立。吾前年來飽歷艱難。狀亦如故。此時周身作金縷。似在武階中。已涉通貴。一見大將軍。即脫冠爲禮。以外貌觀之。凜凜英武。竟不知包藏禍心。處其中。堅之地。余一見若望。熱血仰沸。自念身旣受縛。毫無氣力。且轉盼。即付此賊刑鞫。冤窮之極。深悔當日何以冒生此世界之中。爲是苦人。此時若望見我微笑。問可太時曰。大將軍傳呼何事。可太時曰。伙伴汝識此階下死囚。敗種之人否。若望曰。知之。彼三次必欲得我性命。可太時曰。彼三次謀汝。皆不臧。今汝復仇之期至矣。彼言與爾有大仇。誠告我何仇者。若望撚髭久。似不能出口。徐曰。此

事。殊。不。欲。言。然。我。不。明。言。恐。動。大。將。軍。之。疑。今。不。能。不。徑。直。道。之。吾。少。年。時。頗。放。蕩。至。英。時。遇。一。女。人。卽。此。鹵。之。母。亦。產。自。西。班。牙。此。女。不。幸。嫁。彼。英。人。待。之。殊。虐。今。吾。且。不。詳。言。此。女。固。契。我。者。也。尋。彼。父。仇。我。與。之。校。劍。力。敗。彼。父。故。此。鹵。恨。我。至。於。次。骨。余。聞。言。憤。火。中。燒。欲。裂。其。胸。臆。彼。人。旣。殺。吾。母。復。重。誣。母。節。不。禁。自。弛。其。繩。力。跳。而。起。斥。之。曰。汝。謀。人。之。人。乃。白。晝。造。言。如。此。狂。謬。若。望。語。可。太。時。曰。此。人。無。禮。請。大。將。軍。定。曲。直。若。此。人。非。囚。者。則。請。與。之。校。劍。不。忍。更。受。彼。詈。今。旣。淪。爲。死。囚。我。與。校。劍。者。適。足。自。辱。可。太。時。語。余。曰。背。教。之。狗。爾。更。敢。無。禮。斥。上。將。者。我。將。烙。炙。爾。舌。令。爛。又。顧。若。望。曰。汝。言。必。非。謬。汝。前。此。少。年。浪。游。之。誤。我。隨。軍。有。神。甫。請。彼。爲。爾。懺。悔。可。爾。此。鹵。我。且。勿。論。其。他。惟。其。人。知。藏。金。之。窖。而。抗。撓。不。言。彼。瓜。迭。馬。克。固。不。言。而。此。人。可。以。刑。訊。取。之。瓜。迭。馬。克。者。野。人。也。甯。死。必。不。言。若。此。人。自。背。宗。教。毫。無。信。義。之。人。必。畏。死。一。與。酷。刑。立。時。吐。實。今。吾。以。其。人。授。爾。先。與。俘。囚。同。加。嚴。鞠。若。仍。抗。不。言。則。專。刑。此。鹵。至。於。何。等。酷。虐。悉。聽。之。爾。吾。不。與。責。務。以。得。實。爲。準。趣。走。而。報。我。

若望曰。敬謝將軍。吾待罪兵間。漸涉升途。此事似非吾責。請付行軍司馬。吾力但知殺敵。至刑曹之事。則有司存。若望言雖如是。而神情暢滿已極。且於詞氣之間。甚露得意。可太時聞言悚然曰。賢哉。伙伴此事原不應干爾。貴人惟吾亦不以爲然。但以軍中情狀觀之。非此不足以息衆譴。而平士氣。軍中方資重款。彼復倔強刁詐。如是吾軍中幾以老夫爲貪。此金不出。以犒師。奈何。吾觀彼野人。卽被殊刑。必不見告。惟以此人屬汝者。以汝知其人爲小人之尤。且曾三次圖汝。汝卽以極刑處之。亦不生其慈祥之心。汝趣以人去。幸勿縱彼。必具獄詞報我。若望鞠躬曰。敬如大將軍令。雖然。必請大將軍檄授我。以訊鞠之權。方敢自行其意。可太時曰。趣以囚去。吾檄立發。若望曰。將囚安適。可太時曰。卽就所檻處。鞠之。彼中吾已部署。彼至時。尙可晤其同儕。若望乃麾兵引吾至舊處。語兵曰。好將囚。余卽臨訊。

第二十九章

兵士引余不至原處。直至囚室之外堂。爲守兵所居者。此時余手足皆縛。二卒拔劍

守候。聞。隔。壁。有。鐵。椎。敲。髓。聲。聲。響。如。牛。喘。少。須。門。闢。二。武。拉。司。葛。蘭。人。作。獍。狀。以。手。握。余。髮。及。耳。入。余。原。住。處。余。入。時。聞。有。西。班。牙。人。太。息。曰。傷。哉。囚。也。雖。名。背。教。然。亦。慘。矣。門。復。闔。窗。櫺。悉。加。以。幔。室。中。洞。黑。如。不。見。人。然。微。見。火。光。處。卽。地。上。烙。足。之。銅。盤。星。火。灼。耳。余。得。見。室。中。物。狀。卽。恃。此。光。以。燭。地。上。列。三。小。榻。空。其。一。無。人。小。榻。上。二。人。一。卽。瓜。迭。馬。克。一。卽。太。苦。拔。城。主。均。縛。於。小。榻。之。上。翹。一。足。於。火。盤。之。中。其。後。有。刀。筆。吏。削。牘。記。囚。言。往。來。行。虐。者。均。土。人。有。兩。西。班。牙。兵。居。中。調。度。空。榻。之。旁。立。一。西。班。牙。人。視。之。若。望。也。初。見。土。人。以。太。苦。拔。城。主。之。足。陷。入。火。中。先。猶。不。言。尋。乃。號。痛。瓜。迭。馬。克。忽。迴。頭。語。城。主。斥。勿。號。余。視。瓜。迭。馬。克。之。足。亦。瘞。火。中。瓜。迭。馬。克。曰。汝。號。何。爲。我。豈。甯。睡。於。此。者。吾。友。第。觀。吾。動。靜。可。爾。而。吏。士。卽。書。此。數。語。於。牘。方。吏。作。書。時。瓜。迭。馬。克。已。見。余。然。瓜。迭。馬。克。痛。極。臉。上。作。灰。色。而。言。語。猶。侃。侃。如。國。老。聚會。時。論。辯。也。見。余。駭。然。曰。透。而。汝。亦。來。耶。吾。以。爲。彼。人。釋。汝。矣。汝。謂。西。班。牙。人。有。信義。否。馬。林。杞。語。我。曰。西。人。必。以。禮。見。待。今。之。禮。如。何。以。炭。烙。我。以。鐵。筋。刺。我。求。索。藏。

金透而汝知之。安有藏金之事耶。若我果有藏金。詎不樂輸之。貴質而齋。今日所餘。即此瓦礫之場。及白骨耳。方語至此。土人批其頰曰。狗勿聲。余此時知瓜迭馬克旨。蓋欲余無言。瓜迭馬克累敗之餘。而能操勝算者。即在此。着余亦男子。又有知己之感。安能遽敗其謀。故余亦立意不發其事。然能否不發。俄頃見矣。此時若望畧一舉首。二土人即縛余於榻上。若望操西班牙語。謂余曰。溫非而。天意最難知。汝逾重洋。覓我。我累遇汝。汝殊無一次僥倖。余以爲死黑奴艙中矣。而汝不死。又以爲死鯨魚之腹矣。汝又不死。兩次均得生。然汝之得生。吾寢食都廢。今日我願遂矣。始知天心留汝。即俟我今日之作用。今日若更能逃。則我將來必落汝手。然吾深知汝此遭必死。我尙欲與爾作數日盤桓於願始釋。今汝將何擇。趣告我。我奇刑多有出汝意外者。此土狗以爲用火炙人。已成鞫囚妙訣。尙不知其有他法存焉。因以指示壁間刑械。告余曰。吾術精。吾械富。汝可自擇其佳者。余不答。計惟忍死。不言以示弱於此。賊若望此時以手撚鬚曰。容我思之。爲汝部署。旣而曰。得矣。磨土人曰。奴來取刑具。

以下痛苦之言。余亦不樂叙於此。亦不欲令讀吾書之人。謂我圖報母仇之故。至於如此。灰天下人子之心。一言蔽之。若望及諸土人。寘余於非刑。約二句鐘之久。法極離奇。苦不可狀。余備諸刑。似若望生平精於此道者。余暈時。若望時以冷水噴余面。或以酒灌余口。令甦。然此二句鐘中。余實未嘗言痛。亦不吐一言。此固可告之朋友。亦以自信者。蓋我之被刑。匪特切膚之痛。且以人生極不忍聞之言。俾余受之。然彼亦至於罷茶。不可振卒。不得余供詞。始斥余爲英倫強狗。此時可太時入室。馬林娜隨其後。一見余狀。頗爲慘慄。問若望曰。囚何言。吏乃以牘進曰。太苦拔城主言藏金於彼園中。莫審其處。此二囚皆無言。可太時微語曰。眞男子。又語曰。釋城主。明日以人隨之。至園中覓藏金。此二人今日停刑。容彼蘇息。明日或自言之。於是入於別室。與若望密語。馬林娜尙在刑室之中。凝立。先見瓜迭馬克之足。慘然動容。旣而迴念前事。乃從容告瓜迭馬克曰。王尙憶前此拒婚時乎。吾曾言。王不貴我。我將自貴。此言王當憶及今事。變已形。想王當知自悔。我在此殊爲王憐。若在他。人則視王尙何。

憐惜之有瓜迭馬克笑曰婢子爾賣國使寡人至此然無汝者安有今日吾所深悔者不當日斃汝於吾槊之下今尙何言惟汝以降鹵之貴自外於人類死後且伏鬼誅汝亦何貴即汝前此所言在今固驗然吾言之驗亦將驗諸即日馬林娜聞言迴首而顫狀甚震恐少須見我復大哭曰傷哉吾友余以方言慰之曰馬林娜勿哭爾有眼淚何濟於我然能得當以拯我爲佳馬林娜嗚咽答曰可遂出已而可太時亦出於是土人背太苦拔城主及瓜迭馬克出以二人足均焦爛不能履也此城主立暈於地瓜迭馬克行及余前謂余曰透而別矣君真貴質而子孫至有膽勇爾爲我及我國家可云不遺餘力我今殊無以報惟上神有靈必佑君耳瓜迭馬克此言臨命之言也後此遂不更聞是中僅有若望及余與二三土人而已而若望尙以語調諷冷刻已極且慰余曰吾友罷乎余恨無杯匕相款然爾能久當亦自不覺楚今夕甦息明日當如恆狀然爾勿謂吾技已窮此不過小試而已汝心或以爲誓不我告我必痛恨然誤矣吾意惟冀汝永永無言吾甯不得此金惟欲爾與我多周旋數日



亦大佳事。余尚有他法當請爾備嘗之。天下人往。往一身。被刑一無所恤。一見所愛之人。被刑則五內崩裂。譬如當日吾恨汝父。乃力死汝母。今將寘汝於無可如何之域。汝謂余操何術者。汝尙憶土人中有女子曰倭土米者。誰耶。余聞言大震曰。倭土米。今如何。若望大笑曰。汝出話矣。明日爾尙當大詞費。溫非而汝亦知倭土米爲孟德淑馬弱。息其人甚美麗。聞爲爾妻。以彼中儀節嫁汝。余偵得矣。今此女亦在吾掌握之內。少須令彼來。此爲汝溫存爾聽之。明日余將令彼爲汝所爲。令爾目矚不令他瞬。此時汝或吐實。然已遲矣。余此時腸如消湯。色爲之斂。語之曰。吾一身受戮。固也。爾可母爲此惡劇。爾亦人類。何至於此。我思爾或不窮凶。至是即可。太時亦未必能如所爲。若望曰。可太時。烏知者。即使知之。吾已得大帥批牘授我全權。但得金母論如何峻法。咸不之理。今茲非刑汝。固弗恐。足恐汝者。惟有此法耳。爾須知仇毒之於人甚矣。哉。爾恨我深。然亦知余之恨爾。須以十乘之方得其數。蓋吾之恨爾。一爲英人。一爾眼爛。然絕類爾母爲余所尤忌。且爾前此以棒毆我。狀如打犬。此等深仇。

至於今日。余面目天良。兩俱忘失。何事乃所不爲。然尙有一語明白奉告。余實患汝深。故第一次見汝。卽出吾劍。知汝將來爲我禍胎不少。自是以來。畏憚之心。日滋一日。至於寢食。都忘似爾。仗劍尾吾如影附形。此何可者。吾惟爲汝之故。遂逃出西班牙。至於臨陣。相見俾我逃遁。如鼯鼠然。爾我二人交際。似有天意。助我汝。咸不得一勝着也。雖然。爾雖累敗。其志彌可畏怖。若以我之計。惟立斬爾頭。留之終屬非計。而所以未誅者。吾畏汝厲鬼。猶之汝母一亦以可太時將令。故不敢立出吾劍。天下惟有懼禍之心。故凡事倒行逆施。百無所恤。以今日論汝。在吾掌握。苟可以晷刻之間。令汝羞辱痛楚者。吾何憚不爲。卽冥譴亦非所畏。蓋吾前此隱隱。屢屢何妨。多種一重罪。果汝須自知爲死母。故如是不辭勞瘁。力隨吾後。吾安得不恐脫。一日竟落爾手者。我將奈何。故吾甯冒下流名目。必置汝於死。言已自去。余立暈。迨醒。縛已早釋。臥於衽席之上。有女子坐吾次。聞彼口中喃喃。作愛憐語。時已垂暮。尙有微光。視之。則倭土米也。容光已復不類前。此菜色矣。余忽憶若望之言。乃大駭。語之曰。倭土米。

爾來耶倭土米曰然彼人雖刻毒然知君病特以吾來慰君我今日見君作如此狀態乃無術足爲君報仇也語已而哭余止之曰勿哭將餌來倭土米曰馬林娜已以人將佳餌至絕夥余曰趣將來倭土米一喂余余得食畧清醒然刑創乃大痛楚呻吟中問倭土米曰見若望乎倭土米曰未也吾與姊氏別已二日所見西班牙人只有軍士二人顧吾到此候君不知以我至此有他故否余曰茲有人知卿爲吾偶大帥亦已知之倭土米曰然同虜之貴人安知不以吾二人告敵軍然西人待君胡爲若是之酷殆知君助吾國行師因而仇視不稍寬假余曰此間另有人在否倭土米曰守兵在門外此中殊無他人余令倭土米附吾耳余乃以若望之言一一告之倭土米聞言大駭因曰吾之愛君不爲虛矣前此惟有情愛今則事君如天人矣天下安有人爲故君守義至於國滅家亡以後然則吾有大幸乃得與君在第一次晤面時也嗟乎吾夫君眞天下至信至忠之義人也彼西班牙人行如是嚴酷吾不辨彼爲何等種族今君委頓如是吾必爲君將護至於完好想彼敵軍亦知君創重且

死。不。爾。胡。爲。以。吾。至。此。余。曰。未。也。禍。且。旋。踵。而。至。吾。今。亦。不。能。更。祕。乃。悉。將。西。班。牙。人。將。處。公。主。以。嚴。刑。之。故。一。一。陳。說。公。主。聞。言。不。答。然。余。觀。其。上。下。層。皆。作。灰。色。迨。余。言。既。乃。太。息。曰。吾。觀。此。種。透。而。較。吾。國。祭。師。尤。酷。烈。吾。國。祭。師。殺。人。尙。云。奉。祀。神。道。若。透。而。爲。財。而。陷。人。於。炮。烙。諸。刑。則。尤。吾。所。不。解。今。事。既。至。此。君。將。何。計。余。曰。無。之。卽。有。之。亦。防。卿。所。不。樂。聞。故。不。敢。發。吻。公。主。曰。君。太。虛。劣。我。則。尙。有。膽。力。君。得。母。謂。今。夕。中。吾。兩。人。同。裁。此。室。中。乎。余。曰。然。今。日。弗。死。明。日。之。慘。辱。有。非。言。所。詳。者。此。二。事。中。爾。我。當。自。擇。其。一。天。既。不。能。相。予。則。予。二。人。惟。有。自。加。保。護。耳。倭。土。米。曰。世。安。得。有。天。有。時。吾。不。自。信。吾。神。力。乃。遁。而。慕。君。之。宗。教。而。事。天。主。今。則。並。此。而。亦。弗。信。君。不。嘗。言。天。主。至。慈。至。惠。然。既。云。慈。惠。何。爲。庇。此。忍。人。今。日。吾。他。無。所。崇。拜。崇。拜。者。祇。君。一。人。亦。毋。須。更。求。冥。冥。之。昊。天。不。我。降。鑒。矣。此。間。有。繩。君。我。可。同。歸。於。盡。不。待。天。明。我。二。人。已。同。赴。極。樂。世。界。矣。惟。爲。時。尙。早。吾。二。人。尙。可。夜。譚。吾。知。擒。我。被。刑。非。天。明。不。可。我。及。其。未。到。尙。可。同。赴。死。程。於。是。二。人。追。叙。前。此。情。緣。瀕。於。患。難。及。同。

履祭臺之上與困苦重圍之中痛哭殤兒等事一一追論酣暢中夜已逾半默然久之倭土米復以至慘厲之言語余曰君苦既深吾亦至困彼此夙定之計今可行矣吾生前命舛此後當永息無復痛楚君待我至優復忠事吾國終始不貳吾今預爲君部署可乎余曰可公主遂興以手理繩二纒均上余曰卿當助我投纒我力不能興於是倭土米抱余登諸小榻之上余先拓其繩將入而倭土米亦以小榻與余迎面同立攀繩將置其頸此時言無可言只有親吻而已倭土米尙問余曰吾夫此時何思思我耶思兒耶抑念及海外意中人耶旣而曰此何須問得君同穴足矣尙何啾啾之有今愛情同斷吾諸無所缺憾惟爲君耿耿於心復問曰曷去此墊足之榻余曰去之余復安能失信於瓜迭馬克又何忍明日見卿被此慘刑倭土米曰君更與我親吻爲禮余從之倭土米方欲去榻而門乃大闢已而即闔有一蒙袂於首之婦人入左手秉炬右攜一包裏一見吾夫婦將投纒疾追而前駭曰君夫婦何爲透而爾癩發耶余聞聲知爲馬林娜倭土米曰此何人乃識君彼豈不容吾死耶馬林

娜曰。吾爲馬林娜。爲救公主。夫婦來也。

第三十章

此時倭土米去繩而下。與馬林娜對立。神情慨然曰。汝爲馬林娜。爲救吾夫婦來耶。爾賣爾國家死者數萬。皆蒙羞而沒。若以我計較。甯死不受。爾援倭土米語時。仍然有皇家風度。蓋不受其憐。始發此一腔忠憤。以馬林娜爲可太時。決策倭土米早已知之。余聞倭土米怒。肌爲之慄。至此又復自惜其性命。計馬林娜一怒必決。然自出不爲吾地。然而馬林娜竟夷然不置。念聞言時。羞赧可掬。此二人本皆美麗。然以倭土米較之。深自不同。一威儀凜然。一但嬌柔而已。倭土米於此。死生呼吸之交。仍然以高情盛氣。懾馬林娜。毫不爲卻。少須。馬林娜曰。敢問公主。何爲與人同命於祭臺。倭土米曰。情愛所感。不覺至此。馬林娜曰。然則婢子亦愛可太時。故出之。擊情非得已也。今日公主。可以勿責我輩巾幗中人。愛情所鍾。尙希原宥。卽公主不猶女子之身。歟。亦何怪我婢子。深知罪戾。深重。屆時自有結果。倭土米曰。吾行吾愛。未嘗妄害。

一。人。汝。愛。一。可。太。時。如。何。者。試。觀。刑。牀。之。上。爾。之。皇。帝。躬。被。嚴。刑。汝。亦。知。之。耶。且。吾。夫。尤。汝。之。良。友。乃。屬。之。深。仇。沙。西。代。令。彼。窮。刑。今。觀。其。狀。貌。詎。復。類。人。爾。今。且。俯。視。其。創。吾。夫。惟。欲。救。我。不。受。敵。人。之。窘。故。同。謀。自。經。以。免。奇。辱。此。皆。汝。輩。所。造。之。因。今。日。乃。得。惡。果。爾。賣。國。求。榮。吾。將。力。唾。汝。面。今。夕。若。憑。吾。一。人。制。斷。萬。不。願。假。汝。殺。人。之。手。活。我。殘。生。馬。林。娜。以。手。掩。面。嗚。咽。不。止。曰。公。主。幸。恕。婢。子。已。往。之。事。已。無。可。挽。回。今。茲。不。言。明。日。將。以。公。主。罹。彼。殘。刑。矣。倭。土。米。曰。然。今。以。吾。夫。視。我。實。甚。矧。皇。帝。已。被。淫。刑。我。堂。堂。長。公。主。卽。受。之。亦。不。爲。辱。旣。西。班。牙。人。不。重。女。權。蹂。躪。及。於。婦。女。則。我。亡。國。之。殘。貴。更。何。待。言。馬。林。娜。曰。此。事。可。太。時。良。未。之。知。婢。子。可。以。立。誓。代。明。其。枉。至。於。行。法。之。苛。悉。其。部。曲。求。金。故。徧。迫。而。行。此。倭。土。米。曰。爾。何。不。問。爾。主。人。彼。沙。西。代。何。爲。行。此。馬。林。娜。曰。沙。西。代。之。窮。兇。極。惡。婢。子。得。聞。必。爲。公。主。復。仇。今。時。促。矣。婢。子。之。來。蓋。愚。彼。可。太。時。謂。至。此。可。探。藏。金。消。息。吾。初。意。本。救。透。而。今。公。主。在。此。亦。可。以。同。出。倭。土。米。久。乃。無。言。余。急。問。曰。汝。何。法。能。出。我。於。險。馬。林。娜。曰。事。之。成。否。

尙未可知。惟能出此門。尙可隨機自脫。彼軍士邏偵已釋。吾挾得西班牙兵衣。易之以出。君白種人。可以勿致人疑。至於公主。我亦有衣服在此。惟語之殊唐突。公主耳。然爲時已促。只能服此。始可出困。吾尙有利刃一。亦出君腰間。因啟其襖。出刀及衣。余見刀。知卽從河上地亞時手。中所得者。馬林娜先取女衣授公主。衣爲營妓所衣。中有紅黃之縷。倭土米見衣。愕然曰。婢子奈何以汝所衣授我。我安能衣此衣者。馬林娜此時亦大怒。急淚奔出曰。此語雖婢子亦不能更堪矣。將欲裹衣而去。余急止之曰。馬林娜。爾勿怒。公主身在難中。自爾口不擇言。因迴面公主曰。卿勿怒。卽不自顧己身。亦當念我。勿以嫚語傷人。此間舍馬林娜外。我輩更無餘望。足以自脫者。公主曰。吾夫。吾惟願無人見。撓我二人。可以同歸於盡。今旣欲求脫。我何妨。以此自穢。然究何術能脫此險。彼守關之卒。安能出我。卽使能逃。逃將焉達。馬林娜曰。此門焉得開。以邏者俱在門外。吾來時經門次。亦已下鎖。然君前勿畏門者。吾自有術。足以遣之。且此窗均木杙。以刀斫之。立斷。旣出此門。則僞爲醉卒。公主詐爲營妓。扶之歸。



宿或能自脫。至於外此禍端。則不能預料。我亦躬冒重眚來也。若可太時。知我釋君者。吾不審將何術以自脫。因太息言曰。可太時勝矣。待我焉。能如初耶。余曰。我右足尙能行。其他聽造化耳。雖然。卽更爲彼所獲。厥狀亦不能逾於今日。馬林娜曰。透而言當。今別矣。吾更濡滯於此者。禍且立至。吾舍此別無他法。幸故人珍重。但願君得福星照臨。得脫於險。嗟夫。透而若我二人。更無晤面之期者。君當時念我。余曰。謝馬林娜。汝行矣。馬林娜匆匆出。旣出門。復下鑰。微聞輿夫行步聲。似已歸矣。少須。萬聲都寂。倭土米傾耳側聽。守者均去。余亦莫知其所以然。但聞遠遠有酣飲呼詈聲。余曰。竟吾事矣。倭土米似疑曰。此着非佳着也。吾至不信其人。天下無信義之人。安能必其非毒。幸君尙挾刀。腰際脫不幸尙可需此。自圖。余曰。是人固降虜。然待我良厚。卽落彼人手中。當更無慘暴如今日者。等死耳。何憚此行。余據榻坐。以刀斫窗上木杙。立斷。殆寬可容人。人亦無知者。倭土米以兵衣加余。余此時力不能勝。且鱗傷及於全體。觸衣亦痛徹心腑。其最難者。受烙之足。仍納靴中。以創觸革。尤奇痛。竟欲

留此待死較逃爲佳。尋亦強納之。惟倭土米着營妓衣。時心之羞憤較余肌膚之苦當尤烈。迨旣服。蹙其雙蛾。語余曰。我服是衷乎。余曰。性命呼吸何別。流品且嬌裝亦何病於貴人。公主曰。患難中冒爲此服。在君固不省。然我何堪。且君外國人。安知我之國俗。今吾先出。君必續出。我力不能兼內外也。若其勿能。則我仍進與君同歸耳。倭土米長身。玉立。支幹靈警。一躍已出。余先以榻墊足。已乃騰躍上窗。然右足奇痛。但以半身仰臥窗外。倭土米以力出。余如從竇穴中出。死狸焉。旣出。立仆於地。足痛徹心。倭土米扶余起。四週環矚。閤然無人。卽醉人聲迹亦沈。普波之山。陽光亦將動。余曰。道將安出。方倭土米見俘時。可太時許。其於禁地之中游涉。且土人之女。記性佳。凡經足所行。靡不記憶。因告余曰。出南門。此時戰事已訖。守衛或疏。且吾於南門行絕稔。於是余倚倭土米以右足跳躍而行。此時雖痛。亦不之恤。行逾半里。不遇一人。至左轉時。遇險矣。時有三卒扶醉至。其後尙從土人無數。第一人問曰。來者誰氏。趣報我以名。余作醉語報之曰。伙伴夜來佳否。來兵曰。天且曉。何云夜也。爾不觀日。

光且升耶。然吾何以不穩汝。似於行陣中見汝。因復大笑。余佯爲醉態曰。同蒞兵間。乃問吾名耶。將軍此時尙呼我。何多事耶。因呼倭土米曰。趣以膊來挾我。天黑我安辨路。衆愈大笑。中有一人。謂倭土米曰。勿隨醉人。且隨我。乃力掣倭土米腕。倭土米作恐狀。示來卒意。似畏余者。於是復前路轉。衆乃不吾見。方見衆時。余尙力支。至此痛不可忍。立僵於地。倭土米力掣余起曰。不行且死。余忍痛復行。不期何以得至南門之下。自念未至。當已死。至時。西兵已歸宿。剩土人向火於門下。余作驕很之聲。叱曰。狗趣啟關。土人見余爲西班牙兵。卽起立將啟關。已而復止曰。君以何人之命出此。安適。然彼以氈蒙頭。初不之審。但其聲甚稔。余乃大驚。因曰。吾醉極。防爲大將軍所見。出門少散。迨醒。更入。汝問何爲者。爾問我何命。吾蓋奉一己之命來耳。汝尙未知我爲兵官耶。更問者。立答汝。令弗吠。其人顧其伴。告透而乎。伴曰。安可往。沙西代將軍罷極矣。傳令。苟非重要之事。勿令醒。至於啓關與否。爲事尙小。幸勿告將軍。以達其怒。余聞沙西代在此。司門鑰。蓋九死中一生矣。果彼一醒。見我。則事如何。余此

時忽憶及問我者。卽爲司刑之隸。念彼見我。又將如何。彼昨日司刑。安知今日不能辨我。驚極。噤不能聲。此時非倭。土米有權變者。余亦莫出此門。倭土米居營中久。習鄙語。作矯情謔浪之態。與之調詼。土兵悅。乃開門。麾余二人出。旣出。余幾暈而仆。倭土米趣余曰。朋友。爾試起。胡爛醉如是。爾欲睡者。覓草間睡。勿冷臥於此。乃強起余。門兵亦笑臨助倭。土米。余得二人力。亦起。起時。冠落。土兵拾冠授余。余面已爲土兵所見。余急行迴顧。土兵似癡。立有所思。余語倭土米曰。彼殆識我。彼一覺卽來追矣。倭土米曰。趣前避林中。余曰。更不能動矣。復仆。方余未仆。倭土米力抱余行五十步外。至榛莽中。余更視。見忒拉司葛蘭。土兵已以棒來追。余告倭土米曰。已矣。邏者來矣。倭土米不答。抽余刀。置諸草間。令余僞睡。曰。勿動。此第末造生機。瞬息卽逝。成敗此一舉耳。余手掩面僞睡。少須。有人披榛入立。吾前。倭土米曰。醉人已臥。來者何爲。兵曰。吾將視其面。因力掀余手。曰。天平。囚也。吾昨日方處汝。以刑奈何。逃也。倭土米僞笑曰。汝得毋愚。彼醉人強吾至此。何乃言逃。土兵曰。汝安知者。此人知孟德淑。

馬窟金處爲值絕大。因舉棒且下。倭土米曰：死之耶。此中奧妙。我殊不之知。旣爲重囚。汝速挾之行。我正慮其醉。故心殊厭之。兵曰：然。吾今尙弗殺。縛獻沙西代。當得重賞。汝且來助我起此囚。倭土米曰：勿趣。趣且探其囊。或得錢者。爾我分肥之。兵曰：善。於是伏而探余囊。倭土米立其後。余觀倭土米眼光。直如祭師殺人時。獍狀。忽就草間。出刀用刀極斫。兵立仆。倭土米亦暈。尋起立。張目視此死卒。手中尙執刀而顛呼。余曰：趣起。他卒將更來。於是余復披榛出。盤散力行。初行尙力。旣而昏昏如入夢。但見有土兵一小隊。揚械大呼而出。倭土米力趨來。卒隊中余尙見之後。乃不省人矣。

### 第三十一章

余醒時。已在山洞中。光隱約。粗能辨物。倭土米坐余旁。有土人聚黃葉於鼎。作烹物狀。余問倭土米曰：此何地。吾遇險否。倭土米曰：君幸無事矣。後此不知如何。今日或能倖免。君今且食。因進湯液及餌。余食飲至甘。旣飽。倭土米始言曰：君亦憶忒拉司葛蘭來追時。吾狙殺之。君尙憶之否。余曰：憶之。吾甚駭。卿何以有此大力。倭土米曰：

愛君切。且危。君不覺死力奮出耳。吾今私祝後。此莫遇是險也。然君今亦勿言此言之。滋憐。迨吾既將君行。復有二卒來追。見死卒。追乃尤力。垂及矣。以君此時眩暈不前。吾又無力支君。持攜強步。迴顧來軍。不及五十武。忽見林中復有八人。逞矛出視之。乃吾舊部。此兵卽君當日所蒐簡之殘卒。彼伏莽狙取西兵。冀復其仇。蓋義士也。見君爲西人裝。意爲西兵。故從草間擁出。然君此時尤危殆。吾行罷氣填咽。不能聲。且吾所服衣。彼又莫辨。幸吾自言徽號。語來軍已而神定。稍與言來狀。而追者已至。吾告此八人。請救我。於是此八人殺追兵一。復縛取其人。遂以衣爲紉。以矛爲槓。共舁君登山。行二十里。至於此地。君已酣息。三日夜矣。透而四覓。竟不得君我二人。昨日有西班牙二人。挾十土人至此。未及百步。土人欲爭出與鬪。吾力止之。後亦自去。吾輩尙可得須臾之生。待君少甦。乃發。余曰。失巢之鳥。飛將安適。公主曰。趣杉城耳。否則渡海。舍此都無生機。余曰。海路安可行。西班牙船已佈滿海峽矣。卽歸杉城。不審父兄如何見待。以吾輩兵敗國亡。且死彼子弟無數。何面目復見彼中父老。公主

日。且冒險歸。城中尙有義人。可以更燃餘燼。今吾且爲君裹傷乎。於是居山洞。又三日。倭土米左右余。未之離。三日後。余自覺能受昇矣。是夕數卒。仍以矛代槓。昇余於其肩。已而至岡上。時有守隘之兵沮余。倭土米語之以狀。且令歸告留守大將。余隨之緩緩而行。以昇卒肩余。涉此高岡。爲力亦罷。旣近城。夕陽方落。而城中知公主至。咸震動。余過時。人咸聚觀。婦女知彼夫與子死兵間。爭聚而肆詈。覺今昔之勢迥殊。冷暖有非人所料者。前此萬人護衛樂工奏技花朵被於廣衢。今日夫婦逃死至此。四卒昇一傷人。倭土米去宮粧。易流倡之衣。女子笑指不休。尙有臬黠之人。斥余爲禍水。余自思。但詈而已。尙足聊生。及余行經巨廟。達於故宮。天已垂暮。宮後火山烈燄。冒天矣。余已近故宮。宮中畧有供張。無燈燭。食餌皆窮饗所饗者。余夫婦遂匍匐自覓臥處。余創痛不可止。倭土米以余爲睡熟矣。起而坐哭。是人意氣自高。從不爲滂沱之態。自哭。殤兒後。此爲第二次哭矣。余曰。公主何爲悲愴如是。公主嗚咽言曰。君尙醒耶。果知君醒者。吾亦奚哭。因曰。君觀吾百姓見薄至此。不爾。君爲吾夫。至時。

應具王儀奉送。今乃寂寞如是。烏能不悲。余曰。苛禮吾所不拘。惟此間之民。將圖我耶。抑縛付西班牙人耶。倭土米曰。茲未之知。明日當得朕兆。若彼必縛付西人者。我亦誓不更生。余曰。如公主言。死於是間。較諸死若望。及可太時。淫刑之下。爲得究竟。我尙得生與否。公主曰。尙可生也。彼父兄初意。傷彼子弟二萬人。因責償於我。而意尙無他。明日吾當以忠義之言。激勵之。或尙有萬一之生。君今且睡。容吾思之。即使不幸同死。亦不爲非福。於是余睡。既醒而天已遲明。余驟見陽光。精神亦陡轉。

倭土米起尤早。彼夜來籌畫至三句鐘。爲計已得第一着。自易舊藏宮中之禮服。傳喚故舊大臣。聚國老。於日中時至宮外。公主自言。將臨告大衆以亡國之故。倭土米計是言可宣之衆中。不能與患得患失。衰年之元老言之。余問倭土米曰。公主料百姓咸聽公主之言乎。公主曰。勿恐。彼民知吾輩出自圍城之中。且欲知兵間消息。人心好奇。必至無疑。今日尙有用武復彼子弟之仇者。君試覘之。嗟夫。倭土米之言。節節中要。垂及日中時。國衆果大集於宮外。幾無隙自容。此時倭土米卽故宮中理粧。



易服被鳥羽之帔。頸上帶瓜迭馬克賜。余之金圈。此物倭土米於生死存亡之交或摧之腰間手中執紫檀金鑲之圭。凡王儀應備者均御之。以出。公主雖久困風塵之中。一經御此風神復奕奕然尊貴無倫。既及日中。斥從人以楊輦。余宮外寘於陛上。余初出時。宮外百姓嗥喊如野獸。當此之時。雖勇夫亦且中沮。時衆中咸怒。詈殺此妄言者。不則縛而獻之。於透而倭土米執圭立於日中。默然不言。而陛下之衆且詈且譏。厥狀不一。甚有噪登者。其勢如怒潮。時有飛槊自下騰起。從公主肩上過。公主弗動。亦不變色。且露不屑之狀。尋百姓見公主天表儼然。霽稍靜。公主以清冷之雋語語其下。曰。此我所屬倭土米國中耶。或仍在野蠻。忒拉司葛蘭部中耶。百姓聽之余。僅有一口不能逐衆紛辯。爾輩中公舉一能言。有行誼者。語我更以我意。達於衆人。百姓又羣舉其人。聲復譁噪。最後有老人馬司拉者。出。其人在倭土米國中。至有權力。意主款西班牙方公主簡兵。時此人已出而力格。此時挾四人並上。余覘其人似忒拉司葛蘭人來。喻降者。余一見。知必無幸。倭土米曰。馬司拉趣言之。又語其衆曰。百姓止勿譁。余言

畢。更定臧否。已而陛下之衆寂然。萬衆駢肩。咸傾耳聽。馬司拉言。此時馬司拉進曰。老臣告君主。及此不合例之男子。言絕簡。可咄嗟決耳。君主初來。請以兵屬貴塔滑。謂將助貴質。而子孫伐透。而衆之授兵於君主。老臣之意殊不謂然。君主乃以巧曲之言。聳彼元老。至我輩欲迎降彼神道子孫。計乃弗就。君主竟挾吾精兵二萬出境。今吾子弟安往者。君主亦知歸者僅二百乎。此外非飽鷹吭。卽果獸腹。此輩之死。悉汝爲之。我子弟死疆場二萬人。汝夫婦二人。用抵吾子弟之命。甯復爲多。且汝二人之死。尙非吾父兄之意。汝試觀此間。有透而四使者在。吾且恭述透而大帥之言。悉以告汝。大帥之言曰。告百姓。汝擒孟德淑馬女倭土米。及其夫逸囚透而。授我。我將窮治以罪。則全城之人。始大有福。若違令抗囚。不我授者。則爾全城之命。同墨西哥一一無倖免者。帥府一喜一怒。禍福所係。爾當自擇所從。若謹遵吾命。則本帥府悉舉爾之前罪。列於赦條。歸順之時。亦不苦汝。不爾。將夷城爲墟。不令爾種族之名。列於人種。語已。對四使者曰。此非大帥之言耶。四人同聲答曰。馬司拉言當。百姓因而

又譁曰。趣交此二囚。爲求款之贄。此時倭土米始發言。衆譁復息。且欲刺取其言。倭土米曰。百姓聽之。吾今日夫婦二人。如在衆百姓之前。聽翰矣。然吾亦不能不自述已事。乞諸君聽之。或馬司拉言然耶。抑我之言。尙不背於理也。諸君謂我所犯者。何律也。其始吾夫婦奉貴塔滑故君之命。乞師於父兄爾時。吾曾何言者。吾不嘗言同種之人。宜合以拒外侮乎。若不合安滑克同種之人。是猶蘆莖孤立折之易耳。吾言今果驗乎。安滑克之滅。非同種睽離。亦何至於此。其最無天良者。卽忒拉司葛蘭種。一心向外。自夷其宗。階下忽有一人言曰。君主言然。倭土米曰。吾言果不謬矣。若安滑克種。人人能立。亦何至國破家亡。凌夷至此。若當時人人能如吾城之父老聽其子弟趨袍澤之誼。亦安有今日。今惟爲此二萬人子弟之死。父兄乃縛我付之寇讐。實則吾於此二萬人中。亦有親戚。故舊。決脰洞腹於其中。吾至不爲之傷感。階下人聲復動。似怒倭土米曰。勿怒。更聽吾言。吾豈無情。特以吾同胞二萬人之死。死爲至榮。其死之烈。較諸生而爲奴之醜。榮辱判若天壤。父兄何爲樂於爲奴。而憚於死國。

且此語非我臆造。父老試觀透而所用之奴。非我種耶。父兄亦聞透而大帥之言乎。凡諸降虜。悉用以供從役。待墨西哥嚴城再築。始罷其徭。父兄之心。殆欲率吾子弟。極力自効。爲彼人供役歟。嗟夫。倭土米百姓。凡供此役者。旣無叙錄。復無酬賞。但有鞭笞。爲百姓賞。賚父兄。乃不樂子弟之挽強。却敵特樂子弟之爲人。舂鍤日夜辛苦。死於壙中。畢生不見月星。不願據此山城爲自由之百姓。何也。語至此。少停而百姓亦羣相議論。道其臧否。聲囂囂然。此時馬司拉復欲進言。階下百姓咸止之。曰。吾輩欲更聞倭土米言。公主曰。百姓肯聽我。我感戴無極。蓋尙有餘言。奉告吾同種。吾夫婦之罪。殆在以義士與寇讐決戰於義弗允。故父兄用爲我罪乎。然吾來乞師時。固未嘗預畫人數。驅之死地。當時特將敵我利病。舉告父兄。請父兄自擇。乃父兄慨然以二萬人見屬。意父兄悔其輕率。轉以此爲吾一人之罪。甚欲縛置吾夫婦屬之。透而此何故也。雖然。吾今且將此二萬義士之忠烈。告我父兄。母待吾垂死。閉口時。不宣其胸臆。轉以沒此義士之名。吾滋不忍。特戰場之事。一日百變。吾從何處抽其端。

緒雖然吾尙有言吾從夫時已生一子此子果生至今日則爲父兄王矣顧乃於圍城中眼見其失乳而死此事尙屬毫末不敢以告父兄父兄死其子弟二萬人其悲何如甯吾區區一在抱之嬰媿竟用悲梗因縷述圍城戰事及西班牙之殘忍倭土米義士之勇鬪語至一句鐘之久階下之人寂然而聽至言及余統此二萬健兒與敵搏於城下巷戰經月不却語至此二萬人中逃兵間而歸者皆曰良然吾輩目擊其狀君主言不誣也倭土米復曰適所言者父兄悉已聞之矣安滑克帝國自是亡矣皇帝及余夫婦女兄弟均爲敵囚貴閥一無免者然透而初議願以殊禮待皇帝及一入其軍加以何禮者想父兄必未之聞耳置皇帝於小榻之上以銅盤薰火烙其足令言先皇帝藏金之所父兄聞之以爲慘無人理矣然猶未也吾夫與彼同種爲救吾國故幾亦燒殺甚至刑及婦人如我者亦將加以炮烙吾自度死不辱國夫婦同時投纆尋爲人所拯幸而得生旣脫險吾力告之吾夫謂倭土米父兄子弟悉皆忠誠決不於吾輩顛沛之時阨之於險吾惟欲救吾夫故變服爲營妓竄逃至此

若早知父兄以此見待者。雖百死何由能來。嗟夫父兄子弟。吾死無憾。惟願諸君勿降爲吾國自由之百姓。且吾觀子弟頸背良不稱爲寇讐。加以銜轡吾族子女。亦何忍爲西班牙人。褻玩矧吾種人。尙有數千何爲不閉關與抗國。居天險一夫當關。百夫莫開。何恤彼齒之來子弟。聽之勿謂趣君出戰爲我一己。且爲我丈夫。彼西班牙人。以此忒拉司葛蘭叛種。喻降是凌。蟻父兄至於極地。因左手拾擲來之矛示衆曰。若父兄必不見容。我請畢命於此。矛下迨吾死後。請父兄昇吾夫婦之尸爲乞降之贄。亦大佳事。吾此時誠告父兄。皆出之肝膽。天下男子之死。當死於自由。不當死於奴隸。爾輩試觀西班牙處置異種之法。若父兄子弟過聽馬司拉之言。去卽淫刑不遠矣。因起余於榻上。褫余衷衣去。創裹一。一指示百姓曰。衆觀之。此卽透而與忒拉司葛蘭人處。置降人之法。君輩更不見聽。吾亦無術尙有一語。諸君果不見聽。則髮膚之重。爲狀均將如此矣。迨至一金都盡。並不剩一完全女子。始見透而待我父兄之如何也。因置余於地。一手執矛。似待百姓再一叫囂。則先死。余後乃自盡也。

此時階下寂然無一聲響。少須。喊聲復動。烈於前喊。逾至十倍。此怒。蓋怒仇也。倭土米之言。挾忠義之氣。述寃窮之狀。明順逆之分。風采偉然。百姓聞之。人人鼓動。乃知此二萬人。均喪之。西班牙人。不喪之。倭土米之手。天下斷未有婦人。一餉之言。能移萬衆之心。如是之速者。人人爭袒。雙臂揚其矛鋒。馬司拉更欲有言。已爲衆斥而去。乃爭舉械擊此四使者。因曰。狗趣行告透。而我輩非驅之海上不止。時萬聲皆息。有長老數人。登陞執倭土米之手。親之以吻。因曰。君主爾之子孫。願盡死力。衛君主。百死無憾。君主之言。入我心腹。使我輩動其天良。且君主之言至確。丈夫宜死自由。不當死於奴隸。萬人旣散。倭土米語余曰。吾不嘗語君以百姓尙有義心耶。今則當備禦敵。即欲自衛不戰。亦不我聽。此時百姓求戰之勢。已成燎原。且可太時。若知辱其使者。亦必大怒。以兵臨城。今吾亦罷極須息。余曰。倭土米。世界之上。更覓有忠義慷慨。有制斷之女人。恐以卿爲第一矣。公主笑曰。我惡敢。當然以我得君。一贊並盼。君平安。吾願已足。此外尙何求者。

第三十二章

使者雖見辱而去。然敵幸不臨城。城人亦無恙。余創亦漸平。惟知此城孤懸。必無終全之日。卽百姓亦知辱敵使。卽以挑敵。有識者亦引以爲憂。願已無及。時百姓悉備戰。余與倭土米居中規畫。後有人言西班牙人五十。領忒拉司葛蘭兵五千撲城。余遂主軍。率倭土米兵共一萬餘。衆皆精治鎧仗以俟。余乃領之出城。至狹路之中。據之以一旅守險。不用全軍。地狹不足用武也。余伏七千人於兩山甬道石壁上。積巨石以俟。自領五百人。扼守要路。餘兵悉用強弓毒矢。及槊。伏於甬道曲處。爲巖上藺石所不及者。伏其身。余卽以諜僞降於敵軍。令爲嚮導。布置謂出萬全矣。然幸而不敗者。亦屬幾希。馬司拉之爲人。余懼其兇猾。故留之軍中。猶隨時蠱惑軍士。令通消息於敵。余一日以偵者出。忽奔而告余。言馬司拉以資授我。令告西班牙以埋伏所在。我天良不沒。敬以告君。余大怒。取馬司拉斬之軍前。明日西軍果進甬道。余以五百人迎之於半道。畧戰而僞敗。敵乃直追。去城門僅半里。路狹而壁高。人行如穿深



洞。余狂奔作大敗狀。西班牙人馳馬窮追。余方入曲處。而巖上伏兵發令。下石如雨。敵兵死者至夥。西班牙人猶力追。以爲前尙寬綽。可以展布。然不知己入我軍伏中。容我兵盡行後。箭如飛蝗。西軍遂大亂。反奔。而巖上大石亦爭下。我軍偪而殺之。餘衆悉逃。此戰之後。西軍遂不以大隊臨攻。特小試而已。余名遂大震於倭土米部中。戰士中擒一西班牙人。余釋之。從彼口中。畧得西兵消息。言沙西代尙隸可太時部。然馬林娜於可太時前。極謗沙西代。揭其罪狀。且言透而之。逃必彼。賣放不爾。彼坐守南城。何由得出。可太時由是亦不之信任。

自余大敗西班牙兵。安居十四年。殊無可紀。較之前此。固可謂承平也。然所不能釋者。母仇未復耳。於此十四年中。生三男。余極悅之。雖其母爲倭土米。而洗禮命名。咸尊吾國俗。且教之英國語言。及英國宗教。舍皮膚畧黑外。幾與英之嬰孺無別也。然竟殤其二。其一中疫。百醫莫愈。其一則以登樹探鷄。遽顛而死。剩者僅有一人。余與倭土米遂成倭土米之君主。威力亦較大。既有威力。卽更革殺人祭天之惡俗。因是

亦有人不更我屬。祭師尤恨恨。余居城之第三年。有人以密書至。則瓜迭馬克書也。言彼受刑後。尙生。後此亦未嘗痛苦之。書中言可太時將以兵至。尤克湯。此行將攜瓜迭馬克及諸貴胄同行。受俘諸人。咸怨望不平。謂乘此人心念舊之時。或以一旅之師。則安滑克尙可圖恢復。故瓜迭馬克書中。請余以倭土米兵至。尤克湯迎敵。其間尙有潛師待發者。尤克湯之地。樹密而潮霉。多疫癘。西班牙兵必不審險要所在。乘此阨之。可以得志。並足以恢復安滑克。余得書。心疑其難。而使者引余至隱處。言瓜迭馬克告君。言君與彼女弟稱雄於山中。而瓜迭馬克自謂則如神鷹休之籠樊之內。冀君以朋友之情。出師相濟。若能更帝安滑克者。必儕君與皇帝埒貴。余與瓜迭馬克本有至契。義心勃動。謂使者曰。歸告皇帝。苟能爲力者。誓報皇帝。但以吾計所出。似無可如何。今請彼在尤克湯叢林中待我可也。倭土米聞言。亦知其不然。謂余徒死。無濟於事。旣而曰。君旣發言。則言不可食。余於是乃以五百人赴難。向尤克湯而進。臨別時。倭土米欲與余同行。余不允。且言家有孺子。況百姓無主。易生外心。

留守爲上。吾二人乃垂涕而別。至行道之苦。且勿紀載。行經二月餘。陟高山。履危巖。出瘴癘之地。經破城之下。名曰派冷克。數代無有居民。余閱歷半天下。所見者。以此爲最奇特。雖蓬蒿彌望。而石鑄殿。及華表之屬。刻鏤精工。無倫。余念能造此宮殿。其家國富碩可知。然余懶於考古。亦不能捫索其碑文讀之。止能付諸後人。追溯其歷史耳。余計可太時兵來。必經城外。乃伏甲城中。城潮霉。多蛇虺伏匿。兵中怯不敢進。余力趣之。始入。至第八日。諜言不經此地。已渡尤克湯河行矣。余兵亦出隨之行。然大雨如注。平地之上。水且沒脛。旣瀕河。汪洋千頃。無航可渡。思停於河岸。覓淺瀨而揭。三日中。爲霉所中。積而成疫。糧又告匱。至第四日。始渡。死者四人。旣渡。余仍伏兵於榛莽中。以六人往偵動靜。一旬鐘中歸。言得軍行足跡。殆已出叢樹中矣。余踐迹而行。至一處。泥上足迹重沓。似列竈。在此信宿者。地上尙遺火星。其中陳尸一具。上蔭大樹。高不可仰。此樹似橡。其暴長之力。二十倍於橡也。故木質絕韌。而鬆樹上巢巨鷹數翼。余臨樹觀之。始知鷹集之故。樹上經三尸。被風而動。余曰。是必西班牙。

人已至此矣。一巨鷹方以巨喙去經繩。繩動。尸迴身若視余。余愕然退。蓋其人卽安滑克皇帝。瓜迭馬克。余冒險來救其人者。也是必爲賊所弑。其最奇者。安滑克王冠本製巨鷹抓蛇狀。今瓜迭馬克之尸。上適一鷹喙。繩詎死者之狀。亦凜凜具王儀耶。余見鷹欲啄尸。乃出箭射鷹。一發而中。張翼墜地。健翮猛撲泥土。爲飛余麾兵去尸。繩其二。則墨西哥朝紳也。挖穴樹下。藁葬其尸。此着殆與吾良友瓜迭馬克末遭暗面矣。本圖來援其身。不期竟窆其鬻人事。良有不可解者。於是回兵。路上獲一忒拉司葛蘭人。能操西語。因軍行甚苦。逃兵間出。言瓜迭馬克死狀甚詳。且能憶其臨終語。時有人告可太時。此間將有人要截。故可太時縊之樹間。瓜迭馬克臨命行衍語。可太時曰。吾悔不當自剄耳。初以爲爾能守信。今乃知其不然。我死亦良甘。深不願見吾之百姓爲爾奴。斯至於極地。爾一日罪惡貫盈。必伏鬼誅。語已遂就經嗟夫。余與瓜迭馬克。此一次爲永訣矣。於印度人種中。是人最篤信而武烈。是人之死。卽重貽可太時萬年唾罵之名也。余迴兵行二閱月。始至杉城。然罷極矣。兵士道

死者凡四十。倭土米幸無恙。見余歸樂甚。尋余告以瓜迭馬克死狀。乃大哭。半哀。兄死。半悼。國亡也。數日恆快。快不樂。

瓜迭馬克既死。余與倭土米尙安居杉城。然地產貧瘠。國人乃奇窮。聞可太時時亦歸國。餘兵亦不趣攻。舍此城外。安滑克全境。悉入西人掌握。地瘠民貧。故西人亦置之度外。慮攻此城。轉損勁旅。然所轄之地。亦日縮一日。土人以苦守無益。爭出降西人。此後僅剩一城之人。及增城百姓。尙秉吾號令。其留者。半歸懷倭土米。且服余將畧。恃此可以無恐。倖保其自由。因之不散。然爲地雖瘠。而余亦安之。自謂百死之中。得倭土米。旣美且賢。又衍衍忠義。與之爲偶。於願已足。惟母仇未報。若望尙生耳。雖然。天下人從患難得全。安有不生感激者。至故國舊盟。時亦耿耿。每念及故情舊恨。至於徹夜不寐。

前此讀吾書者。亦憶吾曾遇一女冠。曰依撒貝拉其人乎。猶憶依撒貝拉臨墜時。對神甫披特魯曰。爾將來之死。較我尤酷乎。今日乃得果報矣。自可太時之平墨西哥。

卽有彼中神甫。至墨傳教。凡傳教之人。恆以言語諄勸。而天主教門。則以嚴刑驅人入教。而披特魯之傳教。較祭師殺人之刑尤酷。祭師之殺人也。祝之升遐。而神甫之殺人。則曰爲鬼。且入地獄。披特魯自履墨西哥。挾刑械走四方。死者已山積。至聲名旣播。人咸稱之曰基督教厲鬼。一日。此神甫爲倭土米別種所獲。此種人以余革除殺人之習。已背叛而去。然尙未屬西班牙也。余至杉城之第十四年。忽傳倭土米別部。獲基督教門中人。祭司謀殺之以祭太時葛德。於是余乃挾數人至其部。部酋尙與余友善。余意將求而釋之。余行絕速。而土人報仇之心。較余尤速。此時已縛神甫上祭臺矣。下裳尙留。而上衣已褫。赤膊反翦。髮被其肩。眼光猶怒燭。口中喃喃作語。而蒼蠅時集其面。且又時時竦動其肉。側迴其面。余一見。卽憶在色微而城中禮拜堂地宮之內。生瘞伊撒貝拉時。有神甫以象牙十字架。打伊撒貝拉情狀。歷歷在目。其人卽披特魯神甫也。爾時伊撒貝拉臨終之言。已應如響。余之來。本爲力援其人。及旣覩面。遂置不救。因邇迤上前。操西班牙語告之曰。神甫。年久當或忘之。想未憶。

及伊撒貝拉臨終語也。此人在色微而城中爲君瘞之地。宮應能記憶。神甫聞言大惶愕。以目視余。彼以爲土著。中何由能操西語。且何由知十餘年前事。乃愕然問曰。爾何鬼耶。爾非出地獄中來侮弄生人耶。余曰。且勿論爲人爲鬼。但問爾憶得伊撒貝拉之言否。神甫陡然癡立而祭師則趨之登臺。已而忽壯其膽。斥余曰。鬼且退。我不畏汝。且我死何懼天堂之門。方關而待我。慨然登臺。號天曰。天乎。我以靈魂屬帝矣。就死。乃不發一言。余觀時甚壯其膽力。

此事至微而所關乃至鉅。若當日力拯是人之命者。余亦不歸英倫。成此書矣。當時深不欲救其人耳。苟一援手。亦猶易易。惟其不救。而余之禍作。而大仇亦因是復矣。此事亦有人言吾忍心者。不知伊撒貝拉之死。若經或人眼中。則此時立言。亦當不如是時。西班牙新總督。聞神甫爲人所殺。乃大怒。起兵來平此城。諜者言。有一巨隊。忒拉司葛蘭兵。及西班牙兵百餘衆。將來覆吾城。盡其根株始已。大將爲地亞時。即夜中河上所縱囚。其刀猶佩余腰下者。信至。吾遂備戰。倭土米曰。前此旣勝之矣。此

次或亦操券而得。然十四年來。時局又一變矣。當十四年。所統地猶廣。每部落輒出數百人。今則多背叛不爲所屬。故西班牙第一次之來。城中聚兵至一萬。今則極力籌備。僅得二三千衆。且此二三千衆中。尙有反側之夫。不足深恃。余心益焦悚。然不能不矯爲鎮定。以安衆心。尤不敢告之倭土米。卽倭土米亦知大勢已渙。惟不欲示余以怯。然彼心中。尙以余爲智囊。謂徒手可以却敵。迨敵兵旣進。而余之兵法。亦遵前策。自以兵伏甬道寬處。仍伏兵巖頂。推石陷敵。復慮兵敗退守。乃修繕其城。令固。又恐城破。復儲糧糗水漿軍械於祭臺之上。廟牆則以鋒利之銳石箝之。時交夏初。一日夜中。余同長男出營中部署。先登巖上。觀伏兵。已乃以數百衆出甬道迎敵。諜者言敵遲明卽至。果於明日未見陽光時。遠遠聞人馬之聲。余知敵兵已動。遂引兵猛進。西班牙多騎兵。山石犖礪。不利於騎。且輦巨礮。礮車爲石所窒。百推莫前。輦礮之人。天黑莫辨道路。將軍始傳令止軍。待天明進。已而天明。余見西班牙兵金甲耀日。作長蛇狀。冒進山路。後勁皆忒拉司葛蘭兵。軍容甚壯。彼見吾軍藍樓。乃大調諷。



及相去百步之遠。西人縱馬來撲。余軍以利矢却之。然馬快槍利。吾軍多死。余先奔。意引其至伏兵處。西班牙兵果驟馬逐余。已陷伏中。一石下。輒死數人。石反振。當之輒死。後兵遂不敢進。余大悅。以爲敵兵必不敢前。吾策又售矣。已聞巖上大亂。紛紛下墜。視之則吾軍也。余知此策已誤。彼西兵老於事者。詎能再循陳迹。蓋於夜中。已遣人登山破吾伏矣。且吾伏專覷甬道不備。後攻遂爲所劫。且置軍械於側。竭力運動石塊。敵至竟不及揚械。一一皆死。余知謀疏不爲伏兵設衛。以爲西兵不審山路。烏知奸人從中引敵至此耶。

### 第三十四章

此戰旣不可收拾。兩巖上西班牙兵。已高歌得勝。余收兵至狹路中待敵。留壯士五十人。當敵衝。餘兵悉遣歸城中守禦。且令告倭土米。極力守城。至於萬無可爲。始自裁。若求降者。必與約全吾百姓。留吾妻子。不受濫刑者。始可與款。余之以死抵敵者。防賊長驅。則城備不完。大事立壞。因令長子先歸。然吾子欲留。吾決不許。時西兵直

進。見吾守隘者僅數十人。怪之。遂止弗進。以爲寥寥數人。烏能敵彼大軍。是必懷詐用術。且地狹勢促。進者僅得數人。大軍亦不能方軌。而地狹礮亦莫施其技。且石勢嶙峋。西兵知不便馳突。因亦下馬。以長槍來攻。前雖僵仆。後復繼進。余衆爲其所驅。去城僅里許。計不行。將立盡。顧吾妻子均在城中。心戀戀不已。因亦奔歸。幸西兵不能騎。余遂以二十餘衆奔回。此時城中約五百餘人。城外尙餘其半。不能入城。門甫閉。而西兵前鋒已瀕城下。余箭房中尙遺一矢。力覷前鋒之卒。射之立蹶。忽見西兵有一騎士。手揚和旗。直上。旣臨城下。立馬語城上人。其聲甚稔。旣至。去其胄。則若望也。別之十二年矣。顏色亦變。老鬢有二色。兩頰瘦損。年鬢在六十以外。余遠矚之。見若望前齒盡落。唇薄如二紅線。而眼光耿耿。其脣角下垂。作輕人狀。仍如常度。余細審果爲若望。自念。每次必逢若望。咸得脫。今則落其手矣。當余放箭時。何以不射若望。而偏射此少年。此少年與我何仇。而反死之。耶。時若望忽向城上言曰。吾奉大將軍地亞時軍令。與城中叛人酋長言事。余遂登城曰。汝言之。我卽城主也。若望仰而

視余曰。爾爲西班牙言絕肖。爾從何學而得。汝名誰者。余曰。若望。汝聽之。我從茄雪路易莎學得之。其人汝少時當知之。至審我名。則湯麥司温非而也。若望聞之大驚。詈余曰。死囚。吾前數年。已聞爾降於野蠻部落。後吾歸國復來。以爲汝死久矣。然吾運極佳。今復得汝。吾萬恨未嘗親手戮汝。心中殊介介。然數次阨汝。汝咸逃。今居絕地。吾得汝必矣。余曰。此事我亦知之。然誰之生死。正復難定。汝徼倖得生。久願徼倖。又安可常恃。今汝所言。趣告我。若望立馬無言。少須。復告余曰。將軍奉總督命。吾又奉將軍令。來告汝以和款。余曰。降汝且如何。若望曰。以降款論。處汝狗輩過矣。汝如立降者。總督必許汝得生。惟降後悉縛謀死神甫之人。寘之火中。汝軍中酋長。亦雜經於軍前。示警。而倭土米之罪尤重。趣速出。至杉城中。百姓當悉產獻之督府。百姓無論男女老少。聽總督分派與西班牙兵士之筭業者。治壙與田。永永爲奴隸。條款如是。限一旬鐘作覆。余曰。不聽者如何。若望曰。將軍下令攻城。城破後。許土兵入城。姦淫擄掠。十二旬鐘之久。若有殘黎在內。以檻車詣墨西哥爲奴。余曰。俟之一句。

鐘後報汝也。余乃託人守城。自歸宮中。集元老院議軍事。於宮門見倭土米。倭土米見余未死。尤樂。余曰。急至元老院。將告汝以兵間消息。夫婦乃同至院中。父兄已集。僅有八人。余以若望語告父兄。倭土米身爲君主。首先宣言。余見倭土米二次在元老院。咸以詞鋒獲勝。惟此一次。雖極力鼓動。顧兵間凋敝。無可如何。國徽但餘其影而已。大事已萬無可爲。余夫婦父子咸在側。而元老數人。老態龍鍾。益以憂患。但有扶頭幽咽。不發一語。倭土米曰。父老。今日國家之禍。可云極矣。凡諸情事。吾夫已告之父老矣。今城衆不及一千。爾知此城。卽安滑克。故君所遺一區乾淨之土。去此一步。悉敵氛。前數年。曾與父兄約。請於自由奴隸中。自擇所向。在我已無第二。著爾死。吾死。爾降。吾亦死。惟爾輩當思死有良法。或甘爲奴。或嚴保自由。擊賊。耶。八老人議久。忽推一人出。答曰。自聞良言後。吾輩都無善狀。今亦不能更怪君主及將軍矣。惟安滑克神道。去吾不歆。致吾至此。凡吾輩所苦。君主與將軍亦力分。吾劬。今則到山窮水盡處矣。平日不降。今日豈復言降。今吾輩已定議。生自由者死亦自由。

倭土米曰。善。吾輩能作如此死法。已足動後人。謳歌憑弔矣。對余曰。將軍聞父老言。乎。趣告西班牙人。余聞言。登城亦舉白。徽忽見一西班牙人策馬臨城視之。非若望矣。余遂以元老之言告來者。言百姓願死守此城不降。猶墨西哥故京陳迹。尙有一矢可遺者。終不屈。

此人聞言。趣馬歸。一旬鐘後。衆來攻城矣。以巨礮距城百步之遠。對門轟放。而城上矢石不能及百步。僅能坐受其攻。亦知巨礮杳來。門不久燬。乃拆道旁廬舍。積其磚石壅門。此外更挖深塹。計即能入。亦不易越而過。自門及於高廟。步步掘塹。步步設防。備至嚴密。又防其抄支路而來。遂盡壞其通大路之口。徧掘深塹。俾不能飛越繞取。是日西班牙人力攻至晚。城中人爲礮轟炸死者。約二十餘人。天晚亦罷攻。而城中人尙營營警備。時城門已破。有一二處城垣亦燬。留兵守缺。大道之塹。至以女人司之。倭土米亦雜羣婦人中奔走。遂無規避之人。時城中女人較男人尤多。雜斫杉樹之枝。代炬以照。或昇石。或掘塹。或拆屋材。倥傯至於終夜。雖極勞弗息。即其夫死。

於城。燬其妻。亦慨然無戚容。惟以城防爲急。亦知勢已。瓦解。顧無一人言降者。衆以爲甯死自由。不死奴隸。至於三尺童子。亦追逐其母于役。余見之。知城人之意。至堅。狀如風狂。時有一二人過而哂之曰。汝勞苦如是。將來歸西班牙人。其勤劬亦如是乎。余見有少年婦斥之曰。愚哉。遇西班牙人。吾死久矣。死人能操作耶。其人曰。以汝風貌。西人何卽致汝於死。且爾年少。去死亦遠。何爲言此。女人曰。天下豈有木材。必近火者。若必無材。火遂不熨乎。又安有人人咸至老來而死者。且曰。吾輩圖死之法。亦多矣。言時。昇石行。余聞言。知此女人死志已決。惟用何法。卽倭土米亦不吾告。是夕。余見倭土米。語之以惡消息。倭土米曰。此時消息惡極矣。更有惡於此者。則必絕無生路。可知。余曰。若望在軍。倭土米曰。知之。余曰。汝何由知。倭土米曰。以君眼光卜之。知仇人必在。是余曰。此人遇此時。會我必不生。倭土米曰。安知非君占得勝著。近來。吾似有所感知。君必復其仇。今天已曉。君趣行。赴城遲則。敵人乘城入矣。正語時。忽聞城外角聲甚緊。余急登城。見西人方聚兵攻城。然勢尙徐徐。意待天明而動。甫

平明礮聲已轟。天壞城門如壘。粉堞壅門坎亦紛飛。蔽天忽聞礮止。角聲復起千餘。土兵隨西兵之後。撲城余以三四百衆當塹上。迎敵見西兵自門中磚石上出其首。蟬聯而上。余始與接仗。余兵先却退之。已而大敗。第一塹爲彼所得。余急退守第二。塹據險以守。西兵臨塹以板爲橋。輦礮攻。第二塹此塹良固。堅守至兩句鐘。兩軍咸有死傷。於是累戰累退。戰至終日。每一句鐘。余軍人數。逾少而勇猛不少。却至最後。兩塹則婦人盡出力。戰至未塹。失時天已向黑。余乘黑收兵入高廟中。是夕罷戰。

### 第三十五章

西班牙兵旣近廟。乃縱火燬民間廬舍。余借火光。自點人數。能戰者尙四百人。中有二千餘。則婦人及穉子也。此廟雖未抵墨京祖廟之高。爲狀甚峭。不能遽登。且四圍牆石。年久滑澤。不可攀緣而上。廟臺寬廣。亦猶墨京之祭臺。縱橫可百步。上皆黑石平鋪。中間神道咸在。惟祭師久不殺人耳。祭臺與廟之中間。有圓穴。中藏積穀。以備荒歉。今穴中則預儲淡水無數。守此尙無倉卒之饑渴。然不能需多人以守。卽發遣

餘人外出。余乃傳呼首領。告以圍中情形。令自商度。少選。首領議定。凡老耄穉弱。傷之衆。令之出廟。能逃者自求免死。卽不幸見虜。亦聽之天命。余曰。善。今茲死耳。內外何所分別。夜中門闢。有一千五百餘人。闐然爭出。臨別之際。作生死契關。哭聲沸天矣。余目不忍覩。以手扶頭弗顧。心中自念。天主仁慈。乃忍此無罪蒼黎。顛沛流離。於兵火之下。少須。語倭土米曰。吾子亦宜行耶。倭土米曰。否。吾惟同死爲佳。勿令入虜。爲奴。迨男婦已出廟。門復闔。遠遠聞呼號之聲。殆出者爲西兵邏騎所殺。因而呼號耳。余語倭土米曰。此殘黎必遭賊毒手矣。旣而聞西師大帥。見出者不挾兵刃。且多罷癯殘病。及婦人穉子。於是地亞時大帥。出令止殺。檢其穉子稍豐壯者。收而鬻之。其餘悉縱之。行後。此得逃之人。則不知其究竟矣。是夜。大衆環祭臺而露宿於高廟之中。遲明。余麾婦人登臺。於是登者凡六百人。余患繚垣弗堅。遇礮立崩。自率此三百餘衆。力捍廟門。待西兵。天明。西兵果至。未及日中。四週繚垣皆圯。死者近百人。余不得已。始以衆登臺。西人隨入。然道狹而峭。兵多不能並上。余於第一層。乘高力。



蹙之下。敵死至衆。遂輟攻。是夜余登臺而宿。余罷極。少食即睡。明日又戰。此一次。西人竟占勝著。先以巨礮仰攻。大衆即緣礮烟而上。余力擊退之。是日在螺旋道上血戰。天晚時。先鋒之兵已登臺。即入中堅。聞女人呼曰。來者無多。吾輩環而取之。此數百女。發喊趣前。縛先鋒兵於地上。閉之臺上石室中。余與土人見婦人縛敵狀。乃抗言曰。吾輩男子乃轉遜女人耶。於是二百餘人咸大呼。下躡來兵。此時西兵方徐徐上。余兵力至奮。來兵仰跌而下者。纍纍如魚貫。後隊見臺上墜人。遂駐仗不進。余兵下衝之力甚銳。後隊之兵爲墜人所衝。陣乃大亂。石徑既滑。無凸可攀。遂大奔潰。或跌或躡。死者至夥。十五分鐘中。西兵所得之地全失。直奔廟門以外。且昇其死傷之人。回營不敢更環廟門而攻矣。余復率壯士登臺。忽計留路。延敵不如決去。石路勿令敵登。於是合二百餘人之力。決石道。至三丈之廣。雖有勁旅不能上矣。余立月光中。四顧西班牙人。非自填死人於此勢不能登也。時有人言曰。道毀。吾輩將何以下。余曰。死耳。死後靈魂不能飛越耶。毀道既竟。時已近二句鐘。余忽聞隱隱有歌聲。見

灰質而神道之門已大闢。長明之火久滅。此時復大明。余立而聽之。廟中歌聲似云。神道救余。余以犧祠神也。余急登時。已見舊日儀節。數女子。腰下咸佩石鋒。右次則西囚待死者。第一囚上爲忒拉司葛蘭人。執之者則著祭師衣。蓋其人本爲祭師。後爲余所禁。變業入兵間者。四圍皆婦人口中作歌聲。甚悲惋。余知此輩旦夕且死。遂以憤毒之心。泄於西囚。有神有人。有高俎。有囚人。因之復仇之心。復萌。其野蠻之舉。動以爲吾人。旦夕死耳。即以此數囚之血。爲謁神之贄。余見之大動。時女人中見倭土米衣。白衣戴寶石之圈。披烏羽之帔。手中執圭。婦人歌時。公主以圭應拍。和其神弦。節奏相貌至此之時。美麗已極。然兇蠻之狀亦復怖人。似別易一人者。言笑皆易常度。儼然集無窮幽恨。另幻爲一美人之身矣。余覺倭土米迷信宗教之心。常時祕不語我者。非盡鏟除此心。殆暫時容隱耳。余凡兩見其兇鋒。一在馬林娜授衣時。一在此地。足審外雖文明而內蓄蠻野。時見一囚初上。倭土米即以圭抵其額。余大駭。奔越而前曰。何爲如是。倭土米張睛睛若空。似不知余者。久乃曰。白人汝退。勿撓吾。

儀節。余愕然。無主。只見一人死。一人復上。歌聲高厲。入雲而得意之聲。歡呼四徹矣。余此時忽如夢醒。遽拔刀奔殺人之祭師。祭師方殺人不省。吾至而羣婦人已爭趨攻余耳。中聞呼聲如野獸。曰透而汝將同爾種人並死耶。趣行。余退坐於臺隅。見尙有繫囚仰首待死。內中有五西班牙人。死最後。意待陽光出時。始剖心以祭。余自顧力窮。必無解救之方。而婦人情狀。均如風狂。百解亦將不聽。有相助爲理。有旁矚而樂者。時近坐余旁者。有一倭土米貴人。年長於余。平日過從甚密。城中舍余外。彼之地望絕高。余語之曰。公宜助我止之。貴人曰。此事我焉能者。且請公勿與其事。公若以力沮之。此殘黎必不然。公所爲。今臺上兵權。全落婦人之手。孤行其意。且彼人自知必死。故一力恢復其祖宗故事。余曰。他人吾不之救。救此透而可乎。貴人曰。公何事欲生透而。吾明日臺圮。盡落其手。彼尙能生我耶。余曰。臺圮安得完。惟吾輩當清白而死。勿留此凶穢之事。以污人口。貴人沈思久之曰。公欲我何爲。余曰。公能合其徒侶。助我釋此五透而。他人吾不與聞矣。若能釋此五囚之縛。我尙可以繩縋下之。

一至臺下。彼脫身歸矣。貴人微哂曰。我試爲之。亦非心愛是人。若此輩者。吾至欲令其陳尸於臺上。今日之爲。重公亦以念舊。當勉爲一行。貴人起立。與衆語。忽見有五人排立。遮囚。令囚不與羣婦人見之。羣婦人方專力剛心祀神。亦不審此數人何作。余隱行至西班牙囚中。囚方面縛待死。無人色。晴光如空。不燭物。余見五囚中有一人。老卒也。余微語曰。汝欲生耶。卒昂首見余。卽曰。公何人。乃能救我。我遇此母野。又尙何生命之圖。余曰。吾亦白種基督教中人也。爲蠻族酋長。今吾有忠臣數人。助我出汝於難。西班牙人。汝當知之。吾之爲此。險極矣。如爲彼婦所覺。亦當剛心於高祖上矣。老卒曰。今日能出我於險。感恩當永不忘。且公今救我。則臺圯之日。我力亦足救公。惟卽鬆吾縛。亦何由越此缺口而下。又何能不爲此母野所覺。余曰。聽之。天命耳。此時西班牙兵知臺上殺人。遂以礮攻臺。然臺基上銳下豐。而又堅實。礮力遂不能及。尙有數隊之兵。欲緣臺而上。已見路斷。亦不登。雖此婦人殺人弗輟。而臺下萬聲呼噪。及礮聲振天。廬舍被焚。屋瓦傾陷。火星爆烈聲。萬聲雜動之中。余卽乘

亂以法釋西人。時此貴人以數人至。余出佩刀斷囚繩。遂合十餘人。擁此數囚於中。爭出械揚言。西班牙人攻臺。吾輩可力敵之。乃突過人前向螺旋之路而下。此婦人精神專注殺人。遂不計西囚之已遁。至二分鐘之久。仰望臺上婦人已不吾見。氣乃少蘇。直至缺口之次。時西班牙兵已據吾對面之缺口。雖余不之見。然彼見此間路斷。知囚不可救。乃大呼。吾亦呼曰。此安得逃。余曰。否。此五十尺之下。尚有實地可踐。吾當以繩縋汝。今自圖生。於是以繩縛其膊。盡縋於地。西班牙兵見之。皆慶其死。中得生也。其最後下者。爲老卒。臨行時謂余曰。行再相見。公雖背教。然行此仁慈之事。天必錫公以福。然公何爲不同吾行。吾必以性命保公。公亦何患。公自言爲基督教人。試問基督教人能甘居於此耶。余曰。人固蠻野。然吾實不能與君同行。吾妻及子俱在此臺。當圖與之同死耳。若君能念我。請告大帥。留吾妻子。我命不之惜也。老卒曰。諾。余亦縋之。余遂登臺。言臺下西兵不能超過臺缺。已散歸。然羣婦人尙行戮。餘只二人。忽大呼曰。透而安往。趣縛而來。顧已渺然。四覓不復得。余乃從黑影中僞

爲鬼言曰。彼中神聖。已護之出險矣。灰質而神。焉能敵彼神道。余語已。即趣原處。不令人覓之。時人亦無覺者。然鬼聲人皆聞之。羣譁以爲怪。遂殺其餘者二人。余以爲殺人已竟。祀事畢矣。先是婦人掘塹時。慨然言自圖歸宿之地。余疑之。至此覺其所謀矣。此時羣婦人聯臂。立於礮火交加之地。祭師亦隨其後。只有一人未行。則倭土米也。立於祭臺之隅。罷茶之狀。至復可憐。余至其後。以手拊其背。彼忽愕然。顧余曰。吾夫乎。余曰。今尙何夫之有。公主曰。吾何罪。乃見遺語已。暈於吾身之上。

余今欲補紀一事矣。此事爲余當時所不能自明者。後此歸家時。有一牧師語余。謂野蠻中崇拜妖神之婦女。心最迷信。而妖神亦恆附其身。至於所行事。乃漠然不復自知。因舉一事爲佐證。且云。當時希臘有婦人。事妖神甚摯。一日神降其身。至自剛其子。此事余蓋特舉之。以明倭土米今日之狀。殆亦妖附其身耳。余觀倭土米殺人時。初若失其本性。獷厲如兇神。神降之言。未必非實也。

第三十六章

余抱倭土米至廟旁石室之內。此室皆藏嬰兒。以避礮火。卽余子亦處其內。子問余曰。母何爲昏憊如是。且吾母何爲閉兒。於是不令殺賊。余曰。爾母暈矣。母之置汝於此。是意欲令汝母苦。今且善視爾母。我當卽來。子曰。諾。惟兒已長成。在法宜臨陣。居此殊鬱鬱。余曰。吾令安可。違非余自至。汝必母行。余復出。倒扣其扉。然余一出卽知其誤。時見婦女分爲四隊。各抱其兒。衣服盡褫。但餘其下裳。且跳且歌。祭師及宗教有職之命婦。口中高唱神弦之曲。東西墮突。爭赴灰質。而神道前叩首尙有一女神名曰死神。頸上貫骷髏爲圈狀。尤猶惡婦人。亦對之叩首。繞祭臺數週。後以手置之。長明火中。如是一句鐘行。其離奇之教禮。余雖知其意。然亦無能自解。行禮訖。大衆聚爲偃月之形。歌聲齊動。聞之心血幾爲逆流。且歌且退。二眼直視神像。退向臺邊。歌止。號令一宣。連呼灰質而受我靈魂。一一自翻於臺下。倭土米中婦人種滅矣。觀者默然。咸私喟曰。此倭土米中婦人赴安樂國矣。此狀蓋預教余輩死者。余曰。男子死自有法。何必如是在我思之。當以刃冒敵爲敵。所殺名義始正。作此自戕。無謂也。語

已復歸倭土米石室中。此時已醒。出戶訝曰。外間何事。吾姊妹行安往。吾此時夢絕凶。夢見吾神方吮人血。余曰。公主夢絕。碯此時臺上婦人已盡爲神噉矣。公主曰。信乎。乃曰。君試觀撒葛火山何狀也。余果縱目不知此時心虛見魔耶。抑果有妖祥事也。後西班牙兵亦言見之。撒葛火山本有濃煙一道。蠱天如柱。今煙乃不見。火光忽作十字架狀。倭土米曰。爾國神道之十字架。見吾國中夜來吮血之神。知消歸無有矣。言已。復入石室。余對十字架。毛髮竦然。迨陽光一出。十字架始隱。

余與西班牙兵復拒三日夜。彼兵不能飛越吾缺。而臺下礮火復不及施。三日中。余夫婦未嘗晤面。知大事已去。見徒傷心而已。公主長日坐石室中。如木偶人。余見之。知彼心已碎。卽而與言。均不答。尋西班牙兵知吾臺中廣儲糗糧及水。可支數月。攻不能入。復以人喻降。余至缺口。面其使者。諸使者趣吾立降。聽大帥部署。余曰。否。若如是降者。甯死不屈。嗣復曰。以殺人之人授元帥。不與聞其事者免死。余曰。殺人者多婦人。今其人均墜臺自殞。使者曰。倭土米死乎。余曰。未也。必大帥出令。勿戮彼母子。吾



始降。使者弗答。余曰。永不降。汝矣。時大帥忽自作書。束之長槩之末。授余。書中言念爾輩救吾兵之死。今悉爾夫婦母子。及餘人咸得生。至所有財產。悉歸大帥。余得書頗悅。出諸意外。惟余意尙樂死。正以吾夫婦固有信誓。但倭土米忽無因殺人。冥譴至重。余殊怏怏於懷。念不如死樂也。既而又念吾子殊無辜。得書後自念彼母子能同到英國。沐以教化。或能迴心向善。而孰知事勢有萬不能至者。余既登臺。以書中來意。宣示於衆。衆聞之。不置可否。其在他人。於萬分危難中。得不死。亦云樂矣。而土人之心。則以爲天既不容。卽生亦無意味。且子女玉帛。均歸烏有。卽僥倖得生。亦僅一身之自由。於生人胡樂。故余出書時。彼輩殊默默。與得惡耗同也。余入面倭土米。亦以書示之。倭土米曰。我但期盡於此耳。既而曰。死法多也。惟吾子無辜。幸能不死。亦天神之庇。時吾子問余曰。吾父兒不見殺。固佳。但家破國亡。行且安適。余曰。此尙未知。兒曰。胡不歸英倫。余聞言。頗以兒言爲韙。然不能自決。目視倭土米。倭土米曰。吾夫事當爲君父子計。萬全也。若我自圖者。則鄙諺有言。生此土者。瘞此土。爲心

安也。時倭土米匆匆語後。咸備下臺。余遂折廟門。填其缺。未及暮。已下臺履平地矣。門外多西班牙兵。或詈或調。爲狀甚劇。惟上流之人。則不然。一哀吾敗。一偉吾勇。頗以禮相視。而土兵則擲揄殊甚。尋爲西班牙兵以足蹴之乃去。此一次破城。與前次京城之破同也。以同類斫同類。厥狀甚慘。此時將校來剔別吾曹。凡百姓無職者。均放之山中。有職貴人。一一引面大帥。須經大帥面訊。始釋令自由。余並吾妻子。悉至故宮。面地亞時元帥。道中遇若望。以兩臂疊於胸前。努目視余。余連日萬事填胸。幾忘若望。及今日道中再見。知此人在軍。吾妻子及吾必無幸。此時若望語余曰。溫非而汝獲自由矣。且爾妻若子亦均不死矣。若老戰馬用吾言者。若輩安得生。老戰馬指大帥吾今將赴墨西哥告總督。自更有道以處汝。余問老卒有此事否。此老卒即前此受救之人也。老卒曰。此人方與吾大帥爭足下事。至於憤詈。沙西代者。初不允汝降。卽旣降。亦當誘而殺之。而大帥守信。以爲將貽笑於人。不許。二人議不決。遂爭。沙西代曰。將軍允降。我不之與。將以其所部赴墨西哥懇總督。地亞時將軍大怒曰。聽汝所

爲汝從犴獄得生。至此階級。我何畏汝者。二人乃大決裂。余子問余曰。此透而作爾許。猶態何爲也。余曰。此卽若望吾家仇耳。仇吾家。凡二世矣。爾祖父被誘入教堂。被極刑。且刺殺爾祖母。又陷吾於死者數。汝行須大備。其人勿近。語時。已及宮門。全城中獨此宮歸然無恙。老卒領余家人至小屋中候令。少須。令余夫婦入。余行時。倭土米不進。欲留顧其子。余尙憶入時。與吾兒親吻。初不省其何以故。將軍居室。去小屋可二百步。已而至將軍前。將軍年事亦多。貌極壯碩。顧無小人齷齪狀。惟狀似鄉居人耳。余入時。將軍尙與所部人雅謔。見余入。乃不言。余見將軍行土人禮。如囚虜。將軍見余卽曰。出爾刀。余解刀。以西班牙語報將軍曰。將軍已得勝。請受此刀。此物歸故主矣。此刀虜從夜中得諸西班牙兵地亞時手中。將軍得刀卽曰。以老夫卜之。決是汝也。爾我分手十餘年。今把晤矣。前此爾救吾命。老夫今日亦赦汝。老夫若非念汝者。受降之書。安有寬恕如是。雖然。汝何名。余曰。吾爲溫非而。將軍曰。吾友。老夫本欲圍臺。待汝槁餓而死始罷。今此刀仍授汝。汝果能用此刀者。吾成功。已別有。

刀矣。彼長身之婦人。爲倭土米孟德淑馬之女。爾妻乎。余尙憶及彼父之死。吾國待之。殊惡薄。雖然。公主三日之前。所行事。老夫不能謂汝文明也。今且勿論。若夫所行事。已足蓋爾重愆。倭土米聞言。木然如石象。不能爲辭。蓋自邇日殺人後。直默默至此。將軍曰。溫非而今自由矣。行將安適。余曰。後此茫茫。不知所屆。前數年貴塔滑赦我。令尙主。吾立誓忠於所事。爲之力戰。至於普波火山。不出煙燄。及安滑克亡國。始已。將軍曰。汝誓不已應耶。普波山二年不出煙矣。老夫勸君歸國。教籍西班牙民籍可乎。今且赴食。此事徐論未晚。余乃與將軍同食。倭土米欲行。將軍不聽出。然倭土米弗食。乘人弗備。遂出。

### 第三十七章

飯罷。地亞時大帥與余談河上把晤之時。謂余曰。君初以我爲沙西代。將寘我於死。然則君於沙西代何仇也。余遂一一告以身世。及父母與一身之仇。並言爲復仇之故。始及於此。地亞時聞言大怒。仰天呼曰。聖母。余早知其人矣。今聞君言。其惡愈彰。

然君早言一時許。吾必不縱之行。及爾二人較劍。以報汝夙仇。所恨爲時已晚。彼月上時。將歸墨西哥告總督。以我不宜受降。實則我亦無懼。彼在總督前。頗不直於衆口。余曰。吾言一無妄語。事事皆可取證。若能與我比劍者。吾報仇後立斃亦甘。然吾每遇其人。非爲彼所勝。卽兔脫而去。言時心忽大動。汗出如瀋。至於口不能言。地亞時曰。我且往覓其人。於是另呼一卒。將與之同出。余舉目忽見一婦人立門次。面色慘淡。余幾不辨其人爲倭土米也。余一見倭土米。似有深哀極慟之態。然此時惟有一事。始足動是。人哀痛至此。余亟問曰。吾子如何。倭土米嗚咽言曰。死矣。余聞言。不問知此子死法矣。地亞時愕然曰。何遽至此。倭土米呼曰。若望飛越出門矣。語已立暈。余此時肺腑皆碎。雖前此屢經數險。而中心碎刻。良不如此之甚。計惟老死相尋。此心始釋矣。因對地亞時言曰。大帥觀彼所爲如何者。吾前此之言信乎。乃飛越出門。追若望。地亞時亦以兵從。旣出。卽左轉入大營。未行一百步。月光中見有小隊騎士。望余而來。卽若望及其所部。緣山路由墨西哥也。地亞時一見呼曰止。若望曰。孰

敢止我者。地亞時曰。爾大將止汝。爾陰謀人子。若不下馬。吾即殺汝矣。此時若望亦變色言曰。事乃大奇。我正欲問將軍。言時。余已竄走。向前若望已就月光中見。余余雖無言。而若望見我。知將與之并命。思欲覓路逃。而路狹。人多。蹤馬不出。余直至其前。若望轉馬向山而遁。余力追之。先其馬絕迅。已而山石崎嶇。馬不能前。時已出城。奔向山峽。去山峯雪界五六英里。更進則土人不前。呼曰。聖地。余知若望竄此。無他徑可旋。必爲吾所得。若望前望無際。復左右顧。不知所爲。惟不敢後顧。知死路近矣。余審此爲絕路。必可得志。亦不極力追之。防氣索轉爲所勝。尤知前路皆雪。馬必不前。已而果至雪界無路。始立馬迴顧。余時去之可二百步。此時前向爲雪後顧爲仇。若望始形衰耗之形。而馬亦哮喘不已。若望以釘趣馬。令前然古雪凍堅。乃欲勒馬下。趣然僅有一小路嚮火山之口。更一旬鐘。馬力疲絕。不能步。以山高空氣力薄。馬噓息尤滯。若望驅馬。馬終弗動。已而僵。若望立墜。余念若望此次須待我矣。若望墜時。張目望余於百步之外。乃大奔且走。且脫其甲裳。此時已近火山之側。古雪都。

融若望至此匍匐而前。稍失足。一落千丈強矣。余思若若望作如是死法。非余復仇之本意。故於涉險時。必從後呼曰。慎之時。余去若望可二十步。前此均在月中。此時天已垂白。紅霞滿天。然山上均微光。而山下尙沈沈深黑。余曰。朋友。吾得天光。愈能見汝矣。余初發聲。而火山已隆隆而動。火甕中出煙如柱。石灰四濺。若望爲煙燄所迷。都不之見。但聞彼在煙中呼救聲。余深患其墜至煙銷後。復見若望立於亂石之中。余念此賊必將與我并命矣。時彼身中尙有利刃。余若涉險從之。必爲所得。然彼亦知此故。立以待余。旣而若望忽怒目視余。似無所決。復奔。余思到此極地。行且安往。再行二百步者。煙燄沖天地。亦奇熱不能步。而若望亦罷。緩緩向火山行。余力尾之。尋若望至火坎。以首下探。余意必投身。是中顧若望下窺。時似不勝其苦熱。亦不下。躍回面舉刃嚮余。而來距火山坎口二十步。尙未接仗。余視若望之面。純不類人。余倚刀於地。語之曰。若望。吾今日幸相見矣。若望曰。何爲不殺余。曰。何事急急。余尋汝二十年。乃恩恩了汝。耶。何妨再叙別。余甚欲於爾未死之先。求教以釋吾疑。到

底爾爲何事乃痛仇我家此必非無因至此不爾汝亦何至殘忍如是余言時甚和婉覺前此之仇都已冰釋殆上帝遣余爲殺人伍伯屠此惡人者又念其人已爲吾之罪人生死之遲速悉係之我而若望此時亦猶公堂對簿一一吐實且言吾前此與爾母有婚姻之圖嗣以吾所爲不肖因有他志後見爾父乃舍我而遷其愛我復仇心切遂發爾父在逃之罪於神甫爾母又以資救之同歸英倫吾恨填心時欲圖之顧不得間隙事逾二十年倖至英倫又值得爾家去鴉墨司未遠乃欲一面爾母吐其積瘴尙無割人之心殆見面與謀二策其一請從余歸又一則殺之母赦爾母力拒不從吾遂盡之彼先尙避吾刃告吾曰汝少須之今日爾縱我逃汝刃者後此吾有親屬之人以刃向汝汝亦可免若今日以刀傷我登諸天堂異日亦必有人以刀促汝下於地獄汝將來死所半雪半火半嶄嶄之石也余卽曰非此地耶若望四顧言曰良是良是余曰更言之若望欲言不言然不能敵余之氣燄復坐息言曰後此自念不殺爾母吾安得逃因而殺之遂上馬狂奔自是以來吾日日憶此死人言



語料必有人趣我下獄。余曰：獄固在此火山之坎是也。若望曰：吾已俯視得之。余曰：爾身體在是，爾靈魂尙別有部署否？若望若癡若迷，亦答曰：然。余曰：更言之。若望曰：吾逃後之第一程，卽見汝。聞汝爲爾母之子，吾防有今日，故圖殺汝。余曰：殺爾之期不旣到耶？若望此時如鸚鵡受人口授，亦曰：到矣。後來吾逃至西班牙，思欲斥去此事，勿懷而卒不能斥。一日，余在色微兩路上，見汝，余以爲非汝也，然心中甚懼。又謀逃越，顧欲行之頃，爾又遇我於水步上。此時余正與一女人爲別，余曰：此女非伊撒貝拉乎？余後此亦與之爲別。臨命之言，汝亦旣聞之。今彼人及其乳子，方待爾於冥冥之中。若望聞言而顛，又曰：吾在海上不期而又見汝，當時未卽殺汝者，以爲汝必死於黑奴瘟藪之中。意如是者，人將不以余爲毒，迨汝遇瘟，弗死入海，亦弗死。然吾固以爲死也。旣至安滑克，卽又相遇。幾喪吾命，尋得報仇之期，以非刑加汝，甚欲以明日侵晨畢汝命。顧汝乃前一夕逃後，余去來西班牙墨西哥之間，凡所經行，維防遇汝，寸心未嘗一日得甯。至從地亞時，至倭土米，方知汝爲酋長，其餘情事。

汝皆知之。吾尙何言。余曰：爾仇我何爲殺吾子。若望曰：爾子非爾母血脈耶。且吾擔憂累年，詎得無須斯藉手天下。欲殺人父，必先殺其子。留仇自戕於事，無當。余曰：旣如此者，爾我今日比劍矣。余觀汝死於刃下，較死火山爲適。若望曰：吾運已盡，無可挽轉，必不能勝汝。余曰：此何恤耶。挺劍直趣。若望不應，驟退。二目直視，余如鼠之避蛇。余近火山之旁，微下矚火山之中。石巉巉作赤色，烈燄飛冒，焦臭不可近。自念此真若望地獄之門矣。余對若望微笑，以刀下指。此時若望求余勿殺，鳴聲甚哀。面色之慘慄，不復類人。余執刀言曰：時至矣。汝胡弗行。余見若望顏色頓異，如中風魔忽。爾磨刃四舞，亦不向余。勢似遇鬼，以刀鋒向空而刺，似力抵其仇。且詈且抵，直退臨火山之坎，幾墜者。凡二次，如受重傷，欲仰跌者。忽大叫揚其兩手，直入火山坎中。余不敢視，甚念此人與何人爲敵，乃若受傷下墜者。

第三十八章

此時余與吾老父誓言踐矣。雖此賊之死，不齒吾刃。實目擊其死狀焉。至今思之，尙

恨恨。何爲當日不加以刀。若遵宗教之言。則人以不報仇爲上烈。而我則不然。若斯人者。害我父母。幾死我於炮烙。又復手刃吾子。何爲不報。余歸後。本地牧師聞之。咸不謂然。後告之主教。主教曰。父母妻子一身之仇。咸宜報論斷。至此始定。今亦不叙其事矣。自若望墜落火山之後。余迤邐歸。然歸路實難於來路。來時報仇心切。精神振奮。脚力亦健。至仇已復。力盡意懈。覺巉巖犖确。一步數息。猶不能前。天下人每經極慘之事。心肝絕虛。幾在雪中失足者。數既而自念。大仇已復。克踐誓言。然因之耗損無數。第一原配不能成禮。第二以一生事業。拋撇野蠻之中。且遇無窮危險。既娶公主。節儀固可信。然乃崇祀妖神。殊可憫歎。卽託命之杉城。今亦淪於兵火。無家可歸。有同流勾。他事尙可容忍。惟此見殺之兒。特一身勞碌所餘身後之影。今亦見殺。如何能堪。人到中年。愛子之心良切。卽此黑兒。讀書及教禮。均尊祖國。殊英人非土著也。矧身在異國。得此黑兒。有同良伴。今或以非災。或以瘟疫。或以瘡傷。都盡。子然一身矣。夫人當少年時。爲情人所拋撇。以爲天下苦事。無過此矣。至於中年。痛哭

殤子較此乃爲尤烈。有人或言。事逾時者。悲懷或可滅。實則不然。似此憂愁。殊覺無門可以自脫。惟有同蒞天堂。始圖聚首。思至此。遂臥地而哭。迨天旣傍晚。始近故宮。宮門外。卽見地亞時及其同伴。見余至。均脫冠爲禮。似矜憫者。地亞時曰。彼謀人之人死乎。余無言。點首自入寓處。見倭土米。倭土米方枯坐無語。余注視間。而倭土米似已覺吾意。因曰。吾已葬之矣。吾意至欲君不之見。見當心碎。余曰。余心固已碎矣。倭土米曰。此謀人之人死耶。余曰。死矣。倭土米曰。死何狀。余一一告之。倭土米曰。在法宜手刃之。此着君舊仇。已報。恨新仇。未能復耳。余曰。手刃固佳。惟彼死時作怒擊狀。似與鬼鬪。意是冥譴。吾亦不更殺之矣。倭土米曰。是安足信。若以我爲君者。必寸磔之。今海枯石爛。尙復何言。吾親愛之人。已盡。此心亦與之同死。今君食矣。余食已。即睡。

黑暗中聞倭土米呼余醒曰。君趣醒。我尙有言。余聞言似失常度。乃大驚駭。因曰。汝在何所。且言之。倭土米曰。吾睡不貼席。已起坐於此。君聽之。前此十餘年。君自土拔

司古同瓜迭馬克來朝。吾第一次見君時也。是日在廣殿中。情狀尙歷歷如繪。吾此日已思託身君子。余愕然曰。倭土米何爲言此。倭土米曰。今夜閒中。故偶叙及。君此時不能拓一旬鐘之晷刻。聽吾矧吾與君爲一世夫婦耶。君尙憶爲大神時。我曾侍君。君以語拒我。言海外尙有聘妻耶。吾以君正直不欺。因而愈愛。遂雙棲雙宿。至於此時。君之不能棄吾者。正以吾不恤強死。以力衛君。因而致君之憫恤。然誠知君良非真心一意尙屬麗榴。惟吾私意。矧君姑自慰藉。以淹時日。且吾當日風儀尙美。足以動君。因之矧我。弗舍。又吾時時以性命護君。遂足牢籠君心。亦足動君之感。激至於今日。甚恨透而之。兵不遲至半旬鐘。登諸臺上。使吾夫婦同歸於盡。較爲了徹。乃君心在患難之中。則戀我一至。脫死歸宮。則又中變。幸爲國威要脅。故力舍舊盟。以就新歡。尙與吾立誓。弗欺。今日誓言尙足自保。惟君娶我後。尙未知我心尙堅。信吾之宗教。其虛與君委蛇十餘年者。均吾之作用。君不知耳。十餘年中。恩誼至篤。生子至多。細審君心。殊未必過愛其母。亦特自愛其骨肉。迨君見吾殺人之一日。君愛即

已中斷斥吾爲野人。當日尙有一兒爲我。二人蒙絡之具。今旣遇害。遂無引接之人。則吾此時特奇零耳。何復顧惜而不死。余曰。止矣。倭土米曰。更聽吾言。吾之爲候。蓋至短也。方君斥我不令呼君。爲夫時。吾知彼此恩意已絕。故吾亦遵君之言。與君疏遠。君勿謂吾死以後。即亦灰心於世。而實不然。男子中年事業正。未可量。尙可出此國都。往尋故劍。彼忍死待君十餘年矣。迴思亡國公主舊情。特於君腦中作小小記念而已。或憶及殤兒。並以及吾外。此則有同煙銷。何復留影。且君今斥我。我亦斥君。吾決不信君宗教矣。宗教旣已不同。則昇天亦異。恐後此都無相見之期。惟生前待君。尙有恩意。君或以此見哀。而憶我耳。尤須念我爲君諸子之母。鞠育甚勤。且彼與君同教。必有見期。所難堪者我也。方君立誓時。言惟死始有分袂之期。今吾不且歸面。吾先靈耶。分袂決矣。幸君歸朝時。勿以新人之戀。忘我故人。尤不當於新人之前。追述我事。以增其妬。今別矣。願君長壽。倭土米言次。漸漸迷惘。不可辨。余大驚怖。然天方微明。窗眼射光。及倭土米面上。已慘白。非人。二手下垂。以首仰於榻背。余立起。

視之已冷。無人氣。息亦斷。余與之親。吻亦不能答。嗟夫。吾倭土米死矣。彼服其土產之毒藥。藥性溫婉不烈。死亦無苦。而腦筋亦不遽亂。故言之歷歷。惟其死之不易。故能懇懇與余述離恨。余此時欲哭亦復無淚。蓋吾年來痛苦之事。靡日不嘗。幾以憂危爲恆狀。卽欲哭亦不得淚。惟對尸。悲慘而愛情從中勃發。較之生前尤親。猶記彼身列天潢。無端加罪人。以青眼至於祭臺。烈日赤身同命。其後貴塔滑欲置我重典。至冒死與皇帝抗。尙想圍城垂陷之時。啟翼視殤兒。此時悲慘蓋萬狀矣。於是舉前此恩愛。歷歷如夜潮。怒生奔湊。予心顧彼言我心。戀麗榴。此亦實語。惟云專屬麗榴。與渠一無情。慄則未免枉我。以吾此時心迹。恨未能剖心視之。以狀彼謂我見彼殺人後。恩情遂斷。此亦近理之言。余初不解。何以自此宵以來。乃怏怏不適。顧亦可量其心。彼自少見其國教。如是習染古風。良非已心。出於殘暴。況忠心事我。我安能以此十餘年深情。俱付流水。若云宗教不同。死後不能聚首。以余思之。天主慈悲。心不爲分畛域。大抵百年之後。尙足縮我同心之結。余歎息將啟關。以人來助窀穸之

事既起立見枕上寘金圈一則瓜迭馬克贈我我轉授公主者赫然在吾枕邊其上尚有一縷青絲之髮此二物余蓋用之以爲百年後殉物也

余奉公主之尸葬彼祖塋及殤子之塚旁二月後地亞時歸墨西哥余亦隨行一出山峽迴顧杉城猶憶居此十數年所親之骨悉在於此矣立半日似中癩狀地亞時拊吾背曰伙伴今剩汝一人矣後將如何余曰死耳地亞時曰君不過四十中人今吾五十有餘尚不言死汝奈何作此言君英倫中尚有人乎余曰有之地亞時曰我當送君至西班牙既至更以舟往不可耶余曰容再謀之既至墨西哥風物頓殊經可太時一一改作祭臺之上今已成禮堂然較前此更有規模而自傷心人眼中觀之却動無窮感慨不特陵谷變遷卽論人民前此自由今奴隸矣既至地亞時爲余拓一下席之地西班牙人憐余遭際亦不究我前情余居城中十日每經行至第一次見倭土米壞殿之基獨自歛歔憑弔宮觀全非惟有數章大樹而已至第八日有土人告我言有舊人欲面余卽隨行自念此地安有故人戀我迨至則入一石屋



中。余坐候。忽聞有至稔之音。語余曰。透而無恙乎。余愕然。則一婦人作西班牙裝。風貌尙存。而殷憂中之頗形憔悴。謂余曰。透而尙憶得馬林娜耶。吾幾不識君。蓋君我均憂患餘生矣。余聞言立起。執其手而親以吻。因曰。大帥可太時安往。馬林娜聞言欲顛。久乃曰。可太時已赴西班牙待罪。今室中亦另有人。彼將我贈與部曲多年矣。其人娶我。蓋戀戀吾資。即可太時資贈吾嫁。亦不薄語已。而哭尙言他事無數。余亦不筆之書。總而言之。興國用降人功成。即斥天下之常理也。胡計其傷心與否。聞馬林娜言。與可太時離異時。力詈其後來必無善果。而其言亦至可悲。余此時與馬林娜傾談至二句鐘之久。彼言既竟。余亦自述已事。馬林娜亦爲余哭。臨別時。饋余以金。余此時窮極。亦覘顏受之。嗟夫。馬林娜收場如是。足爲賣國者寒心也。究之。余心殊念念不置。迴念倭土米當日。凌折萬端。彼仍蒙恥爲畫。救我之謀。其人雖負國而實未嘗負余。但計私恩。亦自可取。

### 第三十九章

見馬林娜之明日。地亞時告余。將有商船赴加迭時。若行者可與同行。余沈思久之。始決。夜中與地亞時別。其人雖西班牙人。然佳士也。遂及商人數輩出城。行七日。至於海口。余以書上船主。船主亦悅而納余。三日後。舟發。余立艙上。望安滑克故京。漸漸不見。但一見倭里撒巴火山上。煙燄突突而已。此遭殆與墨京永訣矣。舟行大西洋。風浪平貼。十日至加迭時。居其地二日。適有巨舶赴倫敦。余資盡。乃攜金圈上小寶石售人。得重價。遂易盛服。而囊底尙有餘資。居英艦中。衆均以余爲西班牙人。余默然聽人褒貶。且刺取二十年家鄉消息。迨既至倫敦。爲時則六月十二日。既入逆旅。遂閉門。長跪謝天。自念此行。刀兵水火。瘟疫。及獸吻刑餘。一一周歷。願以血肉之體。何以週嘗而倖存至此。遂在倫敦購馬一匹。騎向鴉墨司。歸迭青罕路。中尙遇一險。則爲余所不及料者。時道中有剪徑人。自草間發槍彈。穿吾高簷之冠。冠爲落。盜見一擊不中。亦逃。余大駭。以爲經百險不死。今若死於盜。詎非天意。此一日中道行。明日七點鐘已及。余瀕行。流盼景物之地。凡本苟鎮。及惠扶尼河。均已在目。風物山

川如故。獨余年光逝矣。下馬臨一清池。自照顏色。覺與二十年前青春時候。判若兩人。目眶既陷。兩顴瘦損。鬚髮均斑。因念更履鄉園。猶有故人識我耶。且此二十年中。時事變遷。不知幾許。自當日船主授我以家書後。遂沈沈不得音耗。老父長兄如何情狀。麗榴嫁耶。死耶。亦復未卜。躊躇久。復上馬行。行十分鐘。將欲兜馬轉一斜徑。忽見一小茅廬。一人立對斜陽。無語。則別婁也。年事亦多。櫬樓不可以狀。余一見故人。如獲異寶。卽行力抱其腰行禮。彼初不知余。乞錢不已。余指余家語之曰。温非而家在此乎。別婁曰。爾問誰耶。得母老温非而乎。彼歿已二十年。吾尙助之治壙耳。彼大兒亦語至此止。余大驚問曰。何事。別婁曰。亦逝世十餘年矣。彼小子聞在海中死。其人孝子。以復仇故。冒險而行。因述余往事告余。余出銀餅一予之。復上馬。自念家人皆盡。麗榴亦必無全地。卽使未死。聞余海死。亦將嫁人。似此等人物。世安無愛彼之人。又安能堅守前盟。忍百死以待我。已而至家。見門內似有居人。煙簫上尙突突見煙火。雙扉深閉。似深黑不復啟關者。余念前扉嚴鑰。後戶或開。然亦嚴扃。余繫馬樹

陰。四。覓。鄉。人。問。訊。心。中。志。志。自。念。從。百。死。中。生。歸。若。無。一。親。人。將。何。能。耐。此。時。求。天。不。已。果。麗。榴。死。者。余。亦。誓。與。同。歸。久。之。仍。不。見。人。計。此。屋。屬。我。今。且。扣。扉。問。之。時。夜。驚。之。聲。四。徹。迴。念。當。時。難。中。作。夢。景。狀。適。肖。此。時。野。花。香。氣。撲。人。亦。適。類。夢。中。所。見。忽。聞。有。人。在。村。外。作。歌。情。景。與。夢。中。尤。類。余。大。感。動。深。究。詳。審。以。爲。此。次。必。非。夢。矣。月。光。中。見。一。女。人。衣。白。衣。以。首。仰。空。觀。蝙蝠。來。去。月。影。中。正。麗。榴。也。芳。時。已。去。而。聞。範。猶。存。惟。神。情。間。似。有。傷。感。之。狀。余。見。之。大。悲。幾。欲。立。僵。於。地。不。禁。陡。發。悲。聲。麗。榴。聞。聲。歌。立。止。見。有。人。亦。立。反。步。既。似。疑。余。爲。何。人。乃。怪。聲。動。於。月。下。因。近。余。視。狀。口。中。似。云。是。何。人。其。約。翰。耶。余。聞。聲。知。其。果。麗。榴。也。然。聞。約。翰。二。字。疑。爲。新。嫁。之。夫。不。爾。呼。之。何。爲。親。切。如。是。然。余。辛。苦。還。鄉。若。晤。面。復。縱。之。去。甯。非。徒。勞。於。是。決。計。不。告。以。真。姓。迨。探。得。實。狀。始。吐。吾。實。乃。趨。近。樹。影。之。下。隱。其。面。目。用。西。班。牙。人。禮。且。僞。爲。西。班。牙。人。學。英。語。之。音。問。麗。榴。曰。馬。丹。請。問。當。時。有。閩。秀。曰。麗。榴。蒲。垞。者。今。安。在。麗。榴。曰。此。卽。吾。名。客。問。何。爲。余。大。顛。因。強。制。之。復。問。曰。馬。丹。今。日。尙。仍。此。姓。否。當。以。嫁。夫。營。改。姓。

麗榴曰。吾未嫁人。故仍父姓。余此時喜極。覺天地皆旋轉。不定。然仍不言真姓。試吾妻之心。尙念吾否。因曰。姑娘。我西班牙人也。從可太時軍。此事諒姑娘。或亦聞之矣。麗榴點首。余曰。軍隊中有良友。土人名之曰透。而此人二年前已死。死時告我。尙有他名麗榴。似疑爲余。名卽以眼注地。曰。是人果何名。余曰。湯麥司温非也。麗榴大哭。以手憑闌。幾欲僵仆。哭曰。吾以爲十八年前海死矣。乃近年始死。耶。余曰。十八年前舟破。得援至墨西哥。其地尊之爲神。以帝女尙之語至此。止麗榴大震。因曰。更言之。余曰。吾友以尙主故。乃助土人力戰。至有膽力。迨城破。只剩一子。亦死。公主亦自裁。吾友乃見俘而死。麗榴作乾笑。狀曰。傷哉。然雖笑而淚流被頰矣。余曰。傷心固也。然茲事尙未畢。彼臨死時尙與英國閨秀名曰止麗榴曰。此名吾知之。君且直言。余曰。吾友雖尙彼中公主夫婦敦睦。至不惜性命。拯之百死之中。然吾友之心。日戀戀其故。劍臨終時尙爾念念不釋。以吾爲其友。謂他日班師時。囑吾至此。傳語麗榴女。郎外此尙有所求也。麗榴曰。遺言何謂求者。又何事也。余曰。彼遺言云。愛此女郎。

與當日定約時未有渝背所求者。卽赦彼在樹陰立誓持之不終。麗榴沈吟曰。先生何由知吾事之詳。余曰。此均吾友遺言耳。麗榴曰。然則二君交情固先生之記性佳也。余曰。吾友臨終時言來生誓必與女郎同住並欲求女郎面允所愛如何肯見赦否。對鄙人言卽如對死者言也。麗榴曰。我卽赦彼安能及彼死人詎陳死之人尙有聰明能聽矚乎。余曰。此事吾烏知特爲人傳語耳。麗榴曰。吾聞汝言何由憑信。以吾決之。湯麥司固於前十八年海死矣。今爾所言尙主事。事太荒唐。近於小說。且爾果爲是人之友。安無憑證者。余曰。有之。惟夜中如何辨認。麗榴曰。請先生入室就燈檢視。遂至後戶叩戶呼曰。約翰。啟關。爲一老司閽。吾父舊僕也。麗榴入後戶澆花圃以鑰啓扉。招余入戶。然余行時門徑至稔。凡遇階除咸能知其級數。旣入客堂。轟弗動時室中尙黑無燈。麗榴見余入亦隨入。燃其燈。余此時仍背燈影立。麗榴曰。取信物。余乃以其戒指示之。麗榴踞榻視此戒指。方彼詳視戒指時。余細審其容。光尙美麗。特爲殷憂。所中少露。賊容耳。以年計之。已三十有八。彼矯爲鎮靜而氣蓄縮不甯。

胸前高下似爲氣所壅滯者。顧余曰：信物尙真，惟較前小耳。此物本爲吾母遺物，吾少時與一男子定情，用此爲婚券，似先生之言，果無誤，殊令我傷心不置也。顧吾獨居，未能留先生信宿，請以老蒼頭送君至吾弟許，去此不過一英里之遙，俄頃至矣。然此路想先生亦曾識之。先生至弟家時，君友之妹馬利亞蒲垞亦必喜晤君。子探彼兄消息，余點首致意曰：女郎試言能赦吾良友及心中尙憐念其人否？乞見告。麗榴曰：此孺子之言也。其人旣死，當嚮何處報命？余曰：死友之言安可負。麗榴曰：戒指之上尙有何語？余隨口答之。旣而大悔不應衝口而出，麗榴乃曰：先生知此中字是必御此極久矣。然吾實告先生，吾雖與人別心，恆念其人，故至今不嫁爲渠守義。惟彼人公然背我前約，娶蠻妃爲之生子，果如是者，託君告死友，彼旣背前言，我今亦將寒其盟語。至此擲戒指於地，余聞言心跳不已，知大事去矣。因深悔出口之太易，易此時焦灼已極，殊不能堪，因竊拾戒指加之指上，臨行仍迴顧麗榴，似欲自明更思語之以死尙不生憐，卽誠語之亦何濟，自念此公案結矣。剛欲出門，麗榴忽

語○余○曰○湯○麥○司○勿○行○請○以○君○所○遺○之○重○資○去○余○大○駭○麗○榴○忽○亭○亭○出○曰○汝○愚○極○矣○此○來○乃○試○我○耶○我○今○告○汝○汝○初○來○時○道○吾○情○事○至○悉○吾○已○疑○之○繼○而○入○室○如○履○故○闕○天○下○生○客○臨○門○安○有○此○者○繼○復○誦○吾○戒○指○中○銘○詞○脫○口○而○出○且○汝○貌○雖○易○而○聲○固○如○舊○奈○何○以○此○愚○我○汝○聽○之○汝○友○背○誓○吾○已○赦○之○矣○其○人○尙○篤○實○不○以○所○行○之○事○欺○我○雖○然○流○落○異○國○身○不○自○由○何○能○責○以○故○約○惟○其○人○愛○我○之○心○尙○誠○故○吾○亦○愛○之○語○已○大○哭○余○亦○與○相○抱○同○哭○默○然○久○之○方○余○與○麗○榴○接○吻○時○又○自○念○幸○未○爲○倭○土○米○所○見○

#### 第四十章

今○余○亦○更○無○他○語○矣○刻○年○已○盡○手○木○強○亦○不○能○書○去○年○冬○寒○余○指○僵○幾○輟○業○今○尙○有○數○言○宜○補○叙○者○當○日○余○卽○同○麗○榴○並○坐○於○此○著○書○之○窗○間○以○百○死○中○還○故○鄉○遇○骨○肉○樂○極○然○百○感○亦○於○是○爭○集○二○人○同○跪○於○地○謝○天○帝○乃○留○余○性○命○得○有○聚○首○之○期○方○起○時○有○人○排○闥○入○前○行○一○婦○人○甚○豐○碩○其○後○隨○一○男○子○及○二○孺○子○一○男○一○女○蓋○吾○女○弟○及○其○婿○此○二○孺○子○二○雛○甥○也○男○曰○羅○極○女○曰○迦○茵○蓋○麗○榴○早○知○余○歸○以○約○翰○促○二○人○



來耳。然尙不云爲余。但言其人爲爾。宜見之人。故匆匆。蓄疑而至。來時尙不相識。癡立無言。余曰。馬利亞。妹不識老兄耶。馬利亞知爲余。走而抱余。大哭。余妹壻不知所爲。但言奇極。而二孺子。瞪目不審其母。何以如此。皆無言。余見迦茵。因念吾出門時。馬利亞之高適如是。今其女長大如其母矣。因謂之曰。汝知吾爲爾阿舅乎。於是令人取馬入。家人同飯。食已。細詢別後情況。知余賞已歸英倫。得麗榴部署。乃大進。又用度至清儉。以爲財。非吾有。故不敢浪擲。及聞吾死。耗麗榴乃分其一。授吾妹。吾妹得之。亦以購地立產。余聞言。卽告吾妹曰。此一分。今永屬吾妹矣。余妹壻聞之大悅。家人乃爭告余。以老父感疾逝。又告余以蒲埕得巨賞。亦不趣嫁麗榴。又言伯兄以不得麗榴。悉蕩其產。三十一歲卽歿。麗榴亦告余。以其父與人力爭。不勝。鬱鬱死。麗榴之弟。乃娶吾妹。麗榴遂以錢贖歸余故宅。移居於此。且言守此空屋者。殆爲吾產。不爾。鬻面爲女冠矣。蓋訛傳君死。吾何生爲。縱乞婚者至多。吾均閉拒弗納。其餘零星之語至多。余書亦不能罄述。家事旣已。遂叩余以客中事。余依麗榴坐。一一傾吐。

無道。至於畫眉之聲接於夜。烏情話尙未罷。只能歸寢。而餘波尙滾滾也。明日余乃出刀及金圈。示家人復一一述其復仇之狀。語至若望復仇公主同命。咸大駭愕。至於伊撒貝拉之死。殤子之亡。又咸大哭。此外尙有私語。不能語之衆中。至與麗榴語時。一言不欺。且叙與倭土米定情時。天人交戰之狀。歷舉不諱。麗榴聞言。大感甚。以余爲忠篤。且云。以理言之。終竟女子之心。堅凝不類。男子實則人之秉賦。各有不同。吾亦不怪君薄矧君。此時若不如約命。且不保安。有今日究竟。其人薄命。國破家亡。身世亦殊可憐也。

余回家消息傳徧。國人爭集問訊。至於遠道不相識者亦來。余至於厭倦不已。方余行後。余國教已改爲改正教。羅馬教皇之權亦旁落。蓋余知天主教之不善。疾首痛心。今得正教。爲樂已極。乃先居吾妹家數日。一日自赴吾父母墳前。長跪覆命。言大仇已復。敬報父母。此時私祝如揭胸中巨塊。置之墳次。迨旣出禮拜堂。義園已見麗榴立俟。余曰。麗榴。我固失信。不審汝肯與吾成禮否。麗榴頰其兩頰曰。吾不嘗許君。

耶宗旨何能中變。此二十年中雖未成嘉禮。吾固以君婦自待。余曰。吾抱慚極矣。既蒙金諾。禮在何時。少年已逝。安可更負韶光。麗榴曰。從湯麥司。令以何時者。吾違之以行。於是一禮拜內。嘉禮遂成。

余述身世至此備矣。天主於吾壯年坐命宮。以磨蝸泊及中年。乃得假餘息以享茲清福。今又數十年矣。成親時。手種之樹已亭亭如蓋矣。其在惠扶尼河邊幽靜之地。獨自盤旋。人鳥知我感懷。傷逝之深。不能逢人而愬。但見老人白髮被頹。以爲豐鑠。類地仙也。且余老夫婦。情極纏綿。復自念甯少年多經患難。至老嘔噓。較無難無災者。尤爲消受。惟其中麗榴一子亦殤。不無介介耳。其餘亦無他牽絀。迨時至先我而行。余經營其喪。亦大悲戚。顧亦不如少年喪偶之慟。且相見之期亦邇。年紀已屆。閱歷既多。安有怖死之態。想靈魂一蒞天堂。尙享久居之樂。余湯麥司温非而。歷舉吾靈魂及諸所愛之人。請全授之。無所不能之大主宰。吾亦不更他慮矣。



小 說 本 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歷史 小說	言情 小說	言情 小說	社會 小說	言情 小說	言情 小說	言情 小說
三人影	華生包探案	希臘興亡記	鴛盟離合記	天際落花	俠	血泊鴛鴦	盜窟奇緣	雙喬記
一册一角半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二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二角	一册一角

言情 小說	言情 小說	哀情 小說	偵探 小說	筆記 小說	筆記 小說	偵探 小說	短篇 小說	政事 小說	理想 小說	科學 小說	神怪 小說
碎琴樓	空谷佳人	不如歸	金絲髮	技擊餘聞	車中語	時	外交祕事	飛將軍	新飛艇	荒唐言	
二册三角半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半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三角	一册一角	二册三角	二册二角	一册一角	

# 商 務 印 書 館 行

四元 絹面

## 中 國 名 勝

三元 布面

本館前出中國風景畫一册。頗承海內稱許。茲更求美備。凡吾國各省名勝。莫不廣為收集。擇其尤者。用銅版精印。布面金字。極為美觀。并於漢名下。兼注英文。華英合璧。尤為中外美術家之所歡迎。

一元 一册

## 上 海 風 景

玻璃 版印

此圖經本館派員親向上海各名勝攝影。製成玻璃版。精印成册。首頁冠以三色版。尤為精彩。試與真景對照。深淺濃淡。毫髮無遺。出版以來。購者紛集。羣稱為本館印刷之特色。足與東西洋媲美。以視常用之石印及銅版。真有天淵之別。美術家當必先視為快。

壬四三四號

中華民國三年 六月初版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玖角)

譯述者 閩侯林和魏 易紆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谿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南京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汕州香港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四六六四

